

史

記

漢司馬遷撰
宋裴駰集解
唐司馬貞索隱
唐張守節正義

史記

第八冊

卷八一至卷一〇一（傳）

中華書局

史記卷八十一

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

廉頗者，趙之良將也。趙惠文王十六年，廉頗爲趙將伐齊，大破之，取陽晉，〔一〕拜爲上卿，以勇氣聞於諸侯。藺相如者，趙人也，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。

〔一〕〔索隱〕按：陽晉，衛地，後屬齊，今趙取之。司馬彪郡國志曰：今衛國陽晉城是也。有本作「晉陽」，非也。晉陽在太原，雖亦趙地，非齊所取。〔正義〕故城在今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。

趙惠文王時，得楚和氏璧。秦昭王聞之，使人遺趙王書，願以十五城請易璧。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：欲予秦，秦城恐不可得，徒見欺；欲勿予，卽患秦兵之來。計未定，求人可使報秦者，未得。宦者令繆賢曰：「臣舍人藺相如可使。」王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臣嘗有罪，竊計欲亡走燕，臣舍人相如止臣，曰：『君何以知燕王？』臣語曰：『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，燕王私握臣手，曰『願結友』。以此知之，故欲往。』相如謂臣曰：『夫趙彊而燕弱，而君幸於趙王，故燕王欲結於君。今君乃亡趙走燕，燕畏趙，其勢必不敢留君，而

束君歸趙矣。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，則幸得脫矣。」臣從其計，大王亦幸赦臣。臣竊以爲其人勇士，有智謀，宜可使。」於是王召見，問藺相如曰：「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，可予不？」相如曰：「秦彊而趙弱，不可不許。」王曰：「取吾璧，不予我城，柰何？」相如曰：「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，曲在趙。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，曲在秦。均之二策，寧許以負秦曲。」王曰：「誰可使者？」相如曰：「王必無人，臣願奉璧往使。城入趙而璧留秦；城不入，臣請完璧歸趙。」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。

秦王坐章臺見相如，相如奉璧奏秦王。秦王大喜，傳以示美人及左右，左右皆呼萬歲。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，及前曰：「璧有瑕，請指示王。」王授璧，相如因持璧卻立，倚柱，怒髮上衝冠，謂秦王曰：「大王欲得璧，使人發書至趙王，趙王悉召羣臣議，皆曰『秦貪，負其彊，以空言求璧，償城恐不可得』。議不欲予秦璧。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，況大國乎！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，不可。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，使臣奉璧，拜送書於庭。何者？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。今臣至，大王見臣列觀，禮節甚倨；得璧，傳之美人，以戲弄臣。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，故臣復取璧。大王必欲急臣，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！」相如持其璧睨柱，欲以擊柱。秦王恐其破璧，乃辭謝固請，召有司案圖，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。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爲予趙城，實不可得，乃謂秦王曰：「和氏璧，天下所共傳寶也，趙王

恐，不敢不獻。趙王送璧時，齋戒五日，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，設九賓於廷，〔一〕臣乃敢上璧。〔二〕秦王度之，終不可彊奪，遂許齋五日，舍相如廣成傳。〔三〕相如度秦王雖齋，決負約不償城，乃使其從者衣褐，懷其璧，從徑道亡，歸璧于趙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韋昭曰：「九賓則周禮九儀。」

〔索隱〕周禮大行人別九賓，謂九服之賓客也。列士傳云設九牢也。

〔正義〕劉伯莊云：「九賓者，周王備之禮，天子臨軒，九服同會。秦、趙何得九賓？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。」

〔三〕〔索隱〕廣成是傳舍之名。傳音張戀反。

秦王齋五日後，乃設九賓禮於廷，引趙使者藺相如。相如至，謂秦王曰：「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，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。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，故令人持璧歸，閒至趙矣。且秦彊而趙弱，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，趙立奉璧來。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，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？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，臣請就湯鑊，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。」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。〔一〕左右或欲引相如去，秦王因曰：「今殺相如，終不能得璧也，而絕秦趙之驩，不如因而厚遇之，使歸趙。」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！卒廷見相如，畢禮而歸之。

〔一〕〔索隱〕音希。乃驚而怒之辭也。

相如既歸，趙王以爲賢大夫，使不辱於諸侯，拜相如爲上大夫。秦亦不以城予趙，趙亦終不予秦璧。

其後秦伐趙，拔石城。^{〔一〕}明年，復攻趙，殺二萬人。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惠文王十八年。」索隱劉氏云蓋謂石邑。

正義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。

秦王使使者告趙王，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。^{〔二〕}趙王畏秦，欲毋行。廉頗、藺相如計曰：「王不行，示趙弱且怯也。」趙王遂行，相如從。廉頗送至境，與王訣曰：「王行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，還，不過三十日。三十日不還，則請立太子爲王，以絕秦望。」王許之，遂與秦王會澠池。^{〔三〕}秦王飲酒酣，曰：「寡人竊聞趙王好音，請奏瑟。」趙王鼓瑟。秦御史前書曰「某年月日，秦王與趙王會飲，令趙王鼓瑟」。藺相如前曰：「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，請奏盆缶秦王，以相娛樂。」^{〔四〕}秦王怒，不許。於是相如前進缶，因跪請秦王。秦王不肯擊缶。相如曰：「五步之內，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！」^{〔五〕}左右欲刃相如，相如張目叱之，左右皆靡。於是秦王不懌，爲一擊缶。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「某年月日，秦王爲趙王擊缶」。秦之羣臣曰：「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」。藺相如亦曰：「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。」秦王竟酒，終不能加勝於趙。趙亦盛設兵以待秦，秦不敢動。

〔一〕索隱在西河之南，故云「外」。案：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也。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二十年。」

〔三〕**集解** 風俗通義曰：「缶者，瓦器，所以盛酒漿，秦人鼓之以節歌也。」

〔索隱〕甌音缶。

〔正義〕甌音餅。

〔四〕**正義** 濺音贊。

既罷歸國，以相如功大，拜爲上卿，位在廉頗之右。〔一〕廉頗曰：「我爲趙將，有攻城野戰之大功，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，而位居我上，且相如素賤人，吾羞，不忍爲之下。」宣言曰：「我見相如，必辱之。」相如聞，不肯與會。相如每朝時，常稱病，不欲與廉頗爭列。已而相如出，望見廉頗，相如引車避匿。於是舍人相與諫曰：「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，徒慕君之高義也。今君與廉頗同列，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，恐懼殊甚，且庸人尚羞之，況於將相乎！臣等不肖，請辭去。」藺相如固止之，曰：「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？」曰：「不若也。」相如曰：「夫以秦王之威，而相如廷叱之，辱其羣臣，相如雖賤，獨畏廉將軍哉？顧吾念之，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，徒以吾兩人在也。今兩虎共鬪，其勢不俱生。吾所以爲此者，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。」廉頗聞之，肉袒負荊，〔二〕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。曰：「鄙賤之人，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。」卒相與驩，爲刎頸之交。〔三〕

〔一〕**索隱** 王劭按：董勛答禮曰「職高者名錄在上，於人爲右；職卑者名錄在下，於人爲左，是以謂下遷爲左。」

〔正義〕秦漢以前用右爲上。

〔二〕〔索隱〕肉袒者，謂袒衣而露肉也。負荊者，荊，楚也，可以爲鞭。

〔三〕〔索隱〕崔浩云：「言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。」

是歲，廉頗東攻齊，破其一軍。居二年，廉頗復伐齊幾，拔之。〔一〕後三年，廉頗攻魏之防陵，〔二〕安陽，拔之。後四年，藺相如將而攻齊，至平邑而罷。〔三〕其明年，趙奢破秦軍閼與下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幾，邑名也。」案：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，頗將攻魏之幾邑，取之，而齊世家及年表無「伐齊

幾，拔之」事，疑幾是邑名，而或屬齊或屬魏耳。田單在齊，不得至於拔也。

〔索隱〕世家云惠文王二十三年，頗

將攻魏之幾邑，取之，與此列傳合。

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及攻魏幾。幾亦屬魏。而裴駟引齊世家及年表無「伐齊

拔幾」之事，疑其幾是故邑，或屬齊、魏故耳。

〔正義〕幾音祈。在相潞之閒。

〔二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一作『房子』。」

〔索隱〕案：防陵在楚之西，屬漢中郡。魏有房子，蓋「陵」字誤也。

〔正義〕城

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，因防水爲名。

〔三〕〔正義〕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。

趙奢者，趙之田部吏也。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，奢以法治之，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。平原君怒，將殺奢。奢因說曰：「君於趙爲貴公子，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，法削則國弱，國弱則諸侯加兵，諸侯加兵是無趙也，君安得有此富乎？以君之貴，奉公如法則上

下平，上下平則國彊，國彊則趙固，而君爲貴戚，豈輕於天下邪？平原君以爲賢，言之於王。王用之治國賦，國賦大平，民富而府庫實。

秦伐韓，軍於闕與。王召廉頗而問曰：「可救不？」對曰：「道遠險狹，難救。」又召樂乘而問焉，樂乘對如廉頗言。又召問趙奢，奢對曰：「其道遠險狹，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，將勇者勝。」王乃令趙奢將，救之。

兵去邯鄲三十里，而令軍中曰：「有以軍事諫者死。」秦軍軍武安西，^{〔一〕}秦軍鼓譟勒兵，武安屋瓦盡振。軍中侯有一人言急救武安，趙奢立斬之。堅壁，留二十八日不行，復益增壘。秦閒來人，趙奢善食而遣之。閒以報秦將，秦將大喜曰：「夫去國三十里^{〔二〕}而軍不行，乃增壘，闕與非趙地也。」趙奢既已遣秦閒，乃卷甲而趨之，二日一夜至，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。軍壘成，秦人聞之，悉甲而至。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，趙奢曰：「內之。」許歷曰：「秦人不意趙師至此，其來氣盛，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。不然，必敗。」趙奢曰：「請受令。」許歷曰：「請就鈇質之誅。」趙奢曰：「胥後令^{〔三〕}邯鄲。」許歷復請諫，^{〔四〕}曰：「先據北山上者勝，^{〔五〕}後至者敗。」趙奢許諾，即發萬人趨之。秦兵後至，爭山不得上，趙奢縱兵擊之，大破秦軍。秦軍解而走，遂解闕與之圍而歸。

「〔一〕」集解徐廣曰：「屬魏郡，在邯鄲西。」

〔二〕正義 國謂邯鄲，趙之都也。

〔三〕索隱 案：「胥」須，古人通用。今者「胥後令」，謂「胥」爲「須」，須者，待也，待後令。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，故更待後令也。正義 胥猶須也。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，未有計過險狹，恐人諫令急救武安，乃出此令。今垂戰須得謀策，不用前令，故云「須後令」也。

〔四〕索隱 按：「邯鄲」二字當爲「欲戰」，謂臨戰之時，許歷復諫也。王粲詩云「許歷爲完士，一言猶敗秦」，是言趙奢用其計，遂破秦軍也。江遂曰「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，是完士未免從軍也」。

〔五〕正義 閼與山在洺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，卽此山也。案：括地志云「言拒秦軍在此山」，疑其太近洺州。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，又云趨之二日一夜，至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，據今洺州去潞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，恐潞州閼與聚城是所拒據處。

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，以許歷爲國尉。趙奢於是與廉頗、藺相如同位。

後四年，趙惠文王卒，子孝成王立。七年，秦與趙兵相距長平，時趙奢已死，〔一〕而藺相如病篤，趙使廉頗將攻秦，秦數敗趙軍，趙軍固壁不戰。秦數挑戰，廉頗不肯。趙王信秦之閒。秦之閒言曰：「秦之所惡，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。」趙王因以括爲將，代廉頗。藺相如曰：「王以名使括，若膠柱而鼓瑟耳。括徒能讀其父書傳，不知合變也。」趙王不聽，遂將之。

〔一〕集解 張華曰：「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，謂之馬服山。」

趙括自少時學兵法，言兵事，以天下莫能當。嘗與其父奢言兵事，奢不能難，然不謂善。括母問奢其故，奢曰：「兵，死地也，而括易言之。使趙不將括卽已，若必將之，破趙軍者必括也。」及括將行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：「括不可使將。」王曰：「何以？」對曰：「始妾事其父，時爲將，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，」所友者以百數，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，受命之日，不問家事。今括一旦爲將，東向而朝，軍吏無敢仰視之者，王所賜金帛，歸藏於家，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。王以爲何如其父？父子異心，願王勿遣。」王曰：「母置之，吾已決矣。」括母因曰：「王終遣之，卽有不如不稱，妾得無隨坐乎？」王許諾。

〔一〕正義 奉音捧。

趙括既代廉頗，悉更約束，易置軍史。秦將白起聞之，縱奇兵，詳敗走，而絕其糧道，分斷其軍爲二，士卒離心。四十餘日，軍餓，趙括出銳卒自博戰，秦軍射殺趙括。括軍敗，數十萬之衆遂降秦，秦悉阬之。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。明年，秦兵遂圍邯鄲，歲餘，幾不得脫。賴楚、魏諸侯來救，迺得解邯鄲之圍。趙王亦以括母先言，竟不誅也。

自邯鄲圍解五年，而燕用栗腹之謀，曰「趙壯者盡於長平，其孤未壯」，舉兵擊趙。趙使

廉頗將，擊，大破燕軍於鄣，殺栗腹，遂圍燕。燕割五城請和，乃聽之。趙以尉文〔一〕封廉頗爲信平君，〔二〕爲假相國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邑名也。」

〔二〕索隱 信平，號也。徐廣云：「尉文，邑名。」按：漢書表有「尉文節侯」，云在南郡。蓋尉，官也；文，名也。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，而後號爲信平君。

廉頗之免長平歸也，失勢之時，故客盡去。及復用爲將，客又復至。廉頗曰：「客退矣！」客曰：「吁！君何見之晚也？夫天下以市道交，君有勢，我則從君，君無勢則去，此固其理也，有何怨乎？」居六年，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，〔一〕拔之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屬魏郡。」正義 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。

趙孝成王卒，子悼襄王立，使樂乘代廉頗。廉頗怒，攻樂乘，樂乘走。廉頗遂奔魏之大梁。其明年，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，拔武遂、方城。〔二〕

〔二〕索隱 按：地理志武遂屬河閒國，方城屬廣陽也。正義 武遂，易州遂城也。方城，幽州固安縣南十里。

廉頗居梁久之，魏不能信用。趙以數困於秦兵，趙王思復得廉頗，廉頗亦思復用於趙。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。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，令毀之。趙使者既見廉頗，廉頗爲之一飯斗米，肉十斤，被甲上馬，以示尚可用。趙使還報王曰：「廉將軍雖老，尚善飯，然

與臣坐，頃之三遺矢矣。」〔一〕趙王以爲老，遂不召。

〔一〕〔索隱〕謂數起便也。矢，一作「屎」。

楚聞廉頗在魏，陰使人迎之。廉頗一爲楚將，無功，曰：「我思用趙人。」廉頗卒死于壽春。〔二〕

〔一〕〔正義〕廉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四里。〔二〕蘭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。

李牧者，趙之北邊良將也。常居代鴈門，備匈奴。〔一〕以便宜置吏，市租皆輸入莫府，〔二〕爲士卒費。日擊數牛饗士，習射騎，謹烽火，多閒諜，〔三〕厚遇戰士。爲約曰：「匈奴卽入盜，急入收保，有敢捕虜者斬。」匈奴每人，烽火謹，輒入收保，不敢戰。如是數歲，亦不亡失。然匈奴以李牧爲怯，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。趙王讓李牧，李牧如故。趙王怒，召之，使他人代將。

〔一〕〔正義〕今鴈門縣在代地，故云代鴈門也。

〔二〕〔集解〕如淳曰：「將軍征行無常處，所在爲治，故言『莫府』。莫，大也。」〔索隱〕按：注如淳解「莫，大也」云云。

又崔浩云：「古者出征爲將帥，軍還則罷，理無常處，以幕帟爲府署，故曰『莫府』。則「莫」當作「幕」，字之訛耳。

〔三〕索隱上紀寃反，下音牒。

歲餘，匈奴每來，出戰。出戰，數不利，失亡多，邊不得田畜。〔一〕復請李牧。牧杜門不出，固稱疾。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。牧曰：「王必用臣，臣如前，乃敢奉令。」王許之。

〔一〕正義許六反。

李牧至，如故約。匈奴數歲無所得。終以爲怯。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，皆願一戰。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，選騎得萬三千匹，百金之士五萬人，〔一〕穀者十萬人，〔二〕悉勒習戰。大縱畜牧，人民滿野。匈奴小人，詳北不勝，以數千人委之。〔三〕單于聞之，大率衆來入。李牧多爲奇陳，張左右翼擊之，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。滅襜褕，〔四〕破東胡，降林胡，單于奔走。其後十餘歲，匈奴不敢近趙邊城。

〔一〕集解管子曰：「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。」

〔二〕索隱穀音古候反。穀謂能射也。

〔三〕索隱委謂弃之，恣其殺略也。

〔四〕集解襜，都甘反。襜，路談反。徐廣曰：「一作『臨』。」駟又案：如淳曰「胡名也，在代北」。

索隱上音都甘

反，下音路鄰反。如淳云「胡名也」。

趙悼襄王元年，廉頗既亡入魏，趙使李牧攻燕，拔武遂、方城。居二年，龐煖破燕軍，〔一〕

殺劇辛。^{〔二〕}後七年，秦破殺趙將扈輒^{〔三〕}於武遂，^{〔四〕}斬首十萬。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，擊秦軍於宜安，^{〔五〕}大破秦軍，走秦將桓齮。^{〔六〕}封李牧爲武安君。居三年，秦攻番吾，^{〔七〕}李牧擊破秦軍，南距韓、魏。

〔一〕索隱 按：煖卽馮煖也。龐音皮江反。煖音況遠反，亦音喧。

〔二〕索隱 本趙人，仕燕者。

〔三〕索隱 扈，氏；輒，名。漢張耳時別有扈輒。

〔四〕索隱 按：劉氏云「武遂本韓地，在趙西，恐非地理志河閒武遂也」。

〔五〕正義 在桓州棗城縣西南二十里。

〔六〕索隱 音蟻。

〔七〕索隱 縣名。地理志在常山。音婆，又音盤。正義 在相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。

趙王遷七年，秦使王翦攻趙，趙使李牧、司馬尚禦之。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，爲反閒，言李牧、司馬尚欲反。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。李牧不受命，趙使人微捕得李牧，斬之。廢司馬尚。後三月，王翦因急擊趙，大破殺趙蔥，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，遂滅趙。

太史公曰：知死必勇，非死者難也，處死者難。方藺相如引璧睨柱，及叱秦王左右，勢

不過誅，然士或怯懦〔一〕而不敢發。相如一奮其氣，威信敵國，〔二〕退而讓頗，名重太山，其處智勇，可謂兼之矣！

〔一〕【集解】徐廣曰：「一作『掘懦』。」

〔二〕【索隱】信音伸。

【索隱述贊】清飈凜凜，壯氣熊熊。各竭誠義，遞爲雌雄。和璧聘返，澠池好通。負荊知懼，屈節推工。安邊定策，頗、牧之功。

史記卷八十二

田單列傳第二十二

田單者，^{〔一〕}齊諸田疏屬也。湣王時，單爲臨菑市掾，不見知。及燕使樂毅伐破齊，齊湣王出奔，已而保莒城。燕師長驅平齊，而田單走安平，^{〔二〕}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，^{〔三〕}而傳鐵籠。^{〔四〕}已而燕軍攻安平，城壞，齊人走，爭塗，以轆折車敗，^{〔五〕}爲燕所虜，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，東保卽墨。燕既盡降齊城，唯獨莒、卽墨不下。燕軍聞齊王在莒，并兵攻之。淖齒^{〔六〕}既殺湣王於莒，因堅守，距燕軍，數年不下。燕引兵東圍卽墨，卽墨大夫出與戰，敗死。城中相與推田單，曰：「安平之戰，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，習兵。」立以爲將軍，以卽墨距燕。

〔一〕索隱 單音丹。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今之東安平也，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。古紀之鄆邑，齊改爲安平，秦滅齊，改爲東安平縣，屬齊郡，以定州有安平，故加『東』字。」
索隱 按：地理志東安平屬淄川國也。

〔三〕索隱 斷音都緩反。斷其軸，恐長相撥也。以鐵裹軸頭，堅而易進也。

〔四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傳音附。」索隱 傳音附。按：截其軸與轂齊，以鐵鑠附軸末，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。又方言

曰：「車轄，齊謂之籠。」郭璞云：「車軸也。」

〔五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轄，車軸頭也。音衛。」

〔六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多作『悼齒』也。」

頃之，燕昭王卒，惠王立，與樂毅有隙。田單聞之，乃縱反閒於燕，宣言曰：「齊王已死，城之不拔者二耳。樂毅畏誅而不敢歸，以伐齊爲名，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。齊人未附，故且緩攻，卽墨以待其事。齊人所懼，唯恐他將之來，卽墨殘矣。」燕王以爲然，使騎劫代樂毅。樂毅因歸趙，燕人士卒忿。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，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。燕人怪之。田單因宣言曰：「神來下教我。」乃令城中人曰：「當有神人爲我師。」有一卒曰：「臣可以爲師乎？」因反走。田單乃起，引還，東鄉坐，師事之。卒曰：「臣欺君，誠無能也。」田單曰：「子勿言也！」因師之。每出約束，必稱神師。乃宣言曰：「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，置之前行，」與我戰，卽墨敗矣。」燕人聞之，如其言。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，皆怒，堅守，唯恐見得。單又縱反閒曰：「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，僂先人，可爲寒心。」燕軍盡掘龍墓，燒死人。卽墨人從城上望見，皆涕泣，俱欲出戰，怒自十倍。

〔一〕正義 胡郎反。

田單知士卒之可用，乃身操版插，〔一〕與士卒分功，妻妾編於行伍之間，盡散飲食饗士。令甲卒皆伏，使老弱女子乘城，遣使約降於燕，燕軍皆呼萬歲。田單又收民金，得千溢，令卽墨富豪遺燕將，曰：「卽墨卽降，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，令安堵。」燕將大喜，許之。燕軍由此益懈。

〔一〕索隱 操音七高反。插音初洽反。

〔正義〕古之軍行，常負版插也。

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，爲絳繒衣，畫以五彩龍文，束兵刃於其角，而灌脂束葦於尾，燒其端。鑿城數十穴，夜縱牛，壯士五千人隨其後。牛尾熱，怒而奔燕軍，燕軍夜大驚。牛尾炬火光明炫燿，燕軍視之皆龍文，所觸盡死傷。五千人因銜枚擊之，而城中鼓譟從之，老弱皆擊銅器爲聲，聲動天地。燕軍大駭，敗走。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。燕軍擾亂奔走，齊人追亡逐北，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，兵日益多，乘勝，燕日敗亡，卒至河上，〔一〕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。乃迎襄王於莒，入臨菑而聽政。

〔一〕索隱 河上卽齊之北界，近河東，齊之舊地。

襄王封田單，號曰安平君。〔一〕

〔一〕索隱 以單初起安平，故以爲號。

太史公曰：兵以正合，以奇勝。^{〔一〕}善之者，^{〔二〕}出奇無窮。^{〔三〕}奇正還相生，^{〔四〕}如環之無端。^{〔五〕}夫始如處女，^{〔六〕}適人開戶，^{〔七〕}後如脫兔，適不及距，^{〔八〕}其田單之謂邪！

〔一〕集解 魏武帝曰：「先出合戰爲正，後出爲奇也。正者當敵，奇兵擊不備。」集解按：奇謂權詐也。注引魏武，蓋亦軍令也。

〔二〕索隱 兵不厭詐，故云「善之」。

〔三〕索隱 謂權變多也。

〔四〕正義 猶當合也。言正兵當陣，張左右翼掩其不備，則奇正合敗敵也。

〔五〕索隱 言用兵之術，或用正法，或用奇計，使前敵不可測量，如尋環中不知端際也。

〔六〕索隱 言兵之始，如處女之軟弱也。

〔七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適音敵。」索隱 適音敵。若我如處女之弱，則敵人輕侮，開戶不爲備也。正義 敵人謂燕

軍也。言燕軍被田單反間，易將及剽卒燒壘墓，而令齊卒甚怒，是敵人爲單開門戶也。

〔八〕集解 魏武帝曰：「如女示弱，脫兔往疾也。」索隱 言克敵之後，卷甲而趨，如兔之得脫而走疾也。敵不及距者，若脫兔忽過，而敵忘其所距也。

初，淖齒之殺湣王也，莒人求湣王子法章，得之太史嬖之家，^{〔一〕}爲人灌園。嬖女憐而

善遇之。後法章私以情告女，女遂與通。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，以莒距燕，而太史氏女遂爲后，所謂「君王后」也。

〔一〕正義 嫩音皎。

燕之初入齊，聞畫邑人王蠋賢，〔一〕令軍中曰「環畫邑三十里無人」，以王蠋之故。已而使人謂蠋曰：「齊人多高子之義，吾以子爲將，封子萬家。」蠋固謝。燕人曰：「子不聽，吾引三軍而屠畫邑。」王蠋曰：「忠臣不事二君，貞女不更二夫。齊王不聽吾諫，故退而耕於野。國既破亡，吾不能存；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，是助桀爲暴也。與其生而無義，固不如烹。」遂經其頸〔二〕於樹枝，自奮絕脰而死。〔三〕齊亡大夫聞之，曰：「王蠋，布衣也，義不北面於燕，況在位食祿者乎！」乃相聚如莒，求諸子，立爲襄王。

〔一〕集解 劉熙曰：「齊西南近邑。畫音獲。」

〔案隱〕畫，一音獲，又音胡卦反。劉熙云：「齊西南近邑。」蠋音觸，又

音歎。

〔正義〕括地志云：「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，春秋時棘邑，又云澶邑。」蠋所居卽此邑，因澶水爲名也。

〔二〕索隱 按：經猶繫也。

〔三〕索隱 何休云：「脰，頸，齊語也。音豆。」

〔索隱述贊〕軍法以正，實尚奇兵。斷軸自免，反閒先行。羣鳥或衆，五牛揚旌。卒破騎劫，皆復齊城。襄王嗣位，乃封安平。

史記卷八十三

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

魯仲連者，齊人也。好奇偉倜儻之畫策，^{〔一〕}而不肯仕宦任職，好持高節。游於趙。

〔一〕索隱按：廣雅云「倜儻，卓異也」。

正義倜，天歷反。

魯仲連子云：「齊辯士田巴，服狙丘，議稷下，毀五帝，

罪三王，服五伯，離堅白，合同異，一日服千人。有徐劫者，其弟子曰魯仲連，年十二，號「千里駒」，往請田巴曰：

『臣聞堂上不奮，郊草不芸，白刃交前，不救流矢，急不暇緩也。今楚軍南陽，趙伐高唐，燕人十萬，聊城不去，國

亡在旦夕，先生奈之何？若不能者，先生之言有似梟鳴，出城而人惡之。願先生勿復言。』田巴曰：「謹聞命矣。」

巴謂徐劫曰：「先生乃飛兔也，豈直千里駒！」巴終身不談。」

趙孝成王時，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，秦兵遂東圍邯鄲。趙王恐，

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。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，畏秦，止於蕩陰不進。〔二〕魏王使客將

軍新垣衍〔三〕閒入邯鄲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：「秦所爲急圍趙者，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，已而

復歸帝，今齊（湣王）已益弱，方今唯秦雄天下，此非必貪邯鄲，其意欲復求爲帝。趙誠發使

尊秦昭王爲帝，秦必喜，罷兵去。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。

〔一〕集解 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。

〔正義〕蕩，天郎反，相州縣。

〔二〕索隱 新垣，姓，衍，名也。爲梁將。故漢有新垣平。

此時魯仲連適游趙，會秦圍趙，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，乃見平原君曰：「事將柰何？」平原君曰：「勝也何敢言事！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，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。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，〔一〕今其人在是。勝也何敢言事！」魯仲連曰：「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，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。梁客新垣衍安在？吾請爲君責而歸之。」平原君曰：「勝請爲紹介〔二〕而見之於先生。」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：「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，今其人在此，勝請爲紹介，交之於將軍。」新垣衍曰：「吾聞魯仲連先生，齊國之高士也。衍，人臣也，使事有職，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。」平原君曰：「勝既已泄之矣。」新垣衍許諾。

〔一〕索隱 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爲帝也。

〔二〕集解 郭璞曰：「紹介，相佑助者。」

一人，故禮云「介紹而傳命」是也。

〔索隱〕按：紹介猶媒介也。且禮，賓至必因介以傳辭。紹者，繼也。介不

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。新垣衍曰：「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，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；今吾觀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，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？」魯仲連曰：「世以

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，皆非也。^{〔一〕}衆人不知，則爲一身。^{〔二〕}彼秦者，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。^{〔三〕}權使其士，虜使其民。^{〔四〕}彼卽肆然而爲帝，^{〔五〕}過^{〔六〕}而爲政於天下，^{〔七〕}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，吾不忍爲之民也。^{〔八〕}所爲見將軍者，欲以助趙也。」

〔一〕集解 鮑焦，周之介士也。見莊子。

〔索隱〕從頌者，從容也。世人見鮑焦之死，皆以爲不能自寬容而取死，此

言非也。

〔正義〕韓詩外傳云：「姓鮑，名焦，周時隱者也。飾行非世，廉潔而守，荷擔採樵，拾橡充食，故無子

胤，不臣天子，不友諸侯。子貢遇之，謂之曰：『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，汙其君者不受其利。今子履其地，食其利，其可乎？』鮑焦曰：『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，賢人易愧而輕死。』遂抱木立枯焉。」按：魯仲連留趙不去者，非爲一身。

〔二〕索隱 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，焦以恥居濁世而避之，非是自爲一身而憂死。事見莊子也。

〔三〕集解 譙周曰：「秦用衛鞅計，制爵二十等，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。是以秦人每戰勝，老弱婦人皆死，計功賞至萬數。天下謂之『上首功之國』，皆以惡之也。」〔索隱〕秦法，斬首多爲上功。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，故謂秦爲

「首功之國」也。

〔四〕索隱 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，以怒虜使其人。言無恩以恤下。

〔五〕索隱 肆然猶肆志也。

〔六〕正義 至「過」字爲絕句。肆然其志意也。言秦得肆志爲帝，恐有烹醢納筦，徧行天子之禮。過，失也。

〔七〕索隱 謂以過惡而爲政也。

〔八〕正義 若趙、魏帝秦，得行政教於天下，魯連蹈東海而溺死，不忍爲秦百姓。

新垣衍曰：「先生助之將奈何？」魯連曰：「吾將使梁及燕助之，齊、楚則固助之矣。」新垣衍曰：「燕則吾請以從矣，若乃梁者，則吾乃梁人也，先生惡能使梁助之？」魯連曰：「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。使梁睹秦稱帝之害，則必助趙矣。」

新垣衍曰：「秦稱帝之害何如？」魯連曰：「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，率天下諸侯而朝周。周貧且微，諸侯莫朝，而齊獨朝之。居歲餘，周烈王崩，〔一〕齊後往，周怒，赴於齊〔二〕曰：『天崩地坼，天子下席。』〔三〕東藩之臣因齊後至，則斲。〔四〕齊威王勃然怒曰：『叱嗟，而母婢也！』〔五〕卒爲天下笑。故生則朝周，死則叱之，誠不忍其求也。彼天子固然，其無足怪。」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烈王十年崩，威王之七年。」正義 周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，齊威王十年也，與徐不同。

〔二〕正義 鄭玄云：「赴，告也。」今文「赴」作「訃」。

〔三〕索隱 按：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。下席，言其寢苦居廬。

〔四〕集解 公羊傳曰：「欺三軍者其法斲。」何休曰：「斲，斬也。」

〔五〕正義 罵烈王后也。

新垣衍曰：「先生獨不見夫僕乎？十人而從一人者，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？畏之也。」〔一〕魯仲連曰：「嗚呼！梁之比於秦若僕邪？」新垣衍曰：「然。」魯仲連曰：「吾將使秦

王烹醢梁王。」新垣衍怏然不悅，曰：「^{〔三〕}噫嘻，^{〔三〕}亦太甚矣！先生之言也！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？」魯仲連曰：「固也，吾將言之。昔者九侯、鄂侯、^{〔四〕}文王，紂之三公也。九侯有子而好，獻之於紂，紂以爲惡，醢九侯。鄂侯爭之彊，辯之疾，故脯鄂侯。文王聞之，喟然而歎，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，^{〔五〕}欲令之死。曷爲與人俱稱王，卒就脯醢之地？齊湣王之魯，夷維子^{〔六〕}爲執策而從，謂魯人曰：『子將何以待吾君？』魯人曰：『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。』夷維子曰：『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？彼吾君者，天子也。天子巡狩，諸侯辟舍，^{〔七〕}納筦籥，^{〔八〕}攝衽抱机，^{〔九〕}視膳於堂下，天子已食，乃退而聽朝也。』魯人投其筦，不果納。^{〔一〇〕}不得入於魯，將之薛，^{〔二〕}假途於鄒。當是時，鄒君死，湣王欲入弔，夷維子謂鄒之孤曰：『天子弔，主人必將倍殯棺，設北面於南方，然後天子南面弔也。』^{〔一二〕}鄒之羣臣曰：『必若此，吾將伏劍而死。』固不敢入於鄒。鄒、魯之臣，生則不得事養，死則不得賻襚，^{〔一三〕}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、魯，鄒、魯之臣不果納。^{〔一四〕}今秦萬乘之國也，梁亦萬乘之國也。俱據萬乘之國，各有稱王之名，睹其一戰而勝，欲從而帝之，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、魯之僕妾也。且秦無已而帝，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。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，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。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，處梁之宮。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？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？」

〔一〕**索隱**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，寧是力不勝，亦非智不如，正是畏懼其主耳。

〔二〕**正義**快，於尚反。

〔三〕**索隱**上音依。噫者，不平之聲。下音僖。嘻者，驚恨之聲。

〔四〕**集解**徐廣曰：「鄴縣有九侯城。九，一作『鬼』。鄂，一作『邢』。」**正義**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。

〔五〕**正義**相州蕩陰縣北九里有美城。

〔六〕**索隱**按：維，東萊之邑，其居夷也，號夷維子。故晏子爲萊之夷維人是也。**正義**密州高密縣，古夷安城。

應劭云：「故萊夷維邑也」。蓋因邑爲姓。子者，男子之美號。又云子，爵也。

〔七〕**索隱**辟音避。避正寢。案：禮「天子適諸侯，必舍於其祖廟」。

〔八〕**索隱**音管藥。

〔九〕**索隱**音紀。**正義**衽音而甚反。

〔一〇〕**索隱**謂閭內門不入齊君。**正義**籥卽鑰匙也。投鑰匙於地。

〔一一〕**正義**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。

〔一二〕**索隱**倍音佩。謂主人不在殯東，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，北面哭，是背也。天子乃於阼階上，南面而弔之也。

〔一三〕**正義**衣服曰襚，貨財曰賻，皆助生送死之禮。

〔一四〕**索隱**謂時君弱臣彊，故鄒、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，死亦不得行賻襚之禮。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、魯，鄒、魯之臣皆不果納之，是猶秉禮而存大體。

於是新垣衍起，再拜謝曰：「始以先生爲庸人，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。吾請

出，不敢復言帝秦。」秦將聞之，爲卻軍五十里。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，擊秦軍，秦軍遂引而去。

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，魯連辭讓（使）者三，終不肯受。平原君乃置酒，酒酣起前，以千金爲魯連壽。魯連笑曰：「所貴於天下之士者，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。卽有取者，是商賈之事也，而連不忍爲也。」遂辭平原君而去，終身不復見。

其後二十餘年，燕將攻下聊城，〔一〕聊城人或讒之燕，燕將懼誅，因保守聊城，不敢歸。齊田單攻聊城，〔二〕歲餘，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。魯連乃爲書，約之矢以射城中，遺燕將。書曰：

〔一〕正義 今博州縣也。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案年表，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。」

索隱 按：徐廣據年表，以爲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

十餘年耳，言「三十餘年」，誤也。

吾聞之，智者不倍時而棄利，勇士不却死而滅名，〔一〕忠臣不先身而後君。今公行一朝之忿，不顧燕王之無臣，非忠也；殺身亡聊城，而威不信於齊，非勇也；功敗名滅，後世無稱焉，非智也。三者世主不臣，說士不載，故智者不再計，勇士不怯死。今

死生榮辱，貴賤尊卑，此時不再至，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。

〔一〕索隱 却死猶避死也。

且楚攻齊之南陽，〔一〕魏攻平陸，〔二〕而齊無南面之心，以爲亡南陽之害小，不如得濟北之利大，〔三〕故定計審處之。今秦人下兵，魏不敢東面，衡秦之勢成，〔四〕楚國之形危；齊奔南陽，〔五〕斷右壤，〔六〕定濟北，〔七〕計猶且爲之也。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，公勿再計。今楚魏交退於齊，而燕救不至。〔八〕以全齊之兵，無天下之規，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，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。且燕國大亂，君臣失計，上下迷惑，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，〔九〕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，壤削主困，爲天下僂笑。國敝而禍多，民無所歸心。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，是墨翟之守也。〔一〇〕食人炊骨，士無反外之心，是孫臏之兵也。〔一一〕能見於天下。雖然，爲公計者，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。車甲全而歸燕，燕王必喜，身全而歸於國，士民如見父母，交游攘臂而議於世，功業可明。上輔孤主以制羣臣，下養百姓以資說士，〔一二〕矯國更俗，〔一三〕功名可立也。亡意亦捐燕弃世，東游於齊乎？〔一四〕裂地定封，富比乎陶、衛，〔一五〕世世稱孤，與齊久存，又一計也。此兩計者，顯名厚實也，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。

〔一〕索隱 卽齊之淮北、泗上之地也。

〔三〕索隱 平陸，邑名，在西界。正義 兗州縣也。

〔四〕索隱 卽聊城之地也。正義 言齊無南面攻楚、魏之心，以爲南陽、平陸之害小，不如聊城之利大，言必攻之也。

也。

〔五〕索隱 此時秦與齊和，故云「衡秦之勢成」也。

〔六〕索隱 棄楚所攻之泗上也。

〔七〕索隱 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。言右壤斷弃而不救也。

〔八〕索隱 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。

〔九〕索隱 按：交者，俱也。前時楚攻南陽，魏攻平陸，今二國之兵俱退，而燕救又不至，是勢危也。

〔十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此事去長平十年。」

〔十一〕正義 如墨翟守宋，卻楚軍。

〔十二〕正義 言孫臏能撫士卒，士卒無二心也。

〔十三〕索隱 言既養百姓，又資說士，終擬強國也。劉氏云讀「說士」爲「銳士」，意雖亦便，不如依字。

〔十四〕索隱 欲令燕將歸燕，矯正國事，改更弊俗也。

〔十五〕索隱 亡音無。言若必無還燕意，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。

〔十六〕索隱 按：延篤注戰國策云「陶，陶朱公也；衛，衛公子荆」，非也。王劭云「魏拜封陶，商君姓衛」。富比陶、衛，

謂此也。

且吾聞之，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，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。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

其鉤，篡也；遺公子糾不能死，怯也；〔一〕束縛桎梏，辱也。若此三行者，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。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，身死而不反於齊，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。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，〔二〕況世俗乎！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，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，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，〔三〕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。曹子〔四〕爲魯將，三戰三北，而亡地五百里。鄉使曹子計不反顧，議不還踵，刎頸而死，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。曹子棄三北之恥，而退與魯君計。桓公朝天下，會諸侯，曹子以一劍之任，枝桓公之心，〔五〕於壇坫之上，顏色不變，辭氣不悖，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，天下震動，諸侯驚駭，威加吳、越。若此二士者，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，以爲殺身亡軀，絕世滅後，功名不立，非智也。故去忿忿之怨，立終身之名，棄忿悁之節，〔六〕定累世之功。是以業與三王爭流，而名與天壤相弊也。願公擇一而行之。

〔一〕索隱 遺，弃也。謂弃子糾而事小白也。正義 管仲傳子糾而魯殺之，不能隨子糾死，是怯懦畏死。

〔二〕集解 方言曰：「荆、淮、海、岱、燕、齊之間罵奴曰臧，罵婢曰獲。」

〔三〕正義 按：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，彤弓矢，大輅，故爲五伯首也。

〔四〕索隱 魯將曹沫是也。

〔五〕索隱 按：枝猶擬也。

〔六〕正義 忿，敷粉反。悁，於緣反。

燕將見魯連書，泣三日，猶豫不能自決。欲歸燕，已有隙，恐誅；欲降齊，所殺虜於齊甚衆，恐已降而後見辱。喟然歎曰：「與人刃我，寧自刃。」乃自殺。聊城亂，田單遂屠聊城。歸而言魯連，欲爵之。魯連逃隱於海上，曰：「吾與富貴而詘於人，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。」〔一〕

〔一〕索隱 肆猶放也。

鄒陽者，齊人也。游於梁，與故吳人莊忌夫子〔一〕淮陰枚生〔二〕之徒交。上書而介於羊勝、公孫詭之間。〔三〕勝等嫉鄒陽，惡之。梁孝王。孝王怒，下之吏，將欲殺之。鄒陽客游，以讒見禽，恐死而負累，〔四〕乃從獄中上書曰：

〔一〕索隱 忌，會稽人，姓莊氏，字夫子。後避漢明帝諱，改姓曰嚴。

〔二〕索隱 名乘，字叔，其子皋，漢書並有傳。蓋以衡枚氏而得姓也。

〔三〕索隱 言鄒陽上書自達，而游於二人之間，或往彼，或往此。介者，言有隔於其間，故杜預曰「介猶閒也」。

〔四〕正義 諸不以罪爲累。

臣聞忠無不報，信不見疑，臣常以爲然，徒虛語耳。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，白虹貫日，太子畏之；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，太白蝕昴，而昭王疑之。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，豈不哀哉！今臣盡忠竭誠，畢議願知，左右不明，卒從吏訊，爲世所疑，是使荊軻、衛先生復起，而燕、秦不悟也。願大王孰察之。

〔一〕集解應劭曰：「燕太子丹質於秦，始皇遇之無禮，丹亡去，故厚養荊軻，令西刺秦王。精誠感天，白虹爲之貫日也。」如淳曰：「白虹，兵象。日爲君。」烈士傳曰：「荊軻發後，太子自相氣，見虹貫日不徹，曰：『吾事不成矣。』」

後聞軻死，事不立，曰：『吾知其然也。』索隱烈士傳曰：「荊軻發後，太子自相氣，見虹貫日不徹，曰：『吾事不成。』後聞軻死，事不就，曰：『吾知其然。』是畏也。又王劭云：『軻將入秦，待其客未發，太子丹疑其畏懼，故曰畏之，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。戰國策又云：『聶政刺韓傀，亦曰：『白虹貫日』也。』」

〔二〕集解蘇林曰：「白起爲秦伐趙，破長平軍，欲遂滅趙，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，乃爲應侯所害，事用不成。其精誠上達於天，故太白爲之蝕昴。昴，趙地分野。將有兵，故太白食昴。食，干歷之也。」如淳曰：「太白乃天之將軍也。」索隱服虔云：「衛先生，秦人。白起攻趙軍於長平，遣衛先生說昭王請益兵糧，爲穰侯所害，事不成。精誠感天，故太白食昴。昴，趙分也。」如淳云：「太白主西方，秦在西，敗趙之兆也。食謂干歷之也。」又王充云：「夫言白虹貫日，太白食昴，實也。言荊軻之謀，衛先生之策，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，是虛也。」

〔三〕集解張晏曰：「盡其計議，願王知之也。」

〔四〕索隱言左右之不明，不欲斥王。

昔卞和獻寶，楚王刖之。^{〔一〕}李斯竭忠，胡亥極刑。是以箕子詳狂，^{〔二〕}接輿辟世，^{〔三〕}恐遭此患也。願大王孰察卞和、李斯之意，而後楚王、胡亥之聽，^{〔四〕}無使臣爲箕子、接輿所笑。臣聞比干剖心，子胥鴟夷，^{〔五〕}臣始不信，乃今知之。願大王孰察，少加憐焉。

〔一〕集解應劭曰：「卞和得玉璞，獻之武王。武王示玉人，玉人曰『石也』。刖右足。武王沒，復獻文王，玉人復曰『石也』。刖其左足。至成王時，卞和抱璞哭于郊，乃使玉尹攻之，果得寶玉。」索隱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。案世家，楚武王名熊通。文王名賢，武王子也。成王，文王子也，名憚。

〔二〕索隱詳音陽。謂詐爲狂也。司馬彪曰：「箕子名胥餘」是也。

〔三〕集解張晏曰：「楚賢人，詳狂避世也。」索隱張晏曰：「楚賢人」。高士傳曰：「楚人陸通，字接輿」是也。

〔四〕索隱謂以楚王、胡亥之聽爲謬，故後之而不用。後猶下也。

〔五〕索隱按：韋昭云：「以皮作鴟鳥形，名曰『鴟夷』。鴟夷，皮榼也。」服虔曰：「用馬革作囊也，以裹尸，投之于江。」

諺曰：「有白頭如新，^{〔一〕}傾蓋如故。」^{〔二〕}何則？知與不知也。^{〔三〕}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，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；^{〔四〕}王奢去齊之魏，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。^{〔五〕}夫王奢、樊於期非新於齊、秦而故於燕、魏也，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，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。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，而爲燕尾生；^{〔六〕}白圭戰亡六城，爲魏取中山。^{〔七〕}何則？誠有

以相知也。蘇秦相燕，燕人惡之於王，王按劍而怒，食以駃騠；白圭顯於中山，中山人惡之。魏文侯，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。何則？兩主二臣，剖心坼肝相信，豈移於浮辭哉！

〔一〕索隱案：服虔云：「人不相知，自初交至白頭，猶如新也。」

〔二〕索隱服虔云：「如吳札、鄭僑也。」按：家語「孔子遇程子於途，傾蓋而語」。又志林云：「傾蓋者，道行相遇，輒車對語，兩蓋相切，小欹之，故曰傾也。」

〔三〕集解桓譚新論曰：「言內有以相知與否，不在新故也。」

〔四〕索隱藉音子夜反。韋昭云：「謂於期逃秦之燕，以頭與軻，使人秦以示信也。」

〔五〕集解漢書音義曰：「王奢，齊人也，亡至魏。其後齊伐魏，奢登城謂齊將曰：『今君之來，不過以奢之故也。夫義不苟生以爲魏累。』遂自剄也。」

〔六〕索隱服虔云：「蘇秦於齊不出其信，於燕則出尾生之信。」韋昭云：「尾生守信而死者。」案：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，故云「爲燕之尾生」也。

〔七〕集解張晏曰：「白圭爲中山將，亡六城，君欲殺之，亡入魏，文侯厚遇之，還拔中山。」索隱案：事見戰國策

及呂氏春秋也。

〔八〕集解漢書音義曰：「駃騠，駿馬也，生七日而超其母。敬重蘇秦，雖有讒謗，而更膳以珍奇之味。」索隱案：

字林云：「決蹄二音，北狄之良馬也，馬父羸母。」正義食音寺。駃騠音決蹄。北狄良馬也。

故女無美惡，人宮見妒；士無賢不肖，人朝見嫉。昔者司馬喜黷脚於宋，卒相中山；范雎摺脅折齒^{〔二〕}於魏，卒爲應侯。此二人者，皆信必然之畫，捐朋黨之私，挾孤獨之位，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。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，^{〔三〕}徐衍負石入海。^{〔四〕}不容於世，義不苟取，比周於朝，以移主上之心。故百里奚乞食於路，繆公委之以政；甯戚飯牛車下，而桓公任之以國。^{〔五〕}此二人者，豈借宦於朝，假譽於左右，然後二主用之哉？感於心，合於行，親於膠漆，昆弟不能離，豈惑於衆口哉？故偏聽生姦，獨任成亂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，^{〔六〕}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。^{〔七〕}夫以孔、墨之辯，不能自免於讒諛，而二國以危。何則？衆口鑠金，^{〔八〕}積毀銷骨也。^{〔九〕}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，齊用越人蒙而彊威、宣。^{〔一〇〕}此二國，豈拘於俗，牽於世，繫阿偏之辭哉？公聽並觀，垂名當世。^{〔一一〕}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，由余、越人蒙是矣；不合，則骨肉出逐不收，朱、象、管、蔡是矣。今人主誠能用齊、秦之義，後宋、魯之聽，則五伯不足稱，三王易爲也。

〔一〕集解 晉灼曰：「司馬喜三相中山。」蘇林曰：「六國時人，被此刑也。」

云：「六國時人，相中山也。」

〔二〕索隱 案：應侯傳作「折脅摺齒」是也。說文「拉，摧也」，音力答反。

〔三〕集解漢書音義曰：「殷之末世人。」索隱申屠狄。按：莊子「申屠狄諫而不用，負石自投河」。韋昭云：「六國

時人」。漢書云：自沈於雍河，服虔曰：雍州之河，又新序作「抱甕自沈於河」，不同也。

〔四〕集解列士傳曰：「周之末世人。」索隱亦見莊子。張晏曰：「負石欲沈」。

〔五〕集解應劭曰：「齊桓公夜出迎客，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：『南山矸，白石爛，生不遭堯與舜禪。短布單衣適至，矸，從昏飯牛薄夜半，長夜曼曼何時旦？』公召與語，說之，以爲大夫。」索隱事見呂氏春秋。商歌謂爲商

聲而歌也，或云商旅人歌也，二說並通。矸音公彈反。矸者，白淨貌也。顧野王又作岸音也。禪音膳，如字讀，

協韻失之故也。埤蒼云：「矸，脛也」。字林音下諫反。

〔六〕索隱論語「齊人歸女樂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，孔子行」也。

〔七〕索隱案左氏，司城子罕姓樂名喜，乃宋之賢臣也。漢書作「子母」。不知子母是何人。文穎曰「子母，子罕也」。又按：荀卿傳云「墨翟，孔子時人，或云在孔子後」。又襄二十九年左傳「宋饑，子罕請出粟」。按：時孔子適八歲，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，或以子母爲是也。

〔八〕索隱案：國語云「衆心成城，衆口鑠金」。賈逵云：「鑠，消也。衆口所惡，雖金亦爲之消亡」。又風俗通云「或說有美金於此，衆人或共詆訛，言其不純金，賣者欲其必售，因取鍛燒以見其真，是爲衆口鑠金也」。

〔九〕索隱大顏云：「讒人積久譖毀，則父兄伯叔自相誅戮，骨肉爲之消滅也」。

〔一〇〕索隱越人蒙未見所出。漢書作「子臧」。又張晏云「子臧，越人」。或蒙之字也。

〔一一〕索隱小顏云：「公聽，言不私，並觀，所見齊同也」。

是以聖王覺寤，捐子之心，〔一〕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；〔二〕封比干之後，修孕婦

之墓，〔三〕故功業復就於天下。何則？欲善無厭也。夫晉文公親其讎，彊霸諸侯；齊桓公用其仇，而一匡天下。〔四〕何則，慈仁愍勤，誠加於心，不可以虛辭借也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也。」

〔二〕集解 應劭曰：「田常事齊簡公，簡公說之，而殺簡公。使人君去此心，則國家安全也。」

〔三〕集解 應劭曰：「紂剗妊者，觀其胎產也。」 索隱 案：比干之後，後謂子也，不見其文。尚書封比干之墓，又惟

云剗剔孕婦，則武王雖反商政，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。

〔四〕集解 謂晉寺人勃鞞、齊管仲也。

至夫秦用商鞅之法，東弱韓、魏，兵彊天下，而卒車裂之；越用大夫種之謀，禽勁吳，霸中國，而卒誅其身。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，〔一〕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。〔二〕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，懷可報之意，披心腹，見情素，墮肝膽，施德厚，終與之窮達，無愛於士，則桀之狗可使吠堯，〔三〕而蹠之客可使刺由，〔四〕況因萬乘之權，假聖王之資乎？然則荆軻之湛七族，〔五〕要離之燒妻子，〔六〕豈足道哉！

〔一〕索隱 案：三得相不喜，知其才之自得也；三去相不悔，知非己之罪也。

〔二〕集解 列士傳曰：「楚於陵子仲，楚王欲以爲相，而不許，爲人灌園。」 索隱 案：孟子云陳仲子，齊陳氏之族。

兄爲齊卿，仲子以爲不義，乃適楚，居于於陵，自謂於陵子仲。楚王聘以爲相，子仲遂夫妻相與逃，爲人灌園。烈士傳云字子終。

〔三〕集解韋昭曰：「言恩厚無不使也。」索隱及下「跖之客可使刺由」，此並見戰國策。服虔云仲由也。應劭云

許由也。

〔四〕集解應劭曰：「跖之客爲其人使刺由。由，許由也。跖，盜跖也。」

〔五〕集解應劭曰：「荆軻爲燕刺秦始皇，不成而死，其族坐之湛沒。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，要離詐以罪亡，令吳王燔其妻子，要離走見慶忌，以劍刺之。」張晏曰：「七族，上至曾祖，下至曾孫。」索隱湛音沈。張晏云「七族，

上至曾祖，下至元孫」。又一說云，父之族，一也；姑之子，二也；姊妹之子，三也；女子之子，四也；母之族，五也；從子，六也；及妻父母凡七。

〔六〕索隱事見呂氏春秋。

臣聞明月之珠，夜光之璧，以闇投人於道路，人無不按劍相眄者。何則？無因而至前也。蟠木根柢，輪囷〔一〕離詭，〔二〕而爲萬乘器者。何則？以左右先爲之容也。〔三〕故無因至前，雖出隨侯之珠，夜光之璧，猶結怨而不見德。故有人先談，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。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，身在貧賤，雖蒙堯、舜之術，〔四〕挾伊、管之辯，懷龍逢、比干之意，欲盡忠當世之君，而素無根柢之容，雖竭精思，欲開忠信，輔人主之治，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，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。

〔一〕索隱孟康云：「蟠結之木也。」晉灼云：「槃柢，木根也。」

〔二〕集解張晏曰：「根柢，下本也。輪囷離詭，委曲槃戾也。」

〔三〕索隱 謂左右先加雕刻，是爲之容飾也。

〔四〕索隱 案：言雖蒙被堯、舜之道。

是以聖王制世御俗，獨化於陶鈞之上，〔一〕而不牽於卑亂之語，不奪於衆多之口。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，以信荊軻之說，而匕首竊發；〔二〕周文王獵涇、渭，載呂尚而歸，以王天下。故秦信左右而殺，周用鳥集而王。〔三〕何則？以其能越轡拘之語，馳域外之議，獨觀於昭曠之道也。

〔一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陶家名橫下圓轉者爲鈞，以其能制器爲大小，比之於天。」索隱 張晏云：「陶，冶；鈞，

範也。作器，下所轉者名鈞。」韋昭曰：「陶，燒瓦之竈。鈞，木長七尺，有絃，所以調爲器具也。」崔浩云：「以鈞制器萬殊，故如造化也。」

〔二〕索隱 案：通俗文云「其頭類匕，故曰匕首，短而使用也」。

〔三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太公望塗觀卒遇，共成王功，若鳥鳥之暴集也。」索隱 韋昭云：「呂尚適周，如鳥之集。」

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，牽於帷裳之制，〔一〕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，〔二〕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。〔三〕

〔一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言爲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。」

〔二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食牛馬器，以木作，如槽也。」索隱 案：言駿足不可羈絆，以比逸才之人。應劭云「皁，

櫪也」。 韋昭云「皁，養馬之官，下士也」。案：養馬之官，其衣皁也。又郭璞云「皁，養馬器也」。正義 顏云：

「不羈，言才識高遠，不可羈係。阜，在早反。方言云：『梁、宋、齊、楚、燕之間謂櫪曰阜。』」

〔三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莊子云：鮑焦飾行非世，抱木而死。」

〔索隱〕晉灼云：「列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己，採蔬於道。子貢

難曰：『非其代而採其蔬，此焦之有哉？』棄其蔬，乃立枯洛水之上。」案：此事見莊子及說苑、韓詩外傳，小有不同耳。

臣聞盛飾入朝者，不以利汙義，砥厲名號者，不以欲傷行，故縣名勝母〔一〕，而曾子不入〔二〕。邑號朝歌而墨子回車〔三〕。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，攝於威重之權，主於位勢之貴，故回面〔四〕。汙行以事諂諛之人，而求親近於左右，則士伏死堀穴巖〔巖〕〔藪〕之中耳〔五〕。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！

〔一〕集解 漢書云：里名勝母也。

〔正義〕鹽鐵論皆云：里名，尸子及此傳云縣名，未詳也。

〔二〕索隱 按：淮南子及鹽鐵論並云：里名勝母，曾子不入，蓋以名不順故也。

尸子以爲孔子至勝母縣，暮而不宿，則

不同也。

〔三〕集解 晉灼曰：「朝歌者，不時也。」

〔正義〕朝歌，今衛州縣也。

〔四〕索隱 杜預云：「回，邪也。」

〔五〕集解 詩云：「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。」

書奏梁孝王，孝王使人出之，卒爲上客。

太史公曰：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，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，蕩然肆志，不詘於諸侯，談說於當世，折卿相之權。鄒陽辭雖不遜，然其比物連類，有足悲者，亦可謂抗直不撓矣，吾是以附之列傳焉。

【索隱述贊】魯連達士，高才遠致。釋難解紛，辭祿肆志。齊將挫辯，燕軍沮氣。鄒子遇讒，見詆獄吏。慷慨獻說，時王所器。

史記卷八十四

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

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〔一〕爲楚懷王左徒。〔二〕博聞彊志，明於治亂，嫻〔三〕於辭令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，以出號令；出則接遇賓客，應對諸侯。王甚任之。

〔一〕正義屈、景、昭皆楚之族。王逸云：「楚王始都是生子瑕，受屈爲卿，因以爲氏。」

〔二〕正義蓋今（在）左右拾遺之類。

〔三〕集解史記音隱曰：「音閑。」

上官大夫與之同列，爭寵而心害其能。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，屈平屬草稟〔一〕未定。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，〔二〕屈平不與，因讒之曰：「王使屈平爲令，衆莫不知，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，〔三〕以爲『非我莫能爲』也。」王怒而疏屈平。

〔一〕索隱屬音燭。草稟謂創制憲令之本也。漢書作「草具」，崔浩謂發始造端也。

〔二〕正義王逸云上官靳尚。

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讒諂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。〔一〕離騷者，猶離憂也。夫天者，人之始也；父母者，人之本也。人窮則反本，故勞苦倦極，未嘗不呼天也；疾病慘怛，〔二〕未嘗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，〔三〕竭忠盡智以事其君，讒人閒之，可謂窮矣。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能無怨乎？屈平之作離騷，蓋自怨生也。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。〔四〕若離騷者，可謂兼之矣。上稱帝嚳，下道齊桓，中述湯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廣崇，治亂之條貫，靡不畢見。其文約，其辭微，其志絜，其行廉，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，舉類邇而見義遠。其志絜，故其稱物芳。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。自疏濯淖，〔五〕汙泥〔六〕之中，蟬蛻於濁穢，〔七〕以浮游塵埃之外，不獲世之滋垢，皜然〔八〕泥而不滓者也。〔九〕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〔一〇〕

〔一〕索隱 慄，亦作「騷」。按：楚詞「慄」作「騷」，音素刀反。應劭云「離，遭也；騷，憂也」。又離騷序云「離，別也；騷，愁也」。

〔二〕正義 上七感反，下丁達反。慘，毒也。怛，痛也。

〔三〕正義 寒孟反。

〔四〕正義 誹，方畏反。

〔五〕索隱 上音濁，下音鬧。

〔六〕索隱 上音烏故反，下音奴計反。

〔七〕正義 蛻音稅，去皮也，又他卧反。

〔八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𧈧，疏淨之貌。」〔索隱〕𧈧音自若反。徐廣云「疏淨之貌」。

〔九〕索隱 泥亦音涅，滓亦音淄，又並如字。

〔一〇〕正義 言屈平之仕濁世，去其汙垢，在塵埃之外。推此志意，雖與日月爭其光明，斯亦可矣。

屈平既紉，其後秦欲伐齊，齊與楚從親，〔一〕惠王患之，乃令張儀詳去秦，厚幣委質事楚，曰：「秦甚憎齊，齊與楚從親，楚誠能絕齊，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。」楚懷王貪而信張儀，遂絕齊，使使如秦受地。張儀詐之曰：「儀與王約六里，不聞六百里。」楚使怒去，歸告懷王。懷王怒，大興師伐秦。秦發兵擊之，大破楚師於丹、淝，〔二〕斬首八萬，虜楚將屈匄，〔三〕遂取楚之漢中地。〔四〕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，戰於藍田。魏聞之，襲楚至鄧。〔五〕楚兵懼，自秦歸。而齊竟怒不救楚，楚大困。

〔一〕正義 上足松反。

〔二〕索隱 二水名。謂於丹水之北，淝水之南。丹水、淝水皆縣名，在弘農，所謂丹陽、淝。〔正義〕丹陽，今枝江故城。

〔三〕索隱 屈，姓。匄，名，音蓋也。

〔四〕索隱 徐廣曰：「楚懷王十六年，張儀來相；十七年，秦敗屈匄。」〔正義〕梁州。

〔五〕索隱按：此鄧在漢水之北，故鄧侯城也。

明年，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。楚王曰：「不願得地，願得張儀而甘心焉。」張儀聞，乃曰：「以一儀而當漢中地，臣請往如楚。」如楚，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，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。懷王竟聽鄭袖，復釋去張儀。是時屈平既疏，不復在位，使於齊，顧反，諫懷王曰：「何不殺張儀？」懷王悔，追張儀不及。〔一〕

〔二〕索隱按：張儀傳無此語也。

其後諸侯共擊楚，大破之，殺其將唐昧。〔一〕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二十八年敗唐昧也。」正義昧，莫葛反。

時秦昭王與楚婚，欲與懷王會。懷王欲行，屈平曰：「秦虎狼之國，不可信，不如毋行。」〔一〕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：「奈何絕秦歡？」懷王卒行。入武關，秦伏兵絕其後，因留懷王，〔二〕以求割地。懷王怒，不聽。亡走趙，趙不內。復之秦，竟死於秦而歸葬。

〔一〕索隱按：楚世家昭王有此言，蓋二人同諫王，故彼此各隨錄之也。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三十年入秦。」

長子頃襄王立，〔一〕以其弟子蘭爲令尹。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。

〔一〕索隱名橫。

屈平既嫉之，雖放流，睠顧楚國，繫心懷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。然終無可柰何，故不可以反，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。人君無愚智賢不肖，「一」莫不欲求忠以自爲，舉賢以自佐，然亡國破家相隨屬，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，其所謂忠者不忠，而所謂賢者不賢也。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，故內惑於鄭袖，外欺於張儀，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蘭。兵挫地削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於秦，爲天下笑。此不知人之禍也。易曰：「井泄不食，「二」爲我心恻，「三」可以汲。」「四」王明，並受其福。」「五」王之不明，豈足福哉！」「六」

〔一〕索隱 此已下太史公傷懷王之不任賢，信讒而不能反國之論也。

〔二〕集解 向秀曰：「泄者，浚治去泥濁也。」 索隱 向秀字子期，晉人，注易。

〔三〕集解 張璠曰：「可爲惻然，傷道未行也。」 索隱 張璠亦晉人，注易也。

〔四〕索隱 按：京房易章句言「我道可汲而用也」。

〔五〕集解 易象曰：「求王明受福也。」 索隱 按：京房章句曰「上有明王，汲我道而用之，天下並受其福，故曰『王明並受其福』也。」

〔六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一云『不足福』。」 正義 言楚王不明忠臣，豈足受福，故屈原懷沙自沈。

令尹子蘭聞之大怒，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，頃襄王怒而遷之。」「一」

〔一〕集解 離騷序曰：「遷於江南。」

屈原至於江濱，被髮行吟澤畔。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漁父〔一〕見而問之曰：「子非三閭大夫歟？」〔二〕何故而至此？」屈原曰：「舉世混濁而我獨清，衆人皆醉而我獨醒，是以見放。」漁父曰：「夫聖人者，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。舉世混濁，何不隨其流〔三〕而揚其波？衆人皆醉，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醢？何故懷瑾握瑜〔四〕而自令見放爲？」屈原曰：「吾聞之，新沐者必彈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，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，〔五〕受物之汶汶者乎！〔六〕寧赴常流〔七〕而葬乎江魚腹中耳，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！」〔八〕

〔一〕索隱 音甫。

〔二〕集解 離騷序曰：「三閭之職，掌王族三姓，曰昭、屈、景，序其譜屬，率其賢良，以厲國士。」

〔三〕索隱 按：楚詞作「滑其泥」。

〔四〕索隱 按：楚詞此「懷瑾握瑜」作「深思高舉」也。

〔五〕集解 王逸曰：「已靜絜。」

〔六〕集解 王逸曰：「蒙垢污。」 索隱 汶汶者，音閔。汶汶猶昏暗也。

〔七〕索隱 常流猶長流也。

〔八〕索隱 蠖音烏廓反。溫蠖猶愠憤。楚詞作「蒙世之塵埃哉」。

乃作懷沙之賦。〔一〕其辭曰：

〔一〕**索隱**按：楚詞九懷曰「懷沙礫以自沈」，此其義也。

陶陶孟夏兮，草木莽莽。〔一〕傷懷永哀兮，汨徂南土。〔二〕眴兮窈窈，〔三〕孔靜幽墨。〔四〕冤結紆軫兮，離愍之長鞠；〔五〕撫情効志兮，俛詘以自抑。

〔一〕**集解**王逸曰：「陶陶，盛陽貌。莽莽，盛茂貌。」**索隱**音姥。**正義**莫古反。

〔二〕**集解**王逸曰：「汨，行貌。」**索隱**王師叔曰：「汨，行貌也。」方言曰：「謂疾行也。」

〔三〕**集解**徐廣曰：「眴，眩也。」**索隱**眴音舜。徐氏云：「眴音眩。窈音烏鳥反。」

〔四〕**集解**王逸曰：「孔，甚也。墨，無聲也。」**正義**孔，甚。墨，無聲。言江南山高澤深，視之眴；野甚清淨，歎無人聲。

人聲。

〔五〕**集解**王逸曰：「鞠，窮。紆，屈也。軫，痛也。愍，病也。」**索隱**離滑。滑，病。鞠，窮。

刑方以爲圓兮，常度未替。〔一〕易初本由兮，君子所鄙。〔二〕章畫職墨兮，前度未改。〔三〕內直質重兮，大人所盛。〔四〕巧匠不斲兮，孰察其揆正？玄文幽處兮，矇謂之不章。〔五〕離婁微睇兮，瞽以爲無明。〔六〕變白而爲黑兮，倒上以爲下。〔七〕鳳皇在笱兮，〔八〕雞雉翔舞。〔九〕同糅玉石兮，一槩而相量。〔一〇〕夫黨人之鄙妒兮，羌不知吾所臧。〔一一〕

〔一〕**集解**王逸曰：「刑，削；度，法；替，廢也。言人刑削方木，欲以爲圓，其常法度尚未廢也。」**索隱**刑音五官反。謂刻削方木以爲圓，其常法度尚未廢。

〔三〕集解 王逸曰：「由，道也。」〔正義〕本，常也。鄙，恥也。言人遭世不道，變易初行，違離光道，君子所鄙。

〔三〕集解 王逸曰：「章，明也。度，法也。言工明於所畫，念其繩墨，修前人之法，不易其道，則曲木直而惡木好。」

索隱 章，明也。畫，計畫也。楚詞「職」作「志」。志，念也。餘如注所解。

〔四〕集解 王逸曰：「言人質性敦厚，心志正直，行無過失，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。」

〔五〕集解 王逸曰：「玄，黑也。矇，盲者也。」詩云「矇眊奏公」。章，明也。

〔六〕集解 王逸曰：「離婁，古明視者也。瞽，盲也。」〔正義〕睽，田帝反，眊也。

〔七〕索隱 音戶。

〔八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笄，一作『郊』。」駟案：王逸曰「笄，籠落也」。〔索隱〕笄音奴，又女加反。徐云一作「郊」。按：

籠落謂藤蘿之相籠絡。

〔正義〕應瑞圖云：「黃帝問天老曰：『鳳鳥何如？』天老曰：『鴻前而麟後，蛇頸而魚尾，

龍文而龜身，燕鵠而鷄喙，首戴德，頸揭義，背負仁，心入信，翼俟順，足履正，尾繫武，小音金，大音鼓，延頸奮翼，

五色備舉。』

〔九〕索隱 楚詞「雉」作「鶩」。

〔一〇〕集解 王逸曰：「忠佞不異。」

〔二〕集解 王逸曰：「莫昭我之善意。」〔索隱〕按：王師叔云「羌，楚人語辭」。言卿何爲也。〔正義〕羌音疆。

任重載盛兮，陷滯而不濟；〔一〕懷瑾握瑜兮，窮不得余所示。〔二〕邑犬羣吠兮，吠所怪也；詐駿疑桀兮，固庸態也。〔三〕文質疏內兮，衆不知吾之異采；〔四〕材樸委積兮，莫知余之所有。重仁襲義兮，謹厚以爲豐；〔五〕重華不可悟兮，〔六〕孰知余之從容！古

固有不並兮，豈知其故也？〔七〕湯禹久遠兮，邈不可慕也。懲違改忿兮，抑心而自彊；離滑而不遷兮，願志之有象。〔八〕進路北次兮，〔九〕日昧昧其將暮；含憂虞哀兮，〔一〇〕限之以大故。〔一一〕

〔一〕集解 王逸曰：「言己才力盛壯，可任用重載，而身陷沒沈滯，不得成其本志也。」

〔二〕集解 王逸曰：「示，語也。」

〔三〕集解 王逸曰：「千人才爲俊，一國高爲桀也。庸，厮賤之人也。」〔索隱〕按：尹文子云「千人曰俊，萬人曰桀」。

今乃誹俊疑傑，固是庸人之態也。

〔四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異，一作『與』。」駟案：王逸曰「采，文采也」。

〔五〕集解 王逸曰：「重，累也。襲，及也。」

〔六〕集解 王逸曰：「悟，逢也。」〔索隱〕楚詞「悟」作「還」，並吳故反。王師叔云「悟，逢也」。

〔七〕索隱 楚詞作「莫知其何故」。

〔八〕集解 王逸曰：「象，法也。」

〔九〕正義 北次將就。

〔一〇〕索隱 楚詞作「舒憂娛哀」。娛音虞。娛者，樂也。

〔一一〕集解 王逸曰：「娛，樂也。大故謂死亡也。」

亂曰：〔一〕浩浩沅、湘兮，〔二〕分流汨兮。〔三〕脩路幽拂兮，〔四〕道遠忽兮。曾唵恆悲

兮，永歎慨兮。世既莫吾知兮，人心不可謂兮。^{〔五〕}懷情抱質兮，獨無匹兮。伯樂既歿兮，驥將焉程兮？^{〔六〕}人生稟命兮，各有所錯兮。^{〔七〕}定心廣志，餘何畏懼兮？^{〔八〕}曾傷爰哀，永歎喟兮。^{〔九〕}世溷不吾知，心不可謂兮。知死不可讓兮，願勿愛兮。明以告君子兮，吾將以爲類兮。^{〔一〇〕}

〔一〕**索隱** 王師叔曰：「亂者，理也。所以發理辭指，撮總其要，而重理前意也。」

〔二〕**索隱** 二水名。按：地理志湘水出零陵陽海山，北入江。沅卽湘之後流也。

北流入江。湘水出零陵縣陽海山，北入江。按：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。

〔三〕**集解** 王逸曰：「汨，流也。」

〔四〕**索隱** 楚詞作「幽蔽」也。

〔五〕**集解** 王逸曰：「謂猶說也。」**索隱** 楚詞無「曾」字。

〔六〕**集解** 王逸曰：「程，量也。」

〔七〕**集解** 王逸曰：「錯，安也。」

〔八〕**索隱** 楚詞「餘」並作「余」。

〔九〕**集解** 王逸曰：「喟，息也。」

〔一〇〕**集解** 王逸曰：「類，法也。」**正義** 按：類，例也。以爲忠臣不事亂君之例。

於是懷石遂自投〔沈〕汨羅以死。^{〔一〕}

〔一〕集解應劭曰：「汨水在羅，故曰汨羅也。」索隱汨水在羅，故曰汨羅。地理志長沙有羅縣，羅子之所徙。荆

州記「羅縣北帶汨水」。汨音覓也。

〔正義〕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。春秋時羅子國，秦置長沙郡

而爲縣也。按：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。續齊諧記云：「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，楚人哀之，每於此日以竹筒

貯米投水祭之。」漢建武中，長沙區回白曰：忽見一人，自稱三閭大夫。謂回曰：「聞君常見祭，甚善。但常年所遺，

並爲蛟龍所竊，今若有惠，可以練樹葉塞上，以五色絲轉縛之，此物蛟龍所憚。」回依其言。世人五月五日作糉，

并帶五色絲及練葉，皆汨羅之遺風。」

屈原既死之後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〔一〕之徒者，皆好辭而以賦見稱；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，終莫敢直諫。其後楚日以削，數十年竟爲秦所滅。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或作『慶』。」

索隱按：楊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「景差」，今作「差」是字省耳。又按：

徐、裴、鄒三家皆無音，是讀如字也。

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，漢有賈生，爲長沙王太傅，過湘水，投書以弔屈原。

賈生名誼，〔二〕雒陽人也。年十八，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。吳廷尉爲河南守，聞其秀

才，〔三〕召置門下，甚幸愛。孝文皇帝初立，聞河南守吳公〔三〕治平爲天下第一，故與李斯同

邑而常學事焉，乃徵爲廷尉。廷尉乃言賈生年少，頗通諸子百家之書。文帝召以爲博士。

〔一〕索隱名義。漢書並作「誼」也。

〔二〕正義顏云：「秀，美也。」應劭云：「避光武諱改『茂才』也。」

〔三〕索隱按：吳，姓也。史失名，故稱公。

是時賈生年二十餘，最爲少。每詔令議下，諸老先生不能言，賈生盡爲之對，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。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。孝文帝說之，超遷，一歲中至太中大夫。

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，天下和洽，而固當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法制度，定官名，興禮樂，乃悉草具其事儀法，色尚黃，數用五，〔一〕爲官名，悉更秦之法。孝文帝初卽位，謙讓未遑也。諸律令所更定，及列侯悉就國，其說皆自賈生發之。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。絳、灌、東陽侯、馮敬之屬盡害之，〔二〕乃短賈生曰：「雒陽之人，年少初學，專欲擅權，紛亂諸事。」於是天子後亦疏之，不用其議，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。

〔一〕正義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，故改爲土也。

〔二〕正義絳、灌、周勃、灌嬰也。東陽侯，張相如。馮敬時爲御史大夫。

賈生既辭往行，聞長沙卑溼，自以壽不得長，又以適去，〔一〕意不自得。及渡湘水，爲賦以弔屈原。其辭曰：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適，竹革反。」韋昭曰：「謫，譴也。」索隱韋昭云：「適，譴也。」字林云：「丈戾反。」

共承嘉惠兮，〔一〕俟罪長沙。側聞屈原兮，自沈汨羅。造託〔二〕湘流兮，敬弔先生。遭世罔極兮，乃隕厥身。嗚呼哀哉，逢時不祥！鸞鳳伏竄兮，〔三〕鴟梟翱翔。闔茸尊顯兮，〔四〕讒諛得志；賢聖逆曳兮，方正倒植。〔五〕世謂伯夷貪兮，謂盜跖廉；〔六〕莫邪爲頓兮，〔七〕鉛刀爲銛。〔八〕于嗟嚶嚶兮，生之無故！〔九〕幹弃周鼎兮，寶康瓠；〔一〇〕騰駕罷牛兮，驂蹇鱸；〔一一〕驥垂兩耳兮，服鹽車。〔一二〕章甫薦屨兮，〔一三〕漸不可久；〔一四〕嗟苦先生兮，獨離此咎！〔一五〕

〔一〕集解張晏曰：「恭，敬也。」

〔二〕索隱造音七到反。

〔三〕索隱竄音如字，又七外反。

〔四〕索隱闔音天臘反。茸音而隴反。案：應劭、胡廣云：「闔茸不才之人，無六翮翱翔之用而反尊貴。」字林曰：「闔茸，不肖之人。」

〔五〕索隱胡廣云：「逆曳，不得順隨道而行也。倒植，賢不肖顛倒易位也。」

〔六〕索隱案：漢書作「隨、夷、溷兮跖、蹻廉」，一句皆兼兩人。隨，卞隨也。夷，伯夷也。跖，盜跖也。蹻，莊蹻也。

〔七〕集解應劭曰：「莫邪，吳大夫也，作寶劍，因以冠名。」瓚曰：「許慎曰莫邪，大戟也。」索隱應劭曰：「莫邪，吳大夫也，作寶劍，因名焉。」吳越春秋曰：「吳王使干將造劍二枚，一曰干將，二曰莫邪。」莫邪、干將，劍名也。

頓，鈍也。

〔八〕**集解** 徐廣曰：「思廉反。」**駢案**：漢書音義曰「銛謂利」。

〔索隱〕鉛者，錫也。銛，利也，音纖。言其暗惑也。

〔九〕**集解** 應劭曰：「嚶嚶，不自得意。」**瓚**曰：「生謂屈原也。」

〔一〇〕**集解** 如淳曰：「幹，轉也。」**爾雅**曰：「康瓠謂之瓠，大瓠也。」**應劭**曰：「康，容也。幹音筭。筭，轉也。一曰康，空也。」**索隱** 幹，轉也，烏活反。**爾雅**云「康瓠謂之瓠」。瓠音丘列反。**李巡**云「康謂大瓠也」。康，空也。**晉灼**

云「幹，古『管』字也」。

〔一一〕**正義** 罷音皮。

〔一二〕**索隱** **戰國策**曰：「夫驥服鹽車上太山中阪，遷延負轅不能上，伯樂下車哭之也。」

〔一三〕**集解** 應劭曰：「章甫，殷冠也。」

〔一四〕**集解** 劉向別錄曰：「因以自諭自恨也。」

〔一五〕**集解** 應劭曰：「嗟，咨嗟。苦，勞苦。言屈原遇此難也。」

訊曰：〔一〕已矣，國其莫我知，獨堙鬱兮〔二〕其誰語？鳳漂漂其高邁〔三〕兮，夫固自縮而遠去。〔四〕襲九淵之神龍兮，〔五〕沕〔六〕深潛以自珍。〔七〕彌融爚〔八〕以隱處兮，〔九〕夫豈從螳與蛭螾？〔一〇〕所貴聖人之神德兮，遠濁世而自藏。使騏驥可得係羈兮，豈云異夫犬羊！〔一一〕般紛紛其離此尤兮，〔一二〕亦夫子之辜也！〔一三〕騭九州〔一四〕而相君兮，何必懷此都也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，覽惠暉而下之；〔一五〕見細德之險〔微〕〔徵〕兮，搖增

翻〔六〕逝而去之。〔七〕彼尋常之汙瀆兮，〔八〕豈能容吞舟之魚！橫江湖之鱣鰻兮，〔九〕固將制於蟻螻。〔一〇〕

〔一〕集解 李奇曰：「訊，告也。」張晏曰：「訊，離騷下章亂辭也。」索隱 許曰。李奇曰：「許，告也，音信。」張晏

曰：「訊，離騷下章許亂也。」劉伯莊音素對反。訊猶宜也，重宣其意。周成、師古音碎也。

〔二〕索隱 漢書作「壹鬱」，意亦通。

〔三〕索隱 音逝也。

〔四〕索隱 縮，漢書作「引」也。

〔五〕集解 鄧展曰：「襲，重也。」或曰襲，覆也，猶言察也。

索隱 襲，復也。莊子曰：「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，而

驪龍領下」，故云「九淵之神龍」也。

〔六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亡筆反。」

〔七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沕，潛藏也。」

索隱 張晏曰：「沕，潛藏也。音密，又音勿也。」

〔八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一云『偁樂獵』。」

〔九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一本云『彌蜴燐以隱處』也。」

索隱 漢書作「偁樂獵」，徐廣又一本作「彌蜴燐以隱處」，蓋總三

本不同也。案蘇林云「偁音面」。應劭云「偁，背也。樂獵，水蟲，害魚者。以言背惡從善也」。郭璞注爾雅云

「似鳧，江東謂之魚鵠」。

正義 顧野王云：「彌，遠也。融，明也。燐，光也。」沒深藏以自珍，彌遠明光以隱處

也。

〔一〇〕集解 漢書「螳」字作「蝦」。韋昭曰：「蝦，蝦蟇也。蛭，水蟲。螻，丘螻也。」索隱 螳音蟻。漢書作「蝦」。言

惘然絕於樂蟻，況從蝦與蛭螾也。蛭音質。螾音引也。〔正義〕言寧投水合神龍，豈陸葬從蟻與蛭螾。

〔二〕〔正義〕使騏驥可得係縛羈絆，則與犬羊無異。賈屈原不去濁世以藏隱。騏文如綦也。驥，千里馬。

〔三〕〔集解〕蘇林曰：「般音盤。」孟康曰：「般音班。」或曰盤桓不去，紛紛構譏意也。〔索隱〕般音班，又音盤，槃桓

也。紛紛猶藉藉，構譏之意也。尤謂怨咎也。

〔三〕〔索隱〕漢書「辜」作「故」。夫子謂屈原也。李奇曰：「亦夫子不如麟鳳翔逝之故，罹此咎也。」

〔四〕〔索隱〕騏，丑知反，謂歷觀也。漢書作「歷九州」。

〔五〕〔索隱〕案：言鳳皇翔，見人君有德乃下。故禮曰「德輝動乎內」是也。

〔六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一云『遙增擊』也。」

〔七〕〔正義〕搖，動也。增，加也。言見細德之人，又有險難微起，則合加動羽翮，遠逝而去之。

〔八〕〔集解〕應劭曰：「八尺曰尋，倍尋曰常。」〔索隱〕音烏獨二音。汙，潢汙；瀆，小渠也。

〔九〕〔集解〕如淳曰：「大魚也。」瓚曰：「鰕魚無鱗，口近腹下。」

〔十〕〔索隱〕莊子云：「庚桑楚謂弟子曰：『吞舟之魚，蕩而失水，則螻蟻能制之。』」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。案：以此喻

小國暗主不容忠臣，而為讒賊小臣之所見害。

賈生為長沙王太傅，〔一〕三年，有鶚飛入賈生舍，止于坐隅。楚人命鶚曰「服」。〔二〕賈生

既以適居長沙，長沙卑溼，自以為壽不得長，傷悼之，乃為賦以自廣。〔三〕其辭曰：

〔一〕〔索隱〕為長沙傳。案：誼為傳是吳芮之玄孫產襲長沙王之時也，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。荊州記「長沙城西北

隅有賈誼宅及誼石牀在矣」。〔正義〕漢文帝年表云：「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也。傳為長沙靖王差之二年也。」括

地志云：「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。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。湘水記云：「誼宅中有一井，誼所穿，極小而深，上斂下大，其狀如壺。傍有一局脚石牀，容一人坐，形流古制，相承云誼所坐。」」

〔二〕集解 晉灼曰：「異物志有山鵲，體有文色，土俗因形名之曰服。不能遠飛，行不出域。」〔索隱〕案：鄧展云「似

鵲而大」。晉灼云：「巴蜀異物志有鳥（如）小鷄，體有文色，土俗因形名之曰服。不能遠飛，行不出域。」荊州記云「巫縣有鳥如雌鷄，其名爲鵲，楚人謂之服」。吳錄云「服，黑色，鳴自呼」。

〔三〕索隱 案：姚氏云「廣猶寬也」。

單闕之歲兮，〔一〕四月孟夏，庚子日施兮，服集予舍，〔二〕止于坐隅，貌甚閒暇。異物來集兮，私怪其故，發書占之兮，筴言其度。〔三〕曰「野鳥入處兮，主人將去」。請問于服兮，〔四〕「予去何之？吉乎告我，凶言其菑。〔五〕淹數之度兮，語予其期。〔六〕服乃歎息，舉首奮翼，口不能言，請對以意。〔七〕」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歲在卯曰單闕。文帝六年歲在丁卯。」〔索隱〕爾雅云「歲在卯曰單闕」。李巡云「單闕，起也，

陽氣推萬物而起，故曰單闕」。孫炎本作「蟬焉」。蟬猶伸也。〔正義〕闕，烏葛反。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施，一作『斜』。」〔索隱〕施音移。施猶西斜也。漢書作「斜」也。

〔三〕索隱 漢書作「識」。案：說文云「識，驗言也」。今此「筴」蓋雜筴辭云然。〔正義〕發策數之書，占其度驗。

〔四〕索隱 于，於也。漢書本有作「子服」者，小顏云「子，加美辭也」。

〔五〕正義 音災。

〔六〕集解徐廣曰：「數，速也。」

〔七〕索隱協音臆也。〔正義〕協韻音臆。

萬物變化兮，固無休息。幹流而遷兮，〔一〕或推而還。形氣轉續兮，變化而嬗。〔二〕沕穆無窮兮，〔三〕胡可勝言！禍兮福所倚，〔四〕福兮禍所伏，〔五〕憂喜聚門兮，吉凶同域。〔六〕彼吳彊大兮，夫差以敗；越棲會稽兮，句踐霸世。斯游遂成兮，卒被五刑，〔七〕傳說胥靡兮，〔八〕乃相武丁。夫禍之與福兮，何異糾纏。〔九〕命不可說兮，孰知其極？水激則旱兮，矢激則遠。〔一〇〕萬物回薄兮，振蕩相轉。雲蒸雨降兮，錯繆相紛。大專槃物兮，〔二〕塊軋無垠。〔三〕天不可與慮兮，〔四〕道不可與謀。遲數有命兮，惡識其時？

〔一〕索隱幹音烏活反。幹，轉也。

〔二〕集解服虔曰：「嬗音如蟬，謂變蛻也。」或曰蟬蔓相連也。

索隱韋昭云：「而，如也。如蟬之蛻化也。」蘇林

云：「嬗音蟬，謂其相傳與也。」

〔三〕索隱漢書「無窮」作「無閒」。沕音密，又音昧。沕穆，深微之貌。以言其理深微，不可盡言也。

正義沕音

勿。

〔四〕正義於犧反，依也。

〔五〕索隱此老子之言。然「禍」字古作「眚」。案：倚者，立身也。伏，下身也。以言禍福遞來，猶如倚伏也。

〔六〕正義言禍福相因，吉凶不定。

〔七〕**集解** 韋昭曰：「斯，李斯也。」

〔八〕**集解** 徐廣曰：「腐刑也。」

索隱 徐廣云：「胥靡，腐刑也。」**晉灼**云：「胥，相也。靡，隨也。古者相隨坐輕刑之

名。」**墨子**云：「傳說衣褐帶索，傭築於傅巖。」**傅巖**在河東太陽縣。又夏竦書云：「猗氏六十里黃河西岸 吳阪下，便得隱穴，是說所潛身處也。」

〔九〕**集解** 應劭曰：「福禍相爲表裏，如糾纏繩索相附會也。」**瓚**曰：「糾，絞也。纏，索也。」

索隱 韋昭云：「纏，微

也。」又通俗文云：「合繩曰糾。」**字林**云：「纏三合繩也，音墨。」糾音九。

〔一〇〕**索隱** 此乃淮南子及鶡冠子文也。彼作「水激則悍」。而呂氏春秋作「疾」，以言水激疾則去疾，不能浸潤；矢激疾則去遠也。說文「旱」與「悍」同音，以言水矢流飛，本以無礙爲通利，今遇物觸之，則激怒，更勁疾而遠悍，猶人或因禍致福，倚伏無常也。

〔一一〕**集解** 漢書「專」字作「鈞」。如淳曰：「陶者作器於鈞上，此以造化爲大鈞。」**索隱** 漢書云：「大鈞播物」，此「專」

讀曰「鈞」。槃猶轉也，與播義同。如淳云：「陶者作器於鈞上，以造化爲大鈞也。」**虞喜志林**云：「大鈞造化之神，鈞陶萬物，品授羣形者也。」案：上鄒陽傳注云「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，言其能制器大小，以比之於天」。

〔一二〕**集解** 應劭曰：「其氣塊軋，非有限齊也。」**塊**音若。央軋音若乙。

索隱 塊，圯無垠。應劭云：「其氣塊圯，非

有限齊也。」案：無垠謂無有際畔也。說文云「垠，圯也」。郭璞注方言云「塊圯者，不測也」。王逸注楚詞云「塊圯，雲霧氣味也」。

正義 塊，烏郎反。軋，於點反。

〔一三〕**索隱** 與音預也。

且夫天地爲鑪兮，造化爲工；〔一〕陰陽爲炭兮，萬物爲銅。〔二〕合散消息兮，安有

常則；〔三〕千變萬化兮，未始有極。〔四〕忽然爲人兮，何足控搏；〔五〕化爲異物兮，〔六〕又何足患！〔七〕小知自私兮，賤彼貴我；〔八〕通人大觀兮，物無不可。〔九〕貪夫徇財兮，烈士徇名；〔一〇〕夸者死權兮，〔一一〕品庶馮生。〔一二〕怵迫之徒兮，或趨西東；〔一三〕大人不曲兮，〔一四〕億變齊同。拘士繫俗兮，攔如囚拘；〔一五〕至人遺物兮，獨與道俱。〔一六〕衆人或或兮，好惡積意；〔一七〕真人淡漠兮，獨與道息。〔一八〕釋知遺形兮，超然自喪；〔一九〕寥廓忽荒兮，與道翱翔。乘流則逝兮，得坻則止；〔二〇〕縱軀委命兮，不私與己。其生若浮兮，其死若休；〔二一〕澹乎若深淵之靜，汜乎若不繫之舟。〔二二〕不以生故自寶兮，〔二三〕養空而浮；〔二四〕德人無累兮，〔二五〕知命不憂。細故憊薊兮，何足以疑！〔二六〕

〔一〕索隱 此莊子文。

〔二〕索隱 既以陶冶喻造化，故以陰陽爲炭，萬物爲銅也。

〔三〕索隱 莊子云：「人之生也，氣之聚也，聚則爲生，散則爲死。」

〔四〕索隱 莊子云：「人之形千變萬化，未始有極。」

〔五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控，引也。控搏，玩弄愛生之意也。」索隱 按：控，引也。搏音徒端反。控搏謂引持而自玩

弄，貴生之意也。又本作「控揣」。揣音初委反，又音丁果反。揣者，量也。故晉灼云：「或然爲人，言此生甚輕耳，何足引物量度己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乎！」

〔六〕索隱 謂死而形化爲鬼，是爲異物也。

〔七〕**索隱** 協音環。

〔八〕**索隱** 莊子云「以物觀之，自貴而相賤」是也。

〔九〕**索隱** 莊子云「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，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」也。

〔一〇〕**集解** 應劭曰：「徇，營也。」**索隱** 漢書作「每生」，音謀在反。孟康云「每者，貪也」。服虔云「每，念生也」。鄒

〔二〕**集解** 應劭曰：「夸，毗也。好營死於權利。」瓚曰：「夸，泰也。」莊子曰「權勢不尤，則夸者不悲」也。〔**索隱**言

好夸毗者死於權利，是言貪權勢以自矜夸者，至死不休也。按：犍爲舍人注爾雅云「夸毗，卑身屈己也」。曹大家云「體柔人之夸毗也」。尤，甚也。言勢不甚用，則夸毗者可悲也。

〔三〕**集解** 孟康曰：「馮，貪也。」〔**索隱** 漢書作「每生」，音謀在反。孟康云「每者，貪也」。服虔云「每，念生也」。鄒

誕本亦作「每」，言唯念生而已。今此作「馮」，馮亦持念之意也。然案方言「每」字合從手旁，每音莫改反也。

〔正義〕馮音憑。

〔三〕**集解** 孟康曰：「休，爲利所誘休也。迫，迫貧賤，東西趨利也。」〔**索隱** 漢書亦有作「私東」。應劭云：「仕諸侯爲

私。時天子居長安，諸王悉在關東，羣小休然，內迫私家，樂仕諸侯，故云「休迫私東」也。」李奇曰：「『私』多作『西』者，言東西趨利也。」休音黜。又言休者，誘也。

〔四〕**索隱** 張機云：「德無不包，靈府弘曠，故名『大人』也。」

〔五〕**集解** 徐廣曰：「擯音華板反，又音皖。」〔**索隱** 擯音和板反。〕說文云「擯，大木柵也」。漢書作「儼」，音去隕

反。

〔六〕**索隱** 莊子云：「古之至人先存諸己，後存諸人。」張機云：「體盡於聖，德美之極，謂之至人。」

〔七〕**集解** 李奇曰：「或或，東西也。所好所惡，積之萬億也。」**瓚**曰：「言衆懷抱好惡，積之心意。」**正義**按：意，

合韻音憶。

〔八〕**索隱** 莊子云：「古之真人，不知悅生，不知惡死，不以心捐道，不以人助天。」**呂氏春秋**曰：「精氣日新，邪氣盡去，反其天年，謂之真人也。」

〔九〕**集解** 服虔曰：「絕聖弃知而忘其身也。」**索隱**按：釋智謂絕聖弃智也。遺形者，「形故可使如槁木」是也。

自喪者，謂「心若死灰」也。**莊周**云：「今者吾喪我，汝知之乎？」

〔一〇〕**集解** 徐廣曰：「坻，一作『坎』。」**駟案** 張晏曰：「坻，水中小洲也。」**索隱** 漢書「坻」作「坎」。按：周易坎「九

二，有險」，言君子見險則止。

〔一一〕**索隱** 莊子云：「勞我以生，休我以死」也。

〔一二〕**索隱** 出莊子也。

〔一三〕**索隱** 鄧展云：「自寶，自貴也。」

〔一四〕**集解** 漢書音義曰：「如舟之空也。」**索隱** 言體道之人，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。

〔一五〕**索隱** 按：德人謂上德之人，心中無物累，是得道之士也。

〔一六〕**集解** 韋昭曰：「懣，音士介反。」**索隱** 荊音介。漢書作「介」。張揖云：「懣介，鯁刺也。以言細微事故不足懣

介我心，故云「何足以疑」也。」**正義** 懣，忍邁反。荊，加邁反。

後歲餘，賈生徵見。孝文帝方受釐，〔一〕坐宣室。〔二〕上因感鬼神事，而問鬼神之本。賈

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。至夜半，文帝前席。既罷，曰：「吾久不見賈生，自以爲過之，今不及也。」居頃之，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。〔三〕梁懷王，文帝之少子，愛而好書，故令賈生傳之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祭祀福祚也。」駟案：如淳曰「漢唯祭天地五時，皇帝不自行，祠還致福」。釐音僖。

〔二〕集解 蘇林曰：「未央前正室。」索隱 三輔故事云：「宣室在未央殿北。」應劭云：「釐，祭餘肉也。音僖。」

〔三〕索隱 梁懷王名緝，文帝子。

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。賈生諫，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。賈生數上疏，言諸侯或連數郡，非古之制，可稍削之。文帝不聽。

居數年，懷王騎墮馬而死，〔一〕無後。賈生自傷爲傅無狀，哭泣歲餘，亦死。賈生之時年三十三矣。及孝文崩，孝武皇帝立，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，而賈嘉最好學，世其家，與余通書。至孝昭時，列爲九卿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文帝十一年。」

太史公曰：余讀離騷、天問、招魂、哀郢，悲其志。適長沙，觀屈原所自沈淵，〔一〕未嘗不垂涕，想見其爲人。及見賈生弔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，游諸侯，何國不容，而自令若是。讀服鳥賦，同死生，輕去就，又爽〔二〕然自失矣。

〔一〕索隱按荊州記云「長沙羅縣，北帶汨水。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，北岸有廟也」。

〔三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一本作『爽』。」

【索隱述贊】屈平行正，以事懷王。瑾瑜比潔，日月爭光。忠而見放，讒者益章。賦騷見志，懷沙自傷。百年之後，空悲弔湘。

史記卷八十五

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

呂不韋者，陽翟〔一〕大賈〔二〕人也。往來販賤賣貴，〔三〕家累千金。

〔一〕〔索隱〕音狄，俗又音宅。地理志縣名，屬潁川。按：戰國策以不韋爲濮陽人，又記其事迹亦多，與此傳不同。班

固雖云太史公採戰國策，然爲此傳當別有所聞見，故不全依彼說。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，以己異聞改彼書，遂令不與史記合也。〔正義〕陽翟，今河南府縣。

〔二〕〔索隱〕音古。鄭玄注周禮云「行曰商，處曰賈」。

〔三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一本云『陽翟大賈也，往來賤買貴賣』也。」〔索隱〕王劭賈音作育。案：育賣義同，今依義。

秦昭王四十年，太子死。其四十二年，以其次子安國君〔一〕爲太子。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。安國君有所甚愛姬，立以爲正夫人，號曰華陽夫人。華陽夫人無子。安國君中男名子楚，〔二〕子楚母曰夏姬，毋愛。子楚爲秦質，〔三〕子於趙。秦數攻趙，趙不甚禮子楚。

〔一〕〔索隱〕名柱，後立，是爲孝文王也。

〔二〕索隱 卽莊襄王也。戰國策曰本名異人，後從趙還，不韋使以楚服見，王后悅之，曰「吾楚人也而子字之」，乃變其名曰子楚也。

〔三〕索隱 舊音致，今讀依此。穀梁傳曰「交質不及二伯」。左傳曰「信不由中，質無益也」。

子楚，秦諸庶孽孫，〔一〕質於諸侯，車乘進用〔二〕不饒，居處困，不得意。呂不韋賈邯鄲，見而憐之，曰「此奇貨可居」。呂不韋乃往見子楚，說曰「吾能大子之門」。子楚笑曰「且自大君之門，而乃大吾門！」呂不韋曰「子不知也，吾門待子門而大」。子楚心知所謂，乃引與坐，深語。〔四〕呂不韋曰「秦王老矣，安國君得爲太子。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，華陽夫人無子，能立適嗣者」〔五〕獨華陽夫人耳。今子兄弟二十餘人，子又居中，不甚見幸，久質諸侯。卽大王薨，安國君立爲王，則子毋幾得與長子〔六〕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。」子楚曰「然。爲之柰何？」呂不韋曰「子貧，客於此，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。」不韋雖貧，請以千金爲子西游，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，立子爲適嗣。」子楚乃頓首曰「必如君策，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。」

〔一〕索隱 韓王信傳亦曰「韓信，襄王孽孫」。張晏曰「孺子曰孽子」。何休注公羊「孽，賤子也。以非嫡正，故曰孽」。

〔二〕索隱 按下文云「以五百金爲進用」，宜依小顏讀爲「賁」，音才刃反。進者，財也，古字假借之也。

〔三〕集解 以子楚方財貨也。正義 戰國策云「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，見秦質子異人，謂其父曰「耕田之利幾

倍？』曰：『十倍。』『珠玉之贏幾倍？』曰：『百倍。』『立主定國之贏幾倍？』曰：『無數。』不韋曰：『今力田疾作，不得煖衣飽食；今定國立君，澤可遺後世，願往事之。』秦子異人質於趙，處於廊城，故往說之。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：『君之罪至死，君知之乎？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，太子門下無貴者，而駿馬盈外廄，美女充後庭。王之春秋高矣，一日山陵崩，太子用事，君危於累卵，而不壽於朝生。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，寧於太山，必無危亡之患矣。』陽泉曰：『請問其說。』不韋曰：『王年高矣，王后無子。子傒有承國之業，士倉又輔之。王一日山陵崩，子傒立，士倉用事，王后之門必生蓬蒿。子楚異人，賢材也，棄在於趙，無母，引領西望，欲一得歸。王后誠請而立之，是異人無國有國，王后無子有子。』陽泉曰：『諾。』人說王后，爲請於趙而歸之。」

〔四〕〔索隱〕謂既解不韋所言之意，遂與密謀深語也。

〔五〕〔正義〕適音嫡。

〔六〕〔索隱〕母音無。幾音冀。幾，望也。左傳曰「日月以幾」。戰國策曰「子傒承國之業」。高誘注云「子傒，秦太子

異人之異母兄弟也」。〔正義〕言子楚無望得爲太子。

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，爲進用，結賓客，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，自奉而西游秦，求見華陽夫人姊，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。因言子楚賢智，結諸侯賓客徧天下，常曰「楚也以夫人爲天，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」。夫人大喜。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「一」曰：『吾聞之，以色列人者，色衰而愛弛。今夫人事太子，甚愛而無子，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，舉立以爲適而子之，「二」夫在則重尊，夫百歲之後，所子者爲王，終不失勢，此所謂一言而萬

世之利也。不以繁華時樹本，卽色衰愛弛後，雖欲開一語，尚可得乎？今子楚賢，而自知中男也，次不得爲適，其母又不得幸，自附夫人，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，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。華陽夫人以爲然，承太子閒，從容「三」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，來往者皆稱譽之。乃因涕泣曰：「妾幸得充後宮，不幸無子，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，以託妾身。」安國君許之，乃與夫人刻玉符，約以爲適嗣。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，而請呂不韋傳之，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。

〔一〕索隱 戰國策作「說秦王后弟陽泉君」也。

〔二〕索隱 以此爲一句。子謂養之爲子也。然欲分「立以爲適」作上句，而「子之夫在則尊重」作下句，意亦通。

〔三〕索隱 閒音閑。從音七恭反。

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「一」者與居，知有身。子楚從不韋飲，見而說之，因起爲壽，請之。呂不韋怒，念業已破家爲子楚，欲以釣奇，「二」乃遂獻其姬。姬自匿有身，至大期時，「三」生子政。子楚遂立姬爲夫人。

〔一〕索隱 言其姿容絕美而又善舞也。

〔二〕索隱 釣者，以取魚喻也。奇卽上云「此奇貨可居」也。

〔三〕集解徐廣曰：「期，十二月也。」索隱徐廣云：「十二月也。」譙周云：「人十月生，此過二月，故云『大暮』，蓋當然也。既云自匿有娠，則生政固當踰常暮也。」

秦昭王五十年，使王齕圍邯鄲，急，趙欲殺子楚。子楚與呂不韋謀，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，得脫，亡赴秦軍，遂以得歸。趙欲殺子楚妻子，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，得匿，以故母子竟得活。秦昭王五十六年，薨，太子安國君立爲王，華陽夫人爲王后，子楚爲太子。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。

秦王立一年，薨，謚爲孝文王。太子子楚代立，是爲莊襄王。莊襄王所母〔一〕華陽后爲華陽太后，真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。莊襄王元年，以呂不韋爲丞相，〔二〕封爲文信侯，食河南雒陽〔三〕十萬戶。

〔一〕索隱劉氏本作「所生母」，「生」衍字也。今檢諸本並無「生」字。

〔二〕索隱下文「尊爲相國」。案：「百官表」曰「皆秦官，金印紫綬，掌承天子助理萬機」。秦置左右，高帝置一，後又更名相國，哀帝時更名大司徒。

〔三〕索隱戰國策曰「食藍田十二縣」。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，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。此秦代而曰「河南」者，史記後作，據漢郡而言之耳。

莊襄王卽位三年，薨，太子政立爲王，〔一〕尊呂不韋爲相國，號稱「仲父」。〔二〕秦王年少，

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。不韋家僮萬人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時年十三。」

〔二〕正義 仲，中也，次父也。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爲仲父。

當是時，魏有信陵君，〔一〕楚有春申君，趙有平原君，齊有孟嘗君，〔二〕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。呂不韋以秦之彊，羞不如，亦招致士，厚遇之，至食客三千人。是時諸侯多辯士，如荀卿之徒，著書布天下。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，集論以爲八覽、六論、十二紀，二十餘萬言。〔三〕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，號曰呂氏春秋。布咸陽〔四〕市門，懸千金其上，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。

〔一〕正義 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，平原君卒；始皇四年，信陵君死；始皇九年，李園殺春申君。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，最早。

〔二〕索隱 按：王劭云，孟嘗、春申死已久」。據表及傳，孟嘗、平原死稍在前。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，正當在莊襄王時，不韋已爲相。又春申與不韋並時，各相向十餘年，不得言死之久矣。

〔三〕索隱 八覽者，有始、孝行、慎大、先識、審分、審應、離俗、時君也。六論者，開春、慎行、貴直、不苟、以順、士容也。十二紀者，記十二月也，其書有孟春等紀。二十餘萬言，二十六卷也。

〔四〕索隱 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，故咸陽，高帝更名新城，景帝更名渭城。案：咸訓皆，其地在渭水之北，北阪之南，

水北曰陽，山南亦曰陽，皆在二者之陽也。

始皇帝益壯，太后淫不止。呂不韋恐覺禍及己，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，時縱倡樂，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，〔一〕令太后聞之，以昭太后。太后聞，果欲私得之。呂不韋乃進嫪毐，詐令人以腐罪〔二〕告之。不韋又陰謂太后曰：「可事詐腐，則得給事中。」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，詐論之，拔其鬚眉爲宦者，遂得侍太后。太后私與通，絕愛之。有身，太后恐人知之，詐卜當避時，徙宮居雍。〔三〕嫪毐常從，賞賜甚厚，事皆決於嫪毐。嫪毐家僮數千人，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。

〔一〕正義 以桐木爲小車輪。

〔二〕正義 腐音輔，謂宮刑胥靡也。

〔三〕正義 雍故城在岐雍縣南七里，有秦都大鄭宮。

始皇七年，莊襄王母夏太后薨。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，與孝文王會葬壽陵。〔一〕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，〔二〕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，〔三〕曰「東望吾子，西望吾夫。後百年，旁當有萬家邑」。〔四〕

〔一〕正義 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。

〔二〕索隱 芷音止。地理志京兆霸陵縣故芷陽。案：在長安東也。

〔正義〕秦莊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

里。始皇在北，故俗亦謂之「見子陵」。

〔三〕索隱 杜原之東也。〔正義〕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。

〔四〕索隱 按：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。漢舊儀武、昭、宣三陵皆三萬戶，計去此一百六十餘年也。

始皇九年，有告嫪毐實非宦者，常與太后私亂，生子二人，皆匿之。與太后謀曰：「王卽薨，以子爲後。」〔一〕於是秦王下吏治，具得情實，事連相國呂不韋。九月，夷嫪毐三族，殺太后所生兩子，而遂遷太后於雍。〔二〕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。〔三〕王欲誅相國，爲其奉先王功大，及賓客辯士爲游說者衆，王不忍致法。

〔一〕集解 說苑曰：「毒與侍中左右貴臣博奔飲酒，醉，爭言而鬪，瞋目大叱曰：『吾乃皇帝假父也，婁人子何敢乃與我亢！』所與鬪者走，行白始皇。」〔索隱〕劉氏婁音其矩反。今俗本多作「屢」字，蓋相承錯耳，不近詞義。今

按：說苑作「婁子」，言輕諸侍中，以爲窮婁家之子也。

〔二〕索隱 按：說苑云遷太后械陽宮。地理志雍縣有械陽宮，秦昭王所起也。

〔三〕索隱 家謂家產資物，並没人官，人口則遷之蜀也。

秦王十年十月，免相國呂不韋。及齊人茅焦說秦王，秦王乃迎太后於雍，歸復咸陽，〔一〕

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。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人南宮。」

歲餘，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，請文信侯。秦王恐其爲變，乃賜文信侯書曰：「君何功於秦？秦封君河南，食十萬戶。君何親於秦？號稱仲父。其與家屬徙處蜀。」呂不韋自度稍侵，恐誅，乃飲酖而死。〔二〕秦王所加怒呂不韋、嫪毐皆已死，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。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十二年。」駁案：皇覽曰：「呂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，冢是也。民傳言呂母冢。不韋妻先葬，故其冢名『呂母』也。」

始皇十九年，太后薨，謚爲帝太后，〔一〕與莊襄王會葬茝陽。〔二〕

〔一〕索隱王劭云：「秦不用謚法，此蓋號耳」，其義亦當然也。始皇稱皇帝之後，故其母號爲帝太后，豈謂諫列生時之行乎！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芷陽』。」

太史公曰：不韋及嫪毐貴，封號文信侯。〔一〕人之告嫪毐，毒聞之。秦王驗左右，未發。上之雍郊，毒恐禍起，乃與黨謀，矯太后璽發卒以反，斬年宮。〔二〕發吏攻毒，毒敗亡走，追斬

之好時，〔三〕遂滅其宗。而呂不韋由此絀矣。孔子之所謂「聞」者，其呂子乎？〔四〕

〔一〕索隱按：文信侯，不韋封也。嫪毐封長信侯。上文已言不韋封，此贊中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，今此合作「長信侯」也。

〔二〕正義蕲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。

〔三〕索隱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也。

〔四〕集解論語曰：「夫聞也者，色取仁而行違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」馬融曰：「此言佞人也。」

【索隱述贊】不韋釣奇，委質子楚。華陽立嗣，邯鄲獻女。及封河南，乃號仲父。徙蜀懲謗，懸金作語。籌策既成，富貴斯取。

史記卷八十六

刺客列傳第二十六

曹沫者，魯人也，^{〔一〕}以勇力事魯莊公。莊公好力。曹沫爲魯將，與齊戰，三敗北。魯莊公懼，乃獻遂邑之地以和。^{〔二〕}猶復以爲將。

^{〔一〕}索隱 沫音亡葛反。左傳、穀梁並作「曹劌」，然則沫宜音劌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。此作「曹沫」，事約公羊爲說，然彼無其名，直云「曹子」而已。且左傳魯莊十年，戰于長勺，用曹劌謀敗齊，而無劫桓公之事。十三年盟于柯，公羊始論曹子。穀梁此年惟云「曹劌之盟，信齊侯也」，又記不具行事之時。

^{〔二〕}索隱 左傳「齊人滅遂」，杜預云「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」。正義 故城在兗州龔丘縣西北七十六里也。

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。^{〔一〕}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，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，^{〔二〕}桓公左右莫敢動，而問曰：「子將何欲？」^{〔三〕}曹沫曰：「齊強魯弱，而大國侵魯亦甚矣。今魯城壞卽壓齊境，^{〔四〕}君其圖之。」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。既已言，曹沫投其匕首，下壇，北面就羣臣之位，顏色不變，辭令如故。桓公怒，欲倍其約。^{〔五〕}管仲曰：「不可。夫貪小利以自

快，棄信於諸侯，失天下之援，不如與之。」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，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。

〔一〕索隱 杜預云：「濟北東阿，齊之柯邑，猶祝柯今爲祝阿也。」

〔二〕索隱 匕音比。劉氏云「短劍也」。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，其頭類匕，故云「匕首」也。

〔三〕索隱 公羊傳曰：「管子進曰：『君何求？』」何休注云：「桓公卒不能應，管仲進爲言之也。」

〔四〕索隱 齊魯鄰接，今齊數侵魯，魯之城壞，卽壓近齊之境也。

〔五〕索隱 倍音佩也。

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。〔一〕

〔一〕索隱 「專」字亦作「剗」，音同。左傳作「鑄設諸」。

專諸者，吳堂邑人也。〔二〕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，知專諸之能。伍子胥既見吳王僚，說以伐楚之利。吳公子光曰：「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，欲自爲報私讎也，非能爲吳。」吳王乃止。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，乃曰：「彼光將有內志，未可說以外事。」〔三〕乃進專諸於公子光。

〔二〕索隱 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。

〔三〕索隱 言其將有內難弑君之志，且對外事生文。吳世家曰「知光有他志」。

光之父曰吳王諸樊。諸樊第三人：次曰餘祭，〔一〕次曰夷昧，〔二〕次曰季子札。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，以次傳三弟，欲卒致國于季子札。諸樊既死，傳餘祭。餘祭死，傳夷昧。夷昧死，當傳季子札；季子札逃不肯立，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。公子光曰：「使以兄弟次邪，季子當立；必以子乎，則光真適嗣，當立。」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。

〔一〕索隱 祭音側界反。

〔二〕索隱 亡葛反。公羊作「餘末」。

光既得專諸，善客待之。九年而楚平王死。〔一〕春，吳王僚欲因楚喪，使其二弟公子蓋餘、屬庸〔二〕將兵圍楚之潛；〔三〕使延陵季子於晉，以觀諸侯之變。楚發兵絕吳將蓋餘、屬庸路，吳兵不得還。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：「此時不可失，不求何獲！且光真王嗣，當立，季子雖來，不吾廢也。」專諸曰：「王僚可殺也。母老子弱，而兩弟將兵伐楚，楚絕其後。方今吳外困於楚，而內空無骨鯁之臣，是無如我何。」〔四〕公子光頓首曰：「光之身，子之身也。」

〔一〕索隱 春秋昭二十六年「楚子居卒」是也。吳世家云「十二年」，此云「九年」，並誤。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。

〔二〕索隱 屬音燭。二子，僚之弟也。左傳作掩餘、屬庸。掩蓋義同，屬燭字相亂耳。

〔三〕索隱 事在魯昭二十七年。地理志廬江有潛縣，天柱山在南。音潛。杜預左傳注云「潛，楚邑，在廬江六縣西南

也。〔正義〕濡故城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。

〔四〕〔索隱〕左傳直云「王可殺也，母老子弱，是無若我何」。則是專設諸度僚可殺，言其少援救，故云「無柰我何」。太史公採其意，且據上文，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。而服虔、杜預見左氏下文云「我爾身也」，以其子爲卿，遂彊解「是無如我何」猶言「我無若是，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」，義非允愜。王肅之說，亦依史記也。

四月丙子，〔一〕光伏甲士〔二〕於窟室中，〔三〕而具酒請王僚。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，門戶階陞左右，皆王僚之親戚也。夾立侍，皆持長鉞。〔四〕酒既酣，公子光詳爲〔五〕足疾，入窟室中，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〔六〕而進之。既至王前，專諸擘魚，因以匕首刺〔七〕王僚，王僚立死。左右亦殺專諸，王人擾亂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，盡滅之，遂自立爲王，是爲闔閭。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。

〔一〕〔索隱〕注僚之十二年夏也，吳系家以爲十三年，非也。左氏經傳唯言「夏四月」，公羊、穀梁無傳，經更與左氏、吳系家同。此傳稱「丙子」，當有所據，不知出何書。

〔二〕〔索隱〕左傳曰「伏甲」，謂甲士也。下文云「出其伏甲以攻王」。

〔三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窟，一作『空』」。

〔四〕〔集解〕音披。〔索隱〕音披，兵器也。劉逵吳都賦注「鉞，兩刃小刀」。

〔五〕〔索隱〕上音陽，下如字。左傳曰「光僞足疾」，此云「詳」，詳卽僞也。或讀此「爲」字音僞，非也。豈詳僞重言耶？

〔六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炙，一作『炮』」。〔正義〕炙，者夜反。

〔七〕索隱 刺音七賜反。

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。〔一〕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閼閼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。豫讓一作『襄』。」

豫讓者，晉人也，〔一〕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，而無所知名。〔二〕去而事智伯，〔三〕智伯甚尊寵之。及智伯伐趙襄子，趙襄子與韓、魏合謀滅智伯，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。趙襄子最怨智伯，〔四〕漆其頭以爲飲器。〔五〕豫讓遁逃山中，曰：「嗟乎！士爲知己者死，女爲說己者容。今智伯知我，我必爲報讎而死，以報智伯，則吾魂魄不愧矣。」乃變名姓爲刑人，入宮塗廁，中挾匕首，欲以刺襄子。襄子如廁，心動，執問塗廁之刑人，則豫讓，內持刀兵，曰：「欲爲智伯報仇！」左右欲誅之。襄子曰：「彼義人也，吾謹避之耳。且智伯亡無後，而其臣欲爲報仇，此天下之賢人也。」卒釋去之。〔六〕

〔一〕索隱 案：此傳所說，皆約戰國策文。

〔二〕索隱 案：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。自士會食邑於范，後因以邑爲氏。中行氏，中行文子荀寅也。自荀林父將中行後，因以官爲氏。

〔三〕索隱 案：智伯，襄子荀瑶也。襄子，林父弟荀首之後。范、中行、智伯事已具趙系家。

〔四〕索隱 謂初則醉以酒，後又率韓、魏水灌晉陽，城不沒者三板，故怨深也。

〔五〕索隱 案：大宛傳曰「匈奴破月氏王，以其頭爲飲器」。裴氏注彼引韋昭云「飲器，棹榼也」。晉灼曰「飲器，虎子也」。皆非。棹榼所以盛酒耳，非用飲者。晉氏以爲褻器者，以韓子、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爲溲杆，故云。

正義 劉云：「酒器也，每賓會設之，示恨深也。」按：諸先儒說恐非。

〔六〕索隱 卒，足律反。醪音釋，字亦作「釋」。

居頃之，豫讓又漆身爲厲，〔一〕吞炭爲啞，〔二〕使形狀不可知，行乞於市。其妻不識也。行見其友，其友識之，曰：「汝非豫讓邪？」曰：「我是也。」其友爲泣曰：「以子之才，委質而臣事襄子，襄子必近幸子。近幸子，乃爲所欲，〔三〕顧不易邪？」〔四〕何乃殘身苦形，欲以求報襄子，不亦難乎！」豫讓曰：「既已委質臣事人，而求殺之，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。且吾所爲者〔五〕極難耳！然所以爲此者，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。」〔六〕

〔一〕集解 音賴。

索隱 厲音賴。賴，惡瘡病也。凡漆有毒，近之多患瘡腫，若賴病然，故豫讓以漆塗身，令其若

癩耳。然厲賴聲相近，古多假「厲」爲「賴」，今之「癩」字從「疒」，故楚有賴鄉，亦作「厲」字，戰國策說此亦作「厲」字。

〔二〕索隱 啞音烏雅反。謂瘡病。戰國策云：「漆身爲厲，滅鬚去眉，以變其容，爲乞食人。其妻曰：『狀貌不似吾夫，何其音之甚相類也？』」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。」

〔三〕索隱 謂因得殺襄子。

〔四〕索隱 顧，反也。耶，不定之辭。反不易耶，言其易也。

〔五〕索隱 劉氏云：「謂今爲癘啞也。」

〔六〕索隱 言寧爲厲而自刑，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，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，非忠也。

既去，頃之，襄子當出，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。〔一〕襄子至橋，馬驚，襄子曰：「此必是豫讓也。」使人問之，果豫讓也。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：「子不嘗事范、中行氏乎？智伯盡滅之，而子不爲報讎，而反委質臣於智伯。智伯亦已死矣，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？」豫讓曰：「臣事范、中行氏，范、中行氏皆衆人遇我，我故衆人報之。至於智伯，國士遇我，我故國士報之。」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：「嗟乎豫子！子之爲智伯，名既成矣，而寡人赦子，亦已足矣。子其自爲計，寡人不復釋子。」使兵圍之。豫讓曰：「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，而忠臣有死名之義。前君已寬赦臣，天下莫不稱君之賢。今日之事，臣固伏誅，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，焉以致報讎之意，則雖死不恨。非所敢望也，敢布腹心！」於是襄子大義之，乃使使持衣與豫讓。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，〔二〕曰：「吾可以下報智伯矣！」遂伏劍自殺。死之日，趙國志士聞之，皆爲涕泣。

〔一〕正義 汾橋下架水，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。

〔二〕索隱 戰國策曰：「衣盡出血。襄子迴車，車輪未周而亡。」此不言衣出血者，太史公恐涉怪妄，故略之耳。

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。^{〔一〕}

〔一〕^{〔集解〕}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，五十七年。

聶政者，軹深井里人也。^{〔二〕}殺人避仇，與母、姊如齊，以屠爲事。

〔二〕^{〔索隱〕}地理志河內有軹縣。深井，軹縣之里名也。^{〔正義〕}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。

久之，濮陽嚴仲子^{〔一〕}事韓哀侯，^{〔二〕}與韓相俠累^{〔三〕}有卻。^{〔四〕}嚴仲子恐誅，亡去，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。至齊，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，避仇隱於屠者之間。嚴仲子至門請，數反，然後具酒自暢^{〔五〕}聶政母前。酒酣，嚴仲子奉黃金百溢，前爲聶政母壽。聶政驚怪其厚，固謝嚴仲子。嚴仲子固進，而聶政謝曰：「臣幸有老母，家貧，客游以爲狗屠，可以旦夕得甘毳^{〔六〕}以養親。親供養備，不敢當仲子之賜。」嚴仲子辟人，因爲聶政言曰：「臣有仇，而行游諸侯衆矣；然至齊，竊聞足下義甚高，故進百金者，將用爲大人羶糲之費，^{〔七〕}得以交足下之驩，豈敢以有求望邪！」聶政曰：「臣所以降志辱身^{〔八〕}居市井屠者，徒幸以養老母；老母在，政身未敢以許人也。」^{〔九〕}嚴仲子固讓，聶政竟不肯受也。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。

〔一〕^{〔索隱〕}高誘曰：「嚴遂，字仲子。」

〔二〕索隱案：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。列侯生文侯，文侯生哀侯，凡更三代，哀侯六年爲韓嚴所殺。今言仲子事哀侯，恐非其實。且太史公開疑傳疑，事難的據，欲使兩存，故表、傳各異。

〔三〕索隱上古夾反，下力追反。案：戰國策俠累名傀也。

〔四〕索隱戰國策云：「韓傀相韓，嚴遂重於君，二人相害也。嚴遂舉韓傀之過，韓傀叱之於朝，嚴遂拔劍趨之，以救解。」是有卻之由也。

〔五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賜』。」索隱徐氏云一作「賜」。案：戰國策作「觴」，近爲得也。〔正義〕數，色吏反。

〔六〕集解此芮反。索隱鄒氏音胞，二義相通也。

〔七〕〔正義〕糲猶麤米也，脫粟也。韋昭云：「古者名男子爲丈夫，尊婦嫗爲大人。」漢書宣元六王傳「王遇大人益解，爲大人乞骸去」。按大人，憲王外祖母。古詩云「三日斷五疋，大人故言遲」是也。

〔八〕索隱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，今乃卑下其志，屈辱其身。論語孔子謂「柳下惠降志辱身」是也。

〔九〕索隱禮記曰：「父母存，不許友以死。」

久之，聶政母死。既已葬，除服，聶政曰：「嗟乎！政乃市井之人，〔一〕鼓刀以屠；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，不遠千里，枉車騎而交臣。臣之所以待之，至淺鮮矣，未有大功可以稱者，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，我雖不受，然是者徒深知政也。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，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！且前日要政，政徒以老母；老母今以天年終，政將爲知己者用。」乃遂西至濮陽，見嚴仲子曰：「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，徒以親在；今不幸而

母以天年終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？請得從事焉。」嚴仲子具告曰：「臣之仇韓相俠累，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，宗族盛多，居處兵衛甚設，臣欲使人刺之，（衆）終莫能就。今足下幸而不棄，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。」聶政曰：「韓之與衛，相去中閒不甚遠，（二）今殺人之相，相又國君之親，此其勢不可以多人，多人不能無生得失，（三）生得失則語泄，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，（四）豈不殆哉！」遂謝車騎人徒，聶政乃辭獨行。

〔一〕〔正義〕古者相聚汲水，有物便賣，因成市，故云「市井」。

〔二〕〔索隱〕高誘曰：「韓都潁川陽翟，衛都東郡濮陽，故曰「閒不遠」也。」

〔三〕〔索隱〕無生得。戰國策作「無生情」，言所將人多，或生異情，故語泄。此云「生得」，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，又被生擒而事泄，亦兩俱通也。

〔四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一作『難』。」〔索隱〕徐注云一作「難」。戰國策譙周亦同。

杖劍至韓，韓相俠累方坐府上，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。聶政直入，上階刺殺俠累，（一）左右大亂。聶政大呼，所擊殺者數十人，因自皮面決眼，（二）自屠出腸，遂以死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韓烈侯三年三月，盜殺韓相俠累。俠累名傀。戰國策曰『有東孟之會』，又云『聶政刺韓傀，兼中哀侯』。」〔索隱〕戰國策曰：「政直入，上階刺韓傀，傀走而抱哀侯，聶政刺之，兼中哀侯。」高誘曰：「東孟，地名也。」

〔二〕〔索隱〕皮面謂以刀割其面皮，欲令人不識。決眼謂出其眼睛。戰國策作「抉眼」，此「決」亦通，音烏穴反。

韓取聶政屍暴於市，〔一〕購問莫知誰子。於是韓〔購〕縣〔購〕之，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。久之莫知也。

〔一〕〔正義〕暴，蒲酷反。

政姊榮〔一〕聞人有刺殺韓相者，賊不得，國不知其名姓，暴其尸而縣之千金，乃於邑〔二〕曰：「其是吾弟與？嗟乎，嚴仲子知吾弟！」立起，如韓，之市，而死者果政也，伏尸哭極哀，曰：「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。」市行者諸衆人皆曰：「此人暴虐吾國相，王縣購其名姓千金，夫人不聞與？何敢來識之也？」榮應之曰：「聞之。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，爲老母幸無恙，〔三〕妾未嫁也。親既以天年下世，妾已嫁夫，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〔四〕而交之，澤厚矣，可柰何！士固爲知己者死，今乃以妾尚在之故，重自刑以絕從，〔五〕妾其柰何畏歿身之誅，終滅賢弟之名！」大驚韓市人。乃大呼天者三，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一作「榮」。〔索隱〕榮，其姊名也。戰國策無「榮」字。

〔二〕〔索隱〕劉氏云：「煩冤愁苦。」

〔三〕〔索隱〕爾雅云「恙，憂也」。楚詞云「還及君之無恙」。風俗通云「恙，病也。凡人相見及通書，皆云『無恙』」。又

易傳云，上古之時，草居露宿。恙，齧蟲也，善食人心，俗悉患之，故相勞云「無恙」。恙非病也。

〔四〕索隱案：察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。劉氏云察猶選也。

〔五〕集解徐廣曰：「恐其姊從坐而死。」

索隱重音持用反。重猶復也。爲人報讎死，乃以妾故復自刑其身，令人

不識也。從音蹤，古字少，假借無旁「足」，而徐氏以爲從坐，非也。劉氏亦音足松反。

正義重，直龍反。自

刑作「刊」。說文云「刊，剗也」。按：重猶愛惜也。本爲嚴仲子報仇訖，愛惜其事，不令漏泄，以絕其蹤迹。其姊

妄云爲己隱，誤矣。

晉、楚、齊、衛聞之，皆曰：「非獨政能也，乃其姊亦烈女也。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，〔一〕不重暴骸之難，〔二〕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，姊弟俱僇於韓市者，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。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！」

〔一〕索隱濡，潤也。人性溼潤則能含忍，故云「濡忍」也。若勇躁則必輕死也。

〔二〕索隱重難並如字。重猶惜也，言不惜暴骸之爲難也。

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。〔一〕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聶政至荊軻百七十年爾。」

索隱徐氏據六國年表，聶政去荊軻一百七十年，則謂此傳率略而

言二百餘年，亦當時爲不能細也。

正義按：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，若至哀侯六年，六

百四十二年也。

荊軻者，衛人也。〔一〕其先乃齊人，徙於衛，衛人謂之慶卿。〔二〕而之燕，燕人謂之荊卿。

〔一〕索隱按：贊論稱「公孫季功、董生爲余道之」，則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。

〔二〕索隱軻先齊人，齊有慶氏，則或本姓慶。春秋慶封，其後改姓賀。此下亦至衛而改姓荆。荆慶聲相近，故隨在國而異其號耳。卿者，時人尊重之號，猶如相尊美亦稱「子」然也。

荆卿好讀書擊劍，〔一〕以術說衛元君，衛元君不用。其後秦伐魏，置東郡，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。〔二〕

〔一〕集解呂氏劍技曰：「持短人長，倏忽從橫。」

〔二〕正義懷州河內縣。

荆軻嘗游過榆次，〔一〕與蓋聶論劍，〔二〕蓋聶怒而目之。荆軻出，人或言復召荆卿。蓋聶曰：「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，吾目之；試往，是宜去，不敢留。」使使往之主人，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。使者還報，蓋聶曰：「固去也，吾曩者目攝之。」〔三〕

〔一〕正義并州縣也。

〔二〕索隱蓋音古臘反。蓋，姓；聶，名。

〔三〕索隱攝猶整也。謂不稱己意，因怒視以攝整之也。正義攝猶視也。

荆軻游於邯鄲，魯句踐與荆軻博，爭道，〔一〕魯句踐怒而叱之，荆軻嘿而逃去，遂不復會。

〔一〕索隱魯，姓；句踐，名也。與越王同，或有意義。俗本「踐」作「踐」，非。

荆軻既至燕，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。^{〔一〕}荆軻嗜酒，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，酒酣以往，高漸離擊筑，荆軻和而歌於市中，相樂也，已而相泣，旁若無人者。荆軻雖游於酒人乎，^{〔二〕}然其爲人沈深好書，其所游諸侯，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。其之燕，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，知其非庸人也。

〔一〕索隱 筑似琴，有弦，用竹擊之，取以爲名。漸音如字，王義（之）音哉廉反。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飲酒之人。」

居頃之，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。燕太子丹者，故嘗質於趙，而秦王政生於趙，其少時與丹驩。及政立爲秦王，而丹質於秦。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，故丹怨而亡歸。歸而求爲報秦王者，國小，力不能。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、楚、三晉，稍蠶食諸侯，且至於燕，燕君臣皆恐禍之至。太子丹患之，問其傅鞠武。^{〔一〕}武對曰：「秦地徧天下，威脅韓、魏、趙氏，北有甘泉、谷口之固，南有涇、渭之沃，擅巴、漢之饒，右隴、蜀之山，左關、穀之險，民衆而士厲，兵革有餘。意有所出，則長城之南，易水以北，^{〔二〕}未有所定也。柰何以見陵之怨，欲批^{〔三〕}其逆鱗哉！」丹曰：「然則何由？」對曰：「請入圖之。」

〔一〕索隱 上音鞠，又如字，人姓名也。

〔二〕正義 以北謂燕國也。

〔三〕集解 批音白結反。

〔索隱〕 白結反。批謂觸擊之。

居有閒，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，亡之燕，太子受而舍之。鞠武諫曰：「不可。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，足爲寒心，〔一〕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？是謂『委肉當餓虎之蹊』也，禍必不振矣！〔二〕雖有管晏，不能爲之謀也。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。請西約三晉，南連齊楚，北購於單于，〔三〕其後迺可圖也。」太子曰：「太傅之計，曠日彌久，心惛然，〔四〕恐不能須臾。且非獨於此也，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，歸身於丹，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，置之匈奴，是固丹命卒之時也。願太傅更慮之。」鞠武曰：「夫行危欲求安，造禍而求福，計淺而怨深，連結一人之後交，不顧國家之大害，此所謂『資怨而助禍』矣。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，必無事矣。且以鵬鷺之秦，行怨暴之怒，豈足道哉！燕有田光先生，其爲人智深而勇沈，可與謀。」太子曰：「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，可乎？」鞠武曰：「敬諾。」出見田先生，道「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」。田光曰：「敬奉教。」乃造焉。

〔一〕索隱 凡人寒甚則心戰，恐懼亦戰。今以懼譬寒，言可爲心戰。

〔二〕索隱 振，救也。言禍及天下，不可救之。

〔三〕索隱 戰國策「購」作「講」。講，和也。今讀購與「爲燕媯」同，媯亦合也。漢史媯講兩字常襍，今欲北與連和。

陳軫傳亦曰「西購於秦」也。

〔四〕正義 僭音晉。

太子逢迎，卻行爲導，跪而蔽席。〔一〕田光坐定，左右無人，太子避席而請曰：「燕秦不兩立，願先生留意也。」田光曰：「臣聞騏驥盛壯之時，一日而馳千里；至其衰老，駑馬先之。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，不知臣精已消亡矣。雖然，光不敢以圖國事，所善荊卿可使也。」〔二〕太子曰：「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，可乎？」田光曰：「敬諾。」卽起，趨出。太子送至門，戒曰：「丹所報，先生所言者，國之大事也，願先生勿泄也。」田光俛而笑曰：「諾。」〔三〕偃行見荊卿，曰：「光與子相善，燕國莫不知。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，不知吾形已不逮也，幸而教之曰『燕秦不兩立，願先生留意也』。光竊不自外，言足下於太子也，願足下過太子於宮。」荊卿曰：「謹奉教。」田光曰：「吾聞之，長者爲行，不使人疑之。今太子告光曰『所言者，國之大事也，願先生勿泄』，是太子疑光也。夫爲行而使人疑之，非節俠也。」欲自殺以激荊卿，曰：「願足下急過太子，言光已死，明不言也。」因遂自刎而死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蔽，一作『撥』，一作『拔』。」〔索隱〕蔽音疋結反。蔽猶拂也。

〔二〕正義 燕丹子云：「田光答曰：『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：夏扶血勇之人，怒而面赤；宋意脈勇之人，怒而面青；武陽骨勇之人，怒而面白。光所知荊卿，神勇之人，怒而色不變。』」

〔三〕正義 俛音俯。

荆軻遂見太子，言田光已死，致光之言。太子再拜而跪，膝行流涕，有頃而后言曰：「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，欲以成大事之謀也。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，豈丹之心哉！」荆軻坐定，太子避席頓首曰：「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，使得至前，敢有所道，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。」^{〔一〕}今秦有貪利之心，而欲不可足也。非盡天下之地，臣海內之王者，其意不厭。今秦已虜韓王，盡納其地。又舉兵南伐楚，北臨趙，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、鄴，而李信出太原、雲中。趙不能支秦，必入臣，入臣則禍至燕。燕小弱，數困於兵，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。諸侯服秦，莫敢合從。丹之私計愚，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，闕以重利，^{〔二〕}秦王貪，^{〔三〕}其勢必得所願矣。誠得劫秦王，使悉反諸侯侵地，若曹沫之與齊桓公，則大善矣；則不可，因而刺殺之。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，則君臣相疑，以其閒諸侯得合從，其破秦必矣。此丹之上願，而不知所委命，唯荆卿留意焉。」久之，荆軻曰：「此國之大事也，臣驚下，恐不足任使。」太子前頓首，固請毋讓，然後許諾。於是尊荆卿爲上卿，舍上舍。太子日造門下，供太牢具，異物閒進，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，以順適其意。^{〔四〕}

〔一〕索隱案：無父稱孤。時燕王尚在，而丹稱孤者，或記者失辭，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。又劉向云：「丹，燕王喜之太子。」

〔二〕索隱闕，示也。言以利誘之。

〔三〕索隱絕句。

〔四〕索隱燕丹子曰：「軻與太子游東宮池，軻拾瓦投黿，太子捧金丸進之。又共乘千里馬，軻曰：『千里馬肝美』，即殺馬進肝。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，出美人能鼓琴，軻曰：『好手也』，斷以玉盤盛之。軻曰：『太子遇軻甚厚』是也。

久之，荆軻未有行意。秦將王翦破趙，虜趙王，盡收入其地，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。太子丹恐懼，乃請荆軻曰：「秦兵旦暮渡易水，則雖欲長侍足下，豈可得哉！」荆軻曰：「微太子言，臣願謁之。今行而毋信，則秦未可親也。夫樊將軍，秦王購之金千斤，邑萬家。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，〔一〕奉獻秦王，秦王必說見臣，臣乃得有以報。」太子曰：「樊將軍窮困來歸丹，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，願足下更慮之！」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方城縣有督亢亭。」駟案：劉向別錄曰「督亢，膏腴之地」。

索隱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。同

馬彪郡國志曰「方城有督亢亭」。

正義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。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，幽州南界。

荆軻知太子不忍，乃遂私見樊於期曰：「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，父母宗族皆爲戮沒。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，邑萬家，將柰何？」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：「於期每念之，常痛於骨髓，顧計不知所出耳！」荆軻曰：「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，報將軍之仇者，何如？」於期乃前曰：「爲之柰何？」荆軻曰：「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，秦王必喜而見臣，臣左手把其

袖，右手搯其匈，〔一〕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。將軍豈有意乎？〔二〕樊於期偏袒搯腕〔三〕而進曰：「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，〔三〕乃今得聞教！」遂自剄。太子聞之，馳往，伏屍而哭，極哀。既已不可柰何，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。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搯音張鳩切。一作『抗』。」

〔索隱〕徐氏音丁鳩反。搯謂以劍刺其胸也。又云一作『抗』。抗音

苦浪反，言抗拒也，其義非。

〔三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搯』。」

〔索隱〕搯音烏革反。腕音烏亂反。勇者奮厲，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。腕，古

「腕」字。

〔三〕索隱切齒，齒相磨切也。

爾雅曰「治骨曰切」。腐音輔，亦爛也。猶今人事不可忍云「腐爛」然，皆奮怒之意也。

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，得趙人徐夫人匕首，〔一〕取之百金，使工以藥淬之，〔二〕以試人，血濡縷，人無不立死者。〔三〕乃裝爲遣荊卿。燕國有勇士秦舞陽，年十三，殺人，人不敢忤視。〔四〕乃令秦舞陽爲副。荊軻有所待，欲與俱，其人居遠未來，而爲治行。頃之，未發，太子遲之，疑其改悔，乃復請曰：「日已盡矣，荊卿豈有意哉？丹請得先遣秦舞陽。」荊軻怒，叱太子曰：「何太子之遣？往而不返者，豎子也！且提一匕首人不測之彊秦，僕所以留者，待吾客與俱。今太子遲之，請辭決矣！」遂發。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徐，一作『陳』。」

〔索隱〕徐，姓；夫人，名。謂男子也。

〔二〕索隱 焯，染也，音恩潰反。謂以毒藥染劍鏑也。

〔三〕集解 言以匕首試人，人血出，足以沾濡絲縷，便立死也。

〔四〕索隱 忤者，逆也，五故反。不敢逆視，言人畏之甚也。

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。至易水之上，既祖，取道，〔一〕高漸離擊筑，荆軻和而歌，爲變徵之聲，〔二〕士皆垂淚涕泣。又前而爲歌曰：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」復爲羽聲慷慨，士皆瞋目，髮盡上指冠。於是荆軻就車而去，終已不顧。

〔一〕正義 易州在幽州歸義縣界。

〔二〕正義 徵，知雉反。

遂至秦，持千金之資幣物，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。嘉爲先言於秦王曰：「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，不敢舉兵以逆軍吏，願舉國爲內臣，比諸侯之列，給貢職如郡縣，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。恐懼不敢自陳，謹斬樊於期之頭，及獻燕督亢之地圖，函封，燕王拜送于庭，使使以聞大王，唯大王命之。」秦王聞之，大喜，乃朝服，設九賓，〔一〕見燕使者咸陽宮。〔二〕荆軻奉樊於期頭函，而秦舞陽奉地圖柙，〔三〕以次進。至陞，秦舞陽色變振恐，羣臣怪之。荆軻顧笑舞陽，前謝曰：「北蕃蠻夷之鄙人，未嘗見天子，故振懼。」願大王少假借之，使得畢使於前。」秦王謂軻曰：「取舞陽所持地圖。」軻既取圖奏之，秦王發圖，圖窮而匕首見。因

左手把秦王之袖，而右手持匕首搃之。未至身，秦王驚，自引而起，袖絕。拔劍，劍長，操其室。^{〔四〕}時惶急，劍堅，故不可立拔。荆軻逐秦王，秦王環柱而走。羣臣皆愕，卒起不意，盡失其度。而秦法，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，諸郎中^{〔五〕}執兵皆陳殿下，非有詔召不得上。方急時，不及召下兵，以故荆軻乃逐秦王。而卒惶急，無以擊軻，而以手共搏之。是時侍醫夏無且^{〔六〕}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。^{〔七〕}秦王方環柱走，卒惶急，不知所爲，左右乃曰：「王負劍！」^{〔八〕}負劍，遂拔以擊荆軻，斷其左股。荆軻廢，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，^{〔九〕}不中，中桐柱。^{〔一〇〕}秦王復擊軻，軻被八創。軻自知事不就，倚柱而笑，箕踞以罵曰：「事所以不成者，以欲生劫之，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。」^{〔一一〕}於是左右既前殺軻，秦王不怡者良久。已而論功，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，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，曰：「無且愛我，乃以藥囊提荆軻也。」

〔一〕〔正義〕劉云：「設文物大備，卽謂九賓，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爲釋。」

〔二〕〔正義〕三輔黃圖云：「秦始兼天下，都咸陽，因北陵營宮殿，則紫宮象帝宮，渭水貫都以象天漢，橫橋南度以法牽牛也。」

〔三〕〔索隱〕戶甲反。桺亦函也。

〔四〕〔索隱〕室謂鞘也。〔正義〕燕丹子云：「左手搃其胸。秦王曰：『今日之事，從子計耳。乞聽瑟而死。』召姬人鼓

琴，琴聲曰『羅縠單衣，可裂而絕；八尺屏風，可超而越；鹿盧之劍，可負而拔』。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。」

〔五〕索隱 若今宿衛之官。

〔六〕索隱 且音卽餘反。

〔七〕正義 提，姪帝反。

〔八〕索隱 王劭曰：「古者帶劍上長，拔之不出室，欲王推之於背，令前短易拔，故云『王負劍』。」又燕丹子稱琴聲曰：「鹿盧之劍，可負而拔」是也。

〔九〕索隱 擲與「擲」同，古字耳，音持益反。

〔一〇〕正義 燕丹子云：「荆軻拔匕首擲秦王，決耳入銅柱，火出。」

〔一一〕集解 漢鹽鐵論曰：「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，尺八匕首不足恃也。秦王操於不意，列斷賁、育者，介七尺之利也。」

於是秦王大怒，益發兵詣趙，詔王翦軍以伐燕。十月而拔薊城。燕王喜、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。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，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：「秦所以尤追燕急者，以太子丹故也。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，秦王必解，而社稷幸得血食。」其後李信追丹，丹匿衍水中，〔一〕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，欲獻之秦。秦復進兵攻之。後五年，秦卒滅燕，虜燕王喜。

〔一〕索隱 水名，在遼東。

其明年，秦并天下，立號爲皇帝。於是秦逐太子丹、荆軻之客，皆亡。高漸離變名姓爲

人庸保，〔一〕匿作於宋子。〔二〕久之，作苦，聞其家堂上客擊筑，傍徨不能去。每出言曰：「彼有善有不善。」從者〔三〕以告其主，曰：「彼庸乃知音，竊言是非。」家丈人召使前擊筑，〔四〕一坐稱善，賜酒。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，〔五〕乃退，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，更容貌而前。舉坐客皆驚，下與抗禮，以爲上客。使擊筑而歌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。宋子傳客之，〔六〕聞於秦始皇。秦始皇召見，人有識者，乃曰：「高漸離也。」秦皇帝惜其善擊筑，重赦之，乃矐其目。〔七〕使擊筑，未嘗不稱善。稍益近之，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，〔八〕復進得近，舉筑朴〔九〕秦皇帝，不中。於是遂誅高漸離，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。

〔一〕索隱樂布傳曰「賣庸於齊，爲酒家人」，漢書作「酒家保」。案：謂庸作於酒家，言可保信，故云「庸保」。鸛冠子曰「伊尹保酒」。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縣名也，今屬鉅鹿。」索隱徐注云「縣名，屬鉅鹿」者，據地理志而知也。正義宋子故城在趙州平棘縣北三十里。

〔三〕索隱謂主人家之左右也。

〔四〕索隱劉氏云：「謂主人翁也。」又韋昭云：「古者名男子爲丈夫，尊婦嫗爲丈人。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，謂淮陽憲王外王母，卽張博母也。故古詩曰『三日斷五疋，丈人故言遲』是也。」

〔五〕索隱約謂貧賤儉約。既爲庸保，常畏人，故云「畏約」。所以論語云「不可以久處約」。

〔六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互以爲客。」

〔七〕**集解** 曜音海各反。**索隱** 海各反，一音角。說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。

〔八〕**索隱** 案：劉氏云「鉛爲挺著筑中，令重，以擊人」。

〔九〕**索隱** 普十反。朴，擊也。

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，私曰：「嗟乎，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！」〔一〕甚矣吾不知人也！曩者吾叱之，彼乃以我爲非人也！」

〔一〕**索隱** 案：不講謂不論習之。

太史公曰：世言荊軻，其稱太子丹之命，「天雨粟，馬生角」也，〔二〕太過。又言荊軻傷秦王，皆非也。始公孫季功、董生與夏無且游，具知其事，爲余道之如是。自曹沫至荊軻五人，此其義或成或不成，然其立意較然，〔三〕不欺其志，名垂後世，豈妄也哉！

〔二〕**索隱** 燕丹子曰：「丹求歸，秦王曰『烏頭白，馬生角，乃許耳』。」丹乃仰天歎，烏頭卽白，馬亦生角。」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，仍云「廐門木烏生肉足」。

〔三〕**索隱** 較，明也。

【**索隱述贊**】曹沫盟柯，返魯侵地。專諸進炙，定吳篡位。彰弟哭市，報主塗廁。刎頸申冤，操袖行事。暴秦奪魄，懦夫增氣。

史記卷八十七

李斯列傳第二十七

李斯者，楚上蔡人也。^{〔一〕}年少時，爲郡小吏，^{〔二〕}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，近人犬，數驚恐之。斯入倉，觀倉中鼠，食積粟，居大廡之下，不見人犬之憂。於是李斯乃歎曰：「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，在所自處耳！」

〔一〕索隱地理志汝南上蔡縣，云「古蔡國，周武王弟叔度所封，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」。二蔡皆屬汝南。後二代至昭侯，徙下蔡，屬沛，六國時爲楚地，故曰楚上蔡。

〔三〕索隱鄉小史。劉氏云「掌鄉文書」。

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。學已成，度楚王不足事，而六國皆弱，無可爲建功者，欲西入秦。辭於荀卿曰：「斯聞得時無怠，今萬乘方爭時，游者主事。」^{〔一〕}今秦王欲吞天下，稱帝而治，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。^{〔二〕}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，此禽鹿視肉，人面而能彊行者耳。^{〔三〕}故誦^{〔四〕}莫大於卑賤，而悲莫甚於窮困。久處卑賤之位，困苦之地，非世^{〔五〕}

而惡利，自託於無爲，此非士之情也。〔六〕故斯將西說秦王矣。」

〔一〕索隱言萬乘爭雄之時，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，當得典主事務也。劉氏云「游歷諸侯，當見疆主以事之」，於文紆迴，非也。

〔二〕正義言秋時萬物成熟，今爭疆時，亦說士成熟時。

〔三〕索隱禽鹿猶禽獸也，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。莊子及蘇子曰：「人而不學，譬之視肉而食。」楊子法言曰：「人而不學，如禽何異？」言不能游說取榮貴，卽如禽獸，徒有人面而能疆行耳。

〔四〕正義呼后反，恥辱也。

〔五〕索隱非者，譏也。所謂處士橫議也。

〔六〕正義言譏世富貴，惡其榮利，自託於無爲者，非士人之情，實力不能致此也。

至秦，會莊襄王卒，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；不韋賢之，任以爲郎。李斯因以得說，說秦王曰：「胥人者，去其幾也。〔一〕成大功者，在因瑕釁而遂忍之。〔二〕昔者秦穆公之霸，終不東并六國者，何也？諸侯尚衆，周德未衰，故五伯迭興，更尊周室。自秦孝公以來，周室卑微，諸侯相兼，關東爲六國，秦之乘勝役諸侯，蓋六世矣。〔三〕今諸侯服秦，譬若郡縣。夫以秦之疆，大王之賢，由竈上騷除，〔四〕足以滅諸侯，成帝業，爲天下一統，此萬世之一時也。今怠而不急就，諸侯復疆，相聚約從，雖有黃帝之賢，不能并也。」秦王乃拜斯爲長史，聽其計，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。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，厚遺結之；不肯

者，利劍刺之。離其君臣之計，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。秦王拜斯爲客卿。

〔一〕〔索隱〕胥人猶胥吏，小人也。去猶失也。幾者，動之微。以言君子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；小人不識動微之會，故每失時也。劉氏解幾爲彊，非也。

〔二〕〔索隱〕言因諸侯有瑕覺，則忍心而翦除，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。〔正義〕胥，相也。幾謂察也。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，君臣機密，並有瑕覺，可成大功，而遂忍之也。

〔三〕〔正義〕秦孝公，惠文王，武王，昭王，孝文王，莊襄王。

〔四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騷音埽。」〔索隱〕騷音埽。言秦欲并天下，若炊婦埽除竈上之不清，不足爲難。

會韓人鄭國來閒秦，以作注溉渠，〔一〕已而覺。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：「諸侯人來事秦者，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，請一切逐客。」〔二〕李斯議亦在逐中。斯乃上書曰：〔三〕

〔一〕〔正義〕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，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，傍北山，東注洛，三百餘里以溉田。又曰韓苦秦兵，而使水工鄭國閒秦作注溉渠，令費人工，不東伐也。

〔二〕〔索隱〕一切猶一例，言盡逐之也。言切者，譬若利刀之割，一運斤無不斷者。解漢書者以一切爲權時義，亦未爲得也。

〔三〕〔正義〕在始皇十年。

臣聞吏議逐客，竊以爲過矣。昔繆公求士，西取由余於戎，東得百里奚於宛，〔一〕

迎蹇叔於宋，〔二〕來丕豹、公孫支於晉。〔三〕此五子者，不產於秦，而繆公用之，并國二十，遂霸西戎。〔四〕孝公用商鞅之法，移風易俗，民以殷盛，國以富彊，百姓樂用，諸侯親服，獲楚、魏之師，舉地千里，至今治彊。惠王用張儀之計，拔三川之地，西并巴、蜀，〔五〕北收上郡，〔六〕南取漢中，〔七〕包九夷，制鄢、郢，〔八〕東據成皋之險，〔九〕割膏腴之壤，遂散六國之從，使之西面事秦，功施到今。昭王得范雎，廢穰侯，逐華陽，〔一〇〕彊公室，杜私門，蠶食〔一一〕諸侯，使秦成帝業。此四君者，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觀之，客何負於秦哉！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，疏士而不用，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。

〔一〕索隱 秦本紀云：「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，奚亡走宛，楚鄙人執之」是也。正義 新序云：「百里奚，楚宛人，仕於虞，虞亡入秦，號五段大夫也。」

〔二〕索隱 秦紀又云：「百里奚謂穆公曰：『臣不如臣友蹇叔，蹇叔賢而代莫知。』穆公厚幣迎之，以爲上大夫。今云「於宋」，未詳所出。正義 括地志云：「蹇叔，岐州人也。時游宋，故迎之於宋。」

〔三〕索隱 丕豹自晉奔秦，左氏傳有明文。公孫支，所謂子桑也，是秦大夫，而云自晉來，亦未見所出。正義 括地志云：「公孫支，岐州人，游晉，後歸秦。」

〔四〕索隱 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，伐戎王，益國十二，開地千里，遂霸西戎。此都言五子之功，故云「并國二十」；或易爲「十二」，誤也。

〔五〕索隱 案：惠王時張儀爲相，請伐韓，下兵三川以臨二周。司馬錯請伐蜀，惠王從之，果滅蜀。儀死後，武王欲

通車三川，令甘茂拔宜陽。今並云張儀者，以儀爲秦相，雖錯滅蜀，茂通三川，皆歸功於相，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。

〔六〕正義 惠王十年，魏納上郡十五縣。

〔七〕正義 惠王十三年，攻楚漢中，取地六百里。

〔八〕索隱 九夷卽屬楚之夷也。

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「故楚郢都」，又宣城縣云「故鄢」也。

〔正義〕夷謂并巴蜀，收

上郡，取漢中，伐義渠，丹犁是也。九夷本東夷九種，此言者，文體然也。

〔九〕正義 河南府汜水縣也。

〔一〇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華，一作『葉』。」

〔一一〕索隱 高誘注淮南子云：「蠶食，盡無餘也。」

今陛下致昆山之玉，〔一〕有隨、和之寶，〔二〕垂明月之珠，服太阿之劍，〔三〕乘纖離之馬，〔四〕建翠鳳之旗，樹靈鼉之鼓。〔五〕此數寶者，秦不生一焉，而陛下說之，何也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，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，犀象之器不爲玩好，鄭、衛之女不充後宮，而駿良馱騏〔六〕不實外廄，江南金錫不爲用，西蜀丹青不爲采。所以飾後宮充下陳〔七〕娛心意說耳目者，必出於秦然後可，則是宛珠之簪，傅璣之珥，〔八〕阿綃之衣，錦繡之飾〔九〕不進於前，而隨俗雅化〔一〇〕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。夫擊甕叩缶〔一一〕彈箏

搏髀，而歌呼鳴鳴快耳（目）者，真秦之聲也；鄭、衛、桑間、昭、虞、武、象者，（三）異國之樂也。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，退彈箏而取昭虞，若是者何也？快意當前，適觀而已矣。今取人則不然。不問可否，不論曲直，非秦者去，爲客者逐。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，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。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。

〔一〕正義 昆岡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，其岡出玉。

〔二〕正義 括地志云：「瀆山一名崑山，一名斷蛇丘，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。說苑云：『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，疑其靈，使人以藥封之，蛇乃能去，因號其處爲斷蛇丘。歲餘，蛇銜明珠，徑寸，絕白而有光，因號隨珠。』」卞和璧，始皇以爲傳國璽也。

〔三〕集解 見蘇秦傳。

〔索隱〕越絕書曰：「楚王召歐冶子、干將作鐵劍三，一曰干將，二曰莫邪，三曰太阿也。」

〔四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織離，蒲梢，皆駿馬名。」

〔索隱〕皆馬名。徐氏據孫卿子而爲說。

〔五〕集解 鄭玄注月令云：「鼉皮可以冒鼓。」

〔六〕索隱 決提二音。周書曰：「正北以馱騃爲獻。」廣雅曰：「馬屬也。」郭景純注上林賦云：「生三日而超其母也。」

〔七〕索隱 下陳猶後列也。晏子曰：「有二女，願得人身於下陳」是也。

〔八〕索隱 宛音於阮反。傳音附。宛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。傅璣者，以璣傳著於珥。珥者，瑱也。璣是珠之不圓者。或云宛珠，隨珠也。隨在漢水之南，宛亦近漢，故云宛。傅璣者，女飾也，言女傅之珥，以璣爲之，並非秦所有物也。

〔九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齊之東阿縣，繒帛所出。」

〔一〇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隨俗，一作『修使』。」 索隱 謂閑雅變化而能通俗也。

〔一一〕索隱 說文云：「甕，汲餅也。於貢反。缶，瓦器也，秦人鼓之以節樂。」甕音甫有反。

〔一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昭，一作『韶』。」

臣聞地廣者粟多，國大者人衆，兵彊則士勇。是以太山不讓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擇細流，故能就其深；王者不卻衆庶，故能明其德。〔一〕是以地無四方，民無異國，四時充美，鬼神降福，此五帝、三王之所以無敵也。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，〔二〕卻賓客以業諸侯，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，裹足不入秦，此所謂「藉寇兵而齎盜糧」者也。〔三〕

〔一〕索隱 管子云：「海不辭水，故能成其大；（泰）山不辭土石，故能成其高。」文子曰：「聖人不讓負薪之言，以廣其名。」

〔二〕索隱 資猶給也。

〔三〕索隱 藉音積夜反。齎音子奚反。說文曰：「齎，持遺也。」齎或爲「資」，義亦通。

夫物不產於秦，可寶者多；士不產於秦，而願忠者衆。今逐客以資敵國，損民以益讎，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，求國無危，不可得也。

秦王乃除逐客之令，復李斯官，「一」卒用其計謀。官至廷尉。二十餘年，竟并天下，尊主爲皇帝，以斯爲丞相。夷郡縣城，銷其兵刃，示不復用。使秦無尺土之封，不立子弟爲王，功臣爲諸侯者，使後無戰攻之患。

「一」集解新序曰：「斯在逐中，道上上諫書，達始皇，始皇使人逐至驪邑，得還。」

始皇三十四年，置酒咸陽宮，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。齊人淳于越進諫曰：「臣聞之，殷周之王千餘歲，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。今陛下有海內，而子弟爲匹夫，卒有田常、六卿之患，臣無輔弼，何以相救哉？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，非所聞也。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，「一」非忠臣也。」始皇下其議丞相。丞相謬其說，絀其辭，乃上書曰：「古者天下散亂，莫能相一，是以諸侯並作，語皆道古以害今，飾虛言以亂實，人善其所私學，以非上所建立。今陛下并有天下，別白黑「二」而定一尊，「三」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，聞令下，卽各以其私學議之，人則心非，出則巷議，非主以爲名，異趣以爲高，率羣下以造謗。如此不禁，則主勢降乎上，黨與成乎下。禁之便。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，蠲除去之。令到滿三十日弗去，黥爲城旦。所不去者，醫藥卜筮種樹之書。若有欲學者，以吏爲師。」始皇可其議，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，使天下無以古非今。明法度，定律令，皆以始皇

起。同文書。〔四〕治離宮別館，周徧天下。明年，又巡狩，外攘四夷，斯皆有力焉。

〔一〕索隱 重音逐用反。重者，再也。

〔二〕索隱 劉氏云：「前時國異政，家殊俗，人造私語，莫辨其真，今乃分別白黑也。」

〔三〕索隱 謂始皇并六國，定天下，海內共尊立一帝，故云。

〔四〕正義 六國制令不同，今令同之。

斯長男由爲三川守，諸男皆尚秦公主，女悉嫁秦諸公子。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，李斯置酒於家，百官長皆前爲壽，門廷車騎以千數。李斯喟然而歎曰：「嗟乎！吾聞之荀卿曰『物禁大盛』。夫斯乃上蔡布衣，閭巷之黔首，上不知其駑下，遂擢至此。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，可謂富貴極矣。物極則衰，吾未知所稅駕也。」〔一〕

〔一〕索隱 稅駕猶解駕，言休息也。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，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。

始皇二十七年十月，行出游會稽，並海上，北抵琅邪。〔一〕丞相斯、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，皆從。始皇有二十餘子，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，上使監兵上郡，〔二〕蒙恬爲將。少子胡亥愛，請從，上許之。餘子莫從。〔三〕

〔一〕正義 今沂州。

〔二〕正義 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。

〔三〕集解 辯士隱姓名，遺秦將章邯書曰「李斯爲秦王死，廢十七兄而立今王」也。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。此書在善文中。

其年七月，始皇帝至沙丘，〔一〕病甚，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：「以兵屬蒙恬，與喪會咸陽而葬。」書已封，未授使者，始皇崩。書及璽皆在趙高所，獨子胡亥、丞相李斯、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，餘羣臣皆莫知也。李斯以爲上在外崩，無真太子，故祕之。置始皇居輜輶車中，〔二〕百官奏事上食如故，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事。〔三〕

〔一〕正義 沙丘臺在邢州。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一作『輜車』。」

〔三〕集解 文穎曰：「輜輶車如今喪輜車也。」孟康曰：「如衣車，有窗牖，閉之則溫，開之則涼，故名之『輜輶車』也。」如淳曰：「輜輶車，其形廣大，有羽飾也。」

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，而謂公子胡亥曰：「上崩，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。長子至，卽立爲皇帝，而子無尺寸之地，爲之奈何？」胡亥曰：「固也。吾聞之，明君知臣，明父知子。父捐命，不封諸子，何可言者？」趙高曰：「不然。方今天下之權，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，願子圖之。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，制人與見制於人，豈可同日道哉？」胡亥曰：「廢

兄而立弟，是不義也；不奉父詔而畏死，是不孝也；能薄而材譎，「二」彊因人之功，是不能也。三者逆德，天下不服，身殆傾危，社稷不血食。」高曰：「臣聞湯、武殺其主，天下稱義焉，不爲不忠。衛君殺其父，而衛國載其德，孔子著之，不爲不孝。夫大行不小謹，盛德不辭讓，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。故顧小而忘大，後必有害；狐疑猶豫，後必有悔。斷而敢行，鬼神避之，後有成功。願子遂之。」胡亥喟然歎曰：「今大行未發，喪禮未終，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！」趙高曰：「時乎時乎，閒不及謀！羸糧躍馬，唯恐後時！」

「一」集解：史記音隱，宰顯反。

索隱：音義云，宰殄反。

劉氏音將淺反，則譎亦淺義。古人語自有重輕，所以文字有

異。

胡亥既然高之言，高曰：「不與丞相謀，恐事不能成，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。」高乃謂丞相斯曰：「上崩，賜長子書，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。書未行，今上崩，未有知者也。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，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。事將何如？」斯曰：「安得亡國之言！此非人臣所當議也！」高曰：「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？功高孰與蒙恬？謀遠不失孰與蒙恬？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？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？」斯曰：「此五者皆不及蒙恬，而君責之何深也？」高曰：「高固內官之廝役也，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，管事二十餘年，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，卒皆以誅亡。皇帝二十餘子，皆君之所知。長子剛

毅而武勇，信人而奮士，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，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，明矣。高受詔教習胡亥，使學以法事數年矣，未嘗見過失。慈仁篤厚，輕財重士，辯於心而詘於口，盡禮敬士，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，可以爲嗣。君計而定之。」斯曰：「君其反位！斯奉主之詔，聽天之命，何慮之可定也？」高曰：「安可危也，危可安也。安危不定，何以貴聖？」斯曰：「斯，上蔡閭巷布衣也，上幸擢爲丞相，封爲通侯，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，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。豈可負哉！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，^{〔一〕}孝子不勤勞而見危，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。君其勿復言，將令斯得罪。」高曰：「蓋聞聖人遷徙無常，就變而從時，見末而知本，觀指而觀歸。物固有之，安得常法哉！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，高能得志焉。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，從下制上謂之賊。故秋霜降者草花落，水搖動者萬物作，^{〔二〕}此必然之效也。君何見之晚？」斯曰：「吾聞晉易太子，^{〔三〕}三世不安，齊桓兄弟爭位，^{〔四〕}身死爲戮，紂殺親戚，^{〔五〕}不聽諫者，國爲丘墟，遂危社稷。三者逆天，宗廟不血食。斯其猶人哉，^{〔六〕}安足爲謀！」高曰：「上下合同，可以長久；中外若一，事無表裏。君聽臣之計，卽長有封侯，世世稱孤，必有喬松之壽，孔、墨之智。今釋此而不從，禍及子孫，足以爲寒心。善者因禍爲福，君何處焉？」斯乃仰天而歎，垂淚太息曰：「嗟乎！獨遭亂世，既以不能死，安託命哉！」於是斯乃聽高。高乃報胡亥曰：「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，丞相斯敢不奉令！」

〔一〕索隱 斯言忠臣之節，本不避死。言己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。

〔二〕索隱 水搖者，謂冰泮而水動也，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。

〔三〕正義 謂廢申生，立奚齊也。

〔四〕正義 謂小白與公子糾。

〔五〕正義 謂殺比干，囚箕子。

〔六〕索隱 言我今日猶是人，人道守順，豈能爲逆謀。故下云「安足與謀」。

於是乃相與謀，詐爲受始皇詔丞相，立子胡亥爲太子。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：「朕巡天下，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。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，十有餘年矣，不能進而前，士卒多耗，無尺寸之功，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，以不得罷歸爲太子，日夜怨望。扶蘇爲人子不孝，其賜劍以自殺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，不匡正，宜知其謀。爲人臣不忠，其賜死，以兵屬裨將王離。」封其書以皇帝璽，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。

使者至，發書，扶蘇泣，入內舍，欲自殺。蒙恬止扶蘇曰：「陛下居外，未立太子，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，公子爲監，此天下重任也。今一使者來，卽自殺，安知其非詐？請復請，復請而後死，未暮也。」使者數趣之。扶蘇爲人仁，謂蒙恬曰：「父而賜子死，尚安復請！」卽自殺。蒙恬不肯死，使者卽以屬吏，繫於陽周。〔一〕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屬上郡。」

正義 陽周，寧州羅川縣之邑也。

使者還報，胡亥、斯、高大喜。至咸陽，發喪，太子立爲二世皇帝。以趙高爲郎中令，常侍中用事。

二世燕居，乃召高與謀事，謂曰：「夫人生居世閒也，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。吾既已臨天下矣，欲悉耳目之所好，窮心志之所樂，以安宗廟而樂萬姓，長有天下，終吾年壽，其道可乎？」高曰：「此賢主之所能行也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。臣請言之，不敢避斧鉞之誅，願陛下少留意焉。夫沙丘之謀，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，而諸公子盡帝兄，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。今陛下初立，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，恐爲變。且蒙恬已死，蒙毅將兵居外，臣戰戰栗栗，唯恐不終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？」二世曰：「爲之柰何？」趙高曰：「嚴法而刻刑，令有罪者相坐誅，至收族，滅大臣而遠骨肉，貧者富之，賤者貴之。盡除去先帝之故臣，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。此則陰德歸陛下，害除而姦謀塞，羣臣莫不被潤澤，蒙厚德，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。計莫出於此。」二世然高之言，乃更爲法律。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，輒下高，令鞠治之。殺大臣蒙毅等，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，十公主毖死於杜，二財物入於縣官，相連坐者不可勝數。

〔一〕集解 史記音隱曰：「毖音貯格反。」

〔索隱〕毖音宅，與「磔」同，古今字異耳。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。

公子高欲奔，恐收族，乃上書曰：「先帝無恙時，臣人則賜食，出則乘輿。御府之衣，臣得賜之；中殿之寶馬，臣得賜之。臣當從死而不能，爲人子不孝，爲人臣不忠。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，臣請從死，願葬鄺山之足。唯上幸哀憐之。」書上，胡亥大說，召趙高而示之，曰：「此可謂急乎？」趙高曰：「人臣當憂死而不暇，何變之得謀！」胡亥可其書，賜錢十萬以葬。

法令誅罰日益刻深，羣臣人人自危，欲畔者衆。又作阿房之宮，治直道、馳道，賦斂愈重，戍徭無已。於是楚戍卒陳勝、吳廣等乃作亂，起於山東，傑俊相立，自置爲侯王，叛秦，兵至鴻門而卻。李斯數欲請閒諫，二世不許。而二世責問李斯曰：「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，曰『堯之有天下也，堂高三尺，采椽不斲，茅茨不翦，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。冬日鹿裘，夏日葛衣，粢糲之食，藜藿之羹，飯土甌，啜土鉶，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。』」禹鑿龍門，通大夏，疏九河，曲九防，決渟水致之海，而股無胝，脛無毛，手足胼胝，面目黎黑，遂以死于外，葬於會稽，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。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，豈欲苦形勞神，身處逆旅之宿，口食監門之養，手持臣虜之作哉？此不肖人之所勉也，非賢者之所務也。彼賢人之有天下也，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，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。夫所謂賢人者，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，今身且不能利，將惡能治天下哉！故吾願賜志廣欲，長享

天下而無害，爲之柰何？李斯子由爲三川守，羣盜吳廣等西略地，過去弗能禁。章邯以破逐廣等兵，使者覆案三川相屬，誚讓斯居三公位，如何令盜如此。李斯恐懼，重爵祿，不知所出，乃阿二世意，欲求容，以書對曰：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采，一名櫟。一作『柞』。」索隱 采，木名，卽今之櫟木。

〔二〕索隱 染音資。糲音郎葛反。染者，稷也。糲者，糲粟飯也。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一作『溜』。」

〔四〕集解 音刑。

〔五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殺音學。殺，一作『殺』，推也。」索隱 殺音學。爾雅云「殺，盡也」。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。

若徐氏云「一作『殺』。殺，推也」，則字宜作「較」。鄒氏音角。

〔六〕正義 謂河之九曲，別爲隄防。

〔七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致，一作『放』。」

〔八〕集解 胙，膚髀皮。

夫賢主者，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。〔一〕督責之，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。此臣主之分定，上下之義明，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。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。能窮樂之極矣，賢明之主也，可不察焉！

〔一〕索隱 督者，察也。察其罪，責之以刑罰也。

故申子曰「有天下而不恣睢，^{〔一〕}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」者，^{〔三〕}無他焉，不能督責，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，若堯、禹然，故謂之「桎梏」也。夫不能修申、韓之明術，行督責之道，專以天下自適也，而徒務苦形勞神，以身徇百姓，則是黔首之役，非畜天下者也，何足貴哉！夫以人徇己，則己貴而人賤；以己徇人，則己賤而人貴。故徇人者賤，而人所徇者貴，自古及今，未有不然者也。凡古之所爲尊賢者，爲其貴也；而所爲惡不肖者，爲其賤也。而堯、禹以身徇天下者也，因隨而尊之，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！可謂大繆矣。謂之爲「桎梏」，不亦宜乎？不能督責之過也。

〔一〕索隱 上音資二反，下音呼季反。恣睢猶放縱也。謂肆情縱恣也。

〔三〕正義 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，乃勞身於天下若堯、禹，卽以天下爲桎梏於身也。

故韓子曰「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」者，何也？^{〔一〕}則能罰之加焉必也。故商君之法，刑弃灰於道者。^{〔二〕}夫弃灰，薄罪也，而被刑，重罰也。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。夫罪輕且督深，而況有重罪乎？故民不敢犯也。是故韓子曰「布帛尋常，庸人不釋，鑠金百溢，盜跖不搏」者，^{〔四〕}非庸人之心重，尋常之利深，而盜跖之欲淺也；又不以盜跖之行，爲輕百鎰之重也。搏必隨手刑，則盜跖不搏百鎰；而罰不必行也，則庸人不釋尋常。是故城高五丈，而樓季不輕犯也；^{〔五〕}泰山之高百仞，而跛牾牧其

上。〔六〕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，豈跛狎也而易百仞之高哉？峭塹之勢異也。〔七〕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，長執重勢，而獨擅天下之利者，非有異道也，能獨斷而審督責，必深罰，故天下不敢犯也。今不務所以不犯，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，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。夫不能行聖人之術，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？可不哀邪！〔八〕

〔一〕索隱 格，彊扞也。虜，奴隸也。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扞奴僕也。

〔二〕正義 弃灰於道者黥也。韓子云：「殷之法，弃灰於衢者刑。」子貢以爲重，問之。仲尼曰：「灰弃於衢必燔，人必怒，怒則鬪，鬪則三族，雖刑之可也。」

〔三〕索隱 八尺曰尋，倍尋曰常，以言其少也。庸人弗釋者，謂庸人見則取之而不釋，以其罪輕，故下云「罰不必行，則庸人弗釋尋常」是也。

〔四〕索隱 爾雅「鑠，美也」。言百溢之美金在於地，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，爲其財多而罪重也，故下云「搏必隨手刑，盜跖不搏」也。搏猶攫也，取也。凡鳥翼擊物曰搏，足取曰攫，故人取物亦謂之搏。

〔五〕集解 許慎曰：「樓季，魏文侯之弟。」王孫子曰：「樓季之兄也。」

〔六〕集解 詩云：「牂羊墳首。」毛傳曰：「牝曰牂。」

〔七〕索隱 峭，峻也，高也，七笑反。塹音漸。以言峭峻則難登，故樓季難五丈之限；平塹則易涉，故跛狎牧於泰山也。

〔八〕索隱 舍猶廢也，止也。言爲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，則已廢止，何爲勤身苦心，爲天下所役，是何哉？「可不

哀邪」言其非也。

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，則荒肆之樂輟矣；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，則流漫之志詘矣；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，則淫康之虞廢矣。故明主能外此三者，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，而修其明法，故身尊而勢重也。凡賢主者，必將能拂世磨俗，「一」而廢其所惡，立其所欲，故生則有尊重之勢，死則有賢明之謚也。是以明君獨斷，故權不在臣也。然後能滅仁義之塗，掩馳說之口，困烈士之行，塞聰揜明，內獨視聽，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。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。故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、韓之術，而脩商君之法。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，未之聞也。故曰「王道約而易操」也。唯明主爲能行之。若此則謂督責之誠，則臣無邪，臣無邪則天下安，天下安則主嚴尊，主嚴尊則督責必，督責必則所求得，所求得則國家富，國家富則君樂豐。故督責之術設，則所欲無不得矣。羣臣百姓救過不給，何變之敢圖？若此則帝道備，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。雖申、韓復生，不能加也。

「一」索隱拂音扶弗反。磨音莫何反。拂世，蓋言與代情乖戾。磨俗，言磨礪於俗使從己。

書奏，二世悅。於是行督責益嚴，稅民深者爲明吏。二世曰：「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。」刑者相半於道，而死人日成積於市。殺人衆者爲忠臣。二世曰：「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。」

初，趙高爲郎中令，所殺及報私怨衆多，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，乃說二世曰：「天子所以貴者，但以聞聲，羣臣莫得見其面，故號曰『朕』。且陛下富於春秋，未必盡通諸事，」^{〔一〕}今坐朝廷，譴舉有不當者，則見短於大臣，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。且陛下深拱禁中，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，事來有以揆之。」^{〔二〕}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，天下稱聖主矣。」二世用其計，乃不坐朝廷見大臣，居禁中。趙高常侍中用事，事皆決於趙高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通，或宜作『照』。」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揆，一作『撥』也。」

高聞李斯以爲言，乃見丞相曰：「關東羣盜多，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，」^{〔一〕}聚狗馬無用之物。臣欲諫，爲位賤。此真君侯之事，君何不諫？」李斯曰：「固也，吾欲言之久矣。今時上不坐朝廷，上居深宮，吾有所言者，不可傳也，欲見無閒。」趙高謂曰：「君誠能諫，請爲君候上閒語君。」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，婦女居前，使人告丞相：「上方閒，可奏事。」丞相至宮門上謁，如此者三。二世怒曰：「吾常多閒日，丞相不來。吾方燕私，丞相輒來請事。丞相豈少我哉？且固我哉？」^{〔三〕}趙高因曰：「如此殆矣！夫沙丘之謀，丞相與焉。今陛下已立爲帝，而丞相貴不益，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。且陛下不問臣，臣不敢言。丞相長男

李由爲三川守，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，以故楚盜公行，〔三〕過三川，城守不肯擊。高聞其文書相往來，未得其審，故未敢以聞。且丞相居外，權重於陛下。〔二〕二世以爲然。欲案丞相，恐其不審，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。李斯聞之。

〔一〕〔索隱〕房音旁，一如字。

〔二〕〔索隱〕謂以我幼故輕我也。云「固我」者，一云以我爲短少，且固陋於我也，於義爲疏。

〔三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公，一作『訟』，音松。」

是時二世在甘泉，方作穀抵優俳之觀。〔一〕李斯不得見，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：「臣聞之，臣疑其君，無不危國；妾疑其夫，無不危家。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，與陛下無異，此甚不便。昔者司城子罕相宋，身行刑罰，以威行之，暮年遂劫其君。田常爲簡公臣，爵列無敵於國，私家之富與公家均，布惠施德，下得百姓，上得羣臣，陰取齊國，殺宰予於庭，卽弑簡公於朝，遂有齊國。此天下所明知也。今高有邪佚之志，危反之行，如子罕相宋也，私家之富，若田氏之於齊也。兼行田常、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，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。〔二〕陛下不圖，臣恐其爲變也。」二世曰：「何哉？夫高，故宦人也，然不爲安肆志，不以危易心，繫行脩善，自使至此，以忠得進，以信守位，朕實賢之，而君疑之，何也？且朕少失先人，無所識知，不習治民，而君又老，恐與天下絕矣。朕非屬趙君，當誰任哉？且趙君

爲人精廉彊力，下知人情，上能適朕，君其勿疑。」李斯曰：「不然。夫高，故賤人也，無識於理，貪欲無厭，求利不止，列勢次主，求欲無窮，臣故曰殆。」二世已前信趙高，恐李斯殺之，乃私告趙高。高曰：「丞相所患者獨高，高已死，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。」於是二世曰：「其以李斯屬郎中令！」

〔一〕集解應劭曰：「戰國之時，稍增講武之禮，以爲戲樂，用相夸示，而秦更名曰角抵。角者，角材也。抵者，相抵觸也。」文穎曰：「案：秦名此樂爲角抵，兩兩相當，角力，角伎，藝射御，故曰角抵也。」駢案：殺抵卽角抵也。

〔二〕索隱：玘，亦作「起」，並音怡。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。然韓無悼公，或鄭之嗣君。案表，韓弑事昭侯，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，其說非也。

趙高案治李斯。李斯拘執束縛，居圜圜中，仰天而歎曰：「嗟乎，悲夫！不道之君，何可爲計哉！昔者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干，吳王夫差殺伍子胥。此三臣者，豈不忠哉，然而不免於死，身死而所忠者非也。今吾智不及三子，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、紂、夫差，吾以忠死，宜矣。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！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，殺忠臣而貴賤人，作爲阿房之宮，賦斂天下。吾非不諫也，而不吾聽也。凡古聖王，飲食有節，車器有數，宮室有度，出令造事，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，故能長久治安。今行逆於昆弟，不顧其咎；侵殺忠臣，不思其殃；大爲宮室，厚賦天下，不愛其費；三者已行，天下不聽。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，而

心尚未寤也，而以趙高爲佐，吾必見寇至咸陽，麋鹿游於朝也。」

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，治罪，責斯與子由謀反狀，皆收捕宗族賓客。趙高治斯，榜掠千餘，不勝痛，自誣服。斯所以不死者，自負其辯，有功，實無反心，幸得上書自陳，幸二世之寤而赦之。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：「臣爲丞相，治民三十餘年矣。逮秦地之陝隘。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，兵數十萬。臣盡薄材，謹奉法令，陰行謀臣，資之金玉，使游說諸侯，陰脩甲兵，飾政教，官鬪士，尊功臣，盛其爵祿，故終以脅韓魏，破燕趙，夷齊楚，卒兼六國，虜其王，立秦爲天子。罪一矣。地非不廣，又北逐胡貉，南定百越，以見秦之彊。罪二矣。尊大臣，盛其爵位，以固其親。罪三矣。立社稷，脩宗廟，以明主之賢。罪四矣。更剋畫，平斗斛度量，文章布之天下，以樹秦之名。罪五矣。治馳道，興游觀，以見主之得意。罪六矣。緩刑罰，薄賦斂，以遂主得衆之心，萬民戴主，死而不忘。罪七矣。若斯之爲臣者，罪足以死固久矣。上幸盡其能力，乃得至今，願陛下察之！」書上，趙高使吏弃去不奏，曰：「囚安得上書！」

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、謁者、侍中，更往覆訊斯。斯更以其實對，輒使人復榜之。後二世使人驗斯，斯以爲如前，終不敢更言，辭服。奏當上，二世喜曰：「微趙君，幾爲丞相所賣。」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，則項梁已擊殺之。使者來，會丞相下吏，趙高皆

妄爲反辭。

二世二年七月，具斯五刑，論腰斬咸陽市。斯出獄，與其中子俱執，顧謂其中子曰：「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，豈可得乎？」遂父子相哭，而夷三族。

李斯已死，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，事無大小輒決於高。高自知權重，乃獻鹿，謂之馬。二世問左右：「此乃鹿也？」左右皆曰「馬也」。二世驚，自以爲惑，乃召太卜，令卦之。太卜曰：「陛下春秋郊祀，奉宗廟鬼神，齋戒不明，故至于此。可依盛德而明齋戒。」於是乃入上林齋戒。日游弋獵，有行人入上林中，二世自射殺之。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閭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。高乃諫二世曰：「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，此上帝之禁也，鬼神不享，天且降殃，當遠避宮以禳之。」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。

留三日，趙高詐詔衛士，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，入告二世曰：「山東羣盜兵大至。」二世上觀而見之，恐懼，高卽因劫令自殺。引璽而佩之，左右百官莫從；上殿，殿欲壞者三。高自知天弗與，羣臣弗許，乃召始皇弟，授之璽。「一」

「一」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一本曰『召始皇弟子嬰，授之璽』。秦本紀云『子嬰者，二世之兄子也』。」〔索隱〕劉氏云：「『弟』字誤，當爲『孫』。子嬰，二世兄子。」

子嬰卽位，患之，乃稱疾不聽事，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。高上謁，請病，因召入，令韓談刺殺之，夷其三族。

子嬰立三月，沛公兵從武關入，至咸陽，羣臣百官皆畔，不適。^{〔一〕}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，降軹道旁。^{〔二〕}沛公因以屬吏。項王至而斬之。遂以亡天下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適音敵。」

〔二〕正義 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。

太史公曰：李斯以閭閻歷諸侯，入事秦，因以瑕釁，以輔始皇，卒成帝業，斯爲三公，可謂尊用矣。斯知六藝之歸，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，持爵祿之重，阿順苟合，嚴威酷刑，聽高邪說，廢適立庶。諸侯已畔，斯乃欲諫爭，不亦末乎！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，察其本，乃與俗議之異。不然，斯之功且與周、召列矣。

【索隱述贊】鼠在所居，人固擇地。斯效智力，功立名遂。置酒咸陽，人臣極位。一夫誑惑，變易神器。國喪身誅，本同末異。

史記卷八十八

蒙恬列傳第二十八

蒙恬者，其先齊人也。恬大父蒙驁，〔一〕自齊事秦昭王，官至上卿。秦莊襄王元年，蒙驁爲秦將，伐韓，取成臯、滎陽，作置三川郡。二年，蒙驁攻趙，取三十七城。始皇三年，蒙驁攻韓，取十三城。五年，蒙驁攻魏，取二十城，作置東郡。始皇七年，蒙驁卒。驁子曰武，武子曰恬。恬嘗書獄典文學。〔二〕始皇二十三年，蒙武爲秦裨將軍，與王翦攻楚，大破之，殺項燕。二十四年，蒙武攻楚，虜楚王。蒙恬弟毅。

〔一〕索隱 音敖。又鄒氏音五到反。

〔二〕索隱 謂恬嘗學獄法，遂作獄官，典文學。

始皇二十六年，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，攻齊，大破之，拜爲內史。秦已并天下，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，收河南。〔一〕築長城，因地形，用制險塞，起臨洮，〔二〕至遼東，〔三〕延

表萬餘里。於是渡河，據陽山，〔四〕透蛇而北。暴師於外十餘年，居上郡。是時蒙恬威振匈奴。始皇甚尊寵蒙氏，信任賢之。而親近蒙毅，位至上卿，出則參乘，入則御前。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，名爲忠信，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。

〔一〕〔正義〕謂靈、勝等州。

〔二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屬隴西。」

〔三〕〔正義〕遼東郡在遼水東，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，西南至海（之上）。

〔四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。陰山在河南，陽山在河北。」

趙高者，諸趙疏遠屬也。趙高昆弟數人，皆生隱宮，〔一〕其母被刑，世世卑賤。秦王聞高彊力，通於獄法，舉以爲中車府令。高卽私事公子胡亥，喻之決獄。高有大罪，秦王令蒙毅法治之。毅不敢阿法，當高罪死，除其宦籍。帝以高之敦於事也，〔二〕赦之，復其官爵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爲宦者。」

〔索隱〕劉氏云：「蓋其父犯宮刑，妻子沒爲官奴婢，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，並宮

之，故云『兄弟生隱宮』。謂『隱宮』者，宦之謂也。」

〔二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敦，一作『敏』。」

始皇欲游天下，道九原，〔一〕直抵甘泉，〔二〕迺使蒙恬通道，自九原抵甘泉，塹山堙谷，千

八百里。道未就。

〔一〕正義 九原郡，今勝州連谷縣是。

〔二〕正義 宮在雍州。

始皇二十七年冬，行出游會稽，並海上，〔一〕北走琅邪。〔二〕道病，使蒙毅還禱山川，未反。

〔一〕索隱 並音白浪反。

〔二〕索隱 走音奏。走猶向也。鄒氏音趨，趨亦向義，於字則乖。

始皇至沙丘崩，祕之，羣臣莫知。是時丞相李斯、公子胡亥、中車府令趙高常從。高雅得幸於胡亥，欲立之，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己也，因有賊心，迺與丞相李斯、公子胡亥陰謀，立胡亥爲太子。太子已立，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、蒙恬死。扶蘇已死，蒙恬疑而復請之。使者以蒙恬屬吏，更置。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。使者還報，胡亥已聞扶蘇死，卽欲釋蒙恬。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，怨之。

毅還至，趙高因爲胡亥忠計，欲以滅蒙氏，乃言曰：「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，而毅諫曰『不可』。若知賢而俞弗立，則是不忠而惑主也。〔一〕以臣愚意，不若誅之。」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。〔二〕前已囚蒙恬於陽周。喪至咸陽，已葬，太子立爲二世皇帝，而趙高親近，日

夜毀惡蒙氏，求其罪過，舉劾之。

〔一〕索隱 俞卽踰也，音臾。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，是不忠也。

〔二〕正義 今代州也。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。

子嬰進諫曰：「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，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，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。此三君者，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。今蒙氏，秦之大臣謀士也，而主欲一旦棄去之，臣竊以爲不可。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，獨智者不可以存君。〔一〕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，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，臣竊以爲不可。」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一無此字。」

胡亥不聽。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，〔一〕令蒙毅曰：「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。今丞相以卿爲不忠，罪及其宗。朕不忍，乃賜卿死，亦甚幸矣。卿其圖之。」毅對曰：「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，則臣少宦，順幸沒世，可謂知意矣。〔二〕以臣不知太子之能，則太子獨從，周旋天下，去諸公子絕遠，臣無所疑矣。夫先主之舉用太子，數年之積也，臣乃何言之敢諫，何慮之敢謀！非敢飾辭以避死也，爲羞累先主之名，願大夫爲慮焉，使臣得死情實。且夫順成全者，道之所貴也；刑殺者，道之所卒也。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，罪百里奚而非其罪

也，故立號曰『繆』。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。楚平王殺伍奢。吳王夫差殺伍子胥。此四君者，皆爲大失，而天下非之，以其君爲不明，以是籍於諸侯。〔三〕故曰『用道治者不殺無罪，而罰不加於無辜』。唯大夫留心！使者知胡亥之意，不聽蒙毅之言，遂殺之。

〔一〕索隱曲，姓，官，名。

〔二〕索隱蒙毅言已少事始皇，順意因蒙幸，至始皇沒世，可謂知上意。

〔三〕索隱言其惡聲狼籍，布於諸國。而劉氏曰『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』，非也。

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，令蒙恬曰：『君之過多矣，而卿弟毅有大罪，法及內史。』恬曰：『自吾先人，及至子孫，積功信於秦三世矣。今臣將兵三十餘萬，身雖囚繫，其勢足以倍畔，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，不敢辱先人之教，以不忘先主也。昔周成王初立，未離襁緥，周公旦負王以朝，卒定天下。及成王有病甚殆，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，曰：『王未有識，是旦執事。有罪殃，旦受其不祥。』乃書而藏之記府，可謂信矣。及王能治國，有賊臣言：『周公旦欲爲亂久矣，王若不備，必有大事。』王乃大怒，周公旦走而奔於楚。成王觀於記府，得周公旦沈書，乃流涕曰：『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！』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。故周書曰『必參而伍之』。〔一〕今恬之宗，世無二心，而事卒如此，是必孽臣逆亂，〔二〕內陵之道也。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，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，身死則國亡。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。

也。〔三〕察於參伍，上聖之法也。凡臣之言，非以求免於咎也，將以諫而死，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。」使者曰：「臣受詔行法於將軍，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。」蒙恬喟然太息曰：「我何罪於天，無過而死乎？」良久，徐曰：「恬罪固當死矣。起臨洮屬之遼東，城塹萬餘里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？此乃恬之罪也。」乃吞藥自殺。

〔一〕索隱 參謂三卿，伍卽五大夫。欲參伍更議。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一作『辭』。」

〔三〕索隱 此「故曰」者，必先志有此言，蒙恬引之以成說也，今不知出何書耳。振者，救也。然語亦倒，以言前人受諫可覺，則其過乃可救。

太史公曰：吾適北邊，自直道歸，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，塹山堙谷，通直道，固輕百姓力矣。夫秦之初滅諸侯，天下之心未定，瘡傷者未瘳，而恬爲名將，不以此時彊諫，振百姓之急，養老存孤，務修衆庶之和，而阿意興功，此其兄弟遇誅，不亦宜乎？何乃罪地脈哉？

【索隱述贊】蒙氏秦將，內史忠賢。長城首築，萬里安邊。趙高矯制，扶蘇死焉。絕地何罪？勞人是憊。呼天欲訴，三代良然。

史記卷八十九

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

張耳者，大梁人也。^{〔一〕}其少時，及魏公子毋忌爲客。張耳嘗亡命^{〔二〕}游外黃。^{〔三〕}外黃富人女甚美，嫁庸奴，亡其夫，^{〔四〕}去抵父客。^{〔五〕}父客素知張耳，乃謂女曰：「必欲求賢夫，從張耳。」女聽，乃卒爲請決，嫁之張耳。^{〔六〕}張耳是時脫身游，女家厚奉給張耳，張耳以故致千里客。乃宦魏爲外黃令。名由此益賢。陳餘者，亦大梁人也，好儒術，數游趙苦陘。^{〔七〕}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，亦知陳餘非庸人也。餘年少，父事張耳，兩人相與爲刎頸交。^{〔八〕}

〔一〕索隱 臣瓚云：「今陳留大梁城是也。」

〔二〕索隱 晉灼曰：「命者，名也。謂脫名籍而逃。」崔浩曰：「亡，無也。命，名也。逃匿則削除名籍，故以逃爲亡命。」

〔三〕索隱 地理志屬陳留。

〔四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一云『其夫亡』也。」

〔五〕集解如淳曰：「父時故賓客。」索隱如淳曰：「抵，歸也，音丁禮反。」

〔六〕索隱謂女請父客爲決絕其夫，而嫁之張耳。

〔七〕集解張晏曰：「苦陘，漢章帝改曰漢昌。」索隱地理志屬中山。張晏曰：「章帝醜其名，改曰漢昌。」正義

音荊。荊州唐昌縣。

〔八〕索隱崔浩云：「言要齊生死，斷頸無悔。」

秦之滅大梁也，張耳家外黃。高祖爲布衣時，嘗數從張耳游，客數月。秦滅魏數歲，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，購求有得張耳千金，陳餘五百金。張耳、陳餘乃變名姓，俱之陳，爲里監門〔一〕以自食。兩人相對。里吏嘗有過笞陳餘，陳餘欲起，張耳躡之，〔二〕使受笞。吏去，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：「始吾與公言何如？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？」陳餘然之。秦詔書購求兩人，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。〔三〕

〔一〕集解張晏曰：「監門，里正衛也。」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擗』。」

〔三〕索隱案：門者卽餘耳也。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，詐更別求也。

陳涉起蘄，至入陳，兵數萬。張耳、陳餘上謁陳涉。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、陳餘賢，未嘗見，見卽大喜。

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：「將軍身被堅執銳，率士卒以誅暴秦，復立楚社稷，存亡繼絕，功德宜爲王。且夫監臨天下諸將，不爲王不可，願將軍立爲楚王也。」陳涉問此兩人，兩人對曰：「夫秦爲無道，破人國家，滅人社稷，絕人後世，罷百姓之力，盡百姓之財。將軍瞋目張膽，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，爲天下除殘也。今始至陳而王之，示天下私。願將軍毋王，急引兵而西，遣人立六國後，自爲樹黨，爲秦益敵也。敵多則力分，與衆則兵彊。如此野無交兵，縣無守城，誅暴秦，據咸陽以令諸侯。諸侯亡而得立，以德服之，如此則帝業成矣。今獨王陳，恐天下解也。」〔一〕陳涉不聽，遂立爲王。

〔一〕〔正義〕解，紀賈反。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，陳皆解墮不相從也。

陳餘乃復說陳王曰：「大王舉梁、楚而西，務在人關，未及收河北也。臣嘗游趙，知其豪桀及地形，願請奇兵北略趙地。」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，邵騷爲護軍，以張耳、陳餘爲左右校尉，予卒三千人，北略趙地。

武臣等從白馬渡河，〔二〕至諸縣，說其豪桀曰：「〔三〕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，數十年矣。北有長城之役，南有五嶺之戍，〔四〕外內騷動，百姓罷敝，頭會箕歛，〔五〕以供軍費，財匱力盡，民不聊生。重之以苛法峻刑，使天下父子不相安。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，王楚之地，方二千里，莫不響應，家自爲怒，人自爲鬪，各報其怨而攻其讎，縣殺其令丞，郡殺其守尉。

今已張大楚，王陳，使吳廣、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。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，非人豪也。諸君試相與計之！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。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，報父兄之怨而割地有土之業，此士之一時也。」豪桀皆然其言。乃行收兵，得數萬人，號武臣爲武信君。下趙十城，餘皆城守，莫肯下。

〔一〕索隱案：酈食其云「白馬之津」，白馬是津渡，其地與黎陽對岸。

〔二〕集解鄧展曰：「至河北縣說之。」

〔三〕集解漢書音義曰：「嶺有五，因以爲名，在交趾界中也。」

斯五嶺。

〔索隱〕裴氏廣州記云大庾、始安、臨賀、桂陽、揭陽，

〔四〕集解漢書音義曰：「家家人頭數出穀，以筭斂之。」

乃引兵東北擊范陽。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：「〔一〕竊聞公之將死，故弔。雖然，賀公得通而生。」范陽令曰：「何以弔之？」對曰：「秦法重，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，殺人之父，孤人之子，斷人之足，隳人之首，不可勝數。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〔二〕公之腹中者，畏秦法耳。今天下大亂，秦法不施，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，此臣之所以弔公也。今諸侯畔秦矣，武信君兵且至，而君堅守范陽，少年皆爭殺君，下武信君。君急遣臣見武信君，可轉禍爲福，在今矣。」

〔一〕集解 漢書曰「范陽令徐公」。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傳音載。」李奇曰：「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爲傳。」

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：「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，攻得然後下城，臣竊以爲過矣。誠聽臣之計，可不攻而降城，不戰而略地，傳檄而千里定，可乎？」武信君曰：「何謂也？」蒯通曰：「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，怯而畏死，貪而重富貴，故欲先天下降，畏君以爲秦所置吏，誅殺如前十城也。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，自以城距君。君何不齎臣侯印，拜范陽令，范陽令則以城下君，少年亦不敢殺其令。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，使驅馳燕、趙郊。燕、趙郊見之，皆曰此范陽令，先下者也，卽喜矣。燕、趙城可毋戰而降也。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。」武信君從其計，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。趙地聞之，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。

至邯鄲，張耳、陳餘聞周章軍入關，至戲卻；〔一〕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，多以讒毀得罪誅，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。乃說武臣曰：「陳王起蘄，至陳而王，非必立六國後。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，獨介居河北，〔二〕不王無以填之。且陳王聽讒，還報，恐不脫於禍。又不如立其兄弟，不，卽立趙後。將軍毋失時，時閒不容息。」〔三〕武臣乃聽

之，遂立爲趙王。以陳餘爲大將軍，張耳爲右丞相，邵騷爲左丞相。

〔一〕集解 蘇林曰：「戲，地名。卻，兵退也。」〔正義〕戲音義。出驪山。

〔二〕集解 晉灼曰：「介音戛。」瓚曰：「方言云介，特也。」

〔三〕索隱 以言舉事不可失時，時幾之迅速，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。

使人報陳王，陳王大怒，欲盡族武臣等家，而發兵擊趙。陳王相國房君諫曰：「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，此又生一秦也。不如因而賀之，使急引兵西擊秦。」陳王然之，從其計，徙繫武臣等家宮中，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。

陳王使使者賀趙，令趣發兵西入關。張耳、陳餘說武臣曰：「王王趙，非楚意，特以計賀王。楚已滅秦，必加兵於趙。願王毋西兵，北徇燕、代，南收河內以自廣。趙南據大河，北有燕、代，楚雖勝秦，必不敢制趙。」趙王以爲然，因不西兵，而使韓廣略燕，李良略常山，張 騫略上黨。

韓廣至燕，燕人因立廣爲燕王。〔一〕趙王乃與張耳、陳餘北略地燕界。趙王閒出，爲燕軍所得。燕將囚之，欲與分趙地半，乃歸王。使者往，燕輒殺之以求地。張耳、陳餘患之。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：「〔二〕吾爲公說燕，與趙王載歸。」舍中皆笑曰：「使者往十餘輩，輒

死，若何以能得王？」乃走燕壁。燕將見之，問燕將曰：「知臣何欲？」燕將曰：「若欲得趙王耳。」曰：「君知張耳、陳餘何如人也？」燕將曰：「賢人也。」曰：「知其志何欲？」曰：「欲得其王耳。」趙養卒乃笑曰：「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。夫武臣、張耳、陳餘杖馬箠，下趙數十城，此亦各欲南面而王，豈欲爲卿相終已邪？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，顧其勢初定，未敢參分而王，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，以持趙心。今趙地已服，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，時未可耳。今君乃囚趙王。此兩人名爲求趙王，實欲燕殺之，此兩人分趙自立。夫以一趙尚易燕，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，而責殺王之罪，滅燕易矣。」燕將以爲然，乃歸趙王，養卒爲御而歸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九月也。」

〔二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廝，賤者也。」公羊傳曰「廝役扈養」。韋昭曰：「析薪爲廝，炊烹爲養。」晉灼曰：「以辭相告曰謝也。」索隱 謂其同舍中之人也。漢書作「舍人」。

〔三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言其不用兵革，驅策而已也。」索隱 杖音丈。箠音之委反。

〔四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平原君傳曰『事成執右券以責』也，券契義同耳。」

李良已定常山，還報，趙王復使良略太原。至石邑，〔一〕秦兵塞井陘，未能前。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，不封，〔二〕曰：「良嘗事我得顯幸。良誠能反趙爲秦，赦良罪，貴良。」

良得書，疑不信。乃還之邯鄲，益請兵。未至，道逢趙王姊出飲，從百餘騎。李良望見，以爲王，伏謁道旁。王姊醉，不知其將，使騎謝李良。李良素貴，起，慙其從官。從官有一人曰：「天下畔秦，能者先立。且趙王素出將軍下，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，請追殺之。」李良已得秦書，固欲反趙，未決，因此怒，遣人追殺王姊道中，乃遂將其兵襲邯鄲。邯鄲不知，竟殺武臣、邵騷。趙人多爲張耳、陳餘耳目者，以故得脫出。收其兵，得數萬人。客有說張耳曰：「兩君羈旅，而欲附趙，難。」〔三〕獨立趙後，〔四〕扶以義，可就功。」乃求得趙歇，〔五〕立爲趙王，居信都。〔六〕李良進兵擊陳餘，陳餘敗李良，李良走歸章邯。

〔一〕索隱 地理志屬常山。

〔二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欲其漏泄，君臣相疑。」

〔三〕索隱 案：羈旅勢弱，難以立功也。

〔四〕索隱 謂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。

〔五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正月也。音烏轄反。」〔駢案〕張晏曰：「趙之苗裔。」

〔六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後項羽改曰襄國。」

章邯引兵至邯鄲，皆徙其民河內，夷其城郭。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，王離圍之。

陳餘北收常山兵，得數萬人，軍鉅鹿北。章邯軍鉅鹿南棘原，築甬道屬河，餉王離。王離兵食多，急攻鉅鹿。鉅鹿城中食盡兵少，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，陳餘自度兵少，不敵秦，不敢前。數月，張耳大怒，怨陳餘，使張騫、陳澤〔一〕往讓陳餘曰：「始吾與公爲刎頸交，今王與耳旦暮且死，而公擁兵數萬，不肯相救，安在其相爲死！苟必信，胡不赴秦軍俱死？且有十一二相全。」〔三〕陳餘曰：「吾度前終不能救趙，徒盡亡軍。且餘所以不俱死，欲爲趙王、張君報秦。今必俱死，如以肉委餓虎，何益？」張騫、陳澤曰：「事已急，要以俱死立信，安知後慮？」陳餘曰：「吾死顧以爲無益。必如公言。」乃使五千人令張騫、陳澤先嘗秦軍，〔三〕至皆沒。

〔一〕正義 音釋。

〔二〕正義 十中冀一兩勝秦。

〔三〕索隱 崔浩云：「嘗猶試。」

當是時，燕、齊、楚聞趙急，皆來救。張敖亦北收代兵，得萬餘人，來，皆壁餘旁，未敢擊秦。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，王離軍乏食，項羽悉引兵渡河，遂破章邯。〔一〕章邯引兵解，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，遂虜王離。涉閒自殺。卒存鉅鹿者，楚力也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三年十二月也。」

於是趙王歇、張耳乃得出鉅鹿，謝諸侯。張耳與陳餘相見，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，及問張騫、陳澤所在。陳餘怒曰：「張騫、陳澤以必死責臣，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，皆沒不出。」張耳不信，以爲殺之，數問陳餘。陳餘怒曰：「不意君之望臣深也！」張耳乃脫解印綬，推予張耳。張耳亦愕不受。陳餘起如廁。客有說張耳曰：「臣聞『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』。」張耳今陳將軍與君印，君不受，反天不祥。急取之！」張耳乃佩其印，收其麾下。而陳餘還，亦望張耳不讓，遂趨出。張耳遂收其兵。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。由此陳餘、張耳遂有郤。

〔一〕索隱望，怨責也。

〔二〕索隱案：重訓難也。或云重，惜也。

〔三〕索隱此辭出國語。

〔四〕正義言陳餘如廁還，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。

趙王歇復居信都。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。漢元年二月，項羽立諸侯王，張耳雅游，〔一〕人多爲之言，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，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，治信都。信都更名襄國。

〔一〕集解韋昭曰：「雅，素也。」

索隱鄭氏云「雅，故也」。韋昭云「雅，素也」。然素亦故也。故游，言慣游從，故

多爲人所稱譽。

陳餘客多說項羽曰：「陳餘、張耳一體有功於趙。」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，聞其在南皮，^{〔一〕}卽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，而徙趙王歇王代。^{〔二〕}

〔一〕索隱地理志屬勃海。

〔正義〕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。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都代縣。」

張耳之國，陳餘愈益怒，曰：「張耳與餘功等也，今張耳王，餘獨侯，此項羽不平。」及齊王田榮畔楚，陳餘乃使夏說說^{〔一〕}田榮曰：「項羽爲天下宰不平，盡王諸將善地，徙故王王惡地，今趙王乃居代！願王假臣兵，請以南皮爲扞蔽。」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，乃遣兵從陳餘。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。張耳敗走，念諸侯無可歸者，曰：「漢王與我有舊故，^{〔二〕}而項羽又彊，立我，我欲之楚。」^{〔三〕}甘公曰：「^{〔四〕}漢王之入關，五星聚東井。東井者，秦分也。先至必霸。楚雖彊，後必屬漢。」故耳走漢。^{〔五〕}漢王亦還定三秦，方圍章邯廢丘。張耳謁漢王，漢王厚遇之。

〔一〕正義上「說」音悅，下式銳反。

〔二〕集解張晏曰：「漢王爲布衣時，嘗從張耳游。」

〔三〕集解張晏曰：「羽既彊盛，又爲所立，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。」

〔四〕集解 文穎曰：「善說星者甘氏也。」

〔索隱〕天官書云齊甘公，藝文志云楚有甘公，齊楚不同。劉歆七略云「字

逢，甘德」。志林云「甘公一名德」。

〔五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二年十月也。」

陳餘已敗張耳，皆復收趙地，迎趙王於代，復爲趙王。趙王德陳餘，立以爲代王。陳餘爲趙王弱，國初定，不之國，留傅趙王，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。

漢二年，東擊楚，使使告趙，欲與俱。陳餘曰：「漢殺張耳，乃從。」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，持其頭遺陳餘。陳餘乃遣兵助漢。漢之敗於彭城西，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，卽背漢。

漢三年，韓信已定魏地，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，〔一〕斬陳餘泚水上，〔二〕追殺趙王歇襄國。漢立張耳爲趙王。〔三〕漢五年，張耳薨，謚爲景王。子敖嗣立爲趙王。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三年十月。」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在常山。音遲，一音丁禮反。」

〔索隱〕徐廣音遲，蘇林音祇。晉灼音丁禮反，今俗呼此水則然。

案：地理志音脂，則蘇音爲得。郭景純注山海經云「泚水出常山中丘縣」。

〔正義〕在趙州贊皇縣界。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四年十一月。」駟案：漢書「四年夏」。

漢七年，高祖從平城過趙，趙王朝夕袒韞蔽，^{〔一〕}自上食，禮甚卑，有子婿禮。高祖箕踞^{〔二〕}，詈，甚慢易之。趙相貫高、趙午等年六十餘，^{〔三〕}故張耳客也。生平爲氣，乃怒曰：「吾王辱王也！」^{〔四〕}說王曰：「夫天下豪桀並起，能者先立。今王事高祖甚恭，而高祖無禮，請爲王殺之！」張敖齧其指^{〔五〕}，出血，曰：「君何言之誤！且先人亡國，賴高祖得復國，德流子孫，秋豪皆高祖力也。願君無復出口。」貫高、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：「乃吾等非也。吾王長者，不倍德。且吾等義不辱，今怨高祖辱我王，故欲殺之，何乃汗王^{〔六〕}爲乎？令事成歸王，事敗獨身坐耳。」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韞者，臂捍也。」

〔二〕索隱 崔浩云：「屈膝坐，其形如箕。」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田叔傳云：『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』，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。」

〔四〕集解 孟康曰：「音如『潺湲』之『潺』。冀州人謂懦弱爲辱。」韋昭曰：「仁謹貌。」

〔索隱〕案：服虔音鉏閑反，弱

小貌也。小顏音仕連反。

〔五〕索隱 案：小顏曰「齧指以表至誠，爲其約誓」。

〔六〕索隱 蕭該音一故反。說文云：「汗，穢也。」

漢八年，上從東垣還，過趙，貫高等乃壁人柏人，^{〔一〕}要之置廁。^{〔二〕}上過欲宿，心動，問

曰：「縣名爲何？」曰：「柏人。」柏人者，迫於人也！不宿而去。

〔一〕〔索隱〕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，欲爲變也。

〔正義〕柏人故城在邳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，卽高祖宿處也。

〔三〕〔集解〕韋昭曰：「爲供置也。」

〔索隱〕文穎云：「置人廁壁中，以伺高祖也。」張晏云：「鑿壁空之，令人止中也。」

今按：云「置廁」者，置人於複壁中，謂之置廁，廁者隱側之處，因以爲言也。亦音側。

漢九年，貫高怨家知其謀，乃上變告之。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、貫高等。十餘人皆爭自剄，貫高獨怒罵曰：「誰令公爲之？今王實無謀，而并捕王，公等皆死，誰白王不反者！」乃轆車膠致，〔一〕與王詣長安。治張敖之罪。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。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，皆自髡鉗，爲王家奴，從來。貫高至，對獄，曰：「獨吾屬爲之，王實不知。」吏治榜笞數千，刺剝，〔二〕身無可擊者，終不復言。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，不宜有此。上怒曰：「使張敖據天下，豈少而女乎！」不聽。廷尉以貫高事辭聞，上曰：「壯士！誰知者，以私問之。」〔三〕中大夫泄公曰：〔四〕「臣之邑子，素知之。」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。上使泄公持節問之，〔五〕與前。〔六〕仰視曰：「泄公邪？」泄公勞苦如生平驩，與語，問張王果有計謀不。高曰：「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？今吾三族皆以論死，豈以王易吾親哉！願爲王實不反，獨吾等爲之。」具道本指所以爲者，王不知狀。於是泄公入，具以報，上乃赦趙王。

〔一〕〔正義〕謂其車上著板，四周如檻形，膠密不得開，送致京師也。

〔二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丁劣反。」〔索隱〕徐廣音丁劣反。案：掇亦刺也，漢書作「刺熱」，張晏云「熱，灼也」。說文云

「燒也」。應劭云「以鐵刺之」。

〔三〕〔集解〕瓚曰：「以私情相問。」

〔四〕〔正義〕泄，姓也。史有泄私。

〔五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復音鞭。」駢案：韋昭曰「輿如今輿牀，人輿以行」。〔索隱〕服虔云：「音編，編竹木如今峻，可

以糞除也。」何休注公羊：「筍音峻。筍者，竹筍，一名編，齊、魯已北名爲筍。」郭璞三倉注云：「復輿，土器。」

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，使泄公具告之，曰：「張王已出。」因赦貫高。貫高喜曰：「吾王審出乎？」泄公曰：「然。」泄公曰：「上多足下，故赦足下。」貫高曰：「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，白張王不反也。今王已出，吾責已塞，死不恨矣。且人臣有篡殺之名，何面目復事上哉！縱上不殺我，我不愧於心乎？」乃仰絕脰，遂死。〔一〕當此之時，名聞天下。

〔二〕〔集解〕韋昭曰：「脰，咽也。」〔索隱〕蘇林云：「脰，頸大脈也，俗所謂胡脈，下郎反。」蕭該或音下浪反。

張敖已出，以尚魯元公主故，封爲宣平侯。〔一〕於是上賢張王諸客，以鉗奴從張王入關，無不爲諸侯相、郡守者。及孝惠、高后、文帝、孝景時，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。

〔二〕〔索隱〕韋昭曰：「尚，奉也。不敢言取。」崔浩云：「奉事公主。」小顏云：「尚，配也。」易曰「得尚于中行」，王弼亦以尚爲配。恐非其義也。

張敖，高后六年薨。^{〔一〕}子偃爲魯元王。以母吕后女故，吕后封爲魯元王。^{〔二〕}元王弱，兄弟少，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：壽爲樂昌侯，^{〔三〕}侈爲信都侯。高后崩，諸吕無道，大臣誅之，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、信都侯。孝文帝卽位，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，續張氏。^{〔四〕}

〔一〕集解 關中記曰：「張敖冢在安陵東。」
〔正義〕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，次東有張敖冢，與公主同域。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。

〔二〕索隱 案：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。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漢紀張酺傳曰：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，食細陽之池陽鄉也。」

〔四〕集解 張敖謚武侯。張偃之孫有罪絕。信都侯名侈，樂昌侯名壽。

太史公曰：張耳、陳餘，世傳所稱賢者，其賓客廝役，莫非天下俊桀，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。然張耳、陳餘始居約時，^{〔一〕}相然信以死，豈顧問哉？^{〔二〕}及據國爭權，卒相滅亡，何鄉者相慕用之誠，後相倍之戾也！豈非以勢利交哉？^{〔三〕}名譽雖高，賓客雖盛，所由殆與太伯、延陵季子異矣。

〔一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在貧賤時也。」

〔二〕索隱 按：葛洪要用字苑云：「然猶爾也。」謂相和同諾者何也。謂然諾相信，雖死不顧也。

〔三〕索隱 有本作「私利交」，漢書作「勢利」，故廉頗傳云：「天下以市道交，君有勢則從君，無勢則去，此固其理」是也。

【索隱述贊】張耳、陳餘，天下豪俊。忘年羈旅，刎頸相信。耳圍鉅鹿，餘兵不進。張既望深，陳乃去印。勢利傾奪，隙末成釁。

史記卷九十

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

魏豹者，故魏諸公子也。其兄魏咎，〔一〕故魏時封爲寧陵君。〔二〕秦滅魏，遷咎爲家人。陳勝之起王也，〔三〕咎往從之。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，魏地已下，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。周市曰：「天下昏亂，忠臣乃見。」〔四〕今天下共畔秦，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。」齊、趙使車各五十乘，立周市爲魏王。市辭不受，迎魏咎於陳。五反，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。〔五〕

〔一〕索隱案：彭越傳云「魏豹，魏王咎從弟，真魏後也」。

〔二〕索隱案：晉灼云「寧陵，梁國縣也，卽今寧陵是」。

〔三〕正義王，干放反。

〔四〕索隱老子曰「國家昏亂有忠臣」，此取以爲說也。

〔五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元年十二月也。」

章邯已破陳王，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。〔一〕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、楚。齊、楚遣項

它、田巴〔二〕將兵隨市救魏。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，圍臨濟。咎爲其民約降。約定，咎自燒殺。

〔一〕〔正義〕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，本漢縣。

〔二〕〔索隱〕案：項它，楚將；田巴，齊將也。〔正義〕它，徒多反。

魏豹亡走楚。〔一〕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，復徇魏地。項羽已破秦，降章邯。豹下魏二十餘城。立豹爲魏王。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。漢元年，項羽封諸侯，欲有梁地，乃徙魏王豹於河東，都平陽，〔二〕爲西魏王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二年六月。」

〔二〕〔正義〕今晉州。

漢王還定三秦，渡臨晉，〔一〕魏王豹以國屬焉，遂從擊楚於彭城。漢敗，還至滎陽，豹請歸視親病，至國，卽絕河津畔漢。漢王聞魏豹反，方東憂楚，未及擊，謂酈生曰：「緩頰往說魏豹，能下之，吾以萬戶封若。」酈生說豹。豹謝曰：「人生一世間，如白駒過隙耳。〔二〕今漢王慢而侮人，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，非有上下禮節也，吾不忍復見也。」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，〔三〕傳詣滎陽，以豹國爲郡。〔四〕漢王令豹守滎陽。楚圍之急，周苛遂殺魏豹。

〔一〕正義 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。

〔二〕索隱 莊子云「無異騏驎之馳過隙」，則謂馬也。小顏云「白駒謂日影也。隙，壁隙也」。以言速疾，若日影過壁隙也。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二年九月也。」

〔四〕集解 高祖本紀曰：「置三郡，河東、太原、上黨。」

彭越者，昌邑人也，〔一〕字仲。常漁鉅野澤中，爲羣盜。陳勝、項梁之起，少年或謂越曰：「諸豪桀相立畔秦，仲可以來，亦效之。」彭越曰：「兩龍方鬪，且待之。」

〔一〕正義 漢武更山陽爲昌邑國，有梁丘鄉。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。

居歲餘，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，往從彭越，曰：「請仲爲長。」越謝曰：「臣不願與諸君。」少年彊請，乃許。與期旦日日出〔二〕會，後期者斬。旦日日出，十餘人後，後者至日中。於是越謝曰：「臣老，諸君彊以爲長。今期而多後，不可盡誅，誅最後者一人。」令校長斬之。皆笑曰：「何至是？」請後不敢。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，設壇祭，乃令徒屬。徒屬皆大驚，畏越，莫敢仰視。乃行略地，收諸侯散卒，得千餘人。

〔二〕索隱 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。

沛公之從碭北〔一〕擊昌邑，彭越助之。昌邑未下，沛公引兵西。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，收魏散卒。項籍入關，王諸侯，還歸，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。漢元年秋，齊王田榮畔項王〔漢〕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，使下濟陰以擊楚。楚命蕭公角〔二〕將兵擊越，越大破楚軍。漢王二年春，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，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。漢王曰：「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，欲急立魏後。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，真魏後。」乃拜彭越爲魏相國，擅將其兵，〔三〕略定梁地。

〔一〕正義 碭音徒郎反。宋州碭山縣。

〔二〕正義 蕭縣令。楚縣令稱公；角，名。

〔三〕索隱 擅猶專也。

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，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，獨將其兵北居河上。〔一〕漢王三年，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，擊楚，絕其後糧於梁地。漢四年冬，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，彭越攻下睢陽、外黃十七城。〔二〕項王聞之，乃使曹咎守成皋，〔三〕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，皆復爲楚。〔四〕越將其兵北走穀城。〔五〕漢五年秋，項王之南走陽夏，〔六〕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，得穀十餘萬斛，以給漢王食。

〔一〕正義 滑州河上。

〔二〕正義 睢陽，宋州宋城也。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。

〔三〕正義 河南府汜水是。

〔四〕正義 爲，于僞反。

〔五〕正義 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是。

〔六〕正義 夏，古雅反。陳州太康縣也。

漢王敗，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。越曰：「魏地初定，尚畏楚，未可去。」漢王追楚，爲項籍所敗固陵。〔一〕乃謂留侯曰：「諸侯兵不從，爲之柰何？」留侯曰：「齊王信之立，非君王之意，信亦不自堅。彭越本定梁地，功多，始君王以魏豹故，拜彭越爲魏相國。今豹死毋後，且越亦欲王，而君王不蚤定。與此兩國約：卽勝楚，睢陽以北至穀城，〔二〕皆以王彭相國；從陳以東傅海，〔三〕與齊王信。齊王信家在楚，此其意欲復得故邑。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，二人今可致，卽不能，事未可知也。」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，如留侯策。使者至，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，〔四〕遂破楚。（五年）項籍已死。春，立彭越爲梁王，都定陶。〔五〕

〔一〕正義 固陵，地名，在陳州宛丘縣西北三十二里。

〔二〕正義 從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，曹、濮、汴、滑並與彭越。

〔三〕集解 傳音附。

索隱 傳音附。

正義 從陳、潁州北以東，亳、泗、徐、淮北之地，東至海，并淮南、淮陰之

邑，盡與韓信。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。

〔四〕正義在亳州也。

〔五〕正義曹州。

六年，朝陳。九年，十年，皆來朝長安。

十年秋，陳豨反代地，高帝自往擊，至邯鄲，徵兵梁王。梁王稱病，使將將兵詣邯鄲。高帝怒，使人讓梁王。梁王恐，欲自往謝。其將扈輒曰：「王始不往，見讓而往，往則爲禽矣。不如遂發兵反。」梁王不聽，稱病。梁王怒其太僕，欲斬之。太僕亡走漢，告梁王與扈輒謀反。於是上使使掩梁王，梁王不覺，捕梁王，囚之雒陽。有司治反形已具，〔一〕請論如法。上赦以爲庶人，傳處蜀青衣。〔二〕西至鄭，〔三〕逢呂后從長安來，欲之雒陽，道見彭王。彭王爲呂后泣涕，自言無罪，願處故昌邑。呂后許諾，與俱東至雒陽。呂后白上曰：「彭王壯士，今徙之蜀，此自遺患，〔四〕不如遂誅之。」妾謹與俱來。」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。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。上乃可，遂夷越宗族，國除。

〔一〕集解張晏曰：「扈輒勸越反，不聽，而云『反形已見』，有司非也。」瓚曰：「扈輒勸越反，而越不誅輒，是反形已具。」

〔二〕集解文穎曰：「青衣，縣名，在蜀。」瓚曰：「今漢嘉是也。」

〔三〕索隱蘇林曰：「縣名，今爲臨邛。」瓚曰：「今漢嘉

是也。」

〔三〕索隱地理志鄭屬京兆。

〔正義〕華州。

〔四〕〔正義〕上唯季反。

太史公曰：魏豹、彭越雖故賤，然已席卷千里，〔一〕南面稱孤，喋血〔二〕乘勝日有聞矣。懷畔逆之意，及敗，不死而虜囚，身被刑戮，何哉？中材已上且羞其行，況王者乎！彼無異故，智略絕人，獨患無身耳。得攝尺寸之柄，其雲蒸龍變，欲有所會其度，以故幽囚而不辭云。

〔一〕〔正義〕言魏地闊千里，如席卷舒。

〔二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喋，一作『唌』。」韓傳亦有『喋血』語也。」

〔索隱〕音喋。喋猶踐也。殺敵踐血而行，孝文紀「喋

血京師」是也。

〔索隱述贊〕魏咎兄弟，因時而王。豹後屬楚，其國遂亡。仲起昌邑，歸漢外黃。往來聲援，再續軍糧。徵兵不往，蒞醢何傷。

史記卷九十一

黥布列傳第三十一

黥布者，六人也，^{〔一〕}姓英氏。^{〔二〕}秦時爲布衣。少年，有客相之曰：「當刑而王。」及壯，坐法黥。布欣然笑曰：「人相我當刑而王，幾是乎？」^{〔三〕}人有聞者，共俳笑之。^{〔四〕}布已論輸麗山，^{〔五〕}麗山之徒數十萬人，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，迺率其曹偶，^{〔六〕}亡之江中爲羣盜。

〔一〕索隱地理志廬江有六縣。蘇林曰：「今爲六安也。」

〔二〕索隱按：布本姓英。英，國名也，咎繇之後。布以少時有人相云「當刑而王」，故漢雜事云「布改姓黥，以厭當之也。」正義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。按：黥布封淮南王，都六，卽此城。又春秋傳六與蓼，咎繇之後，或封於英，六，蓋英後改爲蓼也。

〔三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幾，一作『豈』。」駟謂幾，近也。索隱裴駟曰「臣瓚音機。幾，近也。」楚漢春秋作「豈是乎」，故徐廣云一作「豈」。劉氏作「祈」，祈者語辭也，亦通。

〔四〕索隱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。

〔五〕〔正義〕言布論決受黥竟，麗山作陵也。時會稽郡輸身徒。

〔六〕〔索隱〕曹，輩也。偶，類也。謂徒輩之類。

陳勝之起也，布迺見番君，與其衆叛秦，聚兵數千人。番君以其女妻之。章邯之滅陳勝，破呂臣軍，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，破之清波，引兵而東。聞項梁定江東會稽，〔一〕涉江而西。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，迺以兵屬項梁，渡淮南，英布、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。

〔一〕〔正義〕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闔閭城中。

項梁涉淮而西，擊景駒、秦嘉等，布常冠軍。項梁至薛，〔二〕聞陳王定死，迺立楚懷王。項梁號爲武信君，英布爲當陽君。〔三〕項梁敗死定陶，懷王徙都彭城，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。當是時，秦急圍趙，趙數使人請救。懷王使宋義爲上將，范曾爲末將，項籍爲次將，英布、蒲將軍皆爲將軍，悉屬宋義，北救趙。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，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，諸將皆屬項籍。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，布數有利，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，遂破秦軍，降章邯等。楚兵常勝，功冠諸侯。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，以布數以少敗衆也。

〔二〕〔正義〕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。

〔三〕〔正義〕南郡當陽縣也。

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，〔一〕又使布等夜擊阮章，秦卒二十餘萬人。至關，不得入，又使布等先從閒道〔二〕破關下軍，遂得人，至咸陽。布常爲軍鋒。〔三〕項王封諸將，立布爲九江王，都六。

〔一〕正義 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。

〔二〕索隱 鄒氏云：「閒猶閑也，謂私也」。今以閒音紀寬反。閒道卽他道，猶若反閒之義。

〔三〕索隱 案：漢書作「楚軍前鋒」，簿者鹵簿。

漢元年四月，諸侯皆罷戲下，各就國。項氏立懷王爲義帝，徙都長沙，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。其八月，布使將擊義帝，追殺之郴縣。〔一〕

〔一〕正義 郴，丑林反。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。

漢二年，齊王田榮畔楚，項王往擊齊，徵兵九江，九江王布稱病不往，遣將將數千人行。漢之敗楚彭城，布又稱病不佐楚。項王由此怨布，數使使者誚讓〔一〕召布，布愈恐，不敢往。項王方北憂齊、趙，西患漢，所與者獨九江王，又多布材，欲親用之，以故未擊。

〔一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誚，責也。」

漢三年，漢王擊楚，大戰彭城，不利，出梁地，至虞，〔二〕謂左右曰：「〔三〕如彼等者，無足

與計天下事。」謁者隨何進曰：「不審陛下所謂。」漢王曰：「孰能爲我使淮南，令之發兵倍楚，留項王於齊數月，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。」隨何曰：「臣請使之。」迺與二十人俱，使淮南。至，因太宰主之，^{〔三〕}三日不得見。隨何因說太宰曰：「王之不見何，必以楚爲彊，以漢爲弱，此臣之所以爲使。使何得見，言之而是邪，是大王所欲聞也；言之而非邪，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，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。」太宰迺言之王，王見之。隨何曰：「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，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。」淮南王曰：「寡人北鄉而臣事之。」隨何曰：「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，北鄉而臣事之，必以楚爲彊，可以託國也。」項王伐齊，身負板築，^{〔四〕}以爲士卒先，大王宜悉淮南之衆，身自將之，爲楚軍前鋒，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。夫北面而臣事人者，固若是乎？夫漢王戰於彭城，項王未出齊也，大王宜騷^{〔五〕}淮南之兵渡淮，日夜會戰彭城下，大王撫萬人之衆，無一人渡淮者，垂拱而觀其孰勝。夫託國於人者，固若是乎？大王提空名以鄉楚，而欲厚自託，臣竊爲大王不取也。然而大王不背楚者，以漢爲弱也。夫楚兵雖彊，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，^{〔六〕}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。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，漢王收諸侯，還守成皋、滎陽，下蜀、漢之粟，深溝壁壘，分卒守徼乘塞，^{〔七〕}楚人還兵，閒以梁地，深入敵國八九百里，^{〔八〕}欲戰則不得，攻城則力不能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，楚兵至滎陽、成皋，漢堅守而不動，進則不得攻，退則不得解。故曰楚兵不足恃也。^{〔九〕}使楚勝漢，

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。夫楚之疆，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。故楚不如漢，其勢易見也。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，臣竊爲大王惑之。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。夫大王發兵而倍楚，項王必留，留數月，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。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，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，又況淮南，淮南必大王有也。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，願大王之留意也。」淮南王曰：「請奉命。」陰許畔楚與漢，未敢泄也。

〔一〕正義 今宋州虞城也。

〔二〕索隱 案：謂隨何。

〔三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淮南太宰作內主也。」韋昭曰：「主，舍也。」
〔索隱〕太宰，掌膳食之官。韋昭曰：「主，舍。」

〔四〕集解 李奇曰：「板，牆板也。築，杵也。」

〔五〕集解 音埽。

〔六〕索隱 負猶被也。以不義被其身。

〔七〕索隱 微謂邊境亭郭。以微繞邊陲，常守之也。乘者，登也，登塞垣而守之。

〔八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羽從齊還，當經梁地八九百里，迺得羽地。」
〔索隱〕案：服虔曰「梁在楚漢之中間」。

〔九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特，一作『罷』。言其已困，不足復苦也。」
〔索隱〕案：漢書作「罷」，音皮。

楚使者在，〔一〕方急責英布發兵，舍傳舍。隨何直入，坐楚使者上坐，曰：「九江王已歸漢，楚何以得發兵？」布愕然。楚使者起。何因說布曰：「事已構，〔二〕可遂殺楚使者，無使

歸，而疾走漢〔三〕并力。布曰：「如使者教，因起兵而擊之耳。」於是殺使者，因起兵而攻楚。楚使項聲、龍且攻淮南，項王留而攻下邑。〔四〕數月，龍且擊淮南，破布軍。布欲引兵走漢，恐楚王殺之，故閒行與何俱歸漢。

〔一〕集解 文穎曰：「在淮南王所。」

〔二〕索隱 按：搆訓成也。

〔三〕索隱 走音奏，向也。

〔四〕正義 宋州碭山縣。

淮南王至，〔一〕上方踞牀洗，召布人見，布甚大怒，悔來，欲自殺。出就舍，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，布又大喜過望。〔二〕於是迺使人入九江。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，盡殺布妻子。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，將衆數千人歸漢。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，收兵至成皋。四年七月，立布爲淮南王，與擊項籍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三年十二月。」

〔二〕正義 高祖以布先分爲王，恐其自尊大，故峻禮令布折服；已而美其帷帳，厚其飲食，多其從官，以悅其心；權道也。

漢五年，布使人入九江，得數縣。六年，布與劉賈入九江，誘大司馬周殷，周殷反楚，遂

舉九江兵與漢擊楚，破之垓下。

項籍死，天下定，上置酒。上折隨何之功，謂何爲腐儒，爲天下安用腐儒。「隨何跪曰：『夫陛下引兵攻彭城，楚王未去齊也，陛下發步卒五萬人，騎五千，能以取淮南乎？』上曰：『不能。』隨何曰：『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，至，如陛下之意，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。然而陛下謂何腐儒，爲天下安用腐儒，何也？』上曰：『吾方圖子之功。』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。布遂剖符爲淮南王，都六，九江、廬江、衡山、豫章郡皆屬布。

〔一〕〔索隱〕腐音輔。謂之腐儒者，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。

七年，朝陳。八年，朝雒陽。九年，朝長安。

十一年，高后誅淮陰侯，布因心恐。夏，漢誅梁王彭越，醢之，盛其醢徧賜諸侯。至淮南，淮南王方獵，見醢，因大恐，陰令人部聚兵，候伺旁郡警急。〔一〕

〔一〕〔集解〕張晏曰：『欲有所會。』

布所幸姬疾，請就醫，醫家與中大夫賁赫〔一〕對門，姬數如醫家，賁赫自以爲侍中，迺厚餽遺，從姬飲醫家。姬侍王，從容語次，譽赫長者也。王怒曰：『汝安從知之？』具說狀。王疑其與亂，赫恐，稱病。王愈怒，欲捕赫。赫言變事，乘傳詣長安。布使人追，不及。赫

至，上變，言布謀反有端，可先未發誅也。上讀其書，語蕭相國。相國曰：「布不宜有此，恐仇怨妄誣之。」請繫赫，使人徵^{〔三〕}驗淮南王。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，上變，固已疑其言國陰事，漢使又來，頗有所驗，遂族赫家，發兵反。反書聞，上迺赦賁赫，以爲將軍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賁音肥。」

〔索隱〕賁音肥，人姓也。赫音虛格反。

〔三〕集解 一作「徵」。

上召諸將問曰：「布反，爲之柰何？」皆曰：「發兵擊之，阬豎子耳，何能爲乎！」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。令尹曰：「是故當反。」滕公曰：「上裂地而王之，疏爵而貴之，〔一〕南面而立萬乘之主，其反何也？」令尹曰：「往年殺彭越，前年殺韓信，〔二〕此三人者，同功一體之人也。自疑禍及身，故反耳。」滕公言之上曰：「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，其人有籌策之計，可問。」上迺召見問薛公。薛公對曰：「布反不足怪也。使布出於上計，山東非漢之有也；出於中計，勝敗之數未可知也；出於下計，陛下安枕而卧矣。」上曰：「何謂上計？」令尹對曰：「東取吳，〔三〕西取楚，〔四〕并齊取魯，傳檄燕、趙，固守其所，山東非漢之有也。」何謂中計？「東取吳，西取楚，并韓取魏，據敖庾之粟，〔五〕塞成臯之口，勝敗之數未可知也。」何謂下計？「東取吳，西取下蔡，〔六〕歸重於越，身歸長沙，〔七〕陛下安枕而卧，漢無事矣。」上曰：「是計將安出？」令尹對曰：「出下計。」上曰：「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？」

令尹曰：「布故麗山之徒也，自致萬乘之主，此皆爲身，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，故曰出下計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封薛公千戶。^{〔九〕}迺立皇子長爲淮南王。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。

〔一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疏，分也。『禹決江疏河』是也。」
〔索隱〕疏，分也。漢書曰：「禹決江疏河」。尚書曰：「列爵

惟五，分土惟三」。按：裂地是對文，故知疏卽分也。

〔三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往年、前年同耳，使文相避也。」

〔三〕正義 荆王劉賈都吳，蘇州闔廬城也。

〔四〕正義 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。

〔五〕索隱 案：太康地記云：「秦建敖倉於成皋」。又云「庚」，故云「敖庚」也。

〔六〕正義 古州來國。

〔七〕正義 今潭州。

〔八〕集解 桓譚新論曰：「世有圍碁之戲，或言是兵法之類也。及爲之上者，遠碁疏張，置以會圍，因而成多，得道之勝。中者，則務相絕遮要，以爭便利，故勝負狐疑，須計數而定。下者，則守邊隅，趨作野，以自生於小地，然亦必不如。」察薛公之言上計，云取吳、楚，并齊、魯及燕、趙者，此廣道地之謂。中計云取吳、楚，并韓、魏，塞成皋，據敖倉，此趨遮要爭利者也。下計云取吳、下蔡，據長沙以臨越，此守邊隅，趨作野者也。
〔索隱〕野音烏卦反。

〔九〕索隱 劉氏云：「薛公得封千戶，蓋關內侯也。」

布之初反，謂其將曰：「上老矣，厭兵，必不能來。使諸將，諸將獨患淮陰、彭越，今皆已死，餘不足畏也。」故遂反。果如薛公籌之，東擊荊，荊王劉賈走死富陵。^{〔一〕}盡劫其兵，渡淮擊楚。楚發兵與戰徐、僮閒，^{〔二〕}爲三軍，欲以相救爲奇。或說楚將曰：「布善用兵，民素畏之。且兵法，諸侯戰其地爲散地。」^{〔三〕}今別爲三，彼敗吾一軍，餘皆走，安能相救！不聽。布果破其一軍，其二軍散走。

〔一〕正義 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。

〔二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地名也。」索隱 案：地理志臨淮有徐縣、僮縣。

〔正義〕杜預云：「徐在下邳僮縣東。」括地

志云：「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，古徐國也。」

〔三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謂散滅之地。」正義 魏武帝注孫子曰：「卒戀土地，道近而易敗散。」

遂西，與上兵遇蘄西會甄。^{〔一〕}布兵精甚，上迺壁庸城，^{〔二〕}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，上惡之。與布相望見，遙謂布曰：「何苦而反？」布曰：「欲爲帝耳。」上怒罵之，遂大戰。布軍敗走，渡淮，數止戰，不利，與百餘人走江南。布故與番君婚，以故長沙哀王^{〔三〕}使人給布，僞與亡，誘走越，故信而隨之番陽。番陽人殺布茲鄉^{〔四〕}民田舍，遂滅黥布。^{〔五〕}

〔一〕索隱 上古外反，下持瑞反。韋昭云：「蘄之鄉名。」漢書作「簪」，應劭音保，（鉦）〔鉦〕下亭名。

〔正義〕蘄音機。

沛郡蘄城也。甄，遂瑞反。

〔二〕集解 鄧展曰：「地名也。」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表云成王臣，吳芮之子也。」駢案：晉灼曰「芮之孫固」。或曰是成王，非哀王也，傳誤也。

索隱 「哀」字誤也。是成王臣，吳芮之子也。

〔四〕索隱 番陽鄆縣之鄉。

〔五〕正義 英布冢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。

立皇子長爲淮南王，封賁赫爲期思侯，〔一〕諸將率多以功封者。〔三〕

〔一〕正義 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。

〔三〕集解 漢書曰：「將率封者六人。」

太史公曰：英布者，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、六，皋陶之後哉？身被刑法，何其拔興〔二〕之暴也！項氏之所阬殺人，以千萬數，而布常爲首虐。功冠諸侯，用此得王，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僂。禍之興，自愛姬殖，妒媚〔三〕生患，竟以滅國！

〔二〕索隱 拔，白曷反，疾也。

〔三〕集解 音冒。媚亦妒也。

索隱案：王劭音冒，媚亦妒也。漢書外戚傳亦云「或結寵妾妬媚之誅」。又論衡云「妬夫媚婦」，則媚是妬之別名。今原英布之誅爲疑賁赫與其妃有亂，故至滅國，所以不得言妬媚是媚也。一云男妬曰媚。

【索隱述贊】九江初筮，當刑而王。既免徒中，聚盜江上。再雄楚卒，頻破秦將。病爲羽疑，歸受漢杖。
賁赫見毀，卒致無妄。

史記卷九十二

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

淮陰侯韓信者，淮陰人也。^{〔一〕}始爲布衣時，貧無行，不得推擇爲吏，^{〔二〕}又不能治生商賈，常從人寄食飲，人多厭之者。常數從其下鄉，^{〔三〕}南昌亭長，^{〔四〕}寄食，數月，亭長妻患之，乃晨炊蓐食。^{〔五〕}食時信往，不爲具食。信亦知其意，怒，竟絕去。

〔一〕正義 楚州淮陰縣也。

〔二〕集解 李奇曰：「無善行可推舉選擇。」

〔三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下鄉，縣，屬淮陰也。」

〔索隱〕案：下鄉，鄉名，屬淮陰郡。

〔四〕索隱 案：楚漢春秋作「南昌亭長」。

〔五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未起而牀蓐中食。」

信釣於城下，^{〔一〕}諸母漂，^{〔二〕}有一母見信飢，飯信，竟漂數十日。信喜，謂漂母曰：「吾必有以重報母。」母怒曰：「大丈夫不能自食，^{〔三〕}吾哀王孫而進食，^{〔四〕}豈望報乎！」

〔一〕〔正義〕淮陰城北臨淮水，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。

〔二〕〔集解〕韋昭曰：「以水擊絮爲漂，故曰漂母。」

〔三〕〔正義〕音寺。

〔四〕〔集解〕蘇林曰：「如言公子也。」

〔索隱〕劉德曰：「秦末多失國，言王孫、公子，尊之也。」蘇林亦同。張晏云「字

王孫」，非也。

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，曰：「若雖長大，好帶刀劍，中情怯耳。」衆辱之曰：「信能死，刺我；不能死，出我袴下。」〔一〕於是信孰視之，俛出袴下，蒲伏。〔二〕一市人皆笑信，以爲怯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袴，一作『胯』。胯，股也，音同。」又云漢書作「跨」，同耳。

〔索隱〕袴，漢書作「胯」。胯，股也，

音枯化反。然尋此文作「袴」，欲依字讀，何爲不通？袴下卽胯下也，亦何必須作「胯」。

〔二〕〔正義〕俛音俯。伏，蒲北反。

及項梁渡淮，信杖劍從之，居戲下，〔一〕無所知名。項梁敗，又屬項羽，羽以爲郎中。數以策干項羽，羽不用。漢王之入蜀，信亡楚歸漢，未得知名，爲連敖。〔二〕坐法當斬，其輩十人皆已斬，次至信，信乃仰視，適見滕公，曰：「上不欲就天下乎？何爲斬壯士！」滕公奇其言，壯其貌，釋而不斬。與語，大說之。言於上，上拜以爲治粟都尉，上未之奇也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戲，一作『麾』。」

〔三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典客也。」

索隱李奇云：「楚官名。」張晏云：「司馬也。」

信數與蕭何語，何奇之。至南鄭，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，信度何等已數言上，上不我用，卽亡。何聞信亡，不及以聞，自追之。人有言上曰：「丞相何亡。」上大怒，如失左右手。居一二日，何來謁上，上且怒且喜，罵何曰：「若亡，何也？」何曰：「臣不敢亡也，臣追亡者。」上曰：「若所追者誰何？」曰：「韓信也。」上復罵曰：「諸將亡者以十數，公無所追，追信，詐也。」何曰：「諸將易得耳。至如信者，國士無雙。王必欲長王漢中，無所事信；〔一〕必欲爭天下，非信無所與計事者。顧王策安所決耳。」王曰：「吾亦欲東耳，安能鬱鬱久居此乎？」何曰：「王計必欲東，能用信，信卽留；不能用，信終亡耳。」王曰：「吾爲公以爲將。」何曰：「雖爲將，信必不留。」王曰：「以爲大將。」何曰：「幸甚。」於是王欲召信拜之。何曰：「王素慢無禮，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，此乃信所以去也。王必欲拜之，擇良日，齋戒，設壇場，具禮，乃可耳。」王許之。諸將皆喜，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。至拜大將，乃韓信也，一軍皆驚。

〔一〕集解文穎曰：「事猶業也。」張晏曰：「無事用信。」

信拜禮畢，上坐。王曰：「丞相數言將軍，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？」信謝，因問王曰：「今東鄉爭權天下，豈非項王邪？」漢王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？」漢

王默然良久，曰：「不如也。」信再拜賀曰：「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。然臣嘗事之，請言項王之爲人也。」項王喑啞〔一〕叱咤，〔二〕千人皆廢，〔三〕然不能任屬賢將，此特匹夫之勇耳。項王見人恭敬慈愛，言語嘔嘔，〔四〕人有疾病，涕泣分食飲，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，印刳敝，忍不能予，〔五〕此所謂婦人之仁也。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，不居關中而都彭城。有背義帝之約，而以親愛王，諸侯不平。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，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。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，天下多怨，百姓不親附，特劫於威彊耳。名雖爲霸，實失天下心。故曰其彊易弱。今大王誠能反其道：任天下武勇，何所不誅！〔六〕以天下城邑封功臣，何所不服！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，何所不散！〔七〕且三秦王爲秦將，將秦子弟數歲矣，所殺亡不可勝計，又欺其衆降諸侯，至新安，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，唯獨邯、欣、翳得脫，秦父兄怨此三人，痛入骨髓。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，秦民莫愛也。大王之人武關，秋豪無所害，〔八〕除秦苛法，與秦民約，法三章耳，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。於諸侯之約，大王當王關中，關中民咸知之。大王失職入漢中，秦民無不恨者。今大王舉而東，三秦可傳檄而定也。〔九〕於是漢王大喜，自以爲得信晚。遂聽信計，部署諸將所擊。

〔一〕索隱 上於金反，下烏路反。喑啞，懷怒氣。

〔二〕索隱 「叱」字或作「吒」。上昌栗反，下卓嫁反。叱咤，發怒聲。

〔三〕集解 晉灼曰：「廢，不收也。」索隱 孟康曰：「廢，伏也。」張晏曰：「廢，偃也。」

〔四〕集解 音凶于反。索隱 音吁。嘔嘔猶區區也。漢書作「姁姁」。鄧展曰：「姁姁，好也。」張晏音吁。

〔五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不忍授。」

〔六〕索隱 何不誅。按：劉氏云「言何所不誅也」。

〔七〕索隱 何不散。劉氏云：「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，此敵無不散敗也。」

〔八〕索隱 案：豪秋乃成。又王逸注楚詞云「銳毛爲豪，夏落秋生也」。

〔九〕索隱 案：說文云「檄，二尺書也」。此云「傳檄」，謂爲檄書以責所伐者。

八月，漢王舉兵東出陳倉，〔一〕定三秦。漢二年，出關，〔二〕收魏、河南、韓、殷王皆降。合齊、趙共擊楚。四月，至彭城，漢兵敗散而還。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，復擊破楚京、索之閒，以故楚兵卒不能西。

〔一〕正義 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。

〔二〕正義 出函谷關。

漢之敗卻彭城，〔一〕塞王欣、翟王翳亡漢降楚，齊、趙亦反漢與楚和。六月，魏王豹謁歸視親疾，至國，即絕河關〔二〕反漢，與楚約和。漢王使酈生說豹，不下。其八月，以信爲左丞相，擊魏。魏王盛兵蒲坂，塞臨晉，〔三〕信乃益爲疑兵，〔四〕陳船欲度臨晉，〔五〕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甌渡軍，〔六〕襲安邑。〔七〕魏王豹驚，引兵迎信，信遂虜豹，〔八〕定魏爲河東郡。〔九〕漢王

遣張耳與信俱，引兵東，北擊趙、代。後九月，破代兵，禽夏說，關與。信之下魏，破代，漢輒使人收其精兵，詣滎陽以距楚。

〔一〕正義 兵敗散彭城而卻退。

〔二〕索隱 按：謂今蒲津關。

〔三〕索隱 塞音先得反。臨晉，縣名，在河東之東岸，對舊關也。

〔四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益張旂旗，以疑敵者。」

〔五〕索隱 劉氏云：「陳船，地名，在舊關之西，今之朝邑是也。」案：京兆有船司空縣，不名「陳船」。陳船者，陳列船艘欲渡河也。

〔六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甌，一作『缶』。」服虔曰：「以木押縛甌以渡。」韋昭曰：「以木爲器如甌，以渡軍。無船，且尚密也。」正義 按：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，欲渡河，卽此從夏陽木押甌渡軍，襲安邑。臨晉，同州東朝邑界。

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。

〔七〕正義 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。

〔八〕索隱 按：劉氏云「夏陽舊無船，豹不備之，而防臨晉耳。今安邑被襲，故豹遂降也」。

〔九〕正義 今安邑縣故城。

〔一〇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音余。」駟案：李奇曰「夏說，代相也」。

索隱 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關與聚。關音曷，又

音媽。與音余，又音預。沾音他廉反。

正義 關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。

信與張耳以兵數萬，欲東下井陘擊趙。^{〔一〕}趙王、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，聚兵井陘口，^{〔二〕}號稱二十萬。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：「聞漢將韓信涉西河，虜魏王，禽夏說，新喋血^{〔三〕}，闕與，今乃輔以張耳，議欲下趙，此乘勝而去國遠鬪，其鋒不可當。臣聞千里餽糧，士有飢色，樵蘇後爨，^{〔四〕}師不宿飽。今井陘之道，車不得方軌，騎不得成列，行數百里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。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，從閒道絕其輜重，足下深溝高壘，堅營勿與戰。彼前不得鬪，退不得還，吾奇兵絕其後，使野無所掠，不至十日，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。願君留意臣之計。否，必爲二子所禽矣。」成安君，儒者也，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，曰：「吾聞兵法十則圍之，倍則戰。今韓信兵號數萬，其實不過數千。能千里而襲我，亦已罷極。今如此避而不擊，後有大者，何以加之！則諸侯謂吾怯，而輕來伐我。」不聽廣武君策，廣武君策不用。

〔一〕索隱案：地理志常山石邑縣，井陘山在西。又穆天子傳云「至于陘山之隧，升于三道之磴」是也。

〔二〕正義井陘故關在井州石艾縣東十八里，卽井陘口。

〔三〕索隱喋，舊音敵，非也。案：陳湯傳「喋血萬里之外」，如淳云「殺人流流滂沱也」。韋昭音徒協反。

〔四〕集解漢書音義曰：「樵，取薪也。蘇，取草也。」

韓信使人閒視，知其不用，還報，則大喜，乃敢引兵遂下。^{〔一〕}未至井陘口三十里，止舍。夜半傳發，^{〔二〕}選輕騎二千人，人持一赤幟，從閒道葦山而望趙軍，^{〔三〕}誠曰：「趙見我走，必空壁逐我，若疾入趙壁，拔趙幟，立漢赤幟。」令其裨將傳飡，^{〔四〕}曰：「今日破趙會食！」^{〔五〕}諸將皆莫信，詳應曰：「諾。」謂軍吏曰：「趙已先據便地爲壁，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，未肯擊前行，恐吾至阻險而還。」信乃使萬人先行，出，背水陳。^{〔六〕}趙軍望見而大笑。平旦，信建大將之旗鼓，鼓行出井陘口，趙開壁擊之，^{〔七〕}大戰良久。於是信、張耳詳弃鼓旗，走水上軍。水上軍開人之，復疾戰。趙果空壁爭漢鼓旗，逐韓信、張耳。韓信、張耳已入水上軍，軍皆殊死戰，不可敗。信所出奇兵二千騎，共候趙空壁逐利，則馳入趙壁，皆拔趙旗，立漢赤幟二千。趙軍已不勝，不能得信等，欲還歸壁，壁皆漢赤幟，而大驚，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，兵遂亂，遁走，趙將雖斬之，不能禁也。於是漢兵夾擊，大破虜趙軍，斬成安君泚水上，^{〔八〕}禽趙王歇。

〔一〕正義引兵入井陘狹道，出趙。

〔二〕集解漢書音義曰：「傳令軍中使發。」

〔三〕集解如淳曰：「葦音蔽。依山自覆蔽。」

〔四〕索隱案：謂令從閒道小路向前，望見陳餘軍營卽住，仍須隱山自蔽，勿令趙軍知也。葦音蔽。蔽者，蓋覆也。楚漢春秋作「卑山」，漢書作「葦山」。說文云「葦，蔽也，從竹卑聲」。

〔四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音澹也。」

〔五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立駐傳澹食也。」如淳曰：「小飯曰澹。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。」索隱 如淳曰：「小飯曰澹。」

謂立駐傳澹，待破趙乃大食也。」

〔六〕正義 縣蔓水，一名阜將，一名回星，自并州流入并陘界，卽信背水陣陷之死地，卽此水也。

〔七〕正義 恆州鹿泉縣，卽六國時趙壁也。

〔八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泝音遲。」索隱 徐廣音遲。劉氏音脂。

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，有能生得者購千金。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，信乃解其縛，東鄉坐，西鄉對，師事之。

諸將效首虜，〔一〕（休）畢賀，因問信曰：「兵法右倍山陵，前左水澤，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，曰破趙會食，臣等不服。然竟以勝，此何術也？」信曰：「此在兵法，顧諸君不察耳。兵法不曰『陷之死地而後生，置之亡地而後存』？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，此所謂『驅市人而戰之』，其勢非置之死地，使人人自爲戰，今予之生地，皆走，寧尚可得而用之乎！諸將皆服曰：『善。非臣所及也。』」

〔一〕索隱 如淳曰：「效，致也。」晉灼云：「效，數也。」鄭玄注禮「效猶呈見也」。

於是信問廣武君曰：「僕欲北攻燕，東伐齊，何若而有功？」廣武君辭謝曰：「臣聞敗軍

之將，不可以言勇，亡國之大夫，不可以圖存。今臣敗亡之虜，何足以權大事乎！信曰：「僕聞之，百里奚居虞而虞亡，在秦而秦霸，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，用與不用，聽與不聽也。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，若信者亦已爲禽矣。以不用足下，故信得侍耳。」因固問曰：「僕委心歸計，願足下勿辭。」廣武君曰：「臣聞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慮，必有一得。故曰『狂夫之言，聖人擇焉』。願恐臣計未必足用，願效愚忠。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，一旦而失之，軍敗鄆下，^{〔一〕}身死泜上。今將軍涉西河，^{〔二〕}虜魏王，禽夏說，闕與，一舉而下井陘，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，誅成安君。名聞海內，威震天下，農夫莫不輟耕釋耒，揄衣甘食，^{〔三〕}傾耳以待命者。^{〔四〕}若此，將軍之所長也。然而衆勞卒罷，其實難用。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，頓之燕堅城之下，欲戰恐久力不能拔，情見勢屈，曠日糧竭，而弱燕不服，齊必距境以自彊也。燕齊相持而不下，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。若此者，將軍所短也。臣愚，竊以爲亦過矣。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，而以長擊短。」韓信曰：「然則何由？」廣武君對曰：「方今爲將軍計，莫如案甲休兵，鎮趙撫其孤，百里之內，牛酒日至，以饗士大夫，釋兵，^{〔五〕}北首燕路，^{〔六〕}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，^{〔七〕}暴其所長於燕，^{〔八〕}燕必不敢不聽從。燕已從，使誼言者東告齊，齊必從風而服，雖有智者，亦不知爲齊計矣。如是，則天下事皆可圖也。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，此之謂也。」韓信曰：「善。」從其策，發使使燕，燕從風而靡。

乃遣使報漢，因請立張耳爲趙王，以鎮撫其國。漢王許之，乃立張耳爲趙王。

〔一〕集解 李奇曰：「鄙音靡。今高邑是。」

〔二〕索隱 此之西河當馮翊也。〔正義〕卽同州龍門河，從夏陽度者。

〔三〕索隱 榆，鄒氏音踰，美也。恐滅亡不久，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，日偷苟且也，慮不圖久故也。漢書作「靡衣媮食」也。

〔四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恐滅亡不久故也。」

〔五〕集解 魏都賦曰：「肴醴順時。」劉逵曰：「醴酒也。」索隱 劉氏依劉逵音。醴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。案：史記

古「釋」字皆如此作，豈亦謂以酒食醴兵士，故字從酉乎？

〔六〕正義 首音狩，向也。

〔七〕正義 咫尺，八寸。言其簡牘或長尺也。

〔八〕正義 暴音僕。

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，趙王耳、韓信往來救趙，因行定趙城邑，發兵詣漢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，漢王南出，之宛、葉間，〔一〕得黥布，走入成皋，楚又復急圍之。六月，漢王出成皋，東渡河，獨與滕公俱，從張耳軍脩武。至，宿傳舍。晨自稱漢使，馳入趙壁。張耳、韓信未起，卽其卧內上奪其印符，以麾召諸將，易置之。信、耳起，乃知漢王來，大驚。漢王奪兩人軍，卽令張耳備守趙地，拜韓信爲相國，收趙兵未發者擊齊。〔二〕

〔一〕正義 宛在鄧州。葉在許州。

〔三〕集解 文穎曰：「謂趙人未嘗見發者。」

信引兵東，未渡平原，〔一〕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，韓信欲止。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：「將軍受詔擊齊，而漢獨發閒使下齊，寧有詔止將軍乎？何以得毋行也！且酈生一士，伏軾〔三〕掉三寸之舌，下齊七十餘城，將軍將數萬衆，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，爲將數歲，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？」於是信然之，從其計，遂渡河。齊已聽酈生，卽留縱酒，罷備漢守禦。信因襲齊歷下軍，〔三〕遂至臨菑。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，乃亨之，而走高密，使使之楚請救。韓信已定臨菑，遂東追廣至高密西。楚亦使龍且將，號稱二十萬，救齊。

〔一〕正義 懷州有平原津。

〔三〕集解 韋昭曰：「軾，今小車中隆起者。」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濟南歷城縣。」

齊王廣、龍且并軍與信戰，未合。人或說龍且曰：「漢兵遠鬪窮戰，其鋒不可當。齊、楚自居其地戰，兵易敗散。」〔一〕不如深壁，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，亡城聞其王在，楚來救，必反漢。漢兵二千里客居，齊城皆反之，其勢無所得食，可無戰而降也。」龍且曰：「吾平生

知韓信爲人，易與耳。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，吾何功？今戰而勝之，齊之半可得，何爲止！遂戰，與信夾濰水陳。〔三〕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，滿盛沙，壅水上流，引軍半渡，擊龍且，詳不勝，還走。龍且果喜曰：「固知信怯也。」遂追信渡水。信使人決壅囊，水大至。龍且軍大半不得渡，卽急擊，殺龍且。龍且水東軍散走，齊王廣亡去。信遂追北至城陽，〔三〕皆虜楚卒。

〔一〕正義 近其室家，懷願望也。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出東莞而東北流，至北海都昌縣入海。」

索隱 濰音維。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，至都昌

入海。

徐廣云「出東莞而東北流入海」，蓋據水經而說，少不同耳。

〔三〕正義 城陽雷澤縣是也，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。

漢四年，遂皆降平齊。使人言漢王曰：「齊僞詐多變，反覆之國也，南邊楚，不爲假王以鎮之，其勢不定。願爲假王便。」當是時，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，韓信使者至，發書，〔一〕漢王大怒，罵曰：「吾困於此，且暮望若來佐我，乃欲自立爲王！」張良、陳平躡漢王足，因附耳語曰：「漢方不利，寧能禁信之王乎？不如因而立，善遇之，使自爲守。不然，變生。」漢王亦悟，因復罵曰：「大丈夫定諸侯，卽爲真王耳，何以假爲！」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，〔二〕徵其兵擊楚。

〔一〕集解張晏曰：「發信使者所齎書。」

〔三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四年二月。」

楚已亡龍且，項王恐，使盱眙人武涉〔一〕往說齊王信曰：「天下共苦秦久矣，相與勦力擊秦。秦已破，計功割地，分土而王之，以休士卒。今漢王復興兵而東，侵人之地，已破三秦，引兵出關，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，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，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。且漢王不可必，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，〔二〕項王憐而活之，然得脫，輒倍約，復擊項王，其不可親信如此。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，爲之盡力用兵，終爲之所禽矣。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，以項王尚存也。當今二王之事，權在足下。足下右投則漢王勝，左投則項王勝。項王今日亡，則次取足下。足下與項王有故，何不反漢與楚連和，參分天下王之？今釋此時，而自必於漢以擊楚，且爲智者固若此乎！」韓信謝曰：「臣事項王，官不過郎中，位不過執戟，〔三〕言不聽，畫不用，故倍楚而歸漢。漢王授我上將軍印，予我數萬衆，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，言聽計用，故吾得以至於此。夫人深親信我，我倍之不祥，雖死不易。幸爲信謝項王。」

〔一〕集解張華曰：「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。」

〔三〕正義數，色庚反。

〔三〕集解張晏曰：「郎中，宿衛執戟之人也。」

武涉已去，齊人蒯通通知天下權在韓信，欲爲奇策而感動之，以相人說韓信曰：「僕嘗受相人之術。」韓信曰：「先生相人何如？」對曰：「貴賤在於骨法，憂喜在於容色，成敗在於決斷，以此參之，萬不失一。」韓信曰：「善。先生相寡人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願少閒。」信曰：「左右去矣。」通曰：「相君之面，不過封侯，又危不安。相君之背，貴乃不可言。」〔一〕韓信曰：「何謂也？」蒯通曰：「天下初發難也，俊雄豪桀建號壹呼，天下之士雲合霧集，魚鱗櫛，漂至風起。當此之時，憂在亡秦而已。今楚漢分爭，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，父子暴骸骨於中野，不可勝數。楚人起彭城，轉鬪逐北，至於滎陽，乘利席卷，威震天下。然兵困於京、索之間，迫西山而不能進者，三年於此矣。漢王將數十萬之衆，距鞏、雒，阻山河之險，一日數戰，無尺寸之功，折北不救，〔二〕敗滎陽，傷成臯，〔三〕遂走宛、葉之間，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。夫銳氣挫於險塞，而糧食竭於內府，百姓罷極怨望，容容無所倚。以臣料之，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。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。足下爲漢則漢勝，與楚則楚勝。臣願披腹心，輸肝膽，效愚計，恐足下不能用也。誠能聽臣之計，莫若兩利而俱存之，參分天下，鼎足而居，其勢莫敢先動。夫以足下之賢聖，有甲兵之衆，據彊齊，從燕、趙，出

空虛之地而制其後，因民之欲，西鄉〔四〕爲百姓請命，〔五〕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，孰敢不聽！割大弱彊，以立諸侯，諸侯已立，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。案齊之故，有膠、泗之地，懷諸侯以德，深拱揖讓，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。蓋聞天與弗取，反受其咎；時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。願足下孰慮之。」

〔一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背畔則大貴。」

〔二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折，衄敗也。北，奔北。」

〔三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於成皋傷曾也。」臣瓚曰：「謂軍折傷。」

〔四〕正義 鄉音向。齊國在東，故曰西向也。

〔五〕正義 止楚漢之戰鬥，士卒不死亡，故云「請命」。

韓信曰：「漢王遇我甚厚，載我以其車，衣我以其衣，食我以其食。吾聞之，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，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，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，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！」蒯生曰：「足下自以爲善漢王，欲建萬世之業，臣竊以爲誤矣。始常山王、成安君爲布衣時，相與爲刎頸之交，後爭張驤、陳澤之事，二人相怨。常山王背項王，奉項嬰頭而竄，逃歸於漢王。漢王借兵而東下，殺成安君泝水之南，頭足異處，卒爲天下笑。此二人相與，天下至驩也。然而卒相禽者，何也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。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，必不能固

於二君之相與也，而事多大於張騫、陳澤。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，亦誤矣。大夫種、范蠡存亡越，霸句踐，立功成名而身死亡。野獸已盡而獵狗亨。夫以交友言之，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；以忠信言之，則不過大夫種、范蠡之於句踐也。此二人者，足以觀矣。願足下深慮之。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，而功蓋天下者不賞。臣請言大王功略：足下涉西河，虜魏王，禽夏說，引兵下井陘，誅成安君，徇趙，脅燕，定齊，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，東殺龍且，西鄉以報，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，而略不世出者也。今足下戴震主之威，挾不賞之功，歸楚，楚人不信；歸漢，漢人震恐；足下欲持是安歸乎？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，名高天下，竊爲足下危之。」韓信謝曰：「先生且休矣，吾將念之。」

後數日，蒯通復說曰：「夫聽者事之候也，計者事之機也，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，鮮矣。聽不失一二者，不可亂以言；計不失本末者，不可紛以辭。夫隨廝養之役者，失萬乘之權；守儋石之祿者，^{〔一〕}闕卿相之位。故知者決之斷也，疑者事之害也，審豪釐之小計，遺天下之大數，智誠知之，決弗敢行者，百事之禍也。故曰『猛虎之猶豫，不若蜂蠆之致螫；^{〔二〕}騏驥之踟躕，^{〔三〕}不如駑馬之安步；孟賁之狐疑，不如庸夫之必至也；雖有舜禹之智，吟而不言，^{〔四〕}不如瘖聾之指麾也』。此言貴能行之。夫功者難成而易敗，時者難得而易失也。時乎時，不再來。願足下詳察之。」韓信猶豫不忍倍漢，又自以爲功多，漢終不奪我齊，遂謝

蒯通。蒯通說不聽，已詳狂爲巫。〔五〕

〔一〕〔集解〕晉灼曰：「楊雄方言：『海岱之間名罍爲儋。』石，斗石也。」蘇林曰：「齊人名小罍爲儋。石，如今受鮐魚石罍，不過一二石耳。一說，一儋與一斛之餘。」〔索隱〕儋音都濫反。石，斗也。蘇林解爲近之。鮐音胎。

〔三〕〔正義〕音適。

〔三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跼，一作『蹠』也。」

〔四〕〔索隱〕吟，鄒氏音拒蔭反，又音琴。

〔五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一本『遂不用蒯通，蒯通曰：『夫迫於細苛者，不可與圖大事；拘於臣虜者，固無君王之意。』說不聽，因去詳狂』也。」〔索隱〕案：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。

漢王之困固陵，用張良計，召齊王信，遂將兵會垓下。項羽已破，高祖襲奪齊王軍。〔一〕漢五年正月，徙齊王信爲楚王，都下邳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以齊爲平原、千乘、東萊、齊郡。」

信至國，召所從食漂母，賜千金。〔二〕及下鄉南昌亭長，賜百錢，曰：「公，小人也，爲德不卒。」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。告諸將相曰：「此壯士也。方辱我時，我寧不能殺之邪？殺之無名，故忍而就於此。」

〔二〕〔集解〕張華曰：漂母冢在泗口南岸。

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，〔一〕素與信善。項王死後，亡歸信。漢王怨昧，聞其在楚，詔楚捕昧。信初之國，行縣邑，陳兵出入。漢六年，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。高帝以陳平計，天子巡狩會諸侯，南方有雲夢，發使告諸侯會陳：「吾將游雲夢。」實欲襲信，信弗知。高祖且至楚，信欲發兵反，自度無罪，欲謁上，恐見禽。人或說信曰：「斬昧謁上，上必喜，無患。」信見昧計事。昧曰：「漢所以不擊取楚，以昧在公所。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，吾今日死，公亦隨手亡矣。」乃罵信曰：「公非長者！」卒自剄。信持其首，謁高祖於陳。上令武士縛信，載後車。信曰：「果若人言，『狡兔死，良狗亨；』〔二〕高鳥盡，良弓藏；敵國破，謀臣亡。」天下已定，我固當亨！上曰：「人告公反。」遂械繫信。至雒陽，赦信罪，以爲淮陰侯。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東海胸縣有伊廬鄉。」駟案：韋昭曰「今中廬縣」。

索隱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。

正義括

地志云：「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里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，秦謂之伊廬，漢爲中廬縣。項羽之將鍾離昧冢在。」韋昭及括地志云皆說之也。

〔二〕集解張晏曰：「狡猶猾。」

索隱郊兔死。郊音狡。狡，猾也。

吳越春秋作「郊兔」，亦通。漢書作「狡兔」。戰

國策曰「東郭逯，海內狡兔也」。

信知漢王畏惡其能，常稱病不朝從。信由此日夜怨望，居常鞅鞅，羞與絳、灌等列。信嘗過樊將軍噲，噲跪拜送迎，言稱臣，曰：「大王乃肯臨臣！」信出門，笑曰：「生乃與噲等爲伍！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，各有差。上問曰：「如我能將幾何？」信曰：「陛下不過能將十萬。」上曰：「於君何如？」曰：「臣多多而益善耳。」上笑曰：「多多益善，何爲爲我禽？」信曰：「陛下不能將兵，而善將將，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。且陛下所謂天授，非人力也。」

陳豨拜爲鉅鹿守，「一」辭於淮陰侯。淮陰侯挈其手，辟左右與之步於庭，仰天歎曰：「子可與言乎？欲與子有言也。」豨曰：「唯將軍令之。」淮陰侯曰：「公之所居，天下精兵處也；而公，陛下之信幸臣也。人言公之畔，陛下必不信；再至，陛下乃疑矣；三至，必怒而自將。吾爲公從中起，天下可圖也。」陳豨素知其能也，信之，曰：「謹奉教！」漢十年，陳豨果反。上自將而往，信病不從。陰使人至豨所，曰：「弟舉兵，吾從此助公。」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，欲發以襲呂后、太子。部署已定，待豨報。其舍人「二」得罪於信，信囚，欲殺之。舍人弟上變，告信欲反狀於呂后。呂后欲召，恐其黨不就，乃與蕭相國謀，詐令人從上所來，言豨已得死，列侯羣臣皆賀。相國給信曰：「雖疾，彊入賀。」信入，呂后使武士縛信，斬之長樂鍾室。「三」信方斬，曰：「吾悔不用蒯通之計，乃爲兒女子所詐，豈非天哉！」

遂夷信三族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表云爲趙相國，將兵守代也。」

〔二〕索隱 按：晉灼曰，楚漢春秋云謝公也。姚氏案功臣表云慎陽侯樂說，淮陰舍人，告信反。未知孰是。

〔三〕正義 長樂宮懸鐘之室。

高祖已從豨軍來，至，見信死，且喜且憐之，問：「信死亦何言？」呂后曰：「信言恨不用蒯通計。」高祖曰：「是齊辯士也。」乃詔齊捕蒯通。蒯通至，上曰：「若教淮陰侯反乎？」對曰：「然，臣固教之。豎子不用臣之策，故令自夷於此。如彼豎子用臣之計，陛下安得而夷之乎！」上怒曰：「亨之。」通曰：「嗟乎，冤哉亨也！」上曰：「若教韓信反，何冤？」對曰：「秦之綱絕而維弛，山東大擾，異姓並起，英俊烏集。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。」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。蹠之狗吠堯，堯非不仁，狗因吠非其主。當是時，臣唯獨知韓信，非知陛下也。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，顧力不能耳。又可盡亨之邪？」高帝曰：「置之。」乃釋通之罪。

〔一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以鹿喻帝位也。」

太史公曰：吾如淮陰，淮陰人爲余言，韓信雖爲布衣時，其志與衆異。其母死，貧無以

葬，然乃行營高敞地，令其旁可置萬家。余視其母冢，良然。假令韓信學道謙讓，不伐己功，不矜其能，則庶幾哉，於漢家勳可以比周、召、太公之徒，後世血食矣。不務出此，而天下已集，乃謀畔逆，夷滅宗族，不亦宜乎！

【索隱述贊】君臣一體，自古所難。相國深薦，策拜登壇。沈沙決水，拔轍傳餐。與漢漢重，歸楚楚安。三分不議，僞遊可歎。

史記卷九十三

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

韓王信者，^{〔一〕}故韓襄王孽孫也，^{〔二〕}長八尺五寸。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，燕、齊、趙、魏皆已前王，唯韓無有後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^{〔三〕}爲韓王，^{〔四〕}欲以撫定韓故地。項梁敗死定陶，成犇懷王。沛公引兵擊陽城，^{〔五〕}使張良以韓司徒^{〔六〕}降下韓故地，得信，以爲韓將，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。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云『信都』。」

索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，恐謬也。諸書不言有韓信都。案：韓王信初爲

韓司徒，後訛云「申徒」，因誤以爲韓王名耳。

〔二〕集解張晏曰：「孺子爲孽。」

索隱張晏云「庶子爲孽子」。何休注公羊以爲「孽，賤子，猶之伐木有孽生也」。

漢書晁錯云「孽子悼惠王」是也。

〔三〕正義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。

〔四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二年六月也。都陽翟。」

〔五〕正義 河南縣也。

〔六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他本多作『申徒』，申與司聲相近，字由此錯亂耳。今有申徒，云是司徒之後，言司聲轉爲申。」

沛公立爲漢王，韓信從入漢中，迺說漢王曰：「項王王諸將近地，而王獨遠居此，此左遷也。士卒皆山東人，跂而望歸，〔一〕及其鋒東鄉，〔二〕可以爭天下。」漢王還定三秦，迺許信爲韓王，先拜信爲韓太尉，將兵略韓地。

〔一〕索隱 跂音企，起踵也。

正義 跂音岐。

〔三〕集解 文穎曰：「鋒銳欲東向。」

索隱 按：姚氏云「軍中將士氣鋒」。韋昭曰「其氣鋒銳欲東也」。

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，韓王成以不從無功，不遣就國，更以爲列侯。〔一〕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，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〔二〕爲韓王以距漢。漢二年，韓信略定韓十餘城。漢王至河南，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。昌降，漢王迺立韓信爲韓王，〔三〕常將韓兵從。三年，漢王出滎陽，韓王信、周苛等守滎陽。及楚敗滎陽，信降楚，已而得亡，復歸漢，漢復立以爲韓王，竟從擊破項籍，天下定。五年春，遂與剖符爲韓王，王潁川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元年十一月，誅成。」駟案：漢書曰「封爲穰侯」。

索隱 地理志穰縣屬南陽。

〔二〕正義 項籍在吳時，昌爲吳縣令。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二年十一月。」

明年春，^{〔一〕}上以韓信材武，所王北近鞏、洛，南迫宛、葉，東有淮陽，皆天下勁兵處，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，備禦胡，都晉陽。信上書曰：「國被邊，^{〔二〕}匈奴數入，晉陽^{〔三〕}去塞遠，請治馬邑。」^{〔四〕}上許之，信乃徙治馬邑。秋，匈奴冒頓^{〔五〕}大圍信，信數使使胡求和解。漢發兵救之，疑信數閒使，有二心，使人責讓信。信恐誅，因與匈奴約共攻漢，反，以馬邑降胡，擊太原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即五年之二月。」駟案：漢書曰「六年春」。

〔二〕集解 李奇曰：「被音『被馬』之『被』也。」

〔三〕正義 并州。

〔四〕正義 朔州。

〔五〕索隱 上音墨，又音莫報反。

七年冬，上自往擊，破信軍銅鞮，^{〔一〕}斬其將王喜。信亡走匈奴。（與）其將白土人^{〔二〕}曼丘臣、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，復收信敗散兵，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。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，^{〔三〕}至晉陽，與漢兵戰，漢大破之，追至于離石，^{〔四〕}復破之。匈奴復聚兵樓煩，^{〔五〕}西北，漢令車騎擊破匈奴。匈奴常敗走，漢乘勝追北，聞冒頓居代，^{〔上〕}

谷，〔六〕高皇帝居晉陽，使人視冒頓，還報曰「可擊」。上遂至平城。〔七〕上出白登，〔八〕匈奴騎圍上，上乃使人厚遺閼氏。〔九〕閼氏乃說冒頓曰：「今得漢地，猶不能居，且兩主不相戢。」居七日，胡騎稍引去。時天大霧，漢使人往來，胡不覺。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：「胡者全兵，〔一〇〕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，〔一一〕徐行出圍。」入平城，漢救兵亦到，胡騎遂解去。漢亦罷兵歸。韓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。

〔一〕正義 潞州縣。

〔二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白土，縣名，屬上郡。」

〔三〕正義 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。

〔四〕正義 石州縣。

〔五〕正義 鴈門郡樓煩縣。

〔六〕正義 今媯州。

〔七〕正義 朔州定襄縣是也。

〔八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白登，臺名，去平城七里。」如淳曰：「平城旁之高地，若丘陵也。」

〔案隱〕姚氏案：北疆記「桑

〔九〕正義 閼，於連反，又音燕。氏音支。單于嫡妻號，若皇后。

〔一〇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言唯弓矛，無雜仗也。」

〔二〕〔索隱〕傳音附。

漢十年，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。十一年春，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，〔一〕距漢。漢使柴將軍擊之，〔二〕遺信書曰：「陛下寬仁，諸侯雖有畔亡，而復歸，輒復故位號，不誅也。大王所知。今王以敗亡走胡，非有大罪，急自歸！」韓王信報曰：「陛下擢僕起閭巷，南面稱孤，此僕之幸也。滎陽之事，僕不能死，囚於項籍，此一罪也。及寇攻馬邑，僕不能堅守，以城降之，此二罪也。今反爲寇將兵，與將軍爭一旦之命，此三罪也。夫種、蠡無一罪，身死亡，〔三〕今僕有三罪於陛下，而欲求活於世，此伍子胥所以憤於吳也。〔四〕今僕亡匿山谷間，旦暮乞貸蠻夷，僕之思歸，如痿人不忘起，〔五〕盲者不忘視也，勢不可耳。」遂戰。柴將軍屠參合，斬韓王信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蘇林曰：「代地也。」

〔正義〕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。

〔二〕〔集解〕鄧展曰：「柴奇也。」

〔索隱〕應劭云柴武，鄧展云柴奇；晉灼云奇，武之子。應劭說爲得，此時奇未爲將。

〔三〕〔集解〕文穎曰：「大夫種、范蠡也。」

〔四〕〔索隱〕蘇林曰：「憤音奮。」張晏曰：「憤，僵仆也。」

〔正義〕信知歸漢必死，故引子胥以爲辭。

〔五〕〔索隱〕痿，耳誰反。舊音耳睡反，於義爲疏。張揖云「痿不能起」，哀帝紀云「帝卽位痿痺」是也。

信之人匈奴，與太子俱；及至積當城，〔一〕生子，因名曰積當。韓太子亦生子，命曰嬰。

至孝文十四年，穰當及嬰率其衆降漢。漢封穰當爲弓高侯，〔二〕嬰爲襄城侯。〔三〕吳楚軍時，弓高侯功冠諸將。〔四〕傳子至孫，孫無子，失侯。嬰孫以不敬失侯。〔五〕穰當擊孫韓嫣，〔六〕貴幸，名富顯於當世。其弟說，再封，數稱將軍，卒爲案道侯。子代，〔七〕歲餘坐法死。後歲餘，說孫曾〔八〕拜爲龍頤侯，續說後。〔九〕

〔一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縣名。」韋昭曰：「在匈奴地。」

〔二〕集解 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。 索隱 地理志屬河間，漢書功臣表屬營陵。

〔正義〕滄州縣。

〔三〕索隱 案：服虔云：「縣名。」功臣表屬魏郡。

〔四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謚曰壯。」

〔五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表云嬰子澤之，元朔四年不敬國除。」

〔六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音『鄆陵』之『鄆』。」 索隱 音偃，又一言反，又休延反，並通。

〔七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名長君。」

〔八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長君之子也。」 索隱 徐廣曰「長君之子」。案博物志，字季君也。

〔九〕索隱 頤，五格反。又作「雒」，音洛。龍頤，縣名。 正義 史記表、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，元朔五年，從大將

軍有功，封龍頤侯，以酎金坐免。元封元年，擊東越有功，封按道侯。征和二年，孫子曾復封爲龍頤侯。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，說孫曾紹封龍頤侯。漢表是也。

盧綰者，豐人也，與高祖同里。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，〔一〕及生男，高祖、盧綰同日生，里中持羊酒賀兩家。及高祖、盧綰壯，俱學書，又相愛也。里中嘉兩家親相愛，生子同日，壯又相愛，復賀兩家羊酒。高祖爲布衣時，有吏事辟匿，盧綰常隨出入上下。及高祖初起沛，盧綰以客從，入漢中爲將軍，常侍中。從東擊項籍，以太尉常從，出入卧內，衣被飲食賞賜，羣臣莫敢望，雖蕭曹等，特以事見禮，至其親幸，莫及盧綰。綰封爲長安侯。長安，故咸陽也。〔二〕

〔一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親謂父也。」

〔二〕正義 秦咸陽在渭北，長安在渭南，蕭何起未央宮處也。

漢五年冬，以破項籍，迺使盧綰別將，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，〔一〕破之。七月還，從擊燕王臧荼，臧荼降。高祖已定天下，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。欲王盧綰，爲羣臣缺望。〔二〕及虜臧荼，迺下詔諸將相列侯，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。羣臣知上欲王盧綰，皆言曰：「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，功最多，可王燕。」詔許之。漢五年八月，迺立盧綰爲燕王。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。

〔一〕集解李奇曰：「共敖子。」

〔二〕集解如淳曰：「缺音決別之決。望猶怨也。」瓚曰：「缺謂相缺而怨望也。」韋昭曰：「缺猶冀也。」

〔索隱〕

服虔音決。缺望猶怨望也。又音企。韋昭音冀。

漢十一年秋，陳豨反代地，高祖如邯鄲擊豨兵，燕王綰亦擊其東北。當是時，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。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，言豨等軍破。張勝至胡，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，見張勝曰：「公所以重於燕者，以習胡事也。燕所以久存者，以諸侯數反，兵連不決也。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，豨等已盡，次亦至燕，公等亦且爲虜矣。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？事寬，得長王燕，卽有漢急，可以安國。」張勝以爲然，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。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，上書請族張勝。勝還，具道所以爲者。燕王寤，迺詐論它人，脫勝家屬，使得爲匈奴閒，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，欲令久亡，〔一〕連兵勿決。

〔一〕集解晉灼曰：「使陳豨久亡畔。」

漢十二年，東擊黥布，豨常將兵居代，漢使樊噲擊斬豨。其裨將降，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。高祖使使召盧綰，綰稱病。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、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，因驗問左右。綰愈恐，閉匿，謂其幸臣曰：「非劉氏而王，獨我與長沙耳。往年春，漢族淮陰，夏，誅彭越，皆呂后計。今上病，屬任呂后。呂后婦人，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

臣。」迺遂稱病不行。其左右皆亡匿。語頗泄，辟陽侯聞之，歸具報上，上益怒。又得匈奴降者，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，爲燕使。於是上曰：「盧綰果反矣！」使樊噲擊燕。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，候伺，幸上病愈，自入謝。四月，高祖崩，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，匈奴以爲東胡盧王。綰爲蠻夷所侵奪，常思復歸。居歲餘，死胡中。

高后時，盧綰妻子亡降漢，會高后病，不能見，舍燕邸，爲欲置酒見之。高后竟崩，不得見。盧綰妻亦病死。

孝景中六年，盧綰孫他之，「一」以東胡王降，「二」封爲亞谷侯。「三」

「一」正義 他，徒何反。

「二」集解 如淳曰：「爲東胡王來降也。」漢紀東胡，烏丸也。」

「三」集解 徐廣曰：「亞，一作『惡』。」正義 漢表在河內。

陳豨者，宛朐人也，「一」不知始所以得從。及高祖七年冬，韓王信反，入匈奴，上至平城還，迺封豨爲列侯，「二」以趙相國將監趙、代邊兵，邊兵皆屬焉。

〔一〕索隱地理志屬濟陰。下又云「梁人」，是褚先生之說異也。

〔正義〕宛胸，曹州縣也。太史公云「陳豨，梁人」。

按：宛胸，六國時屬梁。

〔三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，前元年從起宛胸，至霸上，爲侯，以游擊將軍別定代，已破臧荼，封豨爲陽夏侯。」

豨常告歸過趙，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，邯鄲官舍皆滿。豨所以待賓客布衣交，皆出客下。〔二〕豨還之代，周昌迺求人見。見上，具言豨賓客盛甚，擅兵於外數歲，恐有變。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，多連引豨。豨恐，陰令客通使王黃、曼丘臣所。〔三〕及高祖十年七月，太上皇崩，使人召豨，豨稱病甚。九月，遂與王黃等反，自立爲代王，劫略趙、代。

〔一〕正義言屈己禮之，不用富貴自尊大。

〔三〕正義二人韓王信將。

上聞，迺赦趙、代吏人爲豨所誑誤劫略者，皆赦之。上自往，至邯鄲，喜曰：「豨不南據漳水，北守邯鄲，知其無能爲也。」趙相奏斬常山守、尉，曰：「常山二十五城，豨反，亡其二十城。」上問曰：「守、尉反乎？」對曰：「不反。」上曰：「是力不足也。」赦之，復以爲常山守、尉。上問周昌曰：「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？」對曰：「有四人。」四人謁，上謾罵曰：「豎

子能爲將乎？四人慙伏。上封之各千戶，以爲將。左右諫曰：「從人蜀、漢，伐楚，功未徧行，今此何功而封？」上曰：「非若所知！陳豨反，邯鄲以北皆豨有，吾以羽檄徵天下兵，」〔一〕未有至者，今唯獨邯鄲中兵耳。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，不以慰趙子弟？」皆曰：「善。」於是上曰：「陳豨將誰？」曰：「王黃、曼丘臣，皆故賈人。」上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」迺各以千金購黃、臣等。

〔一〕集解 魏武帝奏事曰：「今邊有小警，輒露檄插羽，飛羽檄之意也。」駟案：推其言，則以鳥羽插檄書，謂之羽檄，取其急速若飛鳥也。

十一年冬，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、王黃於曲逆下，〔一〕破豨將張春於聊城，〔二〕斬首萬餘。太尉勃入定太原、代地。十二月，上自擊東垣，東垣不下，卒罵上；東垣降，卒罵者斬之，不罵者黥之。更命東垣爲真定。王黃、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，皆生得，以故陳豨軍遂敗。

〔一〕正義 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。

〔二〕正義 博州縣。

上還至洛陽。上曰：「代居常山北，趙迺從山南有之，遠。」迺立子恆爲代王，〔一〕都中都，〔二〕代、鴈門皆屬代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十一年正月。」

〔三〕正義 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。

高祖十二年冬，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。〔一〕

〔一〕正義 蔚州是。

太史公曰：韓信、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，徼一時權變，以詐力成功，遭漢初定，故得列地，南面稱孤。內見疑疆大，外倚蠻貊以爲援，是以日疏自危，事窮智困，卒赴匈奴，豈不哀哉！陳豨，梁人，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；及將軍守邊，招致賓客而下士，名聲過實。周昌疑之，疵瑕頗起，懼禍及身，邪人進說，遂陷無道。於戲悲夫！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！

【索隱述贊】韓襄遺孽，始從漢中。剖符南面，徙邑北通。積當歸國，龍維有功。盧綰親愛，羣臣莫同。
舊燕是王，東胡計窮。

史記卷九十四

田儋列傳第三十四

田儋者，狄人也，〔一〕故齊王田氏族也。儋從弟田榮，榮弟田橫，皆豪宗彊，能得人。〔二〕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今樂安臨濟縣也。」 正義 淄州高苑縣西北狄故縣城。

〔二〕索隱 儋子市，從弟榮，榮子廣，榮弟橫，各遞爲王。榮并王三齊。

陳涉之初起王楚也，使周市略定魏地，北至狄，狄城守。田儋詳爲縛其奴，從少年之廷，欲謁殺奴。〔一〕見狄令，因擊殺令，而召豪吏子弟曰：「諸侯皆反秦自立，齊，古之建國，儋，田氏，當王。」遂自立爲齊王，〔二〕發兵以擊周市。周市軍還去，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。

〔一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古殺奴婢皆當告官。儋欲殺令，故詐縛奴而以謁也。」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二世元年九月也。」

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，急。魏王請救於齊，齊王田儋將兵救魏。〔一〕章邯夜銜枚擊，大破齊、魏軍，殺田儋於臨濟下。儋弟田榮收儋餘兵，東走東阿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二年六月。」

齊人聞王田儋死，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，田角爲相，田閒爲將，以距諸侯。

田榮之走東阿，章邯追圍之。項梁聞田榮之急，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。章邯走而西，項梁因追之。而田榮怒齊之立假，迺引兵歸，擊逐齊王假。假亡走楚。齊相角亡走趙，角弟田閒前求救趙，因留不敢歸。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爲齊王，〔一〕榮相之，田橫爲將，平齊地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二年八月。」

項梁既追章邯，章邯兵益盛，項梁使使告趙、齊，發兵共擊章邯。田榮曰：「使楚殺田假，趙殺田角、田閒，迺肯出兵。」楚懷王曰：「田假與國之王，窮而歸我，殺之不義。」趙亦不殺田角、田閒以市於齊。齊曰：「螻螻手則斬手，螻足則斬足。何者？爲害於身也。」〔二〕今田假、田角、田閒於楚、趙，非直手足戚也，〔三〕何故不殺？且秦復得志於天下，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。〔四〕楚、趙不聽，齊亦怒，終不肯出兵。章邯果敗殺項梁，破楚兵，楚兵東走，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。項羽往救趙，由此怨田榮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應劭曰：「螻一名虺，螻人手足，則割去其肉，不然則致死。」

〔案〕隱螻音芳伏反。螻音虺，又音釋。

〔正義〕按：蝮，毒蛇，長二三丈，嶺南北有之。虺長一二尺，頭腹皆一遍。〔說文云〕虺搏三寸，首大如擘。擘，手大指也，音步歷反。

〔二〕〔集解〕文穎曰：「言將亡身，非手足憂也。」〔瓚曰〕：「於楚、趙非手足之親。」

〔三〕〔集解〕如淳曰：「崎嶇猶齧齧。」〔索隱〕崎音蟻。齧音紇。崎嶇，側齒齧也。

〔正義〕按：秦重得志，非但辱身，墳墓亦發掘矣，若子胥鞭荆平王墓。一云墳墓，言死也。

項羽既存趙，降章邯等，西屠咸陽，滅秦而立侯王也，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，治卽墨。齊將田都從共救趙，因人關，故立都爲齊王，治臨淄。故齊王建孫田安，項羽方渡河救趙，田安下濟北數城，引兵降項羽，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，治博陽。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、趙攻秦，故不得王，趙將陳餘亦失職，不得王，二人俱怨項王。

項王既歸，諸侯各就國，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，令反趙地，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，田都亡走楚。田榮留齊王市，無令之膠東。市之左右曰：「項王彊暴，而王當之膠東，不就國，必危。」市懼，迺亡就國。田榮怒，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，還攻殺濟北王安。於是田榮迺自立爲齊王，盡并三齊之地。〔一〕

〔一〕〔索隱〕田市王膠東，田都王齊，田安王濟北。

項王聞之，大怒，迺北伐齊。齊王田榮兵敗，走平原，〔二〕平原人殺榮。項王遂燒夷齊城

郭，所過者盡屠之。^{〔三〕}齊人相聚畔之。榮弟橫，收齊散兵，得數萬人，反擊項羽於城陽。^{〔三〕}而漢王率諸侯敗楚，入彭城。項羽聞之，迺釋齊^{〔四〕}而歸，擊漢於彭城，因連與漢戰，相距滎陽。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，^{〔五〕}立田榮子廣爲齊王，而橫相之，專國政，政無巨細皆斷於相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三年正月。」正義 平原，德州也。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立故王田假也。」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假走楚，楚殺之。」正義 城陽，濮州雷澤是。

〔四〕索隱 此豈亦以「釋酒」之義？並古「釋」字。

〔五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四月。」

橫定齊三年，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廣及其相國橫。橫以爲然，解其歷下軍。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。齊初使華無傷、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，漢使至，迺罷守戰備，縱酒，且遣使與漢平。漢將韓信已平趙、燕，用蒯通計，度平原，襲破齊，歷下軍，因人臨淄。齊王廣、相橫怒，以酈生賣己，而亨酈生。齊王廣東走高密，^{〔一〕}相橫走博（陽），守相田光走城陽，將軍田既軍於膠東。楚使龍且救齊，齊王與合軍高密。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，^{〔二〕}虜齊王

廣。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。至博（陽），而橫聞齊王死，自立爲齊王，還擊嬰，嬰敗橫之軍於贏下。^{〔三〕}田橫亡走梁，歸彭越。彭越是時居梁地，中立，且爲漢，且爲楚。韓信已殺龍且，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，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。^{〔四〕}韓信遂平齊，乞自立爲齊假王，^{〔五〕}漢因而立之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高，一作『假』。」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四年十一月。」

〔三〕集解 晉灼曰：「泰山贏縣也。」

〔正義〕故贏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。

〔四〕正義 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。

〔五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二月也。」

後歲餘，漢滅項籍，漢王立爲皇帝，以彭越爲梁王。田橫懼誅，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，居島中。^{〔一〕}高帝聞之，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，齊人賢者多附焉，今在海中不收，後恐爲亂，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。田橫因謝曰：「臣亨陛下之使酈生，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，臣恐懼，不敢奉詔，請爲庶人，守海島中。」使還報，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：「齊王田橫卽至，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！」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，曰：「田橫來，大者王，小

者迺侯耳；不來，且舉兵加誅焉。」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。〔三〕

〔一〕〔集解〕韋昭曰：「海中山曰島。」〔正義〕按：海州東海縣有島山，去岸八十里。

〔二〕〔集解〕如淳曰：「四馬下足爲乘傳。」

未至三十里，至戶鄉廐置，〔一〕橫謝使者曰：「人臣見天子當洗沐。」止留。謂其客曰：「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，今漢王爲天子，而橫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，其恥固已甚矣。且吾亨人之兄，與其弟並肩而事其主，縱彼畏天子之詔，不敢動我，我獨不愧於心乎？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，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。今陛下在洛陽，今斬吾頭，馳三十里閒，形容尚未能敗，猶可觀也。」遂自剄，令客奉其頭，〔二〕從使者馳奏之高帝。高帝曰：「嗟乎，有以也夫！起自布衣，兄弟三人更王，豈不賢乎哉！」爲之流涕，而拜其二客爲都尉，發卒二千人，以王者禮葬田橫。〔三〕

〔一〕〔集解〕應劭曰：「戶鄉在偃師。」瓚曰：「廐置，置馬以傳驛也。」

〔二〕〔正義〕奉音捧。

〔三〕〔正義〕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。崔豹古今注云：「薤露、蒿里，送哀歌也，出田橫門人。橫自殺，門人傷之而作悲歌，言人命如薤上露，易晞滅。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，薤露送王公貴人，蒿里送士大夫庶人，使挽逝者歌之，俗呼爲挽歌。」

既葬，二客穿其冢旁孔，皆自剄，下從之。高帝聞之，迺大驚，以田橫之客皆賢。吾聞其

餘尚五百人在海中，使使召之。至則聞田橫死，亦皆自殺。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。

太史公曰：甚矣蒯通之謀，亂齊驕淮陰，其卒亡此兩人！「蒯通者，善爲長短說，「論戰國之權變，爲八十一首。」「通善齊人安期生，安期生嘗干項羽，項羽不能用其策。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，兩人終不肯受，亡去。田橫之高節，賓客慕義而從橫死，豈非至賢！余因而列焉。不無善畫者，莫能圖，何哉？」「四」

「一」集解 韓信、田橫。

「二」索隱 言欲令此事長，則長說之；欲令此事短，則短說之。故戰國策亦名曰「短長書」是也。

「三」集解 漢書曰：「號爲雋永。」永，一作「求」。索隱 雋永，書名也。雋音松充反。

「四」索隱 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，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，何故哉？歎畫人不知畫此也。

【索隱述贊】秦項之際，天下交兵。六國樹黨，自置豪英。田儋殞寇，立市相榮。楚封王假，齊破酈生。兄弟更王，海島傳聲。

史記卷九十五

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

舞陽侯〔一〕樊噲〔二〕者，沛人也。〔三〕以屠狗爲事，〔四〕與高祖俱隱。

〔一〕正義 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。

〔二〕正義 音快，又吉外反。

〔三〕正義 沛，徐州縣。

〔四〕正義 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，故噲專屠以賣之。

初從高祖起豐，攻下沛。高祖爲沛公，以噲爲舍人。從攻胡陵、方與，〔一〕還守豐，擊泗水監豐下，〔二〕破之。復東定沛，破泗水守薛西。〔三〕與司馬卬〔四〕戰碭東，〔五〕卻敵，斬首十五級，賜爵國大夫。〔六〕常從，沛公擊章邯軍濮陽，攻城先登，斬首二十三級，賜爵列大夫。〔七〕復常從，從攻城陽，〔八〕先登。下戶牖，〔九〕破李由軍，斬首十六級，賜上閒爵。〔一〇〕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，〔二〕卻敵，斬首十四級，捕虜十一人，賜爵五大夫。從擊秦軍，出亳南。〔三〕河

閒守軍於杠里，〔二〕破之。擊破趙賁軍，開封〔四〕北，以卻敵先登，斬侯一人，首六十八級，捕虜二十七人，賜爵卿。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。〔五〕攻宛陵，〔六〕先登，斬首八級，捕虜四十四人，賜爵封號賢成君。〔七〕從攻長社、轅轅，〔八〕絕河津，〔九〕東攻秦軍於尸，〔一〇〕南攻秦軍於犇。〔三〕破南陽，守騎於陽城。東攻宛城，先登。西至鄆，〔三〕以卻敵，斬首二十四級，捕虜四十人，賜重封。〔三〕攻武關，至霸上，斬都尉一人，首十級，捕虜百四十六人，降卒二千九百人。

〔一〕正義 房預二音。

〔二〕索隱 案：監者，秦時御史監郡也。豐下，豐縣之下也。

正義 泗水，郡名。

〔三〕索隱 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。

〔四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秦司馬。」

正義 秦將章邯司馬也。

〔五〕正義 碭，宋州縣也。

〔六〕集解 文穎曰：「即官大夫也。」

正義 爵第六級也。

〔七〕集解 文穎曰：「即公大夫，爵第七。」

〔八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年表二年七月，破秦軍濮陽東，屠城陽也。」

正義 按：城陽近濮陽，而漢書作「陽城」，大錯

誤。

〔九〕正義 戶牖，汴州東陳留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。

〔一〇〕集解 孟康曰：「不在二十爵中，如執圭、執帛比也。」如淳曰：「閒，或作『聞』。」呂氏春秋曰：「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，天子賞文侯以上閒爵。」索隱 賜上閒爵。張晏云：「得徑上閒。」晉灼曰：「名通於天子也。」如淳曰：「或作『上聞』，又引呂氏春秋，當證『上閒』。」閒音「中閒」之「閒」。

〔一一〕正義 曹州縣。

〔一二〕索隱 案：亳，湯所都，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也。正義 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里。

〔一三〕正義 地名，近城陽。

〔一四〕正義 汴州縣。

〔一五〕索隱 音鱗頤二音，邑名也。正義 曲，丘兩反。遇，牛恭反。鄭州中牟縣有曲遇聚。

〔一六〕索隱 地理志屬河南。正義 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。

〔一七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時賜爵有執帛、執圭，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爲號也。又有功，則賜封列侯。」駟案：張晏曰「食祿比封君而無邑」。瓚曰「秦制，列侯乃有封爵也」。索隱 張晏曰：「食祿比封君而無邑。」徐廣曰：「賜爵有執圭、執帛，又有爵封而加美號。」又小顏云：「楚漢之際，權設寵榮，假其位號，或得邑地，或空受爵，此例多矣。約以秦制，於義不通。」

〔一八〕正義 許州理縣也。輟輟關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。

〔一九〕正義 古平陰津在河南府東北五十里也。

〔二〇〕正義 在偃師南。

〔二一〕正義 在汝州魯山縣東南。

〔三〕正義 酈音擲。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。

〔三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益祿也。」如淳曰：「正爵名也。」瓚曰：「增封也。」

〔索隱〕張晏云「益祿也」。臣瓚以爲增封，義

亦近是。而如淳曰正爵名，非也。小顏以爲重封者，兼二號，蓋爲得也。

項羽在戲下，欲攻沛公。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，謝無有閉關事。項羽既饗軍士，中酒，〔一〕亞父謀欲殺沛公，令項莊拔劍舞坐中，欲擊沛公，項伯常〔肩〕〔屏〕蔽之。時獨沛公與張良得人坐，樊噲在營外，聞事急，乃持鐵盾人到營。營衛止噲，噲直撞入，〔二〕立帳下。〔三〕項羽目之，問爲誰。張良曰：「沛公參乘樊噲。」項羽曰：「壯士。」賜之卮酒彘肩。噲既飲酒，拔劍切肉食，盡之。項羽曰：「能復飲乎？」噲曰：「臣死且不辭，豈特卮酒乎！且沛公先人定咸陽，暴師霸上，以待大王。〔四〕大王今日至，聽小人之言，與沛公有隙，臣恐天下解，〔五〕心疑大王也。」項羽默然。沛公如廁，麾樊噲去。既出，沛公留車騎，獨騎一馬，與樊噲等四人步從，從閒道山下歸走霸上軍，而使張良謝項羽。項羽亦因遂已，無誅沛公之心矣。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譙讓項羽，〔六〕沛公事幾殆。〔七〕

〔一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酒酣也。」

〔三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撞音撞鍾。」正義 撞，直江反。

〔三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一本作『立帷下，瞋目而視，皆皆血出』。」

〔四〕正義時羽未爲王，史追書。

〔五〕正義紀買反。至此爲絕句。

〔六〕索隱譙音誚，責也。或才笑反，或亦作「誚」。

〔七〕正義幾音祈。

明日，項羽入屠咸陽，立沛公爲漢王。漢王賜噲爵爲列侯，號臨武侯。〔一〕遷爲郎中，從入漢中。

〔一〕正義桂陽臨武縣。

還定三秦，別擊西丞白水北，〔一〕雍輕車騎於雍南，破之。〔二〕從攻雍、櫟〔三〕城，先登。擊章平軍好時，〔四〕攻城，先登陷陣，斬縣令丞各一人，首十一級，虜二十人，遷郎中騎將。從擊秦車騎壤東，〔五〕卻敵，遷爲將軍。攻趙賁，下郿，〔六〕槐里、柳中，〔七〕咸陽，灌廢丘，最。〔八〕至櫟陽，〔九〕賜食邑杜之樊鄉。〔一〇〕從攻項籍，屠煑棗。〔二〕擊破王武、程處軍於外黃。攻鄒、魯、瑕丘、薛。〔三〕項羽敗漢王於彭城，盡復取魯、梁地。噲還至滎陽，益食平陰二千戶，〔三〕以將軍守廣武。一歲，項羽引而東。從高祖擊項籍，下陽夏，〔四〕虜楚周將軍卒四千

人。圍項籍於陳，^{〔二〕}大破之。屠胡陵。^{〔二六〕}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隴西有西縣。白水在武都。」駟案：如淳曰「皆地名也」。晉灼曰「白水，今廣平魏縣也。」地理

志無「西丞」，似秦將名。」索隱案：西謂隴西之西縣。白水，水名，出武都，經西縣東南流。言噲擊西縣之丞

在白水之北耳，徐廣等說皆非也。」正義括地志云：「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，會經孫山下。」

〔二〕正義 上「雍」於拱反。

〔三〕集解 音胎。

〔四〕索隱案：雍卽扶風雍縣。釐音台，卽后稷所封，今之武功故釐城是。章平卽章邯子也。

〔五〕索隱 小顏亦以爲地名。正義壤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。

〔六〕正義 岐州縣。

〔七〕索隱 按：柳中卽細柳，地在長安西也。

〔八〕集解 李奇曰：「以水灌廢丘也。」張晏曰：「最，功第一也。」晉灼曰：「京輔治華陰，灌北也。」索隱灌謂以水

灌廢丘，城陷，其功最上也。李奇曰「廢丘卽槐里也。上有槐里，此又言者，疑此是小槐里」，非也。按：文云

「攻趙賁，下郿、槐里、柳中、咸陽」，總言所攻陷之邑。別言以水灌廢丘，其功特最也。何者？初云槐里，稱其新

名，後言功最，是重舉，不欲再見其文，故因舊稱廢丘也。

〔九〕正義 雍州縣。

〔一〇〕索隱案：杜陵有樊鄉。三秦記曰「長安正南，山名秦嶺，谷名子午，一名樊川，一名御宿」。樊鄉卽樊川也。

〔一一〕索隱檢地理志無「煮棗」，晉說是。功臣表有煮棗侯，云清河有煮棗城。小顏以爲「攻項籍，屠煮棗」，合在河南，

非清河之城明矣。今案續漢書郡國志，在濟陰宛胸也。

正義案：其時項羽未渡河北，冀州信都縣東北五

十里煮棗非矣。

〔三〕正義鄒，兗州縣，在州東南六十二里。魯，兗州曲阜縣。瑕丘，兗州縣。薛在徐州滕縣界。

〔三〕正義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。

〔四〕正義夏音假。陳州太康縣。

〔五〕正義陳州。

〔六〕正義在兗州南。

項籍既死，漢王爲帝，以噲堅守戰有功，益食八百戶。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，虜荼，定燕地。楚王韓信反，噲從至陳，取信，定楚。〔一〕更賜爵列侯，與諸侯剖符，世世勿絕，食舞陽，號爲舞陽侯，除前所食。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。自霍人以往〔二〕至雲中，〔三〕與絳侯等共定之，益食千五百戶。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，〔四〕戰襄國，〔五〕破柏人，〔六〕先登，降定清河、常山凡二十七縣，殘東垣，〔七〕遷爲左丞相。破得綦毋卬、尹潘軍於無終、廣昌。〔八〕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，因擊韓信軍於參合。〔九〕軍所將卒斬韓信，破豨胡騎橫谷，〔一〇〕斬將軍趙既，虜代丞相馮梁、守孫奮、大將王黃、將軍、〔太卜〕太僕解福〔二〕等十人。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。其後燕王盧綰反，噲以相國擊盧綰，破其丞相抵薊南，〔三〕定燕地，凡縣十八，鄉邑五十一。益食邑千三百戶，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。從，斬首百七十六級，

虜二百八十八人。別，破軍七，下城五，定郡六，縣五十二，得丞相一人，將軍十二人，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。

〔一〕正義 徐州。

〔二〕正義 先累反，又蘇果反，又山寡反。杜預云「霍人，晉邑也。『霍人』當作『後』，地理志云『後人縣屬太原郡』」。括

地志云「後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也。」

〔三〕正義 雲中郡縣，皆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。

〔四〕集解 徐廣曰「曼，一作『甯』字。」

〔五〕正義 邢州城。

〔六〕正義 邢州縣。

〔七〕集解 張晏曰「殘，有所毀也。」瓚曰「殘謂多所殺傷也。」孟子曰「賊義謂之殘。」

〔八〕正義 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。

〔九〕正義 在朔州定襄縣界。

〔一〇〕正義 谷音欲。蓋在代。

〔一一〕正義 人姓名。

〔一二〕索隱 抵音丁禮反。抵訓至。一云抵者，丞相之名。

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，生子伉，故其比諸將最親。

先黥布反時，高祖嘗病甚，惡見人，卧禁中，詔戶者無得入羣臣。羣臣絳、灌等莫敢入。十餘日，噲乃排闥直入，「一」大臣隨之。上獨枕一宦者卧。噲等見上流涕曰：「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，定天下，何其壯也！今天下已定，又何憊也！且陛下病甚，大臣震恐，不見臣等計事，願獨與一宦者絕乎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？」高帝笑而起。

「一」正義闕，宮中小門。

其後盧綰反，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。是時高帝病甚，人有惡噲黨於呂氏，卽上一日宮車晏駕，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、趙王如意之屬。高帝聞之大怒，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，而卽軍中斬噲。陳平畏呂后，執噲詣長安。至則高祖已崩，呂后釋噲，使復爵邑。

孝惠六年，樊噲卒，謚爲武侯。子伉代侯。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，高后時用事專權，大臣盡畏之。伉代侯九歲，高后崩。大臣誅諸呂、呂須嬖「二」屬，因誅伉。舞陽侯中絕數月。孝文帝既立，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，復故爵邑。市人立二十九歲卒，謚爲荒侯。子他廣代侯。六歲，侯家舍人得罪他廣，怨之，乃上書曰：「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，「三」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，他廣實非荒侯子，不當代後。」詔下吏。孝景中六年，他廣奪

侯爲庶人，國除。^{〔三〕}

〔一〕索隱 音須眷二音。

〔二〕正義 言不能行人道。

〔三〕索隱 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，封噲玄孫之子章爲舞陽侯，邑千戶。

曲周侯^{〔一〕}酈商者，高陽人。^{〔二〕}陳勝起時，商聚少年東西略人，得數千。沛公略地至陳留，六月餘，^{〔三〕}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。^{〔四〕}從攻長社，先登，賜爵封信成君。從沛公攻緱氏，絕河津，破秦軍洛陽東。從攻下宛、穰，定十七縣。別將攻旬關，^{〔五〕}定漢中。

〔一〕正義 故城在洛。^{〔洛州曲周西南十五里。〕}

〔二〕索隱 酈音歷。高陽，聚名，屬陳留。^{〔正義〕}雍（州）^{〔丘〕}西南聚邑人也。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，沛公起兵；二世三年二月，襲陳留，用酈食其策。起兵至此十九月矣。」食

其傳曰既說高帝已，乃言其弟商，使從沛公也。^{〔索隱〕}事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，蓋史官意見異也。^{〔正義〕}徐

注非也。言商先東西略得數千人，及沛公略地至陳留，商起兵，乃六月餘得四千人，以將軍從高祖也。

〔四〕索隱 此地名關，蓋在河南陳、鄭之界。^{〔正義〕}高紀云：「酈食其說沛公襲陳留，乃以食其爲廣野君，酈商爲將，

將陳留兵，與偕攻開封。」酈生傳云：「沛公引兵隨之，乃下陳留，爲廣陽君。言其弟酈商，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

略地」。此傳云「屬沛公於岐，從攻長社」。案紀傳此說，岐當與陳留、高陽相近也。

〔三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漢中旬陽縣。音詢。」 索隱 案：在漢中旬陽縣，旬水上之關。

項羽滅秦，立沛公爲漢王。漢王賜商爵信成君，以將軍爲隴西都尉。別將定北地〔一〕上郡〔二〕破雍將軍焉氏，〔三〕周類軍枸邑，〔四〕蘇駟軍於泥陽。〔五〕賜食邑武成六千戶。〔六〕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，出鉅野，與鍾離昧戰，疾鬪，受梁相國印，益食邑四千戶。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，攻胡陵。

〔一〕正義 寧州。

〔二〕正義 鄜州。

〔三〕集解 音支。

索隱 上音於然反，下音支。縣名，屬安定。漢書云破章邯別將。

正義 縣在涇州安定縣東

四十里。

〔四〕索隱 枸邑在豳州。地理志屬右扶風。枸音苟。

〔五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駟，一作『駟』。」 索隱 北地縣名。駟者，龍馬也。

正義 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一里。

泥谷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。源側有泉，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。又有泥陽湫，在縣東北四十里。

〔六〕正義 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。

項羽既已死，漢王爲帝。其秋，燕王臧荼反，商以將軍從擊荼，戰龍脫，〔一〕先登陷陣，破荼軍易下，〔二〕卻敵，遷爲右丞相，賜爵列侯，與諸侯剖符，世世勿絕，食邑涿五千戶，〔三〕

號曰涿侯。以右丞相別定上谷，〔四〕因攻代，受趙相國印。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、鴈門，得代丞相程縱、守相郭同、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。還，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。以右丞相擊陳豨，殘東垣。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，攻其前拒，〔三〕陷兩陳，得以破布軍，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，除前所食。凡別破軍三，降定郡六，縣七十三，得丞相、守相、大將各一人，小將二人，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在燕趙之界。」駟案：漢書音義曰「地名」。

〔索隱〕孟康曰「地名」，在燕趙之界，其地闕。

〔二〕〔正義〕易州易縣。

〔三〕〔正義〕涿，幽州。

〔四〕〔正義〕媯州。

〔五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一作『和』。」駟謂拒，方陳。拒音矩。

〔索隱〕音巨，又音矩。裴駟云「拒，方陣」。鄒氏引左傳

有「左拒右拒」。徐云「一作『和』。和，軍門也」。漢書作「前垣」，小顏以爲攻其壁壘之前垣也。李奇以爲「前鋒堅蔽若垣牆」，非也。

〔六〕〔集解〕孝惠、高后時，商病，不治。〔一〕其子寄，字況，〔二〕與呂祿善。及高后崩，大臣欲誅諸呂，呂祿爲將軍，軍於北軍，太尉勃不得入北軍，於是乃使人劫酈商，令其子況給呂祿，〔三〕呂祿信之，故與出游，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，遂誅諸呂。是歲商卒，謚爲景侯。子寄代

侯。天下稱酈況賣交也。〔四〕

〔一〕集解 文穎曰：「不能治官事。」

〔二〕索隱 酈寄字也。酈氏本作「兄」，亦音況。

〔三〕索隱 給，欺也，詐也。音待。

〔四〕集解 班固曰：「夫賣交者，謂見利而忘義也。若寄父爲功臣，而又執劫，雖摧呂祿以安社稷，諠存君親可也。」

孝景前三年，吳、楚、齊、趙反，上以寄爲將軍，圍趙城，十月不能下。得俞侯〔一〕樂布自平齊來，乃下趙城，滅趙，王自殺，除國。孝景中二年，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，〔二〕景帝怒，下寄吏，有罪，奪侯。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，〔三〕續酈氏後。繆靖侯卒，子康侯遂成立。遂成卒，子懷侯世宗立。〔四〕世宗卒，子侯終根立，爲太常，坐法，國除。

〔一〕集解 俞音舒。

〔索隱〕俞音歛，縣名，又音輸，在河東。

〔二〕集解 蘇林曰：「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。」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繆者，更封邑名。謚曰靖。」

〔索隱〕繆音穆，邑也。謚曰靖侯。漢書無謚。

〔四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世，一作『他』。」

汝陰侯〔一〕夏侯嬰，沛人也。爲沛廩司御。〔二〕每送使客還，過沛泗上亭，與高祖語，未

嘗不移日也。嬰已而試補縣吏，與高祖相愛。高祖戲而傷嬰，人有告高祖。^{〔三〕}高祖時爲亭長，重坐傷人，^{〔四〕}告故不傷嬰，^{〔五〕}嬰證之。後獄覆，^{〔六〕}嬰坐高祖繫歲餘，掠笞數百，終以是脫高祖。

〔一〕正義 汝陰卽今陽城。

〔二〕索隱 案：楚漢春秋云滕公爲御也。

〔三〕集解 韋昭曰：「告，白也。白高祖傷人。」

〔四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爲吏傷人，其罪重也。」

〔五〕集解 鄧展曰：「律有故乞鞠。高祖自告不傷人。」
〔索隱〕案：晉令云「獄結竟，呼囚鞠語罪狀，囚若稱枉欲乞

鞠者，許之也」。

〔六〕索隱 案：韋昭曰「高帝自言不傷嬰，嬰證之，是獄辭翻覆也」。

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，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。^{〔一〕}上降沛一日，^{〔二〕}高祖爲沛公，賜嬰爵七大夫，以爲太僕。從攻胡陵，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，^{〔三〕}平以胡陵降，賜嬰爵五大夫。從擊秦軍碭東，攻濟陽，下戶牖，破李由軍雍丘下，以兵車趣攻戰疾，賜爵執帛。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、濮陽下，以兵車趣攻戰疾，破之，賜爵執珪。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，楊熊軍曲遇。嬰從捕虜六十八人，降卒八百五十人，得印一匱。^{〔四〕}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，以兵車趣攻戰疾，賜爵封轉爲滕公。^{〔五〕}因復奉車從攻南陽，戰於藍田、芷

陽，〔六〕以兵車趣攻戰疾，至霸上。項羽至，滅秦，立沛公爲漢王。漢王賜嬰爵列侯，號昭平侯，復爲太僕，從入蜀、漢。

〔一〕正義 爲，于僞反。使，所吏反。

〔二〕正義 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。

〔三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胡陵，平所止縣，何嘗給之，故與降也。」

〔四〕索隱 案：說文云「匱，匣也」。謂得其時自相部署之印。

〔五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令也。」駟案：鄧展曰「今沛郡公丘」。漢書曰：嬰爲滕令奉車，故號滕公。

〔正義〕滕卽公丘故

城是，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。

〔六〕索隱 芷音止，地名，今霸陵也，在京兆。

還定三秦，從擊項籍。至彭城，項羽大破漢軍。漢王敗，不利，馳去。見孝惠、魯元，載之。漢王急，馬罷，虜在後，常蹶兩兒，〔一〕欲弃之，嬰常收，竟載之，徐行面雍樹乃馳。〔二〕漢王怒，行欲斬嬰者十餘，卒得脫，而致孝惠、魯元於豐。

〔一〕索隱 蹶音厥，又音巨月反，一音居衛反。漢書作「蹶」，音撥。

〔二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高祖欲斬之，故嬰圍樹走也。面，向樹也。」應劭曰：「古者皆立乘，嬰恐小兒墜，各置一面雍持之。樹，立也。」蘇林曰：「南（陽）〔方〕人謂抱小兒爲『雍樹』。面者，大人以面首向臨之，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。」

〔索隱〕蘇林與晉灼皆言南方及京師謂抱兒爲「擁樹」，今則無其言，或當時有此說。其應、服之說，蓋疎也。

漢王既至滎陽，收散兵，復振，賜嬰食祈陽。^{〔一〕}復常奉車從擊項籍，追至陳，卒定楚，至魯，益食茲氏。^{〔二〕}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祈，一作『沂』。」

索隱 蓋鄉名也。漢書作「沂」，楚無其縣。

〔二〕索隱 縣名也。地理志屬太原。

漢王立爲帝。其秋，燕王臧荼反，嬰以太僕從擊荼。明年，從至陳，取楚王信。更食汝陰，剖符世世勿絕。以太僕從擊代，至武泉、雲中，^{〔一〕}益食千戶。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，大破之。追北至平城，爲胡所圍，七日不得通。高帝使使厚遺閼氏，冒頓開圍一角。高帝出欲馳，嬰固徐行，弩皆持滿外向，卒得脫。益食嬰細陽，^{〔二〕}千戶。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，大破之。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，三陷陳，功爲多，賜所奪邑五百戶。^{〔三〕}以太僕擊陳豨、黥布軍，陷陳卻敵，益食千戶，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，除前所食。

〔一〕索隱 地理志 武泉屬雲中。

正義 二縣，在朔州善陽縣界。

〔二〕索隱 地理志屬汝南。

〔三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時有罪過奪邑者，以賜之。」

嬰自上初起沛，常爲太僕，竟高祖崩。以太僕事孝惠。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、

魯元於下邑之間也，〔一〕乃賜嬰縣北第一，曰「近我」，以尊異之。孝惠帝崩，以太僕事高后。高后崩，代王之來，嬰以太僕與東牟侯人清宮，廢少帝，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，與大臣共立爲孝文皇帝，復爲太僕。八歲卒，謚爲文侯。〔二〕子夷侯竈立，七年卒。子共侯賜立，三十一年卒。子侯頗尚平陽公主。立十九歲，元鼎二年，坐與父御婢姦罪，自殺，國除。

〔一〕正義 宋州碭山縣。

〔二〕索隱 案：姚氏云「三輔故事曰『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，俗謂之馬冢』。博物志曰『公卿送嬰葬，至東都門外，馬不行，踏地悲鳴，得石椁，有銘曰『佳城鬱鬱，三千年見白日，吁嗟滕公居此室』。乃葬之』」。

潁陰侯〔一〕灌嬰者，睢陽販繒者也。〔二〕高祖之爲沛公，略地至雍丘下，章邯敗殺項梁，而沛公還軍於碭，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，疾鬪，賜爵七大夫。從攻秦軍亳南、開封、曲遇，戰疾力，〔三〕賜爵執帛，號宣陵君。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，破秦軍尸北，北絕河津，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，遂定南陽郡。西入武關，戰於藍田，疾力，至霸上，賜爵執珪，號昌文君。〔四〕

〔一〕正義 今陳州南潁縣西北十三里潁陰故城是。

〔三〕正義 睢陽，宋州宋城縣。

〔三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疾攻之。」

〔四〕索隱 亦稱宣陵君，皆非爵士，加美號耳。

沛公立爲漢王，拜嬰爲郎中，從入漢中，十月，拜爲中謁者。從還定三秦，下櫟陽，降塞王。還圍章邯於廢丘，未拔。從東出臨晉關，擊降殷王，定其地。擊項羽將龍且、魏相項他軍定陶南，疾戰，破之。賜嬰爵列侯，號昌文侯，食杜平鄉。〔一〕

〔一〕索隱 謂食杜縣之平鄉。

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，以至彭城。項羽擊，大破漢王。漢王遁而西，嬰從還，軍於雍丘。王武、魏公申徒反，〔二〕從擊破之。攻下黃，〔三〕西收兵，軍於滎陽。楚騎來衆，漢王乃擇軍中可爲〔車〕騎將者，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〔三〕李必、駱甲〔四〕習騎兵，今爲校尉，可爲騎將。漢王欲拜之，必、甲曰：「臣故秦民，恐軍不信臣，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。」〔五〕灌嬰雖少，然數力戰，乃拜灌嬰爲中大夫，令李必、駱甲爲左右校尉，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，大破之。受詔別擊楚軍後，絕其餉道，起陽武至襄邑。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，破之，所將卒斬右司馬、騎將各一人。〔六〕擊破柘公王武，〔七〕軍於燕西，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，〔八〕連尹一人。〔九〕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，破之，所將卒斬都尉一人。以騎渡河南，送

漢王到雒陽，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。還至敖倉，嬰遷爲御史大夫。

〔一〕集解張晏曰：「秦將，降爲公，今反。」

〔二〕正義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。

〔三〕集解徐廣曰：「重泉屬馮翊。」正義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。

〔四〕索隱必、甲，二人名也。姚氏案：漢紀桓帝延熹三年，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爲晉陽關內侯也。

〔五〕集解如淳曰：「傳音附。猶言隨從者。」

〔六〕集解張晏曰：「王右方之馬，左亦如之。」

〔七〕集解徐廣曰：「柘屬陳。」索隱案：武，柘縣令也。柘縣屬陳。正義柘屬淮陽國。案：滑州胙城，本南

燕國也。

〔八〕集解李奇曰：「樓煩，縣名。其人善騎射，故以名射士爲『樓煩』，取其美稱，未必樓煩人也。」張晏曰：「樓煩，胡國名也。」

〔九〕集解張晏曰：「大夫，楚官。」索隱蘇林曰：「楚官也。」案：左傳「莫敖、連尹、宮廄尹」是。

三年，以列侯食邑杜平鄉。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，擊破齊軍於歷下，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。降下臨菑，得齊守相田光。追齊相田橫至贏、博，破其騎，所將卒斬騎將一人，生得騎將四人。攻下贏、博，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，所將卒斬吸。東從韓信攻龍且，留公旋於高密，〔一〕卒斬龍且，〔二〕生得右司馬、連尹各一人，

樓煩將十人，身生得亞將周蘭。

〔一〕索隱留，縣。令稱公，旋其名也。高密，縣名，在北海。漢書作「假密」。假密，地名，不知所在，未知孰是。

正義留縣在沛郡。公，其令。

〔二〕集解文穎曰：「所將卒。」

齊地已定，韓信自立爲齊王，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，破之。轉南，破薛郡長，身虜騎將一人。攻〔博〕〔陽〕，前至下相以東南僮、取慮、徐。〔一〕度淮，盡降其城邑，至廣陵。〔二〕項羽使項聲、薛公、郗公復定淮北。嬰度淮北，擊破項聲、郗公下邳，〔三〕斬薛公，下下邳，擊破楚騎於平陽，〔四〕遂降彭城，虜柱國項佗，降留、薛、沛、鄆、蕭、相。攻苦、譙，〔五〕復得亞將周蘭。與漢王會頤鄉。〔六〕從擊項籍軍於陳下，破之，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，虜騎將八人。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。

〔一〕索隱取音秋。慮音閭。取又音趣。僮、徐是一縣，取慮是一縣名。

〔二〕集解漢書音義曰：「住廣陵以禦敵。」正義謂從下相以東南，盡降城邑，乃至廣陵，皆平定也。

〔三〕正義郗音談，東海縣。

〔四〕索隱小顏云「此平陽在東郡」。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。正義南平陽縣城，今兗州鄒縣也，在兗州東南六

十二里。案：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。

〔五〕正義戶焦二音。

〔六〕集解徐廣曰：「苦縣有頤鄉。」索隱徐廣云：「苦縣有頤鄉。」音以之反。

項籍敗垓下去也，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，〔一〕破之。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，皆賜爵列侯。降左右司馬各一人，卒萬二千人，盡得其軍將吏。下東城、歷陽。〔三〕渡江，破吳郡長吳下，〔三〕得吳守，遂定吳、豫章、會稽郡。還定淮北，凡五十二縣。

〔一〕正義縣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。

〔二〕正義和州歷陽縣，即今州城是也。

〔三〕集解如淳曰：「『雄長』之『長』也。」索隱下有郡守，此長即令也。如淳以爲雄長，非也。正義今蘇州

也。案：如說非也。吳郡長即吳郡守也。一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。

漢王立爲皇帝，賜益嬰邑三千戶。其秋，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。明年，從至陳，取楚王信。還，剖符，世世勿絕，食潁陰二千五百戶，號曰潁陰侯。

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，至馬邑，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，斬代左相，破胡騎於武泉北。〔一〕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，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。〔三〕受詔并將燕、趙、齊、梁、楚車騎，擊破胡騎於滎石。〔三〕至平城，爲胡所圍，從還軍東垣。

〔一〕正義縣名，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。

〔二〕集解服虔曰：「胡名也。」

〔三〕集解服虔曰：「滎音沙。」索隱服虔音沙，劉氏音千卧反。

從擊陳豨，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，破之，卒斬敞及特將五人。^{〔一〕}降曲逆、盧奴、上曲陽、安國、安平。^{〔二〕}攻下東垣。

〔一〕集解 文穎曰：「特一之『特』也。」

〔二〕正義 盧奴，定州安喜縣是。曲陽，定州曲陽縣是。安平，定州安平縣。

黥布反，以車騎將軍先出，攻布別將於相，破之，斬亞將樓煩將三人。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。又進破布別將肥誅。^{〔一〕}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，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，追北至淮上。益食二千五百戶。布已破，高帝歸，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，除前所食邑。凡從得二千石二人，別破軍十六，降城四十六，定國一，郡二，縣五十二，得將軍二人，柱國、相國各一人，二千石十人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一作『誅』。」

索隱案：漢書作「肥誅」。

嬰自破布歸，高帝崩，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。太后崩，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，軍長安，爲亂。齊哀王聞之，舉兵西，且入誅不當爲王者。上將軍呂祿等聞之，乃遣嬰爲大將，將軍往擊之。嬰行至滎陽，乃與絳侯等謀，因屯兵滎陽，風齊王以誅呂氏事，^{〔一〕}齊兵止不前。絳侯等既誅諸呂，齊王罷兵歸，嬰亦罷兵自滎陽歸，與絳侯、陳平共立代王爲孝

文皇帝。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，賜黃金千斤，拜爲太尉。

〔一〕正義風，方鳳反。

三歲，絳侯勃免相就國，嬰爲丞相，罷太尉官。是歲，匈奴大人北地、上郡，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。匈奴去，濟北王反，詔乃罷嬰之兵。後歲餘，嬰以丞相卒，謚曰懿侯。子平侯阿代侯。二十八年卒，子彊代侯。十三年，彊有罪，絕二歲。元光三年，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，續灌氏後，八歲，坐行賕有罪，國除。

太史公曰：吾適豐沛，問其遺老，觀故蕭、曹、樊噲、滕公之家，及其素，異哉所聞！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，豈自知附驥之尾，垂名漢廷，德流子孫哉？余與他廣通，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。〔一〕

〔一〕索隱案：他廣，樊噲之孫，後失封。蓋嘗訝太史公序蕭、曹、樊、滕之功悉具，則從他廣而得其事，故備也。

【索隱述贊】聖賢影響，雲蒸龍變。屠狗販繒，攻城野戰。扶義西上，受封南面。酈況賣交，舞陽內援。滕灌更王，奕葉繁衍。

史記卷九十六

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

張丞相蒼者，陽武人也。^{〔一〕}好書律曆。秦時爲御史，主柱下方書。^{〔二〕}有罪，亡歸。及沛公略地過陽武，蒼以客從攻南陽。蒼坐法當斬，解衣伏質，^{〔三〕}身長大，肥白如瓠，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，乃言沛公，赦勿斬。遂從西入武關，至咸陽。沛公立爲漢王，入漢中，還定三秦。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，耳歸漢，漢乃以張蒼爲常山守。從淮陰侯擊趙，蒼得陳餘。趙地已平，漢王以蒼爲代相，備邊寇。已而徙爲趙相，相趙王耳。耳卒，相趙王敖。復徙相代王。燕王臧荼反，高祖往擊之，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，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，食邑千二百戶。

〔一〕索隱案：縣名，屬陳留。

正義鄭州陽武縣也。

〔二〕集解如淳曰：「方，版也，謂書事在版上者也。秦以上置柱下史，蒼爲御史，主其事。或曰四方文書。」

索隱

周秦皆有柱下史，謂御史也。所掌及侍立恆在殿柱之下，故老子爲周柱下史。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。方書者，

如淳以爲方板，謂小事書之於方也，或曰主四方文書也。姚氏以爲下云「明習天下圖書計籍，主郡上計」，則方爲四方文書是也。

〔三〕索隱小顏云：「質，楹也。」

遷爲計相，〔一〕一月，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。〔二〕是時蕭何爲相國，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，明習天下圖書計籍。蒼又善用算律曆，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，領主郡國上計者。黥布反亡，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，而張蒼相之。十四年，遷爲御史大夫。

〔一〕集解文穎曰：「能計，故號曰計相。」

〔二〕集解張晏曰：「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。」如淳曰：「以其所主，因以爲官號，與計相同。時所卒立，非久施也。」
〔索隱〕謂改計相之名，更名主計也。此蓋權時立號也。

周昌者，沛人也。其從兄曰周苛，秦時皆爲泗水卒史。及高祖起沛，擊破泗水守監，於是周昌、周苛自卒史從沛公，沛公以周昌爲職志，〔一〕周苛爲客。〔二〕從入關，破秦。沛公立爲漢王，以周苛爲御史大夫，周昌爲中尉。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主旗幟之屬。」〔索隱〕官名也。職，主也。志，旗幟也。謂掌旗幟之官也。音昌志反。

〔三〕集解張晏曰：「爲帳下賓客，不掌官。」

漢王四年，楚圍漢王滎陽急，漢王遁出去，而使周苛守滎陽城。楚破滎陽城，欲令周苛

將。苛罵曰：「若趣降漢王！不然，今爲虜矣！」項羽怒，亨周苛。^{〔一〕}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。常從擊破項籍。以六年中與蕭、曹等俱封。封周昌爲汾陰侯；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，封爲高景侯。^{〔二〕}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四年三月也。」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九年封，封三十九年，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，國除。」

昌爲人彊力，敢直言，自蕭、曹等皆卑下之。昌嘗燕時人奏事，^{〔一〕}高帝方擁戚姬，昌還走，高帝逐得，騎周昌項，問曰：「我何如主也？」昌仰曰：「陛下卽桀紂之主也。」於是上笑之，然尤憚周昌。及帝欲廢太子，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，大臣固爭之，莫能得；上以留侯策卽止。而周昌廷爭之彊，上問其說，昌爲人吃，又盛怒，曰：「臣口不能言，然臣期期知其不可。」^{〔二〕}陛下雖欲廢太子，臣期期不奉詔。」上欣然而笑。既罷，呂后側耳於東箱聽，^{〔三〕}見周昌，爲跪謝曰：「微君，太子幾廢。」^{〔四〕}

〔一〕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以上燕時人奏事。」

〔二〕正義 昌以口吃，每語故重言期期也。

〔三〕集解 韋昭曰：「殿東堂也。」索隱 韋昭曰：「殿東堂也。」小顏云：「正寢之東西室，皆號曰箱，言似箱篋之形。」

〔四〕索隱 幾，鉅依反。

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，年十歲，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。趙堯年少，爲符璽御史。趙人方與公〔一〕謂御史大夫周昌曰：「君之史趙堯，年雖少，然奇才也，君必異之，是且代君之位。」周昌笑曰：「堯年少，刀筆吏耳，〔二〕何能至是乎！」居頃之，趙堯侍高祖。高祖獨心不樂，悲歌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。趙堯進請問曰：「陛下所爲不樂，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？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？」高祖曰：「然。吾私憂之，不知所出。」〔三〕堯曰：「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，及呂后、太子、羣臣素所敬憚乃可。」高祖曰：「然。吾念之欲如是，而羣臣誰可者？」堯曰：「御史大夫周昌，其人堅忍質直，且自呂后、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。獨昌可。」高祖曰：「善。」於是乃召周昌，謂曰：「吾欲固煩公，公彊爲我相趙王。」〔四〕周昌泣曰：「臣初起從陛下，陛下獨奈何中道而弃之於諸侯乎？」高祖曰：「吾極知其左遷，〔五〕然吾私憂趙王，念非公無可者。公不得已彊行！」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。

〔一〕集解 孟康曰：「方與，縣名；公，其號。」瓚曰：「方與縣令也。」

〔二〕正義 古用簡牘，書有錯謬，以刀削之，故號曰「刀筆吏」。

〔三〕索隱 謂不知其計所出也。

〔四〕正義桓譚新論云：「使周相趙，不如使取呂后家女爲妃，令戚夫人善事呂后，則如意無斃也。」

〔五〕索隱按：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。韋昭以爲「左猶下也，禁不得下仕於諸侯王也」。然地道尊右，右貴左賤，故謂貶秩爲「左遷」。他皆類此。

既行久之，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，曰：「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？」孰視趙堯，曰：「無以易堯。」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。〔一〕堯亦前有軍功食邑，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，封爲江邑侯。〔二〕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十年也。」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十一年封。」

高祖崩，呂太后使使召趙王，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。使者三反，周昌固爲不遣趙王。於是高后患之，乃使使召周昌。周昌至，謁高后，高后怒而罵周昌曰：「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？而不遣趙王，何？」昌既徵，高后使使召趙王，趙王果來。至長安月餘，飲藥而死。周昌因謝病不朝見，三歲而死。〔一〕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謚悼也。」

索隱按：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謚悼，韋昭云「或謚惠」，非也。漢書又曰「傳子至孫意，有罪，國除」。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，有罪，國除。

後五歲，〔一〕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，乃抵堯罪，〔二〕以廣

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。

〔一〕正義 高后之年。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吕后元年，國除。」

任敖者，故沛獄吏。高祖嘗辟吏，〔一〕吏繫吕后，遇之不謹。任敖素善高祖，怒，擊傷主吕后吏。及高祖初起，敖以客從爲御史，守豐二歲。高祖立爲漢王，東擊項籍，敖遷爲上黨守。陳豨反時，敖堅守，封爲廣阿侯，食千八百戶。高后時爲御史大夫。三歲免，〔二〕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。高后崩，〔三〕與大臣共誅吕祿等。免，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。

〔一〕正義 辟音避。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文帝二年，任敖卒，謚懿侯。曾孫越人，元鼎二年爲太常，坐酒酸，國除。」駟案：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，徐誤也。〔索隱〕此徐氏據漢書爲說，而誤云「二年」，裴駟又引任安書證，爲得其實。〔正義〕按：史

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，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，計高祖十一年封，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。而漢書誤，裴氏不考，乃云徐誤，何其貳過也！

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。四年，丞相灌嬰卒，張蒼爲丞相。

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，會天下初定，將相公卿皆軍吏。張蒼爲計相時，緒正律曆。^{〔一〕}以高祖十月初至霸上，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，弗革。推五德之運，以爲漢當水德之時，尚黑如故。^{〔二〕}吹律調樂，人之音聲，及以比定律令。^{〔三〕}若百工，天下作程品。^{〔四〕}至於爲丞相，卒就之，故漢家言律曆者，本之張蒼。蒼本好書，無所不觀，無所不通，而尤善律曆。^{〔五〕}

〔一〕集解 文穎曰：「緒，尋也。或曰緒，業也。」

〔二〕正義 姚察云：「蒼是秦人，猶用推五勝之法，以周赤烏爲火，漢勝火以水也。」

〔三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。以定十二月律之法，令於樂官，使長行之。」瓚曰：「謂以比故取類，以定法律與條令也。」正義 比音鼻，或音必履反，謂比方也。

〔四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若，順也。百工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，皆使得宜，此之謂順。」晉灼曰：「若，預及之辭。」

索隱 按：晉灼說以爲「若預及之辭」爲得也。

〔五〕集解 漢書曰：「著書十八篇，言陰陽律曆事。」

張蒼德王陵。王陵者，安國侯也。及蒼貴，常父事王陵。陵死後，蒼爲丞相，洗沐，常先朝陵夫人上食，然後敢歸家。

蒼爲丞相十餘年，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，其符有黃龍當見。詔下其議。張蒼，張蒼以爲非是，罷之。其後黃龍見成紀，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，草土德之曆制度，更元

年。張丞相由此自紂，謝病稱老。蒼任人爲中候，〔一〕大爲姦利，上以讓蒼，蒼遂病免。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。孝景前五年，蒼卒，謚爲文侯。子康侯代，八年卒。子類〔三〕代爲侯，八年，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，國除。〔三〕

〔一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所選保任者也。」瓚曰：「中候，官名。」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一作『顙』，音聵。」

〔三〕索隱 案：漢書云傳子至孫，毅有罪，國除，今此云康侯代，八年卒，子類代侯，則類卽毅也，與漢書略同。

初，張蒼父長不滿五尺，及生蒼，蒼長八尺餘，爲侯、丞相。蒼子復長。〔一〕及孫類，長六尺餘，坐法失侯。蒼之免相後，老，口中無齒，食乳，女子爲乳母。妻妾以百數，嘗孕者不復幸。蒼年百有餘歲而卒。

〔一〕集解 漢書云長八尺。

申屠丞相嘉者，梁人，以材官蹶張〔一〕從高帝擊項籍，遷爲隊率。〔三〕從擊黥布軍，爲都尉。孝惠時，爲淮陽守。孝文帝元年，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，悉以爲關內侯，食邑二

十四人，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。張蒼已爲丞相，嘉遷爲御史大夫。張蒼免相，〔三〕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，曰：「恐天下以吾私廣國。」廣國賢有行，故欲相之，念久之不可，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，餘見無可者，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，因故邑封爲故安侯。〔四〕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勇健有材力開張。」駟案：如淳曰「材官之多力，能腳蹋強弩張之，故曰蹶張。律有蹶張士。」

索隱 孟康云：「主張強弩。」又如淳曰：「材官之多力，能蹋強弩張之，故曰蹶張。」蹶音其月反。漢令有蹶張士百人是也。

〔二〕索隱 所類反。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後二年八月。」

〔四〕正義 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。

嘉爲人廉直，門不受私謁。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，賞賜累巨萬。文帝嘗燕飲通家，其寵如是。是時丞相入朝，而通居上傍，有怠慢之禮。丞相奏事畢，因言曰：「陛下愛幸臣，則富貴之；至於朝廷之禮，不可以不肅！」上曰：「君勿言，吾私之。」罷朝坐府中，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，不來，且斬通。通恐，入言文帝。文帝曰：「汝第往，吾今使人召若。」通至丞相府，免冠，徒跣，頓首謝。嘉坐自如，故不爲禮，責曰：「夫朝廷者，高皇帝之朝廷也。通小臣，戲殿上，大不敬，當斬。吏今行斬之！」〔一〕通頓首，首盡出血，不解。文帝度

丞相已困通，使使者持節召通，而謝丞相曰：「此吾弄臣，君釋之。」鄧通既至，爲文帝泣曰：「丞相幾殺臣。」

〔一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嘉語其吏曰：『今便行斬之。』」

嘉爲丞相五歲，孝文帝崩，孝景帝卽位。二年，鼂錯爲內史，貴幸用事，諸法令多所請變更，議以謫罰侵削諸侯。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，疾錯。錯爲內史，門東出，不便，更穿一門南出。南出者，太上皇廟堧垣。〔一〕嘉聞之，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，奏請誅錯。錯客有語錯，錯恐，夜入宮上謁，自歸景帝。〔二〕至朝，丞相奏請誅內史錯。景帝曰：「錯所穿非真廟垣，乃外堧垣，故他官居其中，〔三〕且又我使爲之，錯無罪。」罷朝，嘉謂長史曰：「吾悔不先斬錯，乃先請之，爲錯所賣。」至舍，因歐血而死。謚爲節侯。子共侯蔑代，三年卒。子侯去病代，三十一年卒。〔四〕子侯與代，六歲，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，國除。

〔一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宮外垣也。」如淳曰：「堧音，畏慄之『慄』。」索隱 如淳音「畏慄」之「慄」，乃喚反。韋昭音

而緣反。又音慄。

〔二〕正義 自歸帝首露。

〔三〕索隱 漢書作「冗官」，謂散官也。

〔四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一本無侯去病，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，子與改封靖安侯。」

自申屠嘉死之後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、桃侯劉舍爲丞相。〔一〕及今上時，柏至侯許昌、〔二〕平棘侯薛澤、〔三〕武彊侯莊青翟、〔四〕高陵侯趙周、〔五〕等爲丞相。皆以列侯繼嗣，〔六〕婁廉謹，爲丞相備員而已，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。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陶青，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，謚夷。劉舍，本項氏親也，賜姓劉氏。父襄佐，高祖有功。舍謚哀侯。」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高祖功臣許溫之孫，謚哀侯。」

〔三〕集解徐廣曰：「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。」

〔四〕集解徐廣曰：「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。」

〔五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周父夷吾爲楚王戊太傅，諫爭而死。」

〔六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婁音七角反。一作『斷』，一作『蹠』。」索隱「婁音側角反。小顏云『持整之貌』。漢書作『蹠』，蹠音初角反。斷音都亂反。義如尚書『斷斷猗無他技』。」

太史公曰：張蒼文學律曆，爲漢名相，而絀賈生、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，明用秦之顓頊曆，何哉？〔一〕周昌，木彊人也。〔二〕任敖以舊德用。〔三〕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，然

無術學，殆與蕭、曹、陳平異矣。

〔一〕集解張晏曰：「不考經典，專用顯頊曆，何哉？」

〔二〕正義言其質直掘強如木石焉。

〔三〕集解張晏曰：「謂傷辱呂后吏。」

孝武時丞相多甚，不記，莫錄其行起居狀略，且紀征和以來。

有車丞相，長陵人也。〔一〕卒而有韋丞相代。〔二〕韋丞相賢者，魯人也。以讀書術爲吏，至大鴻臚。有相工相之，當至丞相。有男四人，使相工相之，至第二子，其名玄成。相工曰：「此子貴，當封。」韋丞相言曰：「我卽爲丞相，有長子，是安從得之？」後竟爲丞相，病死，而長子有罪論，不得嗣，而立玄成。玄成時佯狂，不肯立，竟立之，有讓國之名。後坐騎至廟，不敬，有詔奪爵一級，爲關內侯，失列侯，得食其故國邑。韋丞相卒，有魏丞相代。

〔一〕集解名千秋。

〔二〕索隱自車千秋已下，皆褚先生等所記。然丞相傳都省略，漢書則備。

魏丞相相者，濟陰人也。以文吏至丞相。其人好武，皆令諸吏帶劍，帶劍前奏事。

或有不帶劍者，當人奏事，至乃借劍而敢人奏事。其時京兆尹趙君，〔一〕丞相奏以免罪，使人執魏丞相，欲求脫罪而不聽。復使人脅恐魏丞相，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，發吏卒至丞相舍，捕奴婢笞擊問之，實不以兵刃殺也。而丞相司直繁君〔二〕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，誣以夫人賊殺婢，發吏卒圍捕丞相舍，不道；又得擅屏騎士事，趙京兆坐要斬。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，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，大不敬，長史以下皆坐死，或下蠶室。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。子嗣。後坐騎至廟，不敬，有詔奪爵一級，爲關內侯，失列侯，得食其故國邑。魏丞相卒，以御史大夫邴吉代。

〔一〕集解 名廣漢。

〔二〕索隱 繁，姓也，音婆。

邴丞相吉者，魯國人也。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。孝宣帝時，以有舊故，封爲列侯，而因爲丞相。明於事，有大智，後世稱之。以丞相病死。子顯嗣。後坐騎至廟，不敬，有詔奪爵一級，失列侯，得食故國邑。顯爲吏至太僕，坐官耗亂，身及子男有姦賊，免爲庶人。

邴丞相卒，黃丞相代。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，與韋丞相、魏丞相、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，田文言曰：「今此三君者，皆丞相也。」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，何見之明

也。

黃丞相霸者，淮陽人也。以讀書爲吏，至潁川太守。治潁川，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。犯法者，風曉令自殺。化大行，名聲聞。孝宣帝下制曰：「潁川太守霸，以宣布詔令治民，道不拾遺，男女異路，獄中無重囚。賜爵關內侯，黃金百斤。」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，復以禮義爲治。以丞相病死。子嗣，後爲列侯。黃丞相卒，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。于丞相已有廷尉傳，在張廷尉語中。于丞相去，御史大夫韋玄成代。

韋丞相玄成者，卽前韋丞相子也。代父，後失列侯。其人少時好讀書，明於詩、論語。爲吏至衛尉，徙爲太子太傅。御史大夫薛君免，「」爲御史大夫。于丞相乞骸骨免，而爲丞相，因封故邑爲扶陽侯。數年，病死。孝元帝親臨喪，賜賞甚厚。子嗣後。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沈，而見謂諂巧。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，而後失之；復自游宦而起，至丞相。父子俱爲丞相，世間美之，豈不命哉！相工其先知之。韋丞相卒，御史大夫匡衡代。

「」集解名廣德也。

丞相匡衡者，東海人也。好讀書，從博士受詩。家貧，衡傭作以給食飲。才下，數射策不中，至九，乃中丙科。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。補平原文學卒史。數年，郡不尊

敬。御史徵之，以補百石屬薦爲郎，而補博士，拜爲太子少傅，而事孝元帝。孝元好詩，而遷爲光祿勳，居殿中爲師，授教左右，而縣官坐其旁聽，甚善之，日以尊貴。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，而匡君爲御史大夫。歲餘，韋丞相死，匡君代爲丞相，封樂安侯。以十年之閒，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，豈非遇時而命也哉！

太史公曰：深惟〔一〕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，微甚。〔二〕然多至御史大夫卽去者。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，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。〔三〕或乃陰私相毀害，欲代之。然守之日久不得，或爲之日少而得之，至於封侯，真命也夫！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，匡君居之未滿歲，而韋丞相死，卽代之矣，豈可以智巧得哉！多有賢聖之才，困厄不得者衆甚也。

〔一〕索隱案：此論匡衡已來事，則後人所述也，而亦稱「太史公」，其序述淺陋，一何誣也！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微，一作『徵』。」

〔三〕集解高堂隆答魏朝訪曰：「物，無也。故，事也。言無復所能於事。」

【索隱述贊】張蒼主計，天下作程。孫臣始絀，秦曆尚行。御史亞相，相國阿衡。申屠面折，周子廷爭。其他妮妮，無所發明。

史記卷九十七

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

酈生食其者，〔一〕陳留高陽人也。〔二〕好讀書，家貧落魄，〔三〕無以爲衣食業，爲里監門吏。〔四〕然縣中賢豪不敢役，縣中皆謂之狂生。

〔一〕正義 歷異幾三音也。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今在圉縣。」索隱案：高陽屬陳留圉縣。高陽，鄉名也，故耆舊傳云「食其，高陽鄉人」。

〔三〕正義 陳留風俗傳云「高陽在雍丘西南」。括地志云「圉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。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八里」。蓋謂此也。

〔四〕集解 應劭曰：「落魄，志行衰惡之貌也。」晉灼曰：「落薄，落託，義同也。」索隱案：鄭氏云「魄音薄」。應劭云「志行衰惡之貌也」。

〔四〕正義 監音甲衫反。戰國策云齊宣謂顏觸曰：「夫監門閭里，士之賤也。」

及陳勝、項梁等起，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，〔一〕酈生聞其將皆握齟〔二〕好苛禮〔三〕自用，不能聽大度之言，酈生乃深自藏匿。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，沛公麾下騎士適酈

生里中子也，〔四〕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。騎士歸，酈生見謂之曰：「吾聞沛公慢而易人，多大略，此真吾所願從游，莫爲我先。」〔五〕若見沛公，謂曰：「臣里中有酈生，年六十餘，長八尺，人皆謂之狂生，生自謂我非狂生。」騎士曰：「沛公不好儒，諸客冠儒冠來者，沛公輒解其冠，漉溺〔六〕其中。與人言，常大罵。未可以儒生說也。」酈生曰：「弟言之。」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。

〔一〕正義 徇，略也。

〔二〕集解 應劭曰：「握齕，急促之貌。」索隱 應劭曰齕音若「促」。鄒氏音龕角反。韋昭云「握齕，小節也」。

〔三〕索隱 案：苛亦作「荷」。賈逵云「苛，煩也」。小顏云「苛，細也」。

〔四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。」索隱 適食其里中子。適音釋。服虔、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

食其里中人也。案：言適近作騎士。

〔五〕索隱 案：先謂先容，言無人爲我作紹介也。正義 爲，于僞反。

〔六〕索隱 上所由反。下乃弔反，亦如字。漉卽溺也。

沛公至高陽傳舍，〔一〕使人召酈生。酈生至，入謁，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，〔二〕而見酈生。酈生入，則長揖不拜，曰：「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？且欲率諸侯破秦也？」沛公罵曰：「豎儒！〔三〕夫天下同苦秦久矣，故諸侯相率而攻秦，何謂助秦攻諸侯乎？」酈生曰：「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，不宜倨見長者。」於是沛公輟洗，起攝衣，〔四〕延酈生上坐，謝之。酈生

因言六國從橫時。沛公喜，賜酈生食，問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酈生曰：「足下起糾合之衆，〔五〕收散亂之兵，不滿萬人，欲以徑入強秦，此所謂探虎口者也。夫陳留，天下之衝，四通五達之郊也，〔六〕今其城又多積粟。臣善其令，〔七〕請得使之，令下足下。〔八〕卽不聽，足下舉兵攻之，臣爲內應。」於是遣酈生行，沛公引兵隨之，遂下陳留。號酈食其爲廣野君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二世三年二月。」

〔二〕索隱 案：樂產云「邊牀曰倨」。

〔三〕索隱 案：豎者，僮僕之稱。沛公輕之，以比奴豎，故曰「豎儒」也。

〔四〕正義 攝猶言斂著也。

〔五〕集解 一作「烏合」，一作「瓦合」。

〔六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四面中央，凡五達也。」瓚曰：「四通五達，言無險阻也。」

〔七〕正義 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也。

〔八〕正義 令力征反。下謂降之也。

酈生言其弟酈商，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。酈生常爲說客，馳使諸侯。

漢三年秋，項羽擊漢，拔滎陽，漢兵遁保鞏、洛。楚人聞淮陰侯破趙，彭越數反梁地，〔一〕則分兵救之。淮陰方東擊齊，漢王數因滎陽、成臯，計欲捐成臯以東，屯鞏、洛以拒楚。酈

生因曰：「臣聞知天之天者，王事可成；不知天之天者，王事不可成。王者以民人爲天，〔一〕而民人以食爲天。夫敖倉，天下轉輸久矣，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。楚人拔滎陽，不堅守敖倉，迺引而東，令適卒〔二〕分守成臯，此乃天所以資漢也。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，自奪其便，〔四〕臣竊以爲過矣。且兩雄不俱立，楚漢久相持不決，百姓騷動，海內搖蕩，農夫釋耒，工女〔五〕下機，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。願足下急復進兵，收取滎陽，據敖倉之粟，〔六〕塞成臯之險，〔七〕杜大行之道，〔八〕距蜚狐之口，〔九〕守白馬之津，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，則天下知所歸矣。方今燕、趙已定，唯齊未下。今田廣據千里之齊，田閒將二十萬之衆，軍於歷城，諸田宗彊，負海阻河濟，南近楚，人多變詐，足下雖遣數十萬師，未可以歲月破也。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，使爲漢而稱東藩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

〔一〕索隱 數音朔。

〔二〕索隱 王者以人爲天。案：此語出管子。

〔三〕索隱 上音直革反。案：通俗文云「罰罪云讎」，卽所謂讎戍。又音陟革反。卒，租忽反。

〔四〕索隱 漢反却自奪便。以言不取敖倉，是漢卻，自奪其便利。

〔五〕索隱 謂女工工巧也。漢書作「紅」，音工。

〔六〕正義 敖倉在今鄭州滎陽縣西十有五里，石門之東，北臨汴水，南帶三皇山。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，故名之曰敖倉也。

〔七〕正義 卽汜水縣山也。

〔八〕集解 韋昭曰：「在河內野王北也。」

〔九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上黨壺關也。」駟案：蜚狐在代郡西南。

西南有山，俗號爲飛狐口也。

正義案：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，

迺從其畫，復守敖倉，而使酈生說齊王曰：「王知天下之所歸乎？」王曰：「不知也。」曰：「王知天下之所歸，則齊國可得而有也；若不知天下之所歸，卽齊國未可得保也。」齊王曰：「天下何所歸？」曰：「歸漢。」曰：「先生何以言之？」曰：「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，約先入咸陽者王之。漢王先入咸陽，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。項王遷殺義帝，漢王聞之，起蜀漢之兵，擊三秦，出關而責義帝之處，收天下之兵，立諸侯之後。降城卽以侯其將，得賂卽以分其士，與天下同其利，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。諸侯之兵四面而至，蜀漢之粟方船而下。〔一〕項王有倍約之名，殺義帝之負，於人之功無所記，於人之罪無所忘；戰勝而不得其賞，拔城而不得其封，非項氏莫得用事；爲人刻印，剗而不能授；〔二〕攻城得賂，積而不能賞；天下畔之，賢才怨之，而莫爲之用。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，可坐而策也。夫漢王發蜀漢，定三秦，涉西河之外，援上黨之兵；〔三〕下井陘，誅成安君；破北魏，〔四〕舉三十二城；此蚩尤之兵也，非人之力也，天之福也。今已據敖倉之粟，塞成皋之險，守白馬之津，杜大

行之阪，距蜚狐之口，天下後服者先亡矣。王疾先下漢王，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；不下漢王，危亡可立而待也。」田廣以爲然，迺聽酈生，罷歷下兵守戰備，與酈生日縱酒。

〔一〕〔索隱〕案：方船謂並舟也。戰國策「方船積粟，循江而下」也。

〔二〕〔集解〕孟康曰：「刳斷無復廉鰲也。」瓚曰：「項羽吝於爵賞，玩惜侯印，不能以封其人也。」〔索隱〕刳音五官反。

案：郭象注莊子云「杭團無圭角」。漢書作「玩」，言玩惜不忍授人也。

〔三〕〔正義〕援音爰。

〔四〕〔索隱〕謂魏豹也。豹在河北故也。亦謂「西魏」，以大梁在河南故也。

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，迺夜度兵平原襲齊。齊王田廣聞漢兵至，以爲酈生賣已，迺曰：「汝能止漢軍，我活汝；不然，我將亨汝。」酈生曰：「舉大事不細謹，盛德不辭讓。而公不爲若更言！」齊王遂亨酈生，引兵東走。

漢十二年，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。高祖舉列侯功臣，思酈食其。酈食其子疥〔一〕數將兵，功未當侯，上以其父故，封疥爲高梁侯。後更食武遂，嗣三世。元狩元年中，武遂侯平〔二〕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，當弃市，病死，國除也。

〔一〕〔索隱〕疥音界。後更封武遂三世。地理志武遂屬河間。案：漢書作「武陽子遂」，衍文也。

〔二〕〔正義〕年表云「卒，子教嗣。卒，子平嗣，元年有罪國除」。而漢書云「更食武陽，子遂嗣」，恐漢書誤也。

陸賈者，楚人也。^{〔一〕}以客從高祖定天下，名爲有口辯士，居左右，常使諸侯。

〔一〕索隱案：陳留風俗傳云「陸氏，春秋時陸渾國之後。晉侯伐之，故陸渾子奔楚。賈其後」。又陸氏譜云「齊宣公支子達食業於陸。達生發，發生皋，適楚。賈其孫也」。

及高祖時，中國初定，尉他^{〔二〕}平南越，因王之。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。陸生至，尉他魑結^{〔三〕}箕倨見陸生。陸生因進說他曰：「足下中國人，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。^{〔四〕}今足下反天性，棄冠帶，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^{〔五〕}爲敵國，禍且及身矣。且夫秦失其政，諸侯豪桀並起，唯漢王先入關，據咸陽。項羽倍約，自立爲西楚霸王，諸侯皆屬，可謂至彊。然漢王起巴蜀，鞭笞天下，劫略諸侯，遂誅項羽滅之。五年之間，海內平定，此非人力，天之所建也。天子聞君王王南越，不助天下誅暴逆，將相欲移兵而誅王，天子憐百姓新勞苦，故且休之，遣臣授君王印，剖符通使。君王宜郊迎，北面稱臣，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，屈彊於此。漢誠聞之，掘燒王先人冢，夷滅宗族，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，則越殺王降漢，如反覆手耳。」

〔一〕索隱趙他爲南越尉，故曰「尉他」。他音馳。

〔三〕集解服虔曰：「魑音椎。今兵士椎頭結。」索隱魑，直追反。結音計。謂爲髻一撮似椎而結之，故字從結。

且案其「魑結」二字，依字讀之亦得。謂夷人本被髮左衽，今他同其風俗，但魑其髮而結之。

〔三〕索隱趙地也。本名東垣，屬常山。

〔四〕索隱案：崔浩云「抗，對也。衡，車挽上橫木也。抗衡，言兩衡相對拒，言不相避下」。

於是尉他迺蹶然〔一〕起坐，謝陸生曰：「居蠻夷中久，殊失禮義。」因問陸生曰：「我孰與蕭何、曹參、韓信賢？」陸生曰：「王似賢。」復曰：「我孰與皇帝賢？」陸生曰：「皇帝起豐沛，討暴秦，誅彊楚，爲天下興利除害，繼五帝三王之業，統理中國。中國之人以億計，地方萬里，居天下之膏腴，人衆車輦，萬物殷富，政由一家，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。今王衆不過數十萬，皆蠻夷，崎嶇山海間，譬若漢一郡，王何乃比於漢？」尉他大笑曰：「吾不起中國，故王此。使我居中國，何渠不若漢？」〔二〕迺大說陸生，留與飲數月。曰：「越中無足與語，至生來，令我日聞所不聞。」賜陸生橐中裝〔三〕直千金，他送亦千金。〔四〕陸生卒拜尉他爲南越王，令稱臣奉漢約。歸報，高祖大悅，拜賈爲太中大夫。

〔一〕索隱蘇林音厥。禮記「子夏蹶然而起」。埤蒼云「蹶，起也」。

〔二〕集解渠音詎。索隱渠，劉氏音詎。漢書作「遽」字，小顏以爲「有何迫促不如漢也」。

〔三〕集解張晏曰：「珠玉之寶也。裝，裹也。」索隱橐音托。案：如淳云以爲明月珠之屬也。又案：詩傳曰「大

曰橐，小曰囊」。埤蒼云「有底曰囊，無底曰橐」。謂以寶物（以）入囊橐也。

〔四〕集解 蘇林曰：「非囊中物，故曰『他送』也。」

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。高帝罵之曰：「迺公居馬上而得之，安事詩書！」陸生曰：「居馬上得之，寧可以馬上治之乎？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，文武並用，長久之術也。昔者吳王夫差、智伯極武而亡；秦任刑法不變，卒滅趙氏。」〔一〕鄉使秦已并天下，行仁義，法先聖，陛下安得而有之？高帝不懌而有慙色，迺謂陸生曰：「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，吾所以得之者何，及古成敗之國。」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，凡著十二篇。每奏一篇，高帝未嘗不稱善，左右呼萬歲，號其書曰「新語」。

〔一〕集解 趙氏，秦姓也。

案：韋昭云：「秦伯益後，與趙同出非廉，至造父，有功於穆王，封之趙城，由此一

姓趙氏。」

〔二〕正義 七錄云：「新語二卷，陸賈撰」也。

孝惠帝時，呂太后用事，欲王諸呂，畏大臣有口者，陸生自度不能爭之，迺病免家居。以好畊田地善，〔一〕可以家焉。有五男，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，〔二〕分其子，子二百金，令爲生產。陸生常安車駟馬，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，寶劍直百金，謂其子曰：「與汝

約：〔三〕過汝，汝給吾人馬酒食，極欲，十日而更。所死家，得寶劍車騎侍從者。一歲中往來過他客，率不過〔四〕再三過，數見不鮮，〔五〕無久恩公爲也。〔六〕

〔一〕正義 時音止。雍州縣也。

〔二〕正義 漢制一金直千貫。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汝，一作『公』。」

〔四〕索隱 率音律。過音戈。

〔五〕索隱 數見音朔現。謂時時來見汝也。不鮮，言必令鮮美作食，莫令見不鮮之物也。漢書作「數擊鮮」，如淳云

「新殺曰鮮」。

〔六〕集解 韋昭曰：「恩，污辱。」

索隱 恩，患也。公，賈自謂也。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。

呂太后時，王諸呂，諸呂擅權，欲劫少主，危劉氏。右丞相陳平患之，力不能爭，恐禍及己，常燕居深念。陸生往請，〔一〕直入坐，而陳丞相方深念，〔二〕不時見陸生。陸生曰：「何念之深也？」陳平曰：「生揣我何念？」〔三〕陸生曰：「足下位爲上相，食三萬戶，〔四〕侯，可謂極富貴無欲矣。然有憂念，不過患諸呂、少主耳。」陳平曰：「然。爲之奈何？」陸生曰：「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將。將相和調，則士務附；士務附，〔五〕天下雖有變，卽權不分。爲社稷計，在兩君掌握耳。臣常欲謂太尉絳侯，絳侯與我戲，易吾言。君何不交驩太尉，深

相結。」爲陳平畫呂氏數事。陳平用其計，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，厚具樂飲，太尉亦報如之。此兩人深相結，則呂氏謀益衰。陳平迺以奴婢百人，車馬五十乘，錢五百萬，遺陸生爲飲食費。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閒，名聲藉甚。〔六〕

〔一〕集解漢書音義曰：「請，若問起居。」

〔二〕索隱「深念，深思之也。」

〔三〕集解孟康曰：「揣，度也。」韋昭曰：「揣音初委反。」

〔四〕索隱案：陳平傳食戶五千，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，恐復業至此，故稱。

〔五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務，一作『豫』。」

〔六〕集解漢書音義曰：「言狼籍甚盛。」

及誅諸呂，立孝文帝，陸生頗有力焉。孝文帝卽位，欲使人之南越。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，往使尉他，令尉他去黃屋稱制，令比諸侯，皆如意旨。語在南越語中。陸生竟以壽終。

平原君朱建者，楚人也。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，有鼻去，後復事黥布。布欲反時，問平

原君，平原君非之，布不聽而聽梁父侯，遂反。^{〔一〕}漢已誅布，聞平原君諫不與謀，^{〔二〕}得不誅。語在黥布語中。^{〔三〕}

〔一〕索隱 梁父侯，史失名。如淳注漢書云「遂，布臣」，非也。臣瓚曰「布用梁父侯計遂反耳」，其說是也。

〔二〕正義 與音預。

〔三〕集解 黥布列傳無此語。

平原君爲人辯有口，刻廉剛直，家於長安。行不苟合，義不取容。辟陽侯行不正，得幸呂太后。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，平原君不肯見。及平原君母死，陸生素與平原君善，過之。平原君家貧，未有以發喪，^{〔一〕}方假貸服具，陸生令平原君發喪。陸生往見辟陽侯，賀曰：「平原君母死。」辟陽侯曰：「平原君母死，何乃賀我乎？」陸賈曰：「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，平原君義不知君，以其母故。」^{〔二〕}今其母死，君誠厚送喪，則彼爲君死矣。」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。^{〔三〕}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，往稅凡五百金。

〔一〕索隱 案劉氏云謂欲葬時，須啓其殯宮，故云「發喪」也。

〔二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相知當同恤災危，母在，故義不知君。」索隱 案崔浩云「建以母在，義不以身許人也」。

〔三〕集解 韋昭曰：「衣服曰稅。稅當爲『襚』。」索隱 案說文「稅，贈終服也」。襚音式芮反，亦音遂。

辟陽侯幸呂太后，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，孝惠帝大怒，下吏欲誅之。呂太后慙，不可

以言。大臣多害辟陽侯行，欲遂誅之。辟陽侯急，因使人欲見平原君。平原君辭曰：「獄急，不敢見君。」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，「一」說之曰：「君所以得幸帝，天下莫不聞。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，道路皆言君讒，欲殺之。今日辟陽侯誅，旦日太后含怒，亦誅君。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？」帝聽君出辟陽侯，太后大驩。兩主共幸君，君貴富益倍矣。」於是閔籍孺大恐，從其計，言帝，果出辟陽侯。辟陽侯之囚，欲見平原君，平原君不見辟陽侯，辟陽侯以爲倍己，大怒。及其成功出之，迺大驚。

「一」索隱案：倭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，孝惠時有閔籍。今總言「閔籍孺」，誤也。

呂太后崩，大臣誅諸呂，辟陽侯於諸呂至深，「一」而卒不誅。計畫所以全者，皆陸生、平原君之力也。

「一」集解如淳曰：「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，爲罪宜誅者至深。」索隱案：如淳說以爲宜誅，非也。小顏云辟陽

侯與諸呂相知至深重，得其理也。

孝文帝時，淮南厲王殺辟陽侯，以諸呂故。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，使吏捕欲治。聞吏至門，平原君欲自殺。諸子及吏皆曰：「事未可知，何早自殺爲？」平原君曰：「我死禍絕，不及而身矣。」遂自剄。孝文帝聞而惜之，曰：「吾無意殺之。」迺召其子，拜爲中大夫。「二」使匈奴，單于無禮，迺罵單于，遂死匈奴中。

〔一〕索隱案：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。

初，沛公引兵過陳留，酈生踵軍門上謁曰：「高陽賤民酈食其，竊聞沛公暴露，將兵助楚討不義，敬勞從者，願得望見，口畫天下便事。」使者入通，沛公方洗，問使者曰：「何如人也？」使者對曰：「狀貌類大儒，衣儒衣，冠側注。」〔一〕沛公曰：「爲我謝之，言我方以天下爲事，未暇見儒人也。」沛公敬謝先生，方以天下爲事，未暇見儒人也。」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：「走！復人言沛公，吾高陽酒徒也，〔二〕非儒人也。」使者懼而失謁，跪拾謁，還走，復人報曰：「客，天下壯士也，叱臣，臣恐，至失謁。曰『走！復人言，而公高陽酒徒也』。」沛公遽雪足杖矛曰：「延客人！」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側注冠一名高山冠，齊王所服，以賜謁者。」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一本言『而公高陽酒徒』。」

酈生入，揖沛公曰：「足下甚苦，暴衣露冠，將兵助楚討不義，足下何不自喜也？臣願以事見，而曰『吾方以天下爲事，未暇見儒人也』。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，而以目皮相，恐失天下之能士。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，勇又不如吾。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，竊爲足下失之。」沛公謝曰：「鄉者聞先生之容，今見先生之意矣。」

迺延而坐之，問所以取天下者。酈生曰：「夫足下欲成大功，不如止陳留。陳留者，天下之據衝也，兵之會地也，積粟數千萬石，城守甚堅。臣素善其令，願爲足下說之。不聽臣，臣請爲足下殺之，而下陳留。足下將陳留之衆，據陳留之城，而食其積粟，招天下之從兵，從兵已成，足下橫行天下，莫能有害足下者矣。」沛公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

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，說之曰：「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，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。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，臣竊爲足下危之。」陳留令曰：「秦法至重也，不可以妄言，妄言者無類，吾不可以應。先生所以教臣者，非臣之意也，願勿復道。」酈生留宿卧，夜半時斬陳留令首，踰城而下報沛公。沛公引兵攻城，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，曰：「趣下，而令頭已斷矣！今後下者必先斬之！」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，遂相率而下沛公。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，因其庫兵，食積粟，留出入三月，從兵以萬數，遂入破秦。

太史公曰：世之傳酈生書，多曰漢王已拔三秦，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，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。迺非也。自沛公未入關，與項羽別而至高陽，得酈生兄弟。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，固當世之辯士。至平原君子與余善，是以得具論之。

【索隱述贊】廣野大度，始冠側注。踵門長揖，深器重遇。說齊歷下，趣鼎何懼。陸賈使越，尉佗懾怖。相說國安，書成主悟。

史記卷九十八

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

陽陵侯〔一〕傅寬，以魏五大夫騎將從，爲舍人，起橫陽。〔三〕從攻安陽，〔三〕杠里，擊趙賁軍於開封，及擊楊熊，曲遇，〔四〕陽武，〔五〕斬首十二級，賜爵卿。從至霸上。沛公立爲漢王，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。〔六〕從入漢中，遷爲右騎將。從定三秦，賜食邑雕陰。〔七〕從擊項籍，待懷，〔八〕賜爵通德侯。從擊項冠、周蘭、龍且，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，〔九〕益食邑。

〔一〕集解 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。

〔二〕索隱 按：橫陽，邑名，在韓。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，張良立爲韓王也。

〔三〕正義 括地志云：「故橫城在宋州宋

城縣西南三十里，按蓋橫陽也。」

〔四〕正義 後魏地形志云：「己氏有安陽城，隋改己氏爲楚丘。」今宋州楚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。

〔五〕正義 曲，丘羽反。遇，牛恭反。司馬彪郡國志云：「中牟有曲遇聚。」按：鄭州中牟縣也。

〔六〕正義 鄭州縣。

〔六〕索隱 謂美號耳，非地邑。共音恭。

〔七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屬上郡。」索隱案：孟康、徐廣云縣名，屬上郡。正義鄜州洛交縣三十里，雕陰故城是也。

〔八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待高帝於懷。」索隱按：服虔云「待高祖於懷縣」。小顏案地理志，懷屬河內，今懷州也。
〔九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敖倉之下。」

屬淮陰，〔一〕擊破齊歷下軍，擊田解。屬相國參，殘博，〔二〕益食邑。因定齊地，剖符世勿絕，封爲陽陵侯，二千六百戶，除前所食。爲齊右丞相，備齊。〔三〕五歲爲齊相國。〔四〕

〔一〕索隱 張晏云：「信時爲相國，云『淮陰』者，終言之也。」

〔二〕索隱博，太山縣也。顧祕監云：「屬曹參，以殘破博縣也。」

〔三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時田橫未降，故設屯備。」正義按：爲齊王韓信相。

〔四〕正義爲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。

四月，擊陳豨，屬太尉勃，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。一月，徙爲代相國，將屯。〔一〕二歲，爲代丞相，將屯。

〔一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既爲相國，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。」案：律謂勒兵而守曰屯。

索隱 如淳云：「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，故代有丞相。」案：孔文祥云「邊郡有屯兵，寬爲代相國兼領屯兵，後因置將屯將軍也」。

孝惠五年卒，謚爲景侯。子頃侯精立，二十四年卒。子共侯則立，十二年卒。子侯偃立，三十一年，坐與淮南王謀反，死，國除。

信武侯靳歙，〔一〕以中涓從，起宛、胸。〔二〕攻濟陽。〔三〕破李由軍。擊秦軍亳南，開封、東、北，斬騎千人，將一人，〔四〕首五十七級，捕虜七十三人，賜爵封號臨平君。又戰藍田北，斬車司馬二人，〔五〕騎長一人，〔六〕首二十八級，捕虜五十七人。至霸上。沛公立爲漢王，賜歙爵建武侯，遷爲騎都尉。

〔一〕〔索隱〕歙音「翕然」之「翕」。

〔二〕〔正義〕上於元反，下求俱反。曹州縣也。

〔三〕〔正義〕曹州宛胸縣西南三十五里濟陽故城。

〔四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將，一作『候』。」

〔五〕〔集解〕張晏曰：「主官車。」

〔六〕〔集解〕張晏曰：「騎之長。」

從定三秦。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，破之，定隴西六縣，所將卒斬車司馬、候各四人，騎長十二人。從東擊楚，至彭城。漢軍敗還，保雍丘，去擊反者王武等。略梁地，別將擊邯說軍〔一〕留南，〔二〕破之，身得說都尉二人，司馬、候十二人，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。破楚軍滎陽東。三年，賜食邑四千二百戶。

〔一〕集解張晏曰：「特起兵者也。」說音悅。〔索隱〕邯，姓。說，名，音悅。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今日考城。」〔索隱〕上音災。今爲考城，屬濟陰也。

別之河內，擊趙將賁軍〔一〕朝歌，破之，所將卒得騎將二人，車馬二百五十匹。從攻安陽以東，至棘蒲，下七縣。別攻破趙軍，得其將司馬二人，候四人，降吏卒二千四百人。從攻下邯鄲。別下平陽，〔二〕身斬守相，所將卒斬兵守、郡守各一人，〔三〕降鄴。從攻朝歌、邯鄲，及別擊破趙軍，降邯鄲郡六縣。〔四〕還軍敖倉，破項籍軍成皋南，擊絕楚饗道，起滎陽至襄邑。破項冠軍軍魯下。〔五〕略地東至繒、郟、下邳，〔六〕南至蘄、竹邑。〔七〕擊項悍濟陽下。還擊項籍陳下，破之。別定江陵，降江陵柱國、大司馬以下八人，身得江陵王，〔八〕生致之雒陽，因定南郡。從至陳，取楚王信，剖符世世勿絕，定食四千六百戶，號信武侯。

〔一〕集解上音肥，下音釋。〔索隱〕漢書作「趙賁軍」。案：此在河北，非曹參、樊噲之所擊也。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鄴有平陽城。」〔正義〕括地志云：「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。」

〔三〕集解孟康曰：「將兵郡守。」

〔四〕集解徐廣曰：「邯鄲，高帝改曰趙國。」

〔五〕正義魯城之下，今兗州曲阜縣也。

〔六〕索隱案地理志，繒屬東海。〔正義〕今繒城在沂州丞縣。下邳，泗水縣。郟縣屬海州。

〔七〕索隱蘄、竹，二邑名。上音機。竹卽竹邑。

〔八〕索隱案：孔文祥云「共敖子共尉」。

以騎都尉從擊代，攻韓信平城下，還軍東垣。有功，遷爲車騎將軍，并將梁、趙、齊、燕、楚車騎，別擊陳豨丞相敵，破之，〔一〕因降曲逆。從擊黥布有功，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。凡斬首九十級，虜百三十二人；別破軍十四，降城五十九，定郡、國各一，縣二十三，得王、柱國各一人，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〔二〕三十九人。

〔一〕索隱小顏云侯敵。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一本無此五字。」

高后五年，歙卒，謚爲肅侯。子亭代侯。二十一年，坐事國人過律，〔一〕孝文後三年，奪侯，國除。

〔一〕索隱案：劉氏云「事役使也。謂使人違律數多也」。

蒯成侯繆者，〔一〕沛人也，姓周氏。常爲高祖參乘，以舍人從起沛。至霸上，西入蜀、漢，還定三秦，食邑池陽。〔二〕東絕甬道，從出度平陰，遇淮陰侯兵襄國，軍乍利乍不利，終無離上心。〔三〕以繆爲信武侯，食邑三千三百戶。高祖十二年，以繆爲蒯成侯，除前所食邑。

〔一〕集解服虔曰：「蒯音蒼蒯之蒯。」

〔索隱〕姓周，名縹，音薛。蒯者，鄉名。案：三蒼云：「蒯鄉在城父縣，音

裴。」漢書作「鄒」，從崩，從邑。今書本並作「蒯」，音「蒼蒯」之「蒯」，非也。蘇林音簿催反。晉灼案功臣表，屬長

沙。崔浩音簿壞反。楚漢春秋作「憑成侯」，則裴憑聲相近，此得其實也。

〔正義〕括地志云：「蒯亭在河南西十

四里苑中。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，周縹所封也。晉武帝咸寧四年，分陳倉立蒯成縣，屬始平

郡也。」

〔二〕正義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是也。

〔三〕集解徐廣曰：「蒯成侯，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，楚漢約分鴻溝，以縹爲信武侯。戰不利，不敢離上。」

上欲自擊陳豨，蒯成侯泣曰：「始秦攻破天下，未嘗自行。今上常自行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？」上以爲「愛我」，賜入殿門不趨，殺人不死。

至孝文五年，縹以壽終，謚爲貞侯。〔一〕子昌代侯，有罪，國除。至孝景中二年，封縹子居代侯。〔二〕至元鼎三年，居爲太常，有罪，國除。

〔一〕正義謚爲尊侯。一作「卓」。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表云『孝景中元年，封縹子應爲鄆侯，謚康。中二年，侯居立』。沛郡有鄆縣。鄆，一作『鄆』。」

〔索隱〕鄆，蘇林音多，屬陳國。地理志云沛郡有鄆縣。案：此文云「子居」，表云「子應」，不同也。

太史公曰：陽陵侯傅寬、信武侯靳歙皆高爵，〔一〕從高祖起山東，攻項籍，誅殺名將，破

軍降城以十數，未嘗困辱，此亦天授也。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，〔二〕身不見疑，上欲有所之，未嘗不垂涕，此有傷心者。〔三〕然，可謂篤厚君子矣。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一無『高』字。又一本『皆從高祖』。」

〔三〕索隱 操音倉高反。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此，一作『比』。」

【索隱述贊】陽陵、信武，結髮從漢。動叶人謀，功實天贊。定齊破項，我軍常冠。蒯成委質，夷險不亂。主上稱忠，人臣掇腕。

史記卷九十九

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

劉敬〔一〕者，齊人也。漢五年，戍隴西，過洛陽，高帝在焉。婁敬脫輓輅，〔二〕衣其羊裘，見齊人虞將軍曰：「臣願見上言便事。」虞將軍欲與之鮮衣，〔三〕婁敬曰：「臣衣帛，衣帛見；衣褐，衣褐見；終不敢易衣。」於是虞將軍入言上。上召人見，賜食。

〔一〕〔索隱〕敬本姓婁，漢書作「婁敬」。高祖曰「婁卽劉也」，因姓劉耳。

〔二〕〔集解〕蘇林曰：「一木橫鹿車前，一人推之。」孟康曰：「輅音胡格反。輓音晚。」

〔三〕〔索隱〕輓者，牽也。音晚。輅者，鹿車前橫木，二人前輓，一人後推之。音胡格反。

〔三〕〔索隱〕上音仙。鮮衣，美服也。

已而問婁敬，婁敬說曰：「陛下都洛陽，豈欲與周室比隆哉？」上曰：「然。」婁敬曰：「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。周之先自后稷，堯封之邠，〔一〕積德累善十有餘世。公劉避桀居豳。太王以狄伐故，去豳，杖馬箠居岐，〔二〕國人爭隨之。及文王爲西伯，斷虞芮之訟，始受命，呂

望、伯夷自海濱來歸之。^{〔三〕}武王伐紂，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，皆曰紂可伐矣，遂滅殷。成王卽位，周公之屬傅相焉，迺營成周洛邑，^{〔四〕}以此爲天下之中也，諸侯四方納貢職，道里均矣，有德則易以王，無德則易以亡。凡居此者，欲令周務以德致人，不欲依阻險，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。及周之盛時，天下和洽，四夷鄉風，慕義懷德，附離^{〔五〕}而並事天子，不屯一卒，不戰一士，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，效其貢職。及周之衰也，分而爲兩，^{〔六〕}天下莫朝，周不能制也。非其德薄也，而形勢弱也。今陛下起豐沛，收卒三千人，以之徑往而卷蜀漢，定三秦，與項羽戰滎陽，爭成臯之口，大戰七十，小戰四十，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，父子暴骨中野，不可勝數，哭泣之聲未絕，傷痍者未起，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，臣竊以爲不侔也。且夫秦地被山帶河，四塞以爲固，卒然有急，百萬之衆可具也。因秦之故，資甚美膏腴之地，此所謂天府^{〔七〕}者也。陛下入關而都之，山東雖亂，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。夫與人鬪，不搯其亢，^{〔八〕}拊其背，未能全其勝也。今陛下入關而都，案秦之故地，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。」

〔一〕正義 郃音胎。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櫟城是也。說文云：「郃，炎帝之後，姜姓所封國，弃外家也。」毛萇

云：「郃，姜嫄國，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，故因封於郃也。」

〔三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言馬箠，示約。」

〔三〕正義 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。伯夷孤竹國在平州。皆濱東海也。

〔四〕正義 括地志云：「故王城一名河南城，本郊廓，周公所築，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。」帝王紀云：武王伐紂，營洛邑而定鼎焉。」按此即營都城也。書云：「乃營成周。」括地志云：「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，周公所築，即成周城也。」尚書序曰：「成周既成，遷殷頑民。」帝王世紀云：「居邶鄘之衆。」按：劉敬說周之美，豈言居頑民之所？以此而論，（漢書）書序非也。

〔五〕集解 莊子曰：「附離不以膠漆也。」索隱案：謂使離者相附也。義見莊子。

〔六〕正義 公羊傳云：「東周者何？成周也。」西周者何？王城也。」按：周自平王東遷，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，至敬王乃遷都成周，王赧又居王城也。

〔七〕索隱案：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：「大王之國，地勢形便，此所謂天府。」高誘注云：「府，聚也。」

〔八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亢，喉嚨也。」索隱 搯音尼。亢音胡朗反，一音胡剛反。蘇林以爲亢，頸大脈，俗所謂「胡脈」也。

高帝問羣臣，羣臣皆山東人，爭言周王數百年，秦二世即亡，不如都周。上疑未能決。及留侯明言人關便，即日車駕西都關中。〔一〕

〔一〕索隱案：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。

於是上曰：「本言都秦地者婁敬，『婁』者乃『劉』也。」賜姓劉氏，拜爲郎中，號爲奉春君。〔二〕

〔一〕索隱案張晏云「春爲歲之始，以其首謀都關中，故號奉春君」。

漢七年，韓王信反，高帝自往擊之。至晉陽，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，上大怒，使人使匈奴。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，但見老弱及羸畜。〔一〕使者十輩來，皆言匈奴可擊。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，還報曰：「兩國相擊，此宜夸矜見所長。〔二〕今臣往，徒見羸瘠。〔三〕老弱，此必欲見短，伏奇兵以爭利。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。」是時漢兵已踰句注，〔四〕二十餘萬兵已業行。上怒，罵劉敬曰：「齊虜！以口舌得官，今迺妄言沮吾軍。」〔五〕械繫敬廣武。〔六〕遂往，至平城，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，白登，七日然後得解。高帝至廣武，赦敬，曰：「吾不用公言，以困平城。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。」迺封敬二千戶，爲關內侯，號爲建信侯。

〔一〕正義上力爲反，下許又反。

〔二〕集解韋昭曰：「夸，張；矜，大也。」

〔三〕索隱上力爲反。瘠音稷。瘠，瘦也。漢書作「齒」，音漬。齒，肉也，恐非。

〔四〕正義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。

〔五〕索隱沮音才敍反。詩傳曰「沮，止也，壞也」。

〔六〕索隱地理志縣名，屬鴈門。正義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。

高帝罷平城歸，韓王信亡入胡。當是時，冒頓爲單于，兵彊，控弦三十萬，「一」數苦北邊。上患之，問劉敬。劉敬曰：「天下初定，士卒罷於兵，未可以武服也。冒頓殺父代立，妻羣母，以力爲威，未可以仁義說也。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，然恐陛下不能爲。」上曰：「誠可，何爲不能！顧爲柰何？」劉敬對曰：「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，厚奉遺之，彼知漢適女送厚，蠻夷必慕以爲閼氏，生子必爲太子，代單于。何者？貪漢重幣。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，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。冒頓在，固爲子婿；死，則外孫爲單于。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？兵可無戰以漸臣也。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，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，彼亦知，不肯貴近，無益也。」高帝曰：「善。」欲遣長公主。呂后日夜泣，曰：「妾唯太子、一女，柰何弃之匈奴！」上竟不能遣長公主，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，妻單于。使劉敬往結和親約。

「一」集解應劭曰：「控，引也。」

劉敬從匈奴來，因言「匈奴河南白羊、樓煩王，「二」去長安近者七百里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。秦中新破，少民，地肥饒，可益實。夫諸侯初起時，非齊諸田，楚昭、屈、景莫能

興。今陛下雖都關中，實少人。北近胡寇，東有六國之族，宗彊，一日有變，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。臣願陛下徙齊諸田，楚昭、屈、景、燕、趙、韓、魏後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。無事，可以備胡；諸侯有變，亦足率以東伐。此彊本弱末之術也」。上曰：「善。」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。〔二〕

〔一〕〔集解〕張晏云：「白羊，匈奴國名。」

〔案隱〕案：張晏云白羊，國名。二者並在河南。河南者，案在朔方之河

南，舊並匈奴地也，今亦謂之新秦中。

〔三〕〔案隱〕案：小顏云「今高陵、櫟陽諸田，華陰、好畤諸景，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，皆此時所徙也」。

叔孫通者，〔一〕薛人也。〔二〕秦時以文學徵，待詔博士。數歲，陳勝起山東，使者以聞，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：「楚戍卒攻蘄入陳，於公如何？」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：「人臣無將，將即反，罪死無赦。」〔三〕願陛下急發兵擊之。二世怒，作色。叔孫通前曰：「諸生言皆非也。夫天下合爲一家，毀郡縣城，鑠其兵，示天下不復用。且明主在其上，法令具於下，使人奉職，四方輻輳，安敢有反者！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，何足置之齒牙閒。郡守尉今捕論，何足憂。」二世喜曰：「善。」盡問諸生，諸生或言反，或言盜。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

者下吏，非所宜言。諸言盜者皆罷之。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，衣一襲，〔四〕拜爲博士。叔孫通已出宮，反舍，諸生曰：「先生何言之諛也？」通曰：「公不知也，我幾不脫於虎口！」〔五〕迺亡去，之薛，薛已降楚矣。及項梁之薛，叔孫通從之。敗於定陶，從懷王。懷王爲義帝，徙長沙，叔孫通留事項王。漢二年，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，叔孫通降漢王。漢王敗而西，因竟從漢。

〔一〕集解 晉灼曰：「楚漢春秋名何。」

〔二〕索隱 按：楚漢春秋云名何。薛，縣名，屬魯國。

〔三〕集解 瓚曰：「將謂逆亂也。」公羊傳曰：「君親無將，將而必誅。」

〔四〕索隱 案：國語謂之「一稱」。賈逵案禮記「袍必有表不單，衣必有裳，謂之一稱」。杜預云：「衣單複具云稱也。」

〔五〕正義 幾音祈。

叔孫通儒服，漢王憎之；迺變其服，服短衣，楚製，〔一〕漢王喜。

〔一〕索隱 案：孔文祥云：「短衣便事，非儒者衣服。」高祖楚人，故從其俗裁製。

叔孫通之降漢，從儒生弟子百餘人，然通無所言進，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。弟子皆竊罵曰：「事先生數歲，幸得從降漢，今不能進臣等，專言大猾，〔二〕何也？」叔孫通聞之，迺謂曰：「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，〔三〕諸生寧能鬪乎？故先言斬將搃旗，〔四〕之士。諸生且待我，

我不忘矣。」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，號稷嗣君。^{〔四〕}

〔一〕索隱案：類集云「猾，狡也。音滑」。

〔二〕集解漢書音義曰：「謂發石以投人。」

〔三〕集解張晏曰：「擗，卷也。」瓚曰：「拔取曰擗。」楚辭曰「朝擗阨之木蘭」。^{〔五〕}索隱擗音起焉反，又己勉反。

案：方言云「南方取物云擗」。許慎云「擗，取也」。王逸云「阨，山名」。又案埤蒼云「山在楚，音毗」。

〔四〕集解徐廣曰：「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。」駟案：漢書音義曰「稷嗣，邑名」。

漢五年，已并天下，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，叔孫通就其儀號。高帝悉去秦苛儀法，爲簡易。羣臣飲酒爭功，醉或妄呼，拔劍擊柱，高帝患之。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，說上曰：「夫儒者難與進取，可與守成。臣願徵魯諸生，與臣弟子共起朝儀。」高帝曰：「得無難乎？」叔孫通曰：「五帝異樂，三王不同禮。禮者，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。故夏、殷、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，謂不相復也。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。」上曰：「可試爲之，令易知，度吾所能行爲之。」

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。魯有兩生不肯行，曰：「公所事者且十主，皆面諛以得親貴。今天下初定，死者未葬，傷者未起，又欲起禮樂。禮樂所由起，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。吾不忍爲公所爲。公所爲不合古，吾不行。公往矣，無汙我！」叔孫通笑曰：「若真鄙

儒也，不知時變。」

遂與所徵三十人西，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縣蕞〔一〕野外。習之月餘，叔孫通曰：「上可試觀。」上既觀，使行禮，曰：「吾能爲此。」迺令羣臣習肄，〔二〕會十月。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表位標準。音子外反。」駢案：如淳曰「置設縣索，爲習肄處。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。」春秋

傳曰「置茅蕞」也。

〔索隱〕徐音子外反。

如淳云「翦茅樹地，爲纂位尊卑之次」。

蘇林音纂。

韋昭云「引繩爲

縣，立表爲蕞。音茲會反」。按賈逵云「束茅以表位爲蕞」。又纂文云「蕞，今之『纂』字」。包愷音卽悅反。又音

纂。

〔二〕索隱肄亦習也，音異。

漢七年，長樂宮成，諸侯羣臣皆朝十月。〔一〕儀：先平明，謁者治禮，引以次入殿門，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，設兵張旗志。〔二〕傳言「趨」。〔三〕殿下郎中俠陛，陛數百人。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，東鄉；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，西鄉。大行設九賓，臚傳。〔四〕於是皇帝輦出房，〔五〕百官執職，〔六〕傳警，〔七〕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。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。至禮畢，復置法酒。〔八〕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，〔九〕以尊卑次起上壽。觴九行，謁者言「罷酒」。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。竟朝置酒，無敢譴譁失禮者。於是高帝曰：「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。」迺拜叔孫通爲太常，賜金五百斤。

〔一〕索隱小顏云「漢以十月爲正，故行朝歲之禮，史家追書十月也」。案：諸書並云十月爲歲首，不言以十月爲正

月。古今注云「羣臣始朝十月」也。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幟』。」

〔三〕索隱案：小顏云「傳聲教人者皆令趨。趨，疾行致敬也」。

〔四〕集解漢書音義曰：「傳從上下爲臚。」索隱漢書云「設九賓臚句傳」。蘇林云「上傳語告下爲臚，下傳語告上

爲句」。臚猶行者矣。韋昭云「大行人掌賓客之禮，今謂之鴻臚也。九賓，則周禮九儀也，謂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、

孤、卿、大夫、士也」。漢依此以爲臚傳，依次傳令上也。向秀注莊子云「從上語下爲臚」，音閭。句音九注反。

〔五〕索隱案：與服志云「殷周以輦載軍器，職載芻豢，至秦始皇去其輪而輿爲尊」也。

〔六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幟』。」

〔七〕索隱職音幟，亦音試。傳警者，漢儀云「帝輦動，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」是也。

〔八〕集解文穎曰：「作酒令法也。」蘇林曰：「常會，須天子中起更衣，然後入置酒矣。」索隱按：文穎云「作酒法

令也」。姚氏云「進酒有禮也。古人飲酒不過三爵，君臣百拜，終日宴不爲之亂也」。

〔九〕集解如淳曰：「抑屈。」

叔孫通因進曰：「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，與臣共爲儀，願陛下官之。」高帝悉以爲郎。叔孫通出，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。諸生迺皆喜曰：「叔孫生誠聖人也，知當世之要務。」

漢九年，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。漢十二年，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，叔孫通諫

上曰：「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，立奚齊，晉國亂者數十年，爲天下笑。秦以不蚤定扶蘇，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，自使滅祀，此陛下所親見。今太子仁孝，天下皆聞之；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，^{〔一〕}其可背哉！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，臣願先伏誅，以頸血汙地。」^{〔二〕}高帝曰：「公罷矣，吾直戲耳。」叔孫通曰：「太子天下本，本一搖天下振動，奈何以天下爲戲！」高帝曰：「吾聽公言。」及上置酒，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，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攻猶今人言擊也。啖，一作『淡』。」駢案：如淳曰「食無菜茹爲啖」。

〔索隱〕案：孔文祥云

「與帝共攻冒苦難，俱食淡也」。案：說文云「淡，薄味也」。音唐敢反。

〔二〕索隱 楚漢春秋：「叔孫何云『臣三諫不從，請以身當之』。撫劍將自殺。上離席云『吾聽子計，不易太子』。」

高帝崩，孝惠卽位，迺謂叔孫生曰：「先帝園陵寢廟，羣臣莫（能）習。」徙爲太常，定宗廟儀法。及稍定漢諸儀法，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箸也。

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，^{〔一〕}及閒往，數蹕。^{〔二〕}煩人，迺作複道，方築武庫南。^{〔三〕}叔孫生奏事，因請閒曰：「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，衣冠月出游高廟？高廟，漢太祖，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？」^{〔四〕}孝惠帝大懼，曰：「急壞之。」叔孫生曰：「人主無過舉。」^{〔五〕}今已作，百姓皆知之，今壞此，則示有過舉。願陛下爲原廟渭北，衣冠月出游之，益廣多宗廟，大孝之

本也。」上迺詔有司立原廟。原廟起，以複道故。

〔一〕集解 關中記曰：「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，漢太后常居之。」

〔二〕索隱 韋昭云：「蹕，止人行也。」按：長樂、未央宮東西相去稍遠。閒往謂非時也。中間往來，清道煩人也。

〔三〕集解 韋昭曰：「閑道也。」如淳曰：「作複道，方始築武庫南。」

〔四〕集解 應劭曰：「月出高帝衣冠，備法駕，名曰游衣冠。」如淳曰：「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，高祖衣冠藏在高寢。」月出游於高廟，其道值所作複道下，故言乘宗廟道上行。

〔五〕索隱 案：謂舉動有過也。左傳云：「君舉必書。」

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，叔孫生曰：「古者有春嘗果，方今櫻桃孰，可獻。」願陛下出，因取櫻桃獻宗廟。」上迺許之。諸果獻由此興。

〔一〕索隱 案：呂氏春秋「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」。高誘云：「進含桃也。」鸛鳥所含，故曰含桃。今之朱櫻卽是也。

太史公曰：語曰「千金之裘，非一狐之腋也；臺榭之榱，非一木之枝也；三代之際，非一士之智也」。信哉！夫高祖起微細，定海內，謀計用兵，可謂盡之矣。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，建萬世之安，智豈可專邪！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，進退與時變化，卒爲漢家儒宗。「大直若誦」，「一」道固委蛇，「二」蓋謂是乎？

〔一〕索隱 音屈。

〔二〕索隱 音移。

【索隱述贊】虞藉衆幹，裘非一狐。委輅獻說，縣蒞陳書。皇帝始貴，車駕西都。既安太子，又和匈奴。奉春、稷嗣，其功可圖。

史記卷一百

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

季布者，楚人也。爲氣任俠，^{〔一〕}有名於楚。項籍使將兵，數窘漢王。^{〔二〕}及項羽滅，高祖購求布千金，敢有舍匿，罪及三族。季布匿濮陽周氏。周氏曰：「漢購將軍急，迹且至臣家，將軍能聽臣，臣敢獻計，卽不能，願先自剄。」季布許之。迺髡鉗季布，衣褐衣，置廣柳車中，^{〔三〕}并與其家僮數十人，之魯朱家所賣之。朱家心知是季布，迺買而置之田。誠其子曰：「田事聽此奴，必與同食。」朱家迺乘軺車，^{〔四〕}之洛陽，見汝陰侯滕公。滕公留朱家飲數日。因謂滕公曰：「季布何大罪，而上求之急也？」滕公曰：「布數爲項羽窘上，上怨之，故必欲得之。」朱家曰：「君視季布何如人也？」曰：「賢者也。」朱家曰：「臣各爲其主用，季布爲項籍用，職耳。項氏臣可盡誅邪？今上始得天下，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，何示天下之不廣也！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，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。夫忌壯士以資敵國，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。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？」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，意季布匿

其所，迺許曰：「諾。」待閒，果言如朱家指。上迺赦季布。當是時，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，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。季布召見，謝，上拜爲郎中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孟康曰：「信交道曰任。」如淳曰：「相與信爲任，同是非爲俠。所謂『權行州里，力折公侯』者也。」或曰任，氣力也；俠，傳也。〔索隱〕任，而禁反。俠音協。如淳曰：「相與爲任，同是非爲俠，權行州里，力折公侯者」，其

說爲近。傳音普丁反，其義難喻。

〔二〕〔集解〕如淳曰：「窘，困也。」

〔三〕〔集解〕服虔曰：「東郡謂廣轍車爲『柳』。」鄧展曰：「皆棺飾也。載以喪車，欲人不知也。」李奇曰：「大牛車也。車上覆爲柳。」瓚曰：「茂陵書中有廣柳車，每縣數百乘，是今運轉大車是也。」〔索隱〕案：服虔、臣瓚所據，云東

郡謂廣轍車爲廣柳車，及茂陵書稱每縣廣柳車數百乘，則凡大車任載運者，通名廣柳車，然則柳爲車通名。鄧展所說「柳皆棺飾，載以喪車，欲人不知也」，事義相協，最爲通允。故禮曰「設柳翬，爲使人勿惡也」。鄭玄注周禮云「柳，聚也，諸飾所聚也」。則是喪車稱柳，後人通謂車爲柳也。

〔四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馬車也。」〔索隱〕案：謂輕車，一馬車也。

孝惠時，爲中郎將。單于嘗爲書嫚呂后，不遜，呂后大怒，召諸將議之。上將軍樊噲曰：「臣願得十萬衆，橫行匈奴中。」諸將皆阿呂后意，曰「然」。季布曰：「樊噲可斬也！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，困於平城，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，面欺！且秦以事於胡，陳

勝等起。于今創痍未瘳，噲又面諛，欲搖動天下。」是時殿上皆恐，太后罷朝，遂不復議擊匈奴事。

季布爲河東守，孝文時，人有言其賢者，孝文召，欲以爲御史大夫。復有言其勇，使酒難近。^{〔一〕}至，留邸一月，見罷。季布因進曰：「臣無功竊寵，待罪河東。^{〔二〕}陛下無故召臣，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；今臣至，無所受事，罷去，此人必有以毀臣者。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，一人之毀而去臣，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。」^{〔三〕}上默然慙，良久曰：「河東吾股肱郡，故特召君耳。」布辭之官。

〔一〕索隱 使音如字。近音其靳反。因酒縱性謂之使酒，卽酗酒也。

〔二〕索隱 季布言己無功能，竊承恩寵，得待罪河東。其詞典省而文也。

〔三〕集解 韋昭曰：「闕見陛下深淺也。」

楚人曹丘生，辯士，數招權顧金錢。^{〔一〕}事貴人趙同等，^{〔二〕}與竇長君善。季布聞之，寄書諫竇長君曰：「吾聞曹丘生非長者，勿與通。」及曹丘生歸，欲得書請季布。^{〔三〕}竇長君曰：「季將軍不說足下，足下無往。」固請書，遂行。使人先發書，季布果大怒，待曹丘。曹丘至，卽揖季布曰：「楚人諺曰『得黃金百（斤），不如得季布一諾』，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？」

哉？且僕楚人，足下亦楚人也。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，顧不重邪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！季布迺大說，引入，留數月，爲上客，厚送之。季布名所以益聞者，曹丘揚之也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孟康曰：「招，求也。以金錢事權貴，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。」文穎曰：「事權貴也。與通勢，以其所有

辜較，請託金錢以自顧。」

〔索隱〕義如孟康、文穎所說。辜較音姑角。

〔正義〕言曹丘生依倚貴人，用權勢屬

請，數求他人。顧錢，賞金錢也。

〔二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漢書作『趙談』，司馬遷以其父名談，故改之。」

〔三〕〔集解〕張晏曰：「欲使竇長君爲介於布，請見。」

季布弟季心，〔一〕氣蓋關中，遇人恭謹，爲任俠，方數千里，士皆爭爲之死。嘗殺人，亡之吳，從袁絲〔二〕匿。長事袁絲，弟畜灌夫、籍福之屬。嘗爲中司馬，〔三〕中尉郅都都不敢不加禮。少年多時，時竊籍其名〔四〕以行。當是時，季心以勇，布以諾，著聞關中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徐廣曰：「一作『子』。」

〔二〕〔索隱〕盎字絲。

〔三〕〔集解〕如淳曰：「中尉之司馬。」

〔索隱〕漢書作「中尉司馬」。

〔四〕〔索隱〕籍音子亦反。

季布母弟丁公，「一」爲楚將。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，短兵接，高祖急，顧丁公曰：「兩賢豈相戾哉！」於是丁公引兵而還，漢王遂解去。及項王滅，丁公謁見高祖。高祖以丁公徇軍中，曰：「丁公爲項王臣不忠，使項王失天下者，迺丁公也。」遂斬丁公，曰：「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！」

「一」〔集解〕晉灼曰：「楚漢春秋云薛人，名固。」〔索隱〕案：謂布之舅也。

樂布者，梁人也。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，「一」嘗與布游。窮困，賃傭於齊，爲酒人保。「二」數歲，彭越去之，巨野中爲盜，而布爲人所略賣，爲奴於燕。爲其家主報仇，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。臧荼後爲燕王，以布爲將。及臧荼反，漢擊燕，虜布。梁王彭越聞之，迺言上，請贖布以爲梁大夫。

「一」〔索隱〕謂居家之人，無官職也。

「二」〔集解〕漢書音義曰：「酒家作保傭也。可保信，故謂之保。」

使於齊，未還，漢召彭越，責以謀反，夷三族。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，詔曰：「有敢收

視者，輒捕之。」布從齊還，奏事彭越頭下，祠而哭之。吏捕布以聞。上召布，罵曰：「若與彭越反邪？吾禁人勿收，若獨祠而哭之，與越反明矣。趣亨〔一〕之。」方提趣〔二〕湯，布顧曰：「願一言而死。」上曰：「何言？」布曰：「方上之困於彭城，敗滎陽、成臯間，項王所以〔遂〕不能〔遂〕西，徒以彭王居梁地，與漢合從苦楚也。當是之時，彭王一顧，與楚則漢破，與漢而楚破。且垓下之會，微彭王，項氏不亡。天下已定，彭王剖符受封，亦欲傳之萬世。今陛下一徵兵於梁，彭王病不行，而陛下疑以爲反，反形未見，以苛小〔三〕案誅滅之，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。今彭王已死，臣生不如死，請就亨。」於是上廼釋布罪，拜爲都尉。

〔一〕索隱上音促，下音普盲反。謂疾令赴鑊也。

〔二〕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走』。」索隱上音啼，下音趣。徐廣云一作「走」，走亦趣向之也。

〔三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小，一作『峭』。」

孝文時，爲燕相，至將軍。布廼稱曰：「窮困不能辱身下志，非人也；富貴不能快意，非賢也。」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，有怨者必以法滅之。吳〔軍〕楚反時，以軍功封俞侯，〔一〕復爲燕相。燕齊之間皆爲樂布立社，號曰樂公社。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擊齊有功也。」

景帝中五年薨。子賁嗣，爲太常，犧牲不如令，國除。

太史公曰：以項羽之氣，而季布以勇顯於楚，身履（典）軍〔一〕，擐旗者數矣，可謂壯士。然至被刑戮，爲人奴而不死，何其下也！彼必自負其材，故受辱而不羞，欲有所用其未足也，故終爲漢名將。賢者誠重其死。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，〔二〕非能勇也，其計畫無復之耳。〔三〕樂布哭彭越，趣湯如歸者，彼誠知所處，〔四〕不自重其死。雖往古烈士，何以加哉！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履，一作『屨』，一曰『覆』。」駢案：孟康曰「履，履蹈之也」。 瓚曰「屨，數也」。 索隱 身履軍。

按：徐氏云一作「覆」，按下云「擐旗」，則「覆軍」爲是，勝於「屨」之與「履」。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或作『概』字，音義同。」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復，一作『冀』。」

〔四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非死者難，處死者難。」

【索隱述贊】季布、季心，有聲梁、楚。百金然諾，十萬致距。出守河東，股肱是與。樂布哭越，犯禁見虜。赴鼎非冤，誠知所處。

史記卷一百一

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

袁盎^{〔一〕}者，楚人也，字絲。父故爲羣盜，徙處安陵。高后時，盎嘗爲呂祿舍人。及孝文帝卽位，盎兄噲任盎爲中郎。^{〔三〕}

〔一〕索隱音如周禮「盎齊」，烏浪反。

〔三〕集解如淳曰：「盎爲兄所保任，故得爲中郎。」

絳侯爲丞相，朝罷趨出，意得甚。上禮之恭，常自送之。^{〔一〕}袁盎進曰：「陛下以丞相何如人？」上曰：「社稷臣。」盎曰：「絳侯所謂功臣，非社稷臣。社稷臣主在與在，^{〔二〕}主亡與亡。^{〔三〕}方呂后時，諸呂用事，擅相王，劉氏不絕如帶。是時絳侯爲太尉，主兵柄，弗能正。呂后崩，大臣相與共畔諸呂，太尉主兵，適會其成功，所謂功臣，非社稷臣。丞相如有驕主色。陛下謙讓，臣主失禮，竊爲陛下不取也。」後朝，上益莊，^{〔四〕}丞相益畏。已而絳侯望袁盎曰：「^{〔五〕}吾與而兄善，今兒廷毀我！」盎遂不謝。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自，一作『目』。」

〔二〕集解如淳曰：「人主在時，與共治在時之事。」索隱按：如淳云「人主在時，與共理在時之事」也。

〔三〕集解如淳曰：「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。」索隱如淳云「不以人主亡而不行其政令」。按：如說爲得。

〔四〕索隱莊，嚴也。

〔五〕正義望，怨也。

及絳侯免相之國，國人上書告以爲反，徵繫清室，〔一〕宗室諸公莫敢爲言，唯袁盎明絳侯無罪。絳侯得釋，盎頗有力。絳侯乃大與盎結交。

〔一〕集解漢書作「請室」。應劭曰：「請室，請罪之室，若今鍾下也。」如淳曰：「請室，獄也，若古刑於甸師氏也。」

淮南厲王朝，殺辟陽侯，居處驕甚。袁盎諫曰：「諸侯大驕必生患，可適削地。」上弗用。淮南王益橫。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，治，連淮南王，淮南王徵，上因遷之蜀，輜車傳送。袁盎時爲中郎將，乃諫曰：「陛下素驕淮南王，弗稍禁，以至此，今又暴摧折之。淮南王爲人剛，如有遇霧露行道死，陛下竟爲以天下之大弗能容，有殺弟之名，奈何？」上弗聽，遂行之。

淮南王至雍，病死，聞，上輟食，哭甚哀。盎入，頓首請罪。上曰：「以不用公言至此。」

盎曰：「上自寬，此往事，豈可悔哉！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，此不足以毀名。」上曰：「吾高世行三者何事？」盎曰：「陛下居代時，太后嘗病，三年，陛下不交睫，不解衣，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。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，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，過曾參孝遠矣。夫諸呂用事，大臣專制，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，〔一〕雖賁育之勇〔二〕不及陛下。陛下至代邸，西向讓天子位者再，南面讓天子位者三。夫許由一讓，而陛下五以天下讓，過許由四矣。且陛下遷淮南王，欲以苦其志，使改過，有司衛不謹，故病死。」於是上乃解，曰：「將柰何？」盎曰：「淮南王有二子，唯在陛下耳。」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。盎由此名重朝廷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瓚曰：「大臣共誅諸呂，禍福尚未可知，故曰不測也。」

〔二〕〔集解〕孟康曰：「孟賁、夏育，皆古勇者也。」

〔索隱〕賁，孟賁；育，夏育也。尸子云：「孟賁水行不避蛟龍，陸行不避兕虎。」戰國策曰：「夏育叱呼駭三軍，身死庸夫。」高誘曰：「育爲申繻所殺。」賁音奔也。

袁盎常引大體忼慨。宦者趙同〔一〕以數幸，常害袁盎，袁盎患之。盎兄子種爲常侍騎，〔二〕持節夾乘，說盎曰：「〔三〕君與鬬，廷辱之，使其毀不用。」孝文帝出，趙同參乘，袁盎伏車前曰：「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，皆天下豪英。今漢雖乏人，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載！」於是上笑，下趙同。趙同泣下車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漢書作『談』字。」

〔二〕索隱 案：漢舊儀云：「持節夾乘與車騎從者云常侍騎。」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說，一作『謀』。」

文帝從霸陵上，欲西馳下峻阪。袁盎騎，並車攣轡。上曰：「將軍怯邪？」盎曰：「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〔一〕百金之子不騎衡，〔二〕聖主不乘危而徼幸。今陛下騁六驂，〔三〕馳下峻山，如有馬驚車敗，陛下縱自輕，奈高廟、太后何？」上乃止。

〔一〕索隱 案：張揖云「恐簷瓦墮中人」。或云臨堂邊垂，恐墮墜也。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一作『行』。」駢案：服虔曰「自惜身，不騎衡」。如淳曰「騎，倚也。衡，樓殿邊欄楯也」。韋昭曰「衡，車衡」。

〔三〕索隱 張晏云「衡木行馬也」。如淳云「騎音於岐反。衡，樓殿邊欄楯也」。韋昭云「衡，車衡也。騎音倚，謂跨之」。按：如淳之說爲長。案：纂要云「宮殿四面欄，縱者云檻，橫者云楯」也。

〔三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六馬之疾若飛。」

上幸上林，皇后、慎夫人從。其在禁中，常同席坐。及坐，郎署長布席，〔一〕袁盎引卻慎夫人坐。〔二〕慎夫人怒，不肯坐。上亦怒，起，入禁中。盎因前說曰：「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。今陛下既已立后，慎夫人乃妾，妾主豈可與同坐哉！適所以失尊卑矣。且陛下幸之，卽厚賜之。陛下所以爲慎夫人，適所以禍之。陛下獨不見『人彘』乎？」〔三〕於是上乃說，召語慎夫人。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。

〔一〕〔正義〕蘇林云：「郎署，上林中直衛之署。」

〔二〕〔集解〕如淳曰：「盎時爲中郎將，天子幸署，豫設供帳待之，故得卻慎夫人坐。」

〔三〕〔集解〕張晏曰：「戚夫人。」

然袁盎亦以數直諫，不得久居中，調爲隴西都尉。〔一〕仁愛士卒，士卒皆爭爲死。遷爲齊相。徙爲吳相，辭行，種謂盎曰：「吳王驕日久，國多姦。今苟欲劾治，彼不上書告君，卽利劍刺君矣。南方卑溼，君能日飲，毋何，時說王曰毋反而已。如此幸得脫。」盎用種之計，吳王厚遇盎。

〔一〕〔集解〕如淳曰：「調選。」

盎告歸，道逢丞相申屠嘉，下車拜謁，丞相從車上謝袁盎。袁盎還，愧其吏，乃之丞相舍上謁，求見丞相。丞相良久而見之。盎因跪曰：「願請閒。」丞相曰：「使君所言公事，之曹與長史掾議，吾且奏之；卽私邪，吾不受私語。」袁盎卽跪說曰：「君爲丞相，自度孰與陳平、絳侯？」丞相曰：「吾不如。」袁盎曰：「善，君卽自謂不如。夫陳平、絳侯輔翼高帝，定天下，爲將相，而誅諸呂，存劉氏；君乃爲材官蹶張，遷爲隊率，積功至淮陽守，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。且陛下從代來，每朝，郎官上書疏，未嘗不止輦受其言，言不可用置之，言可

受採之，未嘗不稱善。何也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。上日聞所不聞，明所不知，日益聖智；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。夫以聖主責愚相，君受禍不久矣。」丞相乃再拜曰：「嘉鄙野人，乃不知，將軍幸教。」引入與坐，爲上客。

盎素不好鼂錯，鼂錯所居坐，盎去；盎坐，錯亦去。兩人未嘗同堂語。及孝文帝崩，孝景帝卽位，鼂錯爲御史大夫，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，抵罪，詔赦以爲庶人。

吳楚反，聞，鼂錯謂丞史曰：「一」「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，專爲蔽匿，言不反。今果反，欲請治盎，宜知計謀。」丞史曰：「事未發，治之有絕。」二「今兵西鄉，治之何益！且袁盎不宜有謀。」三「鼂錯猶與未決。人有告袁盎者，袁盎恐，夜見竇嬰，爲言吳所以反者，願至上前口對狀。竇嬰入言上，上乃召袁盎入見。鼂錯在前，及盎請辟人賜閒，錯去，固恨甚。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，以錯故，獨急斬錯以謝吳，吳兵乃可罷。其語具在吳事中。使袁盎爲太常，竇嬰爲大將軍。兩人素相與善。逮吳反，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，車隨者日數百乘。」

〔一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。丞史，丞及史也。」

〔二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事未發之時治之，乃有所絕。」索隱 案：謂有絕吳反心也。

〔三〕集解如淳曰：「盜大臣，不宜有姦謀。」

及鼂錯已誅，袁盎以太常使吳。吳王欲使將，不肯。欲殺之，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。袁盎自其爲吳相時，（嘗）有從史嘗盜愛盎侍兒，〔一〕盎知之，弗泄，遇之如故。人有告從史，言「君知爾與侍者通」，乃亡歸。袁盎驅自追之，遂以侍者賜之，復爲從史。及袁盎使吳見守，從史適爲守，盎校尉司馬，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，會天寒，士卒飢渴，飲酒醉，西南陬卒皆卧，司馬夜引袁盎起，曰：「君可以去矣，吳王期旦日斬君。」盎弗信，曰：「公何爲者？」司馬曰：「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。」盎乃驚謝曰：「公幸有親，〔二〕吾不足以累公。」司馬曰：「君弟去，臣亦且亡，辟吾親，〔三〕君何患！」及以刀決張，〔四〕道〔五〕從醉卒（直）隧〔直〕出。司馬與分背，袁盎解節毛懷之，〔六〕杖，步行七八里，明，見梁騎，騎馳去，〔七〕遂歸報。

〔一〕集解文穎曰：「婢也。」

〔二〕集解文穎曰：「言汝有親老。」

〔三〕集解如淳曰：「藏匿吾親，不使遇害也。」〔索隱〕案：張晏云「辟，隱也。言自隱辟親，不使遇禍也。」

〔四〕集解音帳。〔索隱〕案：帳，軍幕也。決之以出也。

〔五〕集解如淳曰：「決，開當所從亡者之道。」

〔六〕集解如淳曰：「不欲令人見也。」

〔七〕集解文穎曰：「梁騎擊吳楚者也。或曰得梁馬馳去也。」

吳楚已破，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，袁盎爲楚相。嘗上書有所言，不用。袁盎病免居家，與閭里浮沈，相隨行，鬪雞走狗。雒陽劇孟嘗過袁盎，盎善待之。安陵富人有謂盎曰：「吾聞劇孟博徒，〔一〕將軍何自通之？」盎曰：「劇孟雖博徒，然母死，客送葬車千餘乘，此亦有過人者。且緩急人所有。夫一旦有急叩門，不以親爲解，〔二〕不以存亡爲辭，天下所望者，獨季心、劇孟耳。今公常從數騎，〔三〕一旦有緩急，寧足恃乎？」罵富人，弗與通。諸公聞之，皆多袁盎。

〔一〕集解如淳曰：「博盪之徒。」或曰博戲之徒。

〔二〕集解張晏曰：「不語云『親不聽』也。」瓚曰：「凡人之於赴難濟危，多以有父母爲解，而孟兼行之。」

〔索隱〕案：

謂不以親爲辭也。今此云解者，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。

〔三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常，一作『詳』。」

袁盎雖家居，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。梁王欲求爲嗣，袁盎進說，其後語塞。〔一〕梁王以此怨盎，曾使人刺盎。刺者至關中，問袁盎，諸君譽之皆不容口。乃見袁盎曰：「臣受梁王

金來刺君，君長者，不忍刺君。然後刺君者十餘曹，^{〔三〕}備之。^{〔一〕}袁盎心不樂，家又多怪，乃之楮生，^{〔三〕}所問占。還，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，安陵郭門外。

〔一〕索隱按鄒氏云「塞」當作「露」，非也。案：以盎言不宜立弟之義，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。

〔三〕集解如淳曰：「曹，輩也。」

〔三〕集解徐廣曰：「楮，一作『服』。」駢案：文穎曰「楮音陪」。秦時賢士，善術者。

〔索隱〕文穎云楮音陪。韋昭云

楮，姓也。

鼂錯，^{〔一〕}者，潁川人也。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，^{〔三〕}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。以文學爲太常掌故。^{〔三〕}

〔一〕索隱上音朝，下音曆，一如字讀。案：朝氏出南陽，今西鄂晁氏，謂子朝之後也。

〔三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先卽先生。」索隱軹張恢生所。軹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。

〔三〕集解應劭曰：「掌故，百石吏，主故事。」索隱服虔云「百石卒吏」。漢舊儀云「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，中甲科

補郎，中乙科補掌故」也。

錯爲人隋直刻深。^{〔一〕}孝文帝時，天下無治尚書者，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，治尚書，年九十餘，老不可徵，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。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。^{〔二〕}還，因上便宜事，以

書稱說。詔以爲太子舍人、門大夫、家令。^{〔三〕}以其辯得幸太子，太子家號曰「智囊」。數上書孝文時，言削諸侯事，及法令可更定者。書數十上，孝文不聽，然奇其材，遷爲中大夫。當是時，太子善錯計策，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。

〔一〕集解 韋昭曰：「術岸高曰峭。」^{〔索隱〕}案：韋昭注本無「術」字。或云術，道路也。峭，七笑反。峭，峻也。

〔三〕正義 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：「徵之，老不能行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。年九十餘，不能正言，言不可曉，使其女傳言教錯。齊人語多與潁川異，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，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。」

〔三〕集解 服虔曰：「太子稱家。」^{〔瓚〕}曰：「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。」

景帝卽位，以錯爲內史。錯常數請閒言事，輒聽，寵幸傾九卿。^{〔一〕}法令多所更定。丞相申屠嘉心弗便，力未有以傷。內史府居太上廟壻中，門東出，不便，錯乃穿兩門南出，鑿廟壻垣。^{〔二〕}丞相嘉聞，大怒，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。錯聞之，卽夜請閒，具爲上言之。丞相奏事，因言錯擅鑿廟壻爲門，請下廷尉誅。上曰：「此非廟壻，乃壻中垣，不致於法。」丞相謝。罷朝，怒謂長史曰：「吾當先斬以聞，乃先請，爲兒所賣，固誤。」丞相遂發病死。錯以此愈貴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九，一作『公』。」

〔三〕索隱 上音乃戀反。謂牆外之短垣也。又音而緣反。〔正義〕上，人緣反。墻者，廟內垣外游地也。

遷爲御史大夫，請諸侯之罪過，削其地，〔一〕收其枝郡。奏上，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，莫敢難，獨竇嬰爭之，由此與錯有卻。錯所更令三十章，諸侯皆誼譁疾鼂錯。錯父聞之，從潁川來，謂錯曰：「上初卽位，公爲政用事，侵削諸侯，別疏人骨肉，人口議〔二〕多怨公者，何也？」鼂錯曰：「固也。不如此，天子不尊，宗廟不安。」錯父曰：「劉氏安矣，而鼂氏危矣，吾去公歸矣。」遂飲藥死，曰：「吾不忍見禍及吾身。」死十餘日，吳楚七國果反，以誅錯爲名。及竇嬰、袁盎進說，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。

〔一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一云言景帝曰『諸侯或連數郡，非古之制，非久長策，不便，請削之』，上令公卿云云。」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一作『讎』。」

鼂錯已死，謁者僕射鄧公〔一〕爲校尉，擊吳楚軍爲將。還，上書言軍事，謁見上。上問曰：「道軍所來，〔二〕聞鼂錯死，吳楚罷不？」鄧公曰：「吳王爲反數十年矣，發怒削地，以誅錯爲名，其意非在錯也。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，〔三〕不敢復言也。」上曰：「何哉？」鄧公曰：「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，故請削地以尊京師，萬世之利也。計畫始行，卒受大戮，內杜忠臣

之口，外爲諸侯報仇，臣竊爲陛下不取也。」於是景帝默然良久，曰：「公言善，吾亦恨之。」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。

〔一〕〔正義〕漢書作「鄧先」。孔文祥云名先。

〔二〕〔集解〕如淳曰：「道路從吳軍所來也。」瓚曰：「道，由也。」

〔三〕〔索隱〕上音其錦反，又音其禁反。

鄧公，成固人也，〔一〕多奇計。建元中，上招賢良，公卿言鄧公，時鄧公免，起家爲九卿。一年，復謝病免歸。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閒。

〔一〕〔正義〕梁州成固縣也。括地志云：「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，漢城固城也。」

太史公曰：袁盎雖不好學，亦善傳會，仁心爲質，引義忼慨。遭孝文初立，資適逢世。〔二〕時以變易，〔三〕及吳楚一說，說雖行哉，然復不遂。好聲矜賢，竟以名敗。鼂錯爲家令時，數言事不用，後擅權，多所變更。諸侯發難，不急匡救，欲報私讎，反以亡軀。語曰「變古亂常，不死則亡」，豈錯等謂邪！

〔一〕〔集解〕張晏曰：「資，才也。適值其世，得騁其才。」

〔二〕〔集解〕張晏曰：「謂景帝立。」

【索隱述贊】袁絲公直，亦多附會。攬轡見重，卻席翳賴。朝錯建策，屢陳利害。尊主卑臣，家危國泰。悲彼二子，名立身敗！

